

美赫主

第九卷

作者：宝·喀邱瑞

翻译：石灰

校对：田心

目录

安吉拉斯山闭关	1
美拉巴德闭关	19
联系玛司特	32
马哈巴里什沃闭关	60
马德拉斯达善	68
萨塔拉闭关	78
苏拉特达善	88
坪坡岗闭关	105
济贫工作	117
玛司特之旅	130
继续玛司特之旅	140
迁居美拉扎德	159
密集玛司特联系	181
新生活前夕大闭关	194

安吉拉斯山闭关

1945年9月18日，美赫巴巴离开帕萨尼去美拉巴德，留下女满德里和古斯塔吉、凯克巴德、克里希纳、尼鲁、那拉延、韦希奴和文克巴·劳。

1945年间，阿迪的父亲，堪·萨赫伯·伊朗尼患病，已有几个月卧床不起。巴巴9月19日到阿美纳伽的库希如住所看望他。堪·萨赫伯一直对巴巴很敬重，但没有爱。现在他真正地被巴巴吸引，这让他妻子顾麦十分高兴。

巴巴问他：“你有何愿望？”

“两个月的健康，而后，解脱。”他说。

巴巴许诺：“照我说的做两个月，我定会满足你的愿望。”

巴巴给了他一些个人指示，堪·萨赫伯感到高兴，还给巴巴戴花环。巴巴、顾麦和堪·萨赫伯合影留念。离开前，巴巴把阿迪和顾麦叫到一边，说：“他会在10月份从病痛中解脱。”

这是堪·萨赫伯最后一次与巴巴会面，巴巴满足了他的最后愿望。十八天后，1945年10月7日，星期天中午，他口念巴巴的名，融入神的无限。

堪·萨赫伯去世前几天，阿迪夜间就寝前，惊奇地发现自己床上撒满鲜花。第二天晚上也如此，他的床鲜花覆盖。第三天晚上他等候着，当场抓到一个佣人，并要佣人告诉他，是谁指使他这样做的。佣人说不是别人，乃是病中的堪·萨赫伯。

第二天早上，阿迪当面询问父亲，堪·萨赫伯承认是他让做的。“可是为啥？”阿迪问。

“这些年来，”堪·萨赫伯说，“你一直对我说美赫巴巴怎么伟大——他怎么像琐罗亚斯德，我们的先知。我不信，试图阻碍你服务他。可我现在知道你一直是对的，我请求你原谅。我向你向对巴巴的爱致敬。你是对

的，阿迪。美赫巴巴是神！”他父亲向床对面墙上的巴巴照片合掌致敬。阿迪失声痛哭，扑在父亲怀里。

虽然堪·萨赫伯当初反对美赫巴巴，

但最终也成为他的。

把美拉巴德神圣土地献给大师者

怎么可能不是他的呢？

由于这个家庭与阿瓦塔的深厚联系，

巴巴选择美拉巴德做他的安息处。

将来世世代代会向堪·萨赫伯的爱礼致敬。

这段时期，阿美纳伽的一位 35 岁的摄影师，玛诺哈·莫汉拉尔·潘代（又名拜亚），从 1932 年就与巴巴有联系。他虽说信任巴巴并偶尔拜访，但不认为巴巴是阿瓦塔。一天潘代给巴巴的一张照片上色并送来。照片效果不好，但巴巴称赞，举手说道：“今天我已把它给你。”从那以后，潘代的技艺逐渐提高；但他仍不相信巴巴是至古者。

1945 年，有一次巴巴来库希如住所，问起潘代。得知他已住院，病情严重。他阑尾穿孔，医生对挽救他已不抱任何希望。

巴巴捎信让他家人放心，当晚巴巴对潘代显现。他看见巴巴站在他床边说：“别担心，我在关注你。”他在昏迷中，开始对巴巴说话。他母亲以为他要死了，叫来医生。

医生问他感觉如何。“好点了，”潘代说，“美赫巴巴来了，我在跟他说话。”

“是呀，他也来我这儿了。”医生开玩笑。医生测了潘代的脉搏，确信他只剩下几个小时了。可是第二天，潘代的健康好转，几天之后就完全恢复了。

“奇迹，”医生承认，“我觉得在你与美赫巴巴之间发生了什么。”

潘代流着泪，为自己以前的态度而恸哭。“过去我真蠢啊，不相信他。美赫巴巴，原谅我；您是阿瓦塔！我向您顶礼。”从此，潘代接受了巴巴，成为他的忠诚跟随者——后来数年间又拍摄了几张很好的巴巴照片。

巴巴回到美拉巴德，睡在下美拉巴德，凯克巴德的房间。对满德里的工作做了详细安排，到阿克巴棉纺厂看望萨达一家，几次去坪坡岗视察建筑工作的进展，会见雇工们。卡里玛玛已受令为巴巴和女子们扩建坪坡岗宅地上的小农舍，建几个库房，因为目前的住处不够用。

次日，9月23日早上，巴巴和大阿迪驱车返回帕萨尼。卡卡·巴瑞亚在帕萨尼。巴巴派他去孟买，捎信给埃瑞奇。巴巴给住在普纳的埃瑞奇拍电报，让他去孟买见卡卡。埃瑞奇到孟买，卡卡传达了巴巴的信息，让埃瑞奇去大吉岭找个地方，以便巴巴在喜马拉雅某处静坐闭关。还要他途中在赖布尔停留，与嘉尔·科罗瓦拉商议此事。

埃瑞奇奉命出发，见到嘉尔最近从一个叫锡哈瓦的地方回到赖布尔。他告诉埃瑞奇，那里是巴巴闭关的理想地点。埃瑞奇发电报给巴巴，巴巴赞同嘉尔的建议，指示埃瑞奇返回。于是埃瑞奇回到帕萨尼，没去大吉岭。巴巴的闭关准备工作很快开始。

将东方的深奥密教首次介绍给西方世界的，是两位觉照者。斯瓦米·维韦卡南达（辨喜，加尔各答的赛古鲁罗摩克里希那的主要弟子之一）1893年和1897年前往美国，介绍吠檀多密教。1911年，波斯苏非派密教由穆希德·因纳雅·堪介绍到美国。这两个伟大的灵魂，辨喜和因纳雅·堪，是融合东方密教与西方世界的先驱者，这也是美赫巴巴在本次阿瓦塔降临期间所做宇宙工作的一个方面。吠檀多密教从加尔各答的赛古鲁罗摩克里希那的传承进入西方世界。波斯苏非密教从阿杰梅尔的库特博姆伊奴丁·齐西提的传承进入。

拉比·马丁1911年由因纳雅·堪接纳入教，从1927年一直担任美国苏非教的首脑或穆希德，注定与美赫巴巴建立联系。1942年，拉比·马丁见到来加利福尼亚为巴巴计划的美国中心考察地点的诺芮娜·马切贝利和伊丽莎白·帕特森。听了她们对大师的描述，她确信美赫巴巴是位非凡的灵性人物。她深感于对大师的内在体验，把旧金山附近费尔法克斯的苏非

静修中心献给巴巴使用。伊丽莎白给在印度的巴巴写信说：“拉比的提议显然发自内心，我们都认为她是我们在加利福尼亚遇到的最高级和有见地的灵魂。”

接下来三年中，拉比深入研读了巴巴的著作，开始与他通信交往。与诺芮娜和伊丽莎白的关系更加亲密。1945年4月，她受她们邀请前来共同生活。并在纽约加入她们，然后到默土海滨，一直住到7月份。那几个月中，拉比的内在体验证实了她的直觉认识：美赫巴巴是苏非教的神圣化身——拉苏或阿瓦塔。

1945年5月，在默土海滨，拉比·马丁将她自己和她的苏非教团完全交托给美赫巴巴的指引。接着几个月，她开始与最亲近的苏非学生分享她对美赫巴巴的认识，包括艾微·奥·杜思、邓·斯蒂文思和塞缪尔·路易斯。她还正式把苏非教团的物质资源和财产全部移交给巴巴，包括她在费尔法克斯的静修所。她把自己所有的一切奉献给巴巴。在1945年她给巴巴的一封信中，可以感受到她对大师的挚爱与感激：

好莱坞，加利福尼亚

1945年8月24日

神圣和至爱大师，

按您要求，我简述一下过去五个月所开启的旅程——为我开启了更广阔的大爱、光与真理之意识视野——超过我初来纽约时对您说“我是来学习与服务的”时的体验。您在我的心灵中唤醒的，我的直觉，没有辨别、分析。您如此迅疾地用神光清扫了我的头脑舱板，我只能诚恳地说：“我知道：直到我的心灵被您成道体验的溪水拍击——再也没有怀疑的空间，再也没有。”

您常对我们说——“你们不知爱”，而我心中对巴巴的爱却增加，我在灵魂中呼唤更多的大爱，这一定是呼唤您来教导，尤其是唤醒藏在我心中对您——阿瓦塔——的爱的巨大潜力！成为我的体验。哈菲兹不是说：“遗产已达到我，从创世之黎明。”——因此我的神圣大师，我在某种程度上理解“真爱”为

我们灵魂的合法主人，就我所知所悟，这正是您所示现的：您的言语与行动皆是大爱、光明和真理。

活的感受——我感受您所唤醒与教导的——所以我要呼唤和请求您来，给我的心和我们的心填满爱，只留下大爱。

巨大的欣喜难以言表——在这项任务中我只有清空，渴望体验某些灵性宏伟与简单——凝聚于名叫巴巴的神人——他超越名字与形体——在实在里——却必须对我们的受限意识状态，下降——成为人并帮助我，帮助我们所有人证悟我们是谁——我们可能成为什么！您已在神圣中——在神圣之美中——用知识与服务祝福了这个奋斗者。啊，来引领我们有意识地通过我们的有限存在在迷宫——到达无限大爱、光、真理、神！

无论您赐予我什么爱与光——拉比都把它重新奉献给对她的至爱、神圣大师的服务，为了人类。

爱您，忠诚的

拉比

之后不久，美赫巴巴通过秘书阿迪·K·伊朗尼，给拉比·马丁回信：

1945年10月1日

巴巴为你所体验的对大爱、光与真理的崭新和增长的意识视野，为你体验这些时的欣喜，深感喜悦。对大爱作为一切更高目标之基础的重要性，你已真正认识领悟，巴巴也为此满意。

虽然大爱不可解释，它对像你这样的人却容易感受，正如无视它者也许难以感受。尽管如此，巴巴平等地祝福那些对它无知者和领悟者。

巴巴知道你。他知晓你的感受。他知晓你的渴望。他知晓你的爱。他知晓你的心愿。

他从无限心灵中送去最深的爱与祝福。

收到美赫巴巴的回信后，1945 年秋，拉比·马丁向她的苏非学生宣布，现在她的工作完全交给美赫巴巴，如果他们希望留在她的苏非团体，则需要把灵性忠诚交给他。拉比宣布，巴巴的生活、工作与信息是现在和将来必须实践的苏非教精华。她完全追随美赫巴巴，彻底接受他为阿瓦塔，尽管与他未曾会面。

1945 年 10 月 2 日，巴巴与拜度、埃瑞奇、古斯塔吉、卡卡、彭度一起出发去赖布尔。萨若希提供了一辆车，由埃瑞奇开。他们首站是普纳。

巴巴一个月前曾到普纳，会见了弟弟贝拉姆和他怀了双胞胎的妻子佩琳。巴巴曾开玩笑说：“如果双胞胎出生时脚先出来，佩琳就会死掉！”九月底，佩琳得了重病，吐血，被送到医院。医生黯然告诉贝拉姆，他们将尽全力救她，但是保不住双胞胎。贝拉姆想：“拯救者是巴巴。”他们全心念记巴巴，10 月 1 日，佩琳生了两个基本健康的男孩。第二天巴巴到医院探望佩琳，给双胞胎起名叫鲁斯特姆和索拉伯。鲁斯特姆婴儿期间差点死掉。

巴巴离开普纳，到达赖布尔，住在嘉尔·科罗瓦拉家，与他讨论锡哈瓦的闭关事宜。10 月 6 日上午，巴巴带着拜度和卡卡出发做玛司特工作。他去了比拉斯布尔地区的迁帕村，联系玛司特。最重要的联系是塔帕斯韦·马哈拉吉，住在河边寺庙里的老萨度。当晚，埃瑞奇、古斯塔吉和彭度乘火车离开普纳，前往加尔各答。巴巴、卡卡和拜度在迁帕上车，与他们会合。

10 月 7 日星期天，巴巴、卡卡和拜度在克勒格布尔下车，去联系一个玛司特。埃瑞奇、古斯塔吉和彭度继续前往加尔各答。然而巴巴没能在克勒格布尔找到这个玛司特，他已去了别的地方，于是巴巴重新踏上旅程，于当晚到达加尔各答，住在奇川筒大街的一家旅馆。

第二天，巴巴给每人分派任务。两天内，彭度和埃瑞奇要找来 1001 个中下阶层者，把他们集中在一处，以便巴巴联系和发帕萨德。拜度要在加尔各答寻找玛司特，列出他们的名字和住址。卡卡和古斯塔吉与巴巴一起，联系城里挑选出的玛司特。

10月9日，彭度和埃瑞奇联系到为他们的工作提供极大便利的三位官员：加尔各答的市长、行政官和前任卫生官员。并在他们帮助下，在卡利神庙地区的一家客栈弄到可使用一天的设施，隔开给巴巴工作，还搭了个帐篷。有一个隐蔽区让巴巴发帕萨德，场地清扫干净。此外，还联络好1001个穷困者——601名男子和400名女子，让他们在10月11日清早来客栈。

那天黎明，埃瑞奇和彭度在客栈给前来的1001名男女发票。满德里奉令全天禁食。巴巴到达，工作8点开始。穷人们被分成三组，两组男子，一组女子。

巴巴不停地工作，直到下午三点半，为每个人洗脚。男满德里协助供水及肥皂，然后让人群排成一列，到隔壁房间接受巴巴的帕萨德。为每个穷人洗脚擦干后，巴巴走进相邻的房间给“达希纳”——来自大师的钱币礼物。外面的人谁都不许看巴巴做这项工作；甚至满德里也不在场。除了在这种稀有场合，巴巴从不碰金钱，他把两卢比递给每个人时，要求绝对隐蔽。

七个半小时之后，工作结束，巴巴与满德里返回旅馆。他们整天连水都没喝；晚上他们打破斋戒，在旅馆就餐。

第二天，10月12日，巴巴开始联系拜度在加尔各答找到的近50位玛司特。其中最重要的联系是一位达到心意识层面的老穆斯林，辟尔先生。这位穆斯林圣人在加尔各答的权贵社会广受尊敬。他只预约会客，巴巴与他在安排好的时间会面，很高兴与这位老圣人交流。巴巴还联系了另一位年老的穆斯林，毛拉·辟尔先生，他也是心层面的高级行者。

苏非先生是位很好的玛司特，曾经有二十五年多，没人见他坐下过。这些年这位玛司特不是到处走就是站着，据说他连睡觉都站着。巴巴在加尔各答联系他时，他已放弃那个习惯，在一个小屋里整天坐着，很少移动。

两天半后巴巴结束了在加尔各答的工作，于10月14日星期天晚上启程去米德纳布尔。10月14日，巴巴与随同的五位满德里在晚上七点半到达米德纳布尔，巴巴立刻出发，寻找玛司特，找到了三个，及一个萨度。

最重要的联系是梵行·曼德尔，一位精意识玛司特。梵行在镇上日夜游荡，靠人家门外丢弃的食物为生。

第二天，10月15日，他们中午12点半离开米德纳布尔，当晚到达比什努布尔，巴巴在那里联系了一个叫甘格哈·马哈拉吉的精意识玛司特和一个叫斯瓦米·阿南德的萨度。他们凌晨2点半离开，去班古拉，巴巴在那里联系了两个高级灵魂，阿曼德·阿里·夏和一个名叫毛拉那·巴克什的老玛司特。

完成这些联系不久，巴巴和男子们乘出租车去120英里外的班西，于10月16日早上7点半到达。只得步行2英里穿过洪水淹没的稻田，去联系一位名叫班西巴巴的很老很老的瑜伽士圣人。这位老瑜伽行者在此地闻名遐迩，每天都有几百名朝圣者前来达善，这在固定时间举行。

埃瑞奇请求侍从让他“大哥”在规定时间之前会见班西巴巴，因为他们必须返回班古拉。巴巴和男子们被领到楼上一个光线黯淡的房间，里面的黑暗几乎有一种超凡感。房间的一头，瑜伽士坐在法座上，不是瑜伽姿势，而是将一只脚搁在脚凳上。他纹丝不动，像尊雕像。班西巴巴是个很瘦的老者，身体几乎只剩骨架，被蜡质般的皮肤包着，却没有一丝皱纹。班西巴巴上半身裸露，头裹棕色头巾，短腰布盖着腿，旁边放着昂贵的凉鞋。没人知道他的实际年龄，但是人们相信他当时有250岁。这位年迈的瑜伽士的确非凡；仪态庄严，其临在充满暗室，散发的喜乐祥和令人难忘。联系之后，巴巴回到班古拉，高兴地向满德里评论：“班西巴巴是个真正的好灵魂。我们为找他而经历的麻烦完全值得。”巴巴后来对邓肯说，瑜伽士白皙的皮肤上没有皱纹，他的脸就像蜡雕。

不久，下午12点45分他们乘火车离开班古拉，去巴拉索尔，于当晚8点半到达。巴巴联系了一个叫孟加拉巴巴的玛司特。据说他以前裸身坐在巴拉索尔某处12年不动，吃人们给的东西，要么什么也不吃。巴巴联系时，孟加拉已是老人，当时穿着衣服在镇上游荡。巴巴喜爱他，评论说他是位好玛司特。

巴巴还联系了一位精意识高级行者，达塔先生。这位老人在巴拉索尔很受尊敬。巴巴夜间联系他，只好把他叫醒。

第二天，10月17日，巴巴和男子们一早离开，去巴德拉克。7点到达，在洛卡肖尔的村庄联系了孟加拉·查查。那天下着雨，巴巴和满德里浑身湿透。当晚8点乘火车离开，去克塔克。

他们10月18日凌晨3点，到达克塔克，去一家客栈休息。白天，巴巴联系了约10名玛司特，最杰出的是穆罕默德巴巴，一位第六层面的纯贾拉里型玛司特，脾气狂暴。这位老穆斯林衣着又脏又破。属于他的破烂衣捆，堆在一家茶铺的架子上，玛司特圣人已在那里坐了26年。巴巴两次去茶铺试图联系他，但是玛司特大肆虐待，不愿联系。最后，第三次尝试，他才允许巴巴碰触他的脚，但是巴巴并不十分满意。

在克塔克还联系了有名的帕格拉巴巴。这个高级灵魂是位半玛司特半撒里克，被许多人崇拜，有一所埃舍，门徒们在他面前做阿提和礼拜。巴巴对这次联系满意，帕格拉给巴巴甜食，巴巴吃了。一位玛司特尼，叫塔格尔·麦，也被巴巴联系。这位女子赤身在克塔克流浪，只有头上顶着一捆破烂。另一位叫盖尔的玛司特尼被巴巴联系。她很胖，通常坐在一家药店的台阶上。值得注意的还有哈菲兹吉巴巴，很瘦的老人，躺在用废旧汽车车身做的小屋内。巴巴把他带到饭馆，招待他茶点。

10月18日这天晚上，彭度和埃瑞奇乘火车离开克塔克，去赖布尔为巴巴在锡哈瓦的闭关做准备。打电报给已在做准备工作的嘉尔·科罗瓦拉，要加紧完成。10月19日，巴巴、卡卡、古斯塔吉和拜度乘火车离开，下午在恰尔苏古达下车。20日到桑巴尔布尔，但是没找到玛司特，于是返回恰尔苏古达，乘火车前往赖格尔，于次日到达。

巴巴的玛司特搜索从来不是度假；他从未有假期。就连放松时，也总是在工作。寻找玛司特的旅程充满诸多不便：旅途不舒适，在路边吃些几乎不能吃的食物，即便有睡眠也极少。在印度的热带骄阳和雨季旅行并不愉快；到边远地区与偏僻乡镇的道路崎岖不平，常常只通牛车、双轮马车或步行。但是涉及到这项工作，巴巴向来不遗余力，毫不爱惜自己和满德里。他的玛司特工作最为重要，优先于自己和其他人的舒适。尽管对很多玛司特的记录简短，但别忘了，每一位玛司特或玛司特尼都是正在穿越精或心意识层面的真正高级灵魂，与每一个人的联系对巴巴都很重要。

巴巴在赖格尔停留四天，联系玛司特。最重要的玛司特是巴鲁·古塔，这位老人散发着纯真，在巴巴面前就像个孩子。巴巴还在一所埃舍联系了一个萨度，如比什努布尔的萨度，他也被称为斯瓦米·阿南德。巴巴说阿南德是真诚的求道者。在赖格尔，巴巴派古斯塔吉和拜度提前一天去赖布尔，他与卡卡·巴瑞亚 10 月 25 日离开，次日到达赖布尔。

嘉尔·科罗瓦拉为巴巴选择的闭关地点，位于赖布尔南 100 英里处，在锡哈瓦附近。这片四周森林茂密、灌木丛生的荒野叫做塔普万，据说四位大睿希——希润吉睿希，安吉拉斯睿希，穆克昆达睿希和昆玛戈睿希——数世纪前他们曾在此苦修。（注：希润吉也许是含有“圣人”意义的尊称。安吉拉斯意知晓经典者，或吠陀支经通晓者；穆克昆达是印度历史上太阳王朝的一位国王。昆玛戈可能来源于梵文的“昆撒”，意为照耀。）现在这里是政府森林保护区。嘉尔为巴巴闭关所选的山叫安吉拉斯睿希山，离拉塔瓦村一英里。周边地区叫穆塔卡·锡哈瓦，锡哈瓦是五英里外的中心村落。

由于嘉尔·科罗瓦拉是政府高级官员（注：嘉尔·科罗瓦拉是地区税务官兼行政长官，职位类似于地区专员，但更有权力），森林官员们已按他的要求修好桥，拓宽丛林道路，能够通车。他还在山顶为巴巴建了个小屋。山上有两个洞穴。一个在另一侧半山腰，俯瞰山谷，前面有个天然露台，由一棵榕树遮荫。另一个山洞在下方，位置特别，从里面根本看不到外面。

在不到半弗隆远处（约 100 英尺），为男满德里建了另一个小屋，如巴巴希望，从那里看不到巴巴的小屋和山洞。在巴巴和男子们之间建了个更小的屋子，以便其中一个男子守在山顶近处，又在视野之外。在较低处的岩石上建了个浴室。嘉尔已对食物、灯、床、运水工具、奶牛等全部做好安排。洗澡水得从半英里外运来，饮用水从一英里半外。把水运上山很费劲。

除了这些困难，还有大批的毒蛇、豹子、老虎、野猪等野生动物，出没于丛林密布的山中。为了防御，六七堆篝火通宵点燃，满德里还随身带

着两只枪。嘉尔忙着做准备时，有个地方官员对他说：“连我都没勇气在那座山上过夜。”白天，八到十条蛇缠绕在一起晒太阳，是常见的景象。

这项工作进行时，拉塔瓦当地村民对这些活动感到好奇。工人们告诉他们：“长官先生（指嘉尔）的父亲要来苦修一段时间。”没人知道巴巴即将到来，工人们以为巴巴真是嘉尔的父亲。不然嘉尔会为谁耗费如此大精力，动用整个政府机器，在杳无人烟的野生丛林造这么多设施？埃瑞奇、彭度和卡卡·巴瑞亚协助嘉尔工作，闭关准备在他们到达一周内全部就绪。

进入闭关前，巴巴曾想在加尔各答和奥里萨邦联系 101 个玛司特，但是迄今为止只联系到 41 个。因此，为完成任务，补足差额，巴巴从阿美纳伽召来玛司特阿里·夏（巴普吉）。查干把他带到赖布尔，并于 10 月 28 日星期天返回美拉巴德。巴巴还把大阿迪召到赖布尔。

1945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三，巴巴、嘉尔·科罗瓦拉、大阿迪、拜度、埃瑞奇、古斯塔吉、卡卡和彭度离开赖布尔，登上 2000 英尺高的安吉拉斯睿希山。巴巴对嘉尔的安排相当满意，赞扬他的细致入微。嘉尔在巴巴两周闭关的第一周，也与他们一起留在山上。（注：美赫巴巴经常赞扬嘉尔·科罗瓦拉对他的服务努力，因此在闭关中允许他留在身边。）埃瑞奇、彭度和卡卡在夜间值守。巴巴每天同阿里·夏在中间的小屋内工作三个小时。古斯塔吉在巴巴的山洞下从早上七点守卫到正午，阿迪从正午到下午三点，古斯塔吉再从三点开始。

巴巴不在时的来信来电也转了过来。11 月 3 日，收到马克姆·希劳斯的电报，报告说加勒特·福特服用过量安眠药，于 10 月 26 日死于加利福尼亚的好莱坞。他的自杀是他先于其他人离开纳西科的悲剧结局。由于在电影制片厂找不到工作，经济破产，加勒特·福特经受了极大精神痛苦。

11 月 4 日，星期天，巴巴宣布他同阿里·夏的工作完成。他十分高兴地解释：“通过同阿里·夏工作，我希望联系 101 个玛司特的工作已完成。”当天下午一点，巴巴派埃瑞奇送他回阿美纳伽。阿里·夏在一个遮闭的轿子里，由四个男子一路抬下山。

11月5日，巴巴早上6点起来，按照计划，沐浴后开始闭关。从上午7点开始，他单独坐在他的小屋中一个方木凳上，上面铺着为他带来的垫子。他继续闭关至深夜，这段时间不吃不喝。阿迪、彭度与古斯塔吉在小屋四周严格守卫，连鸟儿都不让靠近。经巴巴许可，阿迪守卫时安静地看书。

晚上，巴巴将闭关时用过的成堆卵石送给满德里，让他们保存；但巴巴没有解释他用这些石头做了什么工作，也没说它们象征着什么。

第二天，11月6日，巴巴早上6点起来，但是没有静坐闭关。而是给他带来的51个穷人洗脚，发帕萨德。嘉尔·科罗瓦拉把这项召集穷人的任务交给了一个叫达莫达的仆人。后者在当地那些村庄寻找贫困者，按照指示将他们带到山上。巴巴在房间内工作，给他们洗脚，给每人五卢比，中午结束工作。

嘉尔·科罗瓦拉当天晚些时间离开，临走前又指导人在巴巴的小屋边接盖一个棚屋，供满德里在里面过夜。他如此考虑是因为巴巴独自在山顶时，整夜都听到野兽的叫声。

11月7日，巴巴清晨沐浴后，在他的小屋内重新开始闭关。他全天关在屋内，外面是照常守卫。他只在上午9点喝了两杯加奶的茶，下午5点又喝了两杯，没有别的。晚上，他告诉满德里：“我的工作进展得极好。我所做的灵性工作需要空腹。茶有帮助，牛奶则引起胃里咕咕响。明天我只喝茶，不加牛奶，晚上喝菜汤。”

然后巴巴指示给嘉尔·科罗瓦拉发电报说，巴巴若在山提前完成工作，希望在伽图拉客栈休息几天。嘉尔和埃瑞奇受令于11月20日来到客栈。从7号晚上开始，除了篝火，还点燃煤油灯驱赶野兽。

11月8日，巴巴从上午9点到下午3点半在小屋闭关。这是他闭关中最严峻最艰苦的一天。他从小屋出现时，阿迪从未见过他的脸色如此疲惫憔悴。巴巴在字母板上拼写：“一场巨大的灾难将席卷世界，这将消灭四分之三的人类！”（注：有关世界或人类的四分之三毁灭，不一定意味着物质毁坏。美赫巴巴后来解释说他在“用他自己的语言说话”。毁灭也许

是身体或物质的，但也许意味着业相的——对腐坏人类意识的摩耶势力的毁灭，诸如淫欲、贪婪、愤怒、憎恨、暴力等等。有关非自然业相的起因及其消灭的详细解释，参考美赫巴巴在 1954 年 9 月发布的《最后宣言》，以及宝·喀邱瑞所著《本时代的阿瓦塔美赫巴巴在显现》。）看到他的严肃表情，阿迪什么都没敢问。

晚上，巴巴进一步向满德里评论：“过去的一个半月，我一直处于旅行及玛司特工作的持续压力之下。结果超过负荷，身体变得很虚弱。今天的灵性工作极其艰苦劳累。我在阿布山、盘齐伽尼和加特戈达姆的闭关工作，都不像今天做的工作这样让人精疲力竭——以至于工作的压力差点让我把自己抛出小屋。我从闭关中出现时，你们观察到我视力黯淡、眼皮跳动，这都是如此迅速完成一项最强烈的特殊灵性工作的症状。这项灵性工作非常非常沉重。这个苦修之地的氛围，曾在这里生活的先圣们的苦行活动，都能够有利于我的工作。这项工作给我造成的身体压力相当于我高烧一个月。工作将远在 21 日之前完成，我想去迦图拉客栈休息至少一周。”解释完，巴巴喝了一杯汤，回他的小屋休息。

11 月 9 日，从上午 9 点到 10 点半，巴巴坐在俯瞰茂盛山谷与流水的睿希山洞前的岩石上。两侧挂着毯子以防风吹巴巴。卡卡在一块较高的岩石上守卫。之后巴巴走下来，坐在他的小屋露台上直到中午。喝了卡卡准备的菜汤。卡卡已于上午 11 点下岗，由彭度替换。

之后巴巴再进小屋，继续闭关。下午 1 点，阿迪接替古斯塔吉守卫。3 点半，巴巴要清淡的豆糊米饭，但没准备好。巴巴不悦，因为他是这样安排工作时间：在一处工作后，休息十分钟，喝些流质，再到另一处静坐闭关。他曾要求食物刚好在工作间隙准备好。巴巴评论：“瞧我的运气。即便谨慎如卡卡者，有时也会辜负我。”卡卡两分钟后送到，但是豆糊做得不好。由于间歇与更换地点，这天的闭关相对轻松；尽管如此，巴巴体力愈来愈虚弱，因为他决定比原定时间提早完成工作，灵性压力因此增加。

达莫达一直与满德里呆在一起，以确保水和别的必需品每天送来。派他下山送信给治安副督察，安排苦力及时来，在巴巴和满德里准备离开时搬运行李。督察晚上亲自前来，许诺按时派来苦力。

11月10日，巴巴早上6点起来，但显得极其疲惫。额头与眼睛紧张，脸颊却发光。巴巴上午水米未进，在9点重新进入闭关，坐在他小屋外的岩石露台上。卡卡从上午9点到11点守卫，彭度从11点到下午1点，阿迪从下午1点到3点。静谧的环境渗透巴巴的和平。下午3点15分，巴巴准时出来吃了少许卡卡做的米饭豆糊，打破21小时的禁食。5点钟，他喝了一杯牛奶。

晚上7点左右开始下雨，这带来了棘手的考验。巴巴的小屋开始漏雨，相连棚屋中卡卡和古斯塔吉的铺盖也湿透。他们坐哪里都是湿的，于是巴巴让俩人在他的小屋过夜。一直在这些寒冷冬夜守卫的拜度，那天坐在巴巴的临时浴室守夜。

那天夜间巴巴透露：“此地闭关结束，我的玛司特工作将完成。但在这项特殊工作之尾，我对克塔克的玛司特不合作，感到不舒服。（注：玛司特指第六层面圣人穆罕默德巴巴。巴巴第三次拜访，他才同意会见。）这种不舒服就像一个人收拾好柴火，手指扎上一根小刺。现在为了拔掉这个难受的刺，我必须在返回乌艾之前，再联系六个玛司特。这将全部完成玛司特阶段。这六个人中，三个可以是旧有的联系，但至少三个必须是新的。也不能再到我们去过的地方联系。”经过商议，满德里建议去戈尔哈布尔和其它地方做这项玛司特工作。

巴巴整夜不能入眠。半夜又开始下雨，持续到早晨4点。点不着火，煤油灯也被雨浇灭。虽然这个地区毒蛇大量出没，但靠巴巴的恩典，一切平安。猛兽彻夜嚎叫，却不敢进入营地。

11月11日，星期天，是巴巴称之为“具体特殊工作”的第四且最后一天。他坐在小屋内，从上午9点到11点闭关两小时，之后解释说已完成工作的最后阶段。

请锡哈瓦的政府官员打电话给嘉尔·科罗瓦拉，叫他14日派车去伽图拉。下午又下起雨。

次日，11月12日，巴巴上午喝了一杯茶。在安吉拉斯山养着一头水牛，为满德里供应牛奶。但水牛因老虎而整夜吼叫。一个村民住在附近挤

奶。他早上挤奶时，卡卡会站在旁边。这天早上，巴巴叫卡卡过来，问：“你干吗站在那儿？”

“我在看他怎样给水牛挤奶。”卡卡说。

“那是你职责的一部分吗？”巴巴不悦地问，“奶油你是如何处理的？”

卡卡解释说给了阿迪。“你为什么没问我，就把它给他？彭度、拜度和古斯塔吉也在这儿。你为什么只给阿迪？”

“我撇取奶油时，阿迪碰巧在，我就给了他。”卡卡解释。

“假如拜度在那儿；你会给他吗？”

卡卡无语，巴巴厉声责备他：“不经我允许，不能把任何东西给人。这是我的固定命令。这你知道；还是忽视！”

之后巴巴评论：“你的错误增加了我的负担。作为你违令的结果，我只好再闭关。”巴巴又重入小屋，闭关半小时。

他出来时拼写：“尽管困难重重，我的工作已百分之百满意完成，我很高兴。”他叫来卡卡，表示：“你的错误完成了我的工作。现在，别担心，保持快乐。”巴巴中午沐浴，在同满德里交谈中度过一个悠闲的下午。他晚上就寝前喝了一杯牛奶。

嘉尔·科罗瓦拉的三个仆人留在山上协助满德里。一个是达莫达，做杂活，第二个采购，第三个挤奶。闭关工作接近尾声时，三个仆人发烧病倒，而巴巴的健康比之前明显好转。

1945年11月13日，按照安排，50名苦力中午上山，运下全部行李。下午4点，巴巴、满德里及所有的人开始下山。嘉尔·科罗瓦拉在路上迎接他们，并拍了几张照片。（注：嘉尔·科罗瓦拉在美赫巴巴安吉拉斯山闭关之后拍摄的照片显然已经丢失。）

巴巴晚上到达伽图拉，立刻乘汽车前往达姆塔里。他本要在伽图拉休息一周，但是像往常一样，巴巴的休息由持续而艰苦的活动组成。

马哈纳迪河洪水泛滥，他们花了数小时才通过。三辆车全都陷在泥里，只好用水牛拖出来。午夜，其中一辆车在密林中出了故障。他们在凌晨 2 点费了好大劲才抵达客栈，休息了几个小时。

11 月 14 日，在达姆塔里吃过午饭，巴巴前往赖布尔。晚上到达后，巴巴又由阿迪、拜度、古斯塔吉和卡卡随同，乘火车去占西。彭度被派往美拉巴德，重新开始在那里监管事务。

巴巴于 11 月 15 日午夜到达占西。他在火车月台休息片刻，于早上联系了两个玛司特。一位叫洛巴·玛司特，坐在一棵树下，身边有一堆旧壶、锅、铁皮桶等奇怪收集品。洛巴的意思是“梵天的灵性儿子”，这个洛巴玛司特在神面前一年四季除了一块缠腰布，全身赤裸。另一位玛司特是纯·夏，巴巴在一间孤零零的房屋里找到他，他独自一人坐在那儿。

同一天，11 月 16 日，巴巴中午出发，回主奎师那的出生地马图拉，在附近的温达文（奎师那童年在此度过）联系了几个玛司特。温达文最重要的玛司特叫奥瑞亚。

在马图拉，巴巴再次联系了因那亚图拉，第六层面的玛司特圣人与本城的掌管人。稍后，巴巴还联系了两个精意识玛司特，分别叫邱利瓦拉和韦希瓦米特拉。

巴巴在 11 月 19 日晚到达勒利德布尔，留在站台。次日早上，他们把行李全部留在勒利德布尔，出发去蒂格姆格尔。在那儿联系到一位名叫阿拉伊·夏巴巴的年迈玛司特，人们认为他有 125 岁，据说还在如此高龄长了一副新牙。阿拉伊不显老；眼睛明亮可爱。巴巴同他一起坐了好长一会儿。

巴巴还在蒂格姆格尔附近同另一位玛司特工作。返回时，找不到公交车。虽然满德里都精疲力竭，巴巴却因很好的玛司特联系而精神十足。雇了一辆车，回到勒利德布尔时，已是午夜。

他们再次在站台休息，之后重新启程，于 11 月 21 日到达博帕尔。然而当天巴巴没能找到他想联系的玛司特。第二天，他同三个高级灵魂工作。一个是名叫拜亚·麦的玛司特尼。另一个是名叫南努·缅先生的老玛司特。

后者双目失明，巴巴在他坐了多年的房间里联系他。巴巴还联系了一个名叫萨迪·阿里·辟尔的求道者，他是个穆斯林，在博帕尔流浪。

最后，在博帕尔，这次劳累的玛司特搜寻结束。这次玛司特联系的旅行尤为艰难困苦。像往常一样，全程乘坐三等车厢；每次他们都得爬窗户，进入拥挤不堪的车厢。



Meher Baba with Gulmai and Khan Saheb in Ahmednagar, back in 1945; they were the devoted disciples who gave the land called "Meherabad"

1945年9月美赫巴巴同顾麦和堪·萨赫伯在阿美纳伽；
是他们将美拉巴德献给巴巴

美拉巴德闭关

美拉巴德和坪坡岗

1945年11月23日星期五，巴巴和满德里来到普纳。埃瑞奇按事先指示，从宾德拉屋带来饭食，到火车站迎接。巴巴回老家看望弟弟贝拉姆。（注：为纪念美赫巴巴，1946年6月，巴巴老家的街巷“巴特勒胡同”改名为“美赫胡同”。）

巴巴走进屋，问候佩琳，并抱起满月的双胞胎之一，索拉伯。却故意不看另一个，鲁斯特姆。佩琳告诉巴巴：“我们从医院回来，鲁斯特姆一直生病。”巴巴没有回答，继续关注索拉伯。佩琳想：“为什么巴巴不问鲁斯特姆的情况？不至少进去看看他？他生病。巴巴应该关照他的。”

不一会儿，巴巴叫来佳尔，问：“你爱孩子们吗？”

佳尔回答：“他们是我侄子，我自然爱他们。”

巴巴问贝拉姆相同的问题，后者回答：“我当然爱他们。”

巴巴又问佩琳，她回答：“孩子是您的，巴巴，尽管我是他们的母亲。”

巴巴拼出：“鲁斯特姆会死的。”佩琳害怕了。巴巴走到外面，在走廊上来回急促踱起步来，过了十分钟，贝拉姆走来说佩琳在流泪。

巴巴进屋，问佳尔、贝拉姆和佩琳同样的问题：“你爱这些孩子吗？”每个人都给了相同答案，他说：“这么说你们不爱我！”

大家都急切地回答：“那决不可能，巴巴。”

巴巴替佩琳擦去泪，要她笑笑，她笑了。他走过去，抱起鲁斯特姆，向孩子母亲保证，“我的纳扎在他身上。别担心。”鲁斯特姆逐渐康复，全家都很感恩。

1945年11月24日，巴巴离开普纳，来到瓦伊。卡卡·巴瑞亚继续前往孟买。将近两个月后，巴巴重返，女满德里喜不自胜。巴巴听完瓦伊的消息，给男女满德里讲了他的闭关和联系玛司特情况。

一周后，11月30日星期五，巴巴动身去美拉巴德，仍把女子留下，由克里希那、尼鲁、韦希奴和文克巴·劳护卫。

巴巴召集美拉巴德的满德里开会，讨论即将来临的一个月聚会。他还宣布了如下决定，并于1945年12月4日以公告形式寄给所有的相关者：

1、在海得拉巴逗留结束前几周，我向身边的满德里宣布，1945年11月我将在灵性上“死去”。

2、在安吉拉斯山，我闭关数日，并在我们五人——代表智能、创造、维持、毁灭和协调——会议期间，做了高强度灵性工作。随行者目睹了我承受的几乎威胁到我肉身存在的痛苦。

3、由于美拉巴德与我灵性活动的初始阶段有关，我决定在发源地，即美拉巴德，臻达我的工作动力顶点。

4、在美拉巴德，我从1946年1月1日起，将撤入山上的墓穴，无限期地灵性放松。因此本该于1946年2月举办的经常推迟的签字者聚会，将最终无限期地推迟。

5、在这些具体情况下，我也许把一个月的聚会定在1946年1月后的任何时期。将会通知签字者在接到通知后十天内，不惜任何代价或后果，无条件地参加集会。

6、所有签字者应一如既往，在仔细考虑上述几点后，签字并将本公告寄回：阿美纳伽，国王路，达图·美恒达格收。

当天下午5点，满德里分成两队，在美拉巴德举行排球赛。安纳·萨赫伯·卡里当裁判，赛勒是一队的队长，希度是另一队的。赛勒队有大阿迪、巴巴达斯、巴布（卡姆卜勒）、查干、邓肯（注：1945年二战结束后，邓肯回美拉巴德，与男满德里一起生活，做巴巴的医生）、伽尼医生、卡萨姆（拉姆玖的儿子）和卡希亚（仆人）。希度这边有安纳104、达图、

姜古、莫里、帕椎、彭度、萨瓦克和塔利亚（仆人）。巴巴为胜队颁发 28 卢比的奖金。

巴巴视察了美拉巴德、阿美纳伽和坪坡岗的工作，并安排女子返回美拉巴德。他于 8 日前往帕萨尼，在帕萨尼逗留一周。

一天克里希那出门散步，看见一个年轻女子。心生非份之想，挥之不去。他又苦恼又羞愧，到巴巴房间守夜。巴巴问怎么回事儿，克里希那讲了实话。巴巴叫他等着。巴巴到女子那边，拿回一张纸，上面写着：

萨奇塔南达，帕若玛南达，美赫巴巴-未尼亚南达。

（存在觉知喜乐，无上喜乐，美赫巴巴大知喜乐。）

“从今天起，每天唱诵 15 分钟这三个名，连续七天。”巴巴指示。为了给克里希那音调和节拍，巴巴站在他面前拍掌，克里希那跟着唱。巴巴亲自把克里希那关进一个房间。十五分钟后，巴巴过来问克里希那感觉如何。克里希那回答说念头消失，巴巴爱抚他的脸，叫他不必担心。

1945 年 12 月 15 日星期六，巴巴同男女满德里离开帕萨尼，前往美拉巴德，晚上到达。接着十天，满德里忙于安排庆祝美嬉的生日。受邀的孟买和普纳爱者于 23 日抵达，包括卡卡·巴瑞亚、阿娄巴、纳瑞曼与阿娜瓦丝、娜格丝、糕点师芭奴、霍米·巴特那和两名新女子。还有卡拉奇来的罗姐·杜巴希和婆母奈孜。

罗姐·杜巴希的故事很有趣。奈孜·杜巴希是美赫巴巴的忠诚爱者，可家人——特别是她丈夫——反对巴巴。她一有机会就偷偷去拜访巴巴，总是教育孩子说，美赫巴巴是神。不过，罗姐对巴巴却毫无信心。1944 年她与奈孜的儿子阿狄订婚。发现他是巴巴爱者，很震惊。但她决定跟他结婚，因为她爱阿狄，确信她的爱能吸引他离开“这个美赫巴巴”。同时，弥奴·卡拉斯（阿狄的表兄弟）和阿狄的母亲经常对她讲巴巴，作为未来的媳妇，她出于礼节只好听——虽然既没兴趣也不以为然。

罗姐小时候很虔诚，还有些浪漫。她一直有个秘密心愿，希望神在她结婚时下场毛毛雨——零星细雨——祝福她的婚礼。1945 年 7 月 1 日，她在卡拉奇的婚礼前一天，因最近几月听到那么多美赫巴巴如何伟大，就向

他发出挑战：“你要是如他们所说的，那就在我的婚礼日给我天堂的祝福。”在婚礼前的忙碌中，她很快把这个最后通牒忘得一干二净。

受邀参加婚礼者有 1000 人。卡拉奇气候干燥，难得下雨，每年最多在冬季下一两英寸。可在那个仲夏 7 月天，天空突然昏暗，毫无预兆地下起暴雨。半小时内，卡拉奇有些地方雨水及膝。

罗姐在美拉巴德初次见巴巴时，巴巴叫来她和丈夫，问他们想要什么。罗姐啥也没说，但脑子里不断浮现的念头是：“您在我的婚礼日赐予我天堂的祝福！”她永远成了他的。曾想把丈夫从巴巴身边引走的新娘，自己却被带到他的足前。

1945 年 12 月 25 日星期二，美媞的生日在美拉巴德隆重庆祝。除了孟买和普纳的爱者，阿美纳伽也有许多爱者参加。活动包括卡瓦里节目，每个人都利用这次机会达善巴巴。

美拉巴德花园随爱者的心曲绽放。

在庆祝花园王后生日的喜悦中，

赞美花园之主的旋律弥漫空中。

一个又一个时代，

每当造物主降临人间，

重振人类萎靡精神，

唯有这样一位女子有福成为花园的王后。

这种机会仅赐予一生又一生苦行的女子，

其苦行之烛泪增添并浇灌了花园的美丽。

成为本时代王后的幸运降临于美媞。

言语不足描述她的命运。

有纯洁之灯燃烧的心灵配得这个殊荣；

在神人的降临中，

美婣将与其至爱美赫一同被膜拜，
一如悉妲与罗摩，拉妲与奎师那。

生日过后，26日，巴巴会见客人，对致力传播他的名和讯息의亲近者的活动，分别给予指示。巴巴达斯也来到美拉巴德，他曾到印度北部，在北方邦的汉默坡地区传播巴巴的爱。几年后整个地区都拜倒在巴巴足前。这是巴巴的工作方式——用另一人作媒介，完成他自己的目的。

巴巴指示巴巴达斯和维布提，到马德拉斯为他工作，并要他们于1946年2月15日返回美拉巴德。

普纳的萨达希乌·帕特尔，表示要把一切献给巴巴的心愿，巴巴向他保证：“时机一到，我会接受你的奉献。但现在要等待，记住你的一切皆属于我。”

巴巴批准瓦曼·苏尼斯开始写日记。早年在美拉巴德和托卡，瓦曼曾随巴巴一起生活，现在他与家人一起生活。

这一次，巴巴宽恕了达克的违令再婚，并接见了他和妻子。

巴巴还见了孟买的爱者。就在克什米尔的斯利那加，给禅吉墓安放墓碑一事，对纳瑞曼和阿娜瓦丝作了指示。8个月后，1946年8月，他们到斯利那加祭拜，参加墓石安放。墓碑是在拉合尔做的，由巴巴达斯带到斯利那加。简朴的碑文写着：

费拉姆罗兹H·达达禅吉（禅吉）——德干阿美纳伽的师利美赫
巴巴的忠诚和亲密弟子

12月26日，大家离开美拉巴德，各自返家。巴巴亲自督察他在美拉巴德的闭关安排。

彭度和帕椎根据巴巴的指示，安排他的闭关事宜。巴巴希望在下美拉巴德，凯克巴德的小屋静坐闭关40天。彭度和帕椎于是在四周搭起竹席墙，把小屋围起，不让人看到里面。

巴巴制定了闭关计划：

守卫者：

早上 6 点—下午 3 点：卡卡·巴瑞亚

下午 3 点—下午 5 点：大阿迪

下午 4 点半—晚上 7 点：维塔·伯克里

晚上 7 点—晚上 9 点半：凯克巴德

晚上 9 点半—早上 6 点半：克里希那

巴巴的日常作息：

早上 6 点半—7 点半：刷牙洗澡

早上 7 点半：早茶

中午 12 点：午饭

下午 4 点：下午茶

闭关期间，最初十天巴巴每日仅吃一餐。下面 15 天只喝菜汤或饮脱脂奶。之后 12 天喝橙汁，最后三天只喝水。

1946 年 1 月 3 日星期四，巴巴走进凯克巴德的小屋。5 日，玛司特阿里·夏从阿美纳伽被带到美拉巴德。接下来一周，巴巴从上午 9 点至中午，同阿里·夏工作，有时下午也工作。巴巴同他工作到 1 月 12 日，之后送他回阿美纳伽。

巴巴还派拜度从孟买及周边地区带玛司特来。拜度从巴延达、库拉和玛希姆带来三个精意识玛司特，巴巴同每人单独静坐四天。（注：关于这三个玛司特，可参阅《行道者》英文版 301-302 页。）对巴巴来说，禁食和同玛司特工作，是在连日紧张旅行及闭关工作后的“灵性休息”。

19 日晚，从 6 点至 9 点，卡瓦里歌手在巴巴小屋前演唱格扎尔。受邀者只有满德里。希度也演唱了几首诙谐曲，很让巴巴开心。

1 月 24 日，巴巴通知满德里：“今天是我闭关第 20 天。路上车辆不断来往及其噪音，给我的工作造成极大不便。因此，我决定在坪坡岗进行余下的 20 天闭关，那是个天然隔音室。从明天起，到搬入坪坡岗之前，我将部分闭关工作，继续待在原地，只出来做必要的工作和见必要的人员。”

次日下午4点，萨若希开车送巴巴到坪坡岗，巴巴敦促卡里玛玛尽快完成那里的建筑工作。26日上午9点，巴巴再次同萨若希去坪坡岗，29日上午又去。全部建筑材料由大阿迪从阿美纳伽购买，运到坪坡岗。

哈比卜拉·贝格没有提前通知，就从克什米尔来到美拉巴德见巴巴。巴巴问他：“你何故来这里？如果你父亲在克什米尔死去，我会受谴责。”

哈比卜拉回答：“现在我父亲身体相当不错。”

巴巴命令他：“回去，留在克什米尔”。并支付了他的旅费，让他给道拉·辛带一封信。

回到斯利那加，哈比卜拉把巴巴的信交给道拉·辛。道拉·辛阅后，说：“巴巴只要我的这么点服务？他何时才会拿走属于我的一切？”

按照巴巴的指示，道拉·辛给哈比卜拉一些钱。哈比卜拉回到父母家。巴巴送他回去自有隐秘原因。仅两个月后，他父亲意外身亡。（注：1949年末，哈比卜拉·贝格到美拉巴德见巴巴。但巴巴已开始新生活，因此哈比卜拉没见到他，只好返回斯利那加。他父亲死后，他担心家人的情况，来征求巴巴的意见。后来，巴巴在经济上资助他。）

巴巴后来满足了道拉·辛献出一切的渴望，却不是以他所期望的方式。在印度分裂期间，道拉·辛和家人在慌乱中逃离克什米尔的家，抛下所有财产，在印度南部安家，变得清贫。

巴巴从1946年1月3日闭关开始，还未上山会见女子。但2月2日星期六，他去看望她们。私下叫来拉诺和吉蒂，说：“不久我要派艾琳和玛格丽特去欧洲为我工作，让你俩留在这里。”她们虽说为艾琳和玛格丽特遗憾，却很感激自己能留下。

巴巴从瓦伊回来时，让凯克巴德和家人，同曼萨丽住在山上医院宿舍，苏彤和朵拉单独住一间。苏娜玛西、蔻诗德、拉诺、吉蒂和恺娣在山上另住。美婍、玛妮、美茹、娜佳、玛格丽特和瓦露也同样。琵拉麦和女儿希拉在下美拉巴德居住，韦希奴的母亲卡库拜一开始便随韦希奴住在下美拉巴德。（注：在巴巴的小屋附近，为韦希奴和他母亲建了一座两室农舍。）

阿冉岗村附近的家属宿舍有萨瓦克·考特沃、他妻子娜格丝和女儿喜拉。他们的另外两个孩子在普纳上学。查干和妻子女儿，还有姜古和家人，希度和妻子拉姐，也住在家属宿舍。

安纳·卡里、安纳 104、邓肯、古斯塔吉、卡里玛玛、卡克·萨赫伯、莫里、尼鲁、帕椎、彭度、拉姆玖、赛勒等男满德里，住在下美拉巴德旧集体宿舍。

安排完毕美拉巴德每个人的住宿，巴巴于 1946 年 2 月 3 日星期天，带美婣、玛妮、美茹、娜佳、玛格丽特和瓦露到坪坡岗，随行有邓肯、古斯塔吉、卡卡、克里希那和尼鲁。已遣文克巴·劳回南印度老家。

在坪坡岗，巴巴在一个房间继续闭关。（注：该房间后作彭度的宿舍）5 日，埃瑞奇带来一个玛司特，遂返回普纳。巴巴同玛司特闭关工作，然后带女子在特姆比山散步。他们从山上捡来明亮卵石和石块；有时巴巴的两只口袋装满闪亮的晶石。这些石块最终被放入美拉扎德主屋的地基；所以，和巴巴一起捡石子散步也不无目的！

自从回到坪坡岗，克里希那守夜期间一直发生神秘的怪事。巴巴房间的门窗都是紧闭的。半夜，克里希那会看见窗上落下一个影子。很快有个魂灵出现在房间里。鬼魂是个老人的，微红的眼睛，白胡须，无腿。穿着白色卡夫尼，白布包头。“他看上去奇妙而吸引人，”克里希那后来讲述，“所以我不怕。可他一出现，我就浑身无力，动弹不得。”

魂灵会走近巴巴的床。一挨近巴巴的脚，巴巴就打响指，魂灵便消失。巴巴什么也没说，克里希那也没汇报他所看见的。每天夜里都发生同样的情况：每当魂灵出现，克里希那就感到动弹不得，精力枯竭。几天后，他向巴巴抱怨说魂灵拿走了他的力气。巴巴决定搬到别的房间。

离坪坡岗埃舍半英里外，有个小农舍，属于拉坦夏·伽拉，普纳的帕西人，巴巴爱者。伽拉原是工程师，退休后，耕种他在坪坡岗附近的地。房子没人居住，用于存放粮食和农具。由于鬼魂，巴巴从 1946 年 2 月 9 日起，每晚 9 点带克里希那，到拉坦夏的小农舍过夜。因为克里希那感到身

体虚弱，巴巴便指示卡卡凌晨 4 点来替换他。但卡卡或别人都不知道魂灵的事。

魂灵不再出现在伽亚的农舍。有几日一切似乎挺顺，可是一天夜里两点左右，有人敲卡卡的门。“卡卡，醒来！”声音叫道，“四点了！”卡卡从床上跃起，担心迟到，从坪坡岗跑到伽亚的农舍。他从窗外用手电照屋内克里希那的脸。克里希那出来，问：“卡卡，你干嘛这么早就来了？”

“早？”卡卡说，“几点了？你为啥叫醒我？”

“两点。”克里希那回答，“我没叫你。我一直在巴巴这里。怎能到你房间，留下巴巴一个人？”

卡卡迷惑不解地回去了。深更半夜叫醒他的是谁？次日夜同样的事情发生。连续三四天被早早唤醒之后，卡卡也看到了鬼魂。对巴巴说他没法值班，因为总是被魂灵叫醒。

次日巴巴搬回坪坡岗。半夜魂灵出现。巴巴亲自起来，开门走出去。午夜 12 点 15 分，巴巴回到房间，浑身是汗。他关上门，示意克里希那，他要换衣服。接着洗脸睡觉。从那天起，魂灵没再回来。

克里希那对这事儿纳闷，在第三天问巴巴：“最近我没看见那个魂灵。他为啥不来了？”

“工作结束了。”巴巴打手势。

“什么工作，巴巴？”

“我会解释的，”巴巴答复，“明天当着满德里的面提醒我。”

次日早上 8 点克里希那来了，虽然平常这个时候他还在睡觉。巴巴问他何故进来，他提醒巴巴魂灵的事。巴巴对满德里拼出：“问问克里希那，这几天发生了什么。”克里希那讲完，巴巴解释说：“这个魂灵很强大。他若想毁灭世界，瞬间就能做到。他有这么强大。”

“出于某种原因，他自杀了。他想得到自由，不过我在回避他。他为此目的来找我。四天前我释放了他，给他一个身体。现在他不会来了。”

闻此，克里希那生气发火。“巴巴，看看我！变得多虚弱。您为啥不第一天就释放他？为啥让他惹这么多麻烦？”

巴巴微笑授述：“时机未到。时候一到，我便给了他身体。”

1946年2月15日星期五，没有公开庆祝美赫巴巴的52岁生日；不过巴巴通过公告给爱者如下讯息：

在自造或真实的反对风暴中，你们的爱、忠诚、坚定难能可贵。你们对我代表的真理事业的忠诚独一无二。

每一年都带来世界灵性提升之艰巨任务的实现。我通过人类的强烈痛苦、喜悦与活力，积极地工作，因为我是一切里的一。在我之前的所有生日中，目前这个代表充满剧变的一年的结束，延伸到我在禁食、旅行、艰辛、闭关、联系穷苦人及灵性高级玛司特期间所做的大量灵性活动。

苦来了又去；喜来了又去；乐来了又去。这要求你们的最大耐心、勇气、镇静，和最重要的，对我的爱与服从。凡支持我者即支持真理——永照你们心灵的恒光。

从黑暗到光明，从痛苦到幸福，从混乱到和谐，将是旅程的终点。一切痛苦都有终结。灵性幸福却无止境。它永久常在。把你的优点、强弱彻底交给我，你将分享我的幸福珍宝。

向你们全体致以我的爱和祝福。

巴巴虽多年未访西方，却始终关注那边为他做的工作，经常同美国爱者保持联系。诺芮娜·马切贝利继续发表演讲，伊丽莎白·帕特森致力发展默土海滨，其他人以各自的方式工作或贡献。

1946年2月16日，巴巴给诺芮娜发去电报：

我批准并祝福1月31日有关你们工作的讯息——

诺芮娜通过思想传递；

珍妮通过智力热情；

伊丽莎白通过牺牲行为；

马克姆通过诚信努力；

娜丁通过一生臣服；

马尔基通过艺术手法。

和其他怀着爱想念我，

皆或多或少为我工作者！

与此同时，2月22日，巴巴的弟弟佳尔和贝拉姆从普纳来看巴巴。24日星期天，埃瑞奇从普纳来，巴巴指示他：“叫帕帕到德拉敦找所房子；但要对此绝对保密。我要在那里闭关，连满德里也不能知道。”埃瑞奇回普纳，将消息传达给父亲。帕帕立即启程去德拉敦，除了埃瑞奇，无人知晓。

1946年2月25日星期一，巴巴达斯、维布提和潘多巴，按照预先指示，来到坪坡岗。巴巴达斯和维布提从马德拉斯来，对怎样做巴巴的工作发生争吵。巴巴听了双方的意见，让他们当着他的面说个明白。俩人互相挑剔，巴巴却鼓励有加。他们好不容易火气消了，平静下来，巴巴则会说点什么刺激他们，又是一番激烈争战！最后巴巴达斯盛怒之下，居然把维布提叫做白痴。

“你是更大的白痴！”维布提反唇相讥，“穿卡夫尼，蓄长须，误导人们。”

“你也愚弄别人，”巴巴达斯指责，“给他们古鲁曼陀，俨然大师一般。”

就这样，他们的争吵暴露出各自的错误、坏习惯和弱点真相——正是巴巴所希望的。巴巴让他们平息后，训斥道：“我派你们俩出去为我做工作。我信任你们，可你们俩却欺骗我！你俩自己成为‘巴巴’，怎么能做我的工作？你们无权那样做。这不是做我的工作，而是更陷入泥沼。你们要想那样做下去，就别在人面前持我的名，同时却拔高自己的美德；因为你们持我的名，责任就成了我的，你们会因此受大害！”

“维布提曾患麻风病，我治愈了他。假如他继续如此行事，就会再次成为麻风病人！”维布提和巴巴达斯都请求巴巴宽恕。巴巴警告二人再不要这般行事，并宽恕了他们。

巴巴接着派潘多巴、巴巴达斯和维布提，到本特尔布尔、阿约提亚和乌贾因，寻找 150 名真诚的萨度。巴巴还指示三人各带一个好玛司特，于 3 月 9 日回到阿美纳伽。

巴巴已将他向 4000 名穷人发帕萨德的打算，通知彭度、埃瑞奇、卡卡、查干和其他人。美拉巴德的满德里日夜出动，在阿美纳伽地区寻找这样的人。他们发入场券，购买数千块的两码长白布和价值 10000 卢比的花生。把 16 磅花生裹在布里，给巴巴作为帕萨德分发。

1946 年 3 月 10 日星期天，巴巴到库希如大院，同满德里和纽瑟文·萨达、巴巴达斯、维布提、潘多巴、玛如提 R·巴伽特、纳瓦·夫洛迪亚、萨若希及其他人讨论活动。巴巴指示：“萨若希安排运输——运花生袋的卡车，送穷人往返的巴士。埃瑞奇负责总的安排；彭度发入场券，照看其它事务。”一切准备工作按他的希望做好，纽瑟文和其他当地人协助满德里。

3 月 16 日星期六早上 6 点半，巴巴在卡卡和古斯塔吉陪同下，乘贤卡驾驶的庞蒂亚克轿车来到库希如大院。大阿迪加入，他们一起驱车到美拉巴德，带上邓肯。其他人乘巴士，包括埃瑞奇、彭度、安纳 104、维布提、拜度、纽瑟文和佳尔。巴巴向柯尔岗村的 1000 个穷人发了捆好的帕萨德。11 点钟返回，在阿克巴棉纺厂吃午饭，下午又向贾姆岗村的 1000 个穷人发帕萨德。次日，巴巴给米拉吉岗村的 2000 个村民发。在三个地方，都提供一个单独房间，巴巴坐在里面发帕萨德。巴巴给每人洗脚，顶礼，再递过他的神圣礼物。

穷人中有一些盲人、跛子和病人。他们被体贴地带来接受神人的帮助。他们不知道所见的是谁，但每人内心都受到触动，觉得施予者是个伟大人物。发帕萨德期间巴巴从早到晚禁食。活动结束后，他停止禁食。

1946年4月的第一周，收到嘉尔·科罗瓦拉从赖布尔的来信，说巴巴曾在里面做过高强度工作的安吉拉斯山上的小屋，在一场丛林大火中烧毁。听到消息，巴巴微笑，他的微笑向在场者表示，在那里开始的工作的最后阶段现在结束。

1932年见过巴巴的伊丽莎白·帕特森的母亲，于1946年3月去世。巴巴给伊丽莎白发电报说：“你母亲已来到神圣宇宙母亲处。”

1946年4月14日，娜丁·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在纽约的罗斯福医院去世，时年62岁。16日巴巴接到诺芮娜的电报，立即复电：“告诉伊丽莎白，娜迪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生活在我内里，同我并为我活着。”阿黛尔·沃尔金护理娜丁，一直到最后。

娜丁·托尔斯泰伯爵夫人自1931年就一直跟随巴巴，到纳西科生活，随巴巴蓝车旅行——现在永远加入他！

就这样，在过去七年里，巴巴的12名亲密爱者先后逝世：克里斯汀、梅布尔、昆廷·托德在伦敦；诺妮在班加罗尔；布阿先生在普纳；萨姆帕施·艾扬伽在马德拉斯；禅吉在斯利那加；马萨吉在美拉巴德；堪·萨赫伯在阿美纳伽；瓦尔特·莫敦斯在苏黎世；加勒特·福特在好莱坞；娜丁在纽约——更不用说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和纳拉延·马哈拉吉了。

联系玛司特

1946年3月26日左右，邓肯遵巴巴指示，陪艾琳·比罗到孟买，艾琳于三周后乘船回瑞士。4月份，巴巴遣拉诺和吉蒂随邓肯到德里。她们对何去何从一无所知，因为巴巴的下一步行动尚未透露。玛格丽特也同往，她不久就被巴巴遣回西方。

2月份帕帕·杰萨瓦拉曾在德拉敦见到克基·纳拉瓦拉，在他的协助下，在德拉敦城三英里外的尼兰简布尔租下一座房子。克基也接到指示，不得告诉任何人，美赫巴巴即将到来。

巴巴（通过埃瑞奇）通知帕帕，叫他负责所有的通讯。有事要告诉美拉巴德的满德里，美拉巴德的满德里要向巴巴传达什么，都将通过在普纳的帕帕。

巴巴将去的秘密地点被叫作“闭关地”，因为没人确切知道它在哪儿。只有帕帕知道，从他那里啥也打听不到——这正是巴巴选他做这项工作的原因！

巴巴派韦希奴提前去曼马德，预订火车包厢。随后，1946年4月16日星期二，巴巴带美婍、玛妮和美茹离开坪坡岗，前往曼马德，在那里乘火车到德拉敦。第二组尾随，包括拜度、埃瑞奇、卡卡、克里希那、尼鲁、佳尔、娜佳、恺娣、蔻诗德和苏娜玛西，他们在曼马德加入巴巴一行。邓肯、拉诺、吉蒂与玛格丽特在德里同大家会合。大家一起离开，前往德拉敦。古斯塔吉和兄弟斯拉姆森留守坪坡岗。

克基·纳拉瓦拉在车站等候迎接。他已按预先指示，安排好从德拉敦去尼兰简布尔的车辆。还为他们提供最初几天的饭食。

在尼兰简布尔，巴巴将女子分组，并为接下来的玛司特旅行做详细准备。

维塔·伯克里的女儿从普纳来。巴巴让她和恺娣做饭一周，蔻诗德和吉蒂负责下一周。从一开始，美娒就一直为巴巴做饭；娜佳身体不适，监管家务。玛妮为巴巴读写信函。美茹为巴巴洗衣服，清理房间等。

1946年4月20日星期六，巴巴带埃瑞奇、卡卡和佳尔，前往哈德瓦和瑞希克什。25日拜度加入。一周时间联系了若干名萨度，之后巴巴返回尼兰简布尔。

1946年5月1日星期三，巴巴亲自护送玛格丽特去德里，卡卡随行。她将为巴巴的工作回英。这样，西方女子中只有吉蒂和拉诺留下。玛格丽特首次和卡卡与巴巴同乘一节车厢。在德里车站，巴巴对她说：“把我的爱带到西方。”

赴英的船票很难订到，靠巴巴的恩典，玛格丽特到孟买十天后设法购到。这样，她在跟大师在印度生活七年之后，返回故乡。

离开坪坡岗之前，巴巴对玛格丽特表示，希望她回英国后，尽快去美国。玛格丽特很惊讶，解释说当时去美国很难。巴巴笑了，拼出：“你必须去；我已让你成为我在美国的连结。”事实上，玛格丽特抵达美国不久，就找到一份工作，随美国芭蕾舞剧团旅行，这使她穿梭全美各地之间。

巴巴从德里行至巴尼伯德，同12个玛司特工作。一个叫安拉·迪亚的裸体盲人玛司特，露天坐在布阿里·夏·喀兰德的圣陵附近。在床单掩盖下，巴巴隐蔽联系了他。

盲人玛司特“看见”巴巴，

巴巴从沉默中同他“谈话”。

这种交流无法解释。

巴巴的“沉默之语”听不见

一切言语却尽含其间！

巴尼伯德的另外11个玛司特，一年四季赤身裸体，在城里流浪。其中有个人年仅九岁的男孩，在泥坑里玩。

从巴尼伯德，巴巴和同伴行至卢迪亚纳，5月4日星期六，巴巴与古尼·亚崔·丹德卡交流。（注：古尼·亚崔意为第五层面。）这个第五层面的行者身穿赭色长袍，有自己的埃舍和很多男女弟子。他白天在一个房间独处，晚上施达善。巴巴到时，他的埃舍正举行阿提，仪式过后，巴巴单独在圣人房间联系他。

巴巴还联系一个叫丹迪·斯瓦米的精意识行者，他又高又胖，整天坐在一座印度教寺院的室内。在每日的阿提仪式上接见人。按照当地的婆罗门习惯，要求巴巴和同伴翻出口袋，取下鞋子、皮带和钱夹，这样巴巴联系他时，身上就没有皮制品了。

接着巴巴到阿姆利则，同一个叫巴拉·赛因的好玛司特交流。这个玛司特属于霍加教派。（注：霍加派是印度的穆斯林领袖阿迦·汗创建的宗派。）

1946年5月5日星期天，巴巴在珀瓜拉附近的桑伽特布拉村，联系圣人玛司特内克夏巴巴。据说这个高级玛司特25年来一直坐在小屋外，一次都没进屋。巴巴给他糖和粮食，玛司特希望磨成粉，加水调和。玛司特一提要求，巴巴就坐下来，在拜度的协助下，用小手磨把小麦磨成面粉，再调入糖和水。巴巴亲手喂内克夏吃麦糊，之后玛司特也给巴巴一点，巴巴吃了。

通过服侍马司特的心血来潮，

爱之化身阿瓦塔

成为其真正爱者的奴隶！

最重要的联系之一是阿姆利则的著名心意识高级灵魂，卡拉·赛因，据说他远不止110岁。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很少跟人说话，独自隐居在城外荒僻之地的一座圣陵旁。6日联系期间，卡拉·赛因不像个正常的撒里克，因为他一丝不挂，坐在树荫下。巴巴表示他很喜爱这位圣人。

在另一个邻村，巴巴联系一个叫库代的精层面的好玛司特，他让巴巴坐椅子上，并给他献茶。

1946年5月7日星期二，巴巴抵达拉合尔，再次对12个玛司特工作。重要的是一个精层面少女，也叫玛司特尼·麦。年轻的玛司特尼住在拉维河岸边，一间铁轨废枕木搭成的小屋。尽管这种偏僻之地是某些流氓恶棍的地盘，却没人胆敢骚扰她。

莫提巴巴是个心层面高级行者，这位圣人又高又瘦、脸刮得干干净净，年纪近60岁，在一个叫堪吉瑞·莫合拉的地方靠墙而坐。他有时赤裸，有时穿着脏旧衣衫。很受拉合尔妓女的尊敬，她们定时供他饭食。

9日在锡亚尔科特旁的塔瓦拉村，巴巴同高级玛司特卡卡·夏交流，后者的居所是托克·夏的圣陵。这个玛司特的主要嗜好是收集成捆的陈饼、纸片和玻璃，放在身边。

在锡亚尔科特几英里外的赛丹瓦隶村，巴巴联系了另一个高级玛司特卡卡·赛义德。他受到当地人的极大尊敬，他们知道他曾在某座清真寺外待了25年。许多人会远途来求玛司特祝福，那些真诚接近他的人，发现其祈祷最终灵验。

5月11日巴巴前往查谟，联系了备受尊敬的精意识玛司特，法莱瓦拉巴巴，后者身边有一小群信徒。

13日，在沃济拉巴德，巴巴找到几个玛司特，其中最令人难忘的是很受崇敬的精意识玛司特，法吉尔·赛因·切纳伯瓦拉。

在萨哈兰普尔，巴巴再次联系第六层面的玛司特圣人，雷玛图拉，之前他曾认出巴巴的伟大灵性地位。雷玛图拉是个非凡的圣人，因为他立即认出巴巴的伟大。

回尼兰简布尔途中，巴巴在许多镇上停下，联系玛司特。5月16日，巴巴在勒克瑙，重新联系安拉瓦拉，后者衣衫褴褛肮脏，不过巴巴说他是好玛司特。他的住处是清真寺旁的一个脏壁龛。当有人靠近，他会双手举向上天，喊道：“安拉！”显然他期望人们用“安拉！”回应，不然他就表示不悦。他的名字乃由此而来。

巴巴还在坎普尔联系了玛司特。19日他在代奥本德，联系了卡伽兹瓦拉，后者也叫哈菲兹吉，一个精意识老玛司特。他四处捡废纸，住在一个有篝火的房间，因此室内常浓烟弥漫。

最重要的玛司特联系之一，是1946年5月20日星期一，巴巴在切奇劳利联系的。他名叫马希塔巴巴。是个清瘦却令人难忘的老者，穿着得体，尽管住在城外的一间破败不祥的草泥陋室。切奇劳利的王公很尊敬马希塔，带他乘轿车兜风，当地人也会带他坐马车游览。流浪苦行僧也来拜访马希塔，因为他闻名整个地区。

20日，巴巴到达尼兰简布尔，数日后再度出发，到附近的村镇做玛司特工作。

自从1941年，克里希那·奈尔一直在巴巴身边守夜。对全体满德里的一贯命令是，守夜时不得弄出一点噪音。要履行这项职责，人不得不像尊雕塑——不是一两个小时，有时候是一整夜。在尼兰简布尔，蚊子猖獗，不停地骚扰克里希那。一天夜里，有只蚊子叮他的脸，克里希那小心地拍打，拍死蚊子，基本上没弄出声音。但这足以干扰巴巴，他问是什么有噪音。克里希那回答，一只蚊子叮他，他拍死了蚊子。

巴巴不悦，找个理由严斥克里希那，有半个小时。过后克里希那想：“没有谁自称是神爱化身，会对这一点小错发这么大火……他是神还是魔？”

一小时后，巴巴问：“你在想什么？”

“没什么，巴巴。”克里希那回答。

“对我说实话！”

“我在琢磨，您是神还是魔。”他承认。

巴巴只是笑笑，过了会儿通知克里希那：“我明天去哈德瓦。你随我去！”

“我不想去。您出门从来不带我。这次为啥邀我？”

“照我说的做，”巴巴示意，“顶撞我不好！”

最后克里希那让步，巴巴补充：“凌晨五点，拉诺会给你茶和早餐。早餐后叫辆马车，我们俩出发去哈德瓦。”

守夜4点结束后，克里希那回房间。洗了澡，出去叫马车。早饭时拉诺找不到克里希那，告诉了巴巴。克里希那找了一阵，带马车返回。

巴巴生气地责备：“我叫你早餐之后去找马车。你为什么先去？”

克里希那解释：“这么早马车不好找，巴巴。我去找，是为了保证找到一辆，不耽误我们出行。”

“谁叫你用脑子了！？只要听我的话。你做的不好。切莫违背我的命令。”

克里希那吃了早餐，又想起巴巴的似乎恶魔般脾气。巴巴带克里希那坐上车。一路上，几辆空马车经过，巴巴揶揄道：“你说马车找不到。看看这会儿有多少！”

他们乘火车抵达哈德瓦，巴巴在一家客栈定了房间。他进房间，指示克里希那：“从外面锁上门。去打听毛杰瓦拉巴巴在哪儿。”克里希那遵令，找到毛杰瓦拉的住处，回来报告给巴巴。

巴巴立即带克里希那乘马车去联系玛司特。那地方在六英里外。巴巴打手势让克里希那问车夫，沿途是否有玛司特。车夫回答：“有，半英里外有个南嘎巴巴。他已单脚在一棵树下站了多年。过六个月，他就换另一条腿。不过马车去不了，路太难走。”快到时，巴巴下车，指示克里希那叫车夫等会儿。车夫要双倍费用才会等他们，巴巴答应支付。

巴巴示意克里希那：“跟在后面慢走；我先过去。”克里希那远远跟着，看见一幕非凡的辉煌景象。南嘎巴巴一看见巴巴走近，就合掌大喊：“主啊！欢迎，欢迎！我等待见您很久了！多年来我渴望的只是您！今天您来了。主啊，解放我！”

南嘎巴巴扑倒在巴巴足前，哭泣起来。目睹此景，克里希那思忖：“我真蠢。跟巴巴一起，却想他是恶魔……而此地，这个玛司特苦苦地渴盼见他一面。”

玛司特已多年不说话，见到巴巴，他首次打破沉默。巴巴要离开时，玛司特再次扑倒在巴巴的足前，乞求：“请释放我脱离此身吧；我活着没有目的了，因为现在我已看见神！”

离开南嘎巴巴后，巴巴和克里希那乘马车去见毛杰瓦拉巴巴。巴巴单独同他工作，让克里希那呆在远处。毛杰瓦拉是高个子玛司特，仅喝水维生。他出乎意料地要吃“色芙”——用鹰嘴豆粉做的咸味小吃。巴巴派克里希那去买一些。小村子里买不到，市区在六英里外。幸运的是，克里希那搭乘了便车，为玛司特买来一些。但克里希那不知道色芙也指苹果。

看见克里希那拿来的色芙，毛杰瓦拉巴巴嚷道：“我不要这个！我要苹果！不过没关系，别担心。你吃；我原谅你。”

不过，巴巴打手势令克里希那别吃，过了会儿他们离开。回途中，巴巴叫克里希那扔掉色芙。

回到客栈，巴巴命令克里希那站门外。巴巴的外衣和围巾挂外面的挂钩上，这时有只猴子过来，从架子上抓起就逃。克里希那报告巴巴，巴巴示意：“快，追上它！你必须拿回来。”克里希那竭尽全力追猴子，可猴子从一个房屋跳到另一个，躲闪。克里希那受不了，哭起来。猴子丢下围巾，但还是不放下巴巴的外衣。

又追了好一阵子，克里希那正要放弃，猴子突然停下。闻了闻外衣，厌弃地扔掉。克里希那拿着围巾外衣回来，巴巴穿戴上。克里希那纳闷巴巴到底做了什么工作，因为他还带有另一件外衣，却拒绝穿，坚持穿原来这件。他们从哈德瓦返回尼兰简布尔。

一周后，巴巴派克里希那回哈德瓦看望南嘎巴巴，给他送鲜花和一杯水。克里希那到时，发现一大群人聚在南嘎巴巴的遗体周围。玛司特是那天早上死的。他的一个信徒告诉克里希那，前一天南嘎巴巴说：“我的工作已完成；我要走了。”这突然让克里希那记起，南嘎巴巴在巴巴面前说的话：“现在释放我。”克里希那向南嘎巴巴鞠躬，把鲜花放在他的遗体上，往上面洒了水，并返回尼兰简布尔。

1946年5月，巴巴和埃瑞奇行至伯达拉，联系拉合瑞巴巴，一个不同寻常却极不安分的玛司特，在任何一处只会坐几分钟。这位赤裸的玛司特一看见巴巴便跑开，巴巴紧追。他从自己在清洁工聚居地的住所，冲进一个收税亭（类似高速公路收费亭），巴巴在那里联系了他。当巴巴和他一起坐时，拉合瑞巴巴感情冲动，放声大哭，突然站起走开了。巴巴回到尼兰简布尔，对这次联系不是十分满意。

5月29日星期三，巴巴在美婣、玛妮、美茹和拉诺的陪同下，离开德拉敦，前往库鲁山谷。那里比尼兰简布尔凉爽得多。随行还有拜度、卡卡、埃瑞奇和邓肯。途中巴巴在伯达拉停下，第二次联系拉合瑞巴巴。玛司特逃跑，越过田野，巴巴紧追其后。跑了约十英里后，玛司特终于停步，坐下来。玛司特允许巴巴走近，坐在他身边。这次联系令巴巴满意高兴。

然后大家继续行至伯坦果德，30日，巴巴对该市的灵性掌管人本伽利巴巴工作。这位圣人玛司特很受当地人的崇敬。

6月1日巴巴到达门迪。3日抵达卡春，接下来的三周，巴巴一行将在喜马拉雅山麓的库鲁山谷的一家小农舍度过。

逗留期间，巴巴在巴拉格兰联系了一个精意识瑜伽士。他们在瑜伽士的山间小屋沉默会面。

在库鲁山谷逗留期间，巴巴大部分时间专注于闭关工作。

在尼兰简布尔，拉诺身体一直不适，在卡春她更感虚弱难受。巴巴亲手喂她吃饭，悉心照料。对她说：“我带你来此，是为了照管我的需要，可现在我不得不照顾你的。”

“这是我的厄运。”拉诺回答。

“不是厄运，”巴巴纠正，“这是你的好运。”

在曼迪，巴巴叫她吃咖喱米饭。拉诺觉得恶心但服从了，之后吐出。邓肯为她检查，发现她患上传染性肝炎。让她单独住，邓肯为她治疗，叫她吃各种开胃食物，但巴巴禁止每个新要求。拉诺康复迅速，后来巴巴透露：“倘若我不令你吃咖喱米饭，你会病得很重。”

6月20日巴巴带女子离开卡春，前往马纳里，接着去赖森，在那里过夜。又从赖森去巴伦布尔，在那儿发生一件趣事：一只山羊啃巴巴的肥皂，被当场抓着！

从巴伦布尔，他们乘火车去萨哈兰普尔，于6月22日返回尼兰简布尔。

伽尼医生已深陷债务。1940年他随巴巴在班加罗尔生活期间，罗纳乌拉的几个无赖诬陷他涉及一起谋杀案。案件起诉到法庭，拖了许多年。伽尼不得不花很多钱，雇律师辩护，因而债台高筑。

他的被判无罪比预期来得还快，他将之归功于班加罗尔的那一晚，他首次对巴巴透露自己的麻烦。当时巴巴在闭关，伽尼守夜。巴巴问他：“你在想什么？”伽尼把自己受冤枉被指控的细节一一告诉巴巴。

巴巴回答：“你早就应该告诉我。哪有必要害怕且负债？都是捕风捉影！那些陷害你的人将自投罗网；你会获自由。”最终的结果正是如此。伽尼被判无罪，原告成了被告，被判了谋杀罪。

伽尼写信汇报巴巴，询问该怎样偿还债务。巴巴构想了一个“脖枷基金”（负担基金）方案。事实上，巴巴回来派邓肯到英美筹资，还清了伽尼的债务。

一天，卡卡和埃瑞奇乘马车从德拉敦火车站前往尼兰简布尔，途中看见一个貌似玛司特的老人。他们心想巴巴会想联系此人，便邀他坐上马车，回到巴巴住处。马车行到门口，老人大呼：

“我来到了玫瑰园！”

巴巴走出，四目相对。巴巴目光炯炯。老人直盯着他，纵声大笑，喜乐之泪滑下脸颊。接着玛司特转向卡卡和埃瑞奇，宣布：“看这个人的容颜眉宇！如同太阳般照耀！难道你们认不出他是谁？”

巴巴拉起他的手，领他走进园丁的小屋，和他一起坐了约15分钟。仍能听到老人狂喜的笑声。联系完，巴巴同玛司特出来，把他领向房子。玛司特看见园丁小屋上挂着铜铃，便取下，绕着巴巴跳起舞，在自己和巴巴头上摇铃。巴巴领他进屋，过了一小会儿，玛司特宣布：“今天神把我送给这位帕西圣人。”巴巴又把他带回小屋，同他坐了半小时。巴巴遣送他

回德拉敦之前，给他 10 卢比，奇怪的是，玛司特坚持要写下巴巴的住址。玛司特走后，巴巴说他是第五层面的心意识灵魂。

1946 年 6 月 30 日，巴巴的弟弟佳尔动身去普纳。7 月 2 日，巴巴带卡卡和埃瑞奇，前往阿杰梅尔做玛司特工作。巴巴希望再次对玛居卜恰恰工作，带了茶壶、杯子和茶托，以供他饮茶，让他高兴。但这次，令他们惊讶的是，恰恰却要面包和羊肉，他的愿望得到满足。巴巴同恰恰坐了一个半小时，对所做的内在工作十分满意。沿途造访了几个地方之后，巴巴于大约 12 天后返回尼兰简布尔。

这个期间，克基·纳拉瓦拉有机会同巴巴亲密接触。逗留尼兰简布尔期间，巴巴准许克基每天来访。一天，巴巴指示他找 5 个曾是中产阶级的穷人带过来。克基到处搜寻，发现几乎见到的每个人都穷困。他担心出错，但终于设法挑选了五个，坐马车将他们带来。在一个关闭的房间里，巴巴为他们洗脚，送给他们金钱。他们离开后，巴巴对克基解释：“整个世界都穷困，但我想联系那些无助却不乞求者。”（这种人曾遭不幸，却因教养或性格难以启齿求助。）

1946 年 7 月 19 日，召大阿迪从阿美纳伽来尼兰简布尔。26 日，巴巴带阿迪、卡卡、拜度和埃瑞奇前往哈德瓦。他们在一家小旅舍的四层楼过夜。巴巴派埃瑞奇和拜度去该地区侦察，寻找合适的玛司特。他们失望而返，说有一个好玛司特已远走他乡。

尽管如此，他们次日清晨仍早早起床，乘拥挤的公共汽车前往瑞希克什。时值雨季，恒河因暴雨泛滥，在瑞希克什联系了若干萨度，却没有一个高级行者。

回到哈德瓦，巴巴决定到阿姆利则，进一步联系玛司特。7 月 27 日他们乘上火车，惊讶地发现一节军用车厢有充足的空位。但开车前，乘务员走过来，叫他们到别的车厢，因为这一节专为军人预留。火车就要出发，别的车厢已人满为患。军用车厢里仅半打士兵，他们不反对巴巴留下，于是他们留了下来。

但是列车在鲁尔基和萨哈兰普尔停后，车厢挤满了人。随着每个士兵努力为自己占位置，火气上冲。没多久，飞驰的列车上几乎发生一场暴乱！刺刀相逼，曲棍球棒挥动；乱作一团。

突然间，响起击掌声，大家转身，见巴巴站在一只木椅上。“当即见效，”埃瑞奇回忆，“虽然我不明白，在一片喧闹中人们是怎样听见的。”

士兵们停止争斗，抬头注视巴巴。巴巴举手让他们停下。在他的飘逸白袍前，仿佛他们的疯狂黑暗消融于长袍散发的光芒。看到巴巴神采奕奕的容颜；他们的暴怒平息下来，心灵镇静下来。巴巴笑了笑，驱散他们的愤怒。

巴巴在字母板上授述简短的讯息，埃瑞奇读道：

“你们彼此争斗，这不好；什么也解决不了。你们是士兵，国家的安全依靠你们。如果你们开始自相打斗，怎样保卫国家利益？你们的战斗应该留给对国民的保护。整个国家信任你们，假如你们辜负这一信任，何以保护兄弟姐妹的生命？你们都是兄弟，兄弟不该争斗！好了，坐下。”

巴巴的话掷地有声，大家都坐了下来。巴巴承诺下一站人人有茶喝，还吩咐埃瑞奇打开随身带来的糖果罐。下一站到了，茶送来，巴巴亲手给每个士兵递茶发糖。几分钟前的杀气化为同志情谊。

巴巴坐在士兵中间，通过埃瑞奇和每个人聊天，请他们讲述各自的战争经历。不过，继续在这辆列车上旅行越发困难，巴巴和男子们在安巴拉下车。让卡卡和阿迪搜集西姆拉的玛司特信息和位置。巴巴带拜度和埃瑞奇乘另一趟火车到阿姆利则，入住招待所。

到达的当天，1946年7月28日星期天，巴巴去韦卡村，联系第五层面瓦隶，塔利·赛因。该瓦隶是又老又矮，一只脚穿拖鞋，另一只赤脚。一只手拿树枝，另一只手拿装有古兰经的包袱。巴巴给玛司特带来一些李子。塔利·赛因却递回来，叫马车夫送巴巴回阿姆利则。巴巴派埃瑞奇去问瓦隶，该如何处理李子，塔利·赛因回答：“给李子者最清楚该如何处理。”

巴巴对联系不满意，次日上午又从阿姆利则回来，见塔利·赛因。下了一整夜大雨，他们发现玛司特坐在泥水坑里。巴巴温柔地把他拉出来清洗。玛司特的小屋干了，巴巴单独同他在里面坐了半小时。然后离开，对联系满意，表示工作已圆满完成。

8月1日，在密拉特，巴巴联系了该市的掌管人美赫班巴巴，一位住在火葬场的第五层面玛司特。玛司特身边养了十多只狗，属火爆型的，貌似凶暴；不过对胆敢靠近者，他会说，“美赫班”——仁慈的朋友。

同一天，巴巴在布兰达夏，同一个精意识的撒里克行者工作。后者在办公室上班，通常不会在办公室见人，但经埃瑞奇的劝说，同意了。巴巴在那里联系了他。行者的名字没有记录。

2日巴巴到他曾在那里联系过玛司特的萨哈兰普尔，再次同第六层面圣人雷玛图拉交流。午夜返回安巴拉。

次日他们去品贾尔，巴巴在那里联系了一个叫博伽梵·纳什的很高级玛司特。他近乎赤裸，拿着成包的破布，性格温和却好动。巴巴发现他适合他的工作。

巴巴随后去加尔加，联系了叫马赫波伯巴巴的玛司特，后者在一家酒类商店走廊上坐了很多年。巴巴还联系了萨度·纳施，说他真诚。

1946年8月4日星期一，巴巴、拜度和埃瑞奇到达西姆拉，与卡卡和大阿迪会合。巴巴显得疲倦，埃瑞奇和拜度形容憔悴。巴巴对阿迪说：“这次行程是我所经历过的最累人的。”

在西姆拉山城三天逗留期间，巴巴对一个穆斯林玛司特工作，后者是时而火爆时而温和型。他也没留下名字。

巴巴还对阿高里巴巴工作。他是第六层面的圣人，威风凛凛，目光如炬，以施虐闻名。玛司特圣人住在一个极敬重他的锡克教徒家里。玛司特占用屋子的整个走廊，摆满污物垃圾，实际上堵住了前门，无法从前门进屋。锡克教徒不愿打扰阿高里巴巴，建造了阶梯，通向另一个入口，以免侵扰玛司特的领地。

他们去联系圣人时，阿高里巴巴指着巴巴，说：“知道他是谁吗？你将看到会发生什么，有一天将知道他真正是谁！”

8月7日星期三，巴巴和男子离开西姆拉，夜间抵达安巴拉。次日凌晨巴巴同托普卡纳瓦拉巴巴交流，后者是位黑肤的高大玛司特，赤身裸体，一年四季住露天野地，被一打狗围着，他吃饭前先喂这些狗。放牛和牧羊人尊敬他，会受邀同他一起喝茶。

他们很疲惫，在一家客栈过夜。第二天一大早，就出发前往巴拉拉，上午10点抵达。简单吃了顿米饭豆糊，乘巴士去萨陶拉和那罕。一天只一班巴士，挤满乘客。巴巴和阿迪只好挤在前排司机身边。由于下雨路面泥泞滑溜，得驶过许多小溪河流。一个半小时后，终于抵达萨陶拉。巴巴试图联系两名玛司特，但未成功。

他们又乘同一辆巴士继续行至那罕，夜间到达。第二天，1946年8月10日，巴巴带拜度和埃瑞奇外出。天下着雨，但他们继续搜寻一个据说住在坟场的赤裸玛司特。这个玛司特也叫阿高里巴巴。坟场位于一个小山谷底部，巴巴只好冒着暴雨，爬下泥泞的滑坡去联系他。努力值得，因为这个玛司特是个心意识高级行者，巴巴对联系表示满意。

次日下午他们离开那罕，当晚抵达萨陶拉。巴巴步行至午夜后，寻找心爱的玛司特，联系到两个有趣的。第一个叫迪纳夏，是个高级玛司特，似乎持续处于恍惚状态。不知怎的，玛司特整夜躲避巴巴。最后找到了他，不过，同他交流之后，巴巴对联系不十分满意。令埃瑞奇和拜度：“凌晨4点回去向他致敬。密切观察玛司特的头，是向左转还是向右转，还是直视你们，向我汇报。”

遗憾的是，埃瑞奇和拜度太累，那天早晨5点半才醒。巴巴虽不悦，还是原谅了他们，并放弃进一步联系这个玛司特的主意。

在萨陶拉的另一个奇妙联系，是一个叫奎师那的心意识行者。他曾在火车站做警卫，却专注于主奎师那，无论去哪里，都在墙上涂写“拉姐-奎师那”，不断念颂这两个名字。有一次奎师那沉醉于唱诵巴赞，未能按时上班，火车没带上他就开走了。然而，有人却看见他在车上，其他人则

声称他一整天都在唱巴赞。为确认事实，他们去找他的主管，后者拿出值班册，发现每一站都有警卫的签名。被问起这件奇事时，警卫解释：“我忙于向主奎师那祈祷时，他照看我的世俗职责。”因此警卫被称做“奎师那”，他随后辞了职，终日冥思至爱的主奎师那。

两天来，巴巴一直在搜寻奎师那。8月10日清晨，巴巴听见玛司特唱颂“奎师那，奎师那”，便赶快跑到路上。奎师那看到巴巴奔向他，立即开始朝巴巴跑来。见了面，他们紧紧相拥，一起滚倒在地！奎师那抱着巴巴，哭了，巴巴对联系到他显得非常高兴。

玛司特对至爱奎师那的专一之爱，
引来在世奎师那的神圣拥抱——
刺透他的心，直至它流血不止！

1946年8月11日星期天，巴巴和同伴一早离开萨陶拉。奇怪的是，他们离开时，在路上遇见玛司特迪纳夏，巴巴总算满意地联系了他。他们乘巴士去巴拉拉，又转乘火车去萨哈兰普尔。午饭后，继续乘火车去哈德瓦，晚间到达。他们在车站睡觉，但由于拥挤的站台上太吵闹，没怎么睡。

12日上午，他们离开哈德瓦前往瑞希克什，在当地旅馆住了六天。

1946年7月底，邓肯已返回英国，带有巴巴的指示，不仅有关伽尼的脖伽基金，还带去巴巴可能访问西方的消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结束。1946年8月13日，巴巴给身在伦敦的邓肯发去如下电报：

转告伊丽莎白和诺芮娜，我的来访取决于从喜马拉雅山的返回，那里的工作可能会让我的来访推迟一或两个月……

玛格丽特应接受临时工作。

伊丽莎白特别期望巴巴在默土海滨的新中心居住，亚历山大·马尔基和珍·艾德尔也渴望巴巴到加利福尼亚访问他们。这方面的通讯已频繁来往多时。邓肯又前往美国，8月25日抵达，几周后返回印度。

在瑞希克什，巴巴和男子天天忙于寻找玛司特。日子充满艰辛，巴巴、拜度、埃瑞奇、卡卡和大阿迪冒着烈日和暴雨，到处奔波，连续跋涉数小

时。他们走遍瑞希克什周边 20 至 25 英里的区域，总共联系了 500 个萨度和 67 个玛司特和圣人。

在瑞希克什的一个尤其重要的联系，是一个叫贾拉·塔帕斯韦的心层面行者。这位高级瑜伽士身穿绿色卡夫尼，坐在一座废弃的庙顶，庙曾矗立于恒河，现已被淹没。卡卡和埃瑞奇第一次去，自我介绍是孟买来的帕西人，瑜伽士立刻问道：“那边情况怎样？”

“很多暴力，动荡骚扰不断。”他们回答。

令他们惊讶的是，贾拉·塔帕斯韦揭示说：“这是自然的，其实是不可避免的。这全是阿瓦塔的工作，目前他已化身出世。世界上的大人物，所谓的领袖，也许出名，甚至受到人类崇拜，可他们仅仅是阿瓦塔手里的玩具。他们就像风筝，线则被阿瓦塔紧紧攥在手里，由他随意控制。

“这些战争和动乱会继续下去，四分之三的人类将被消灭！来自地狱的人怎能与来自天堂的人相混？来自地狱者必须被消灭！”

贾拉·塔帕斯韦总结：“阿瓦塔将在 22 年后（1968 年）显现，但即便那时，就像他之前的阿瓦塔一样，他也会被大多数人嘲笑，他的真正名声在他死后才会传开。”一如平常，埃瑞奇和卡卡一次都未提起美赫巴巴，然而，贾拉·塔帕斯韦后来在瑞希克什的屋子看见巴巴时，喊道：“阿瓦塔来了！”巴巴对联系很满意。

瑞希克什有许多怪人，不过有个无名氏值得注意，尽管同他的联系并未让巴巴满意。他是个令人生畏的怪隐士，很有名，可是无人敢泄露他在瑞希克什的行踪，因为怕被诅咒。埃瑞奇四处打听，才找到这个隐士，他将自己关在瑞希克什的一间河边小屋里。他问埃瑞奇带了谁过来，埃瑞奇回答：“我父亲。”巴巴到了，可联系不如意，因为联系期间隐士用无谓的问题打扰巴巴，诸如：“除了这个（指埃瑞奇），您还有几个儿子？”据说这个求道者年轻时，曾在丛林游荡多年，仅靠树叶草根维生，后来定居瑞希克什。他形容枯槁，因每天仅吃一只饼和少许豆糊；虽然如此，他发怒起来却很可怕。

这个期间，巴巴的守夜人，克里希那·奈尔结了婚。几年前，1942年，巴巴逗留德拉敦期间，发生了下述事件。克里希那到巴巴房间守夜之前，会在晚上5点去散步。他们住处对面是一所女子学校。有四个女孩常打量克里希那，其中一个问他，她能否同他一起走走。克里希那对女人感到极不自在，“我不想看女人的脸，”他回忆，“我不喜欢女人。”

他的厌恶很强烈，当女孩天真地邀他陪伴时，他竟朝她的脸吐口水。女孩的感情受伤，向巴巴抱怨。巴巴召来克里希那，问他这边的说法。“你犯了大错。”巴巴训斥。

巴巴叫女孩脱下凉鞋，用它打克里希那的耳光。还令克里希那向她顶礼，请求宽恕。女孩走后，巴巴问克里希那为啥那样做。克里希那说：“巴巴，我不想碰任何女人；我不想和任何女人有关系。”

巴巴对他拼出：“你说不想跟女人有关系，但你会结婚！还会有一个儿子！他会哭闹。他哭闹时，谁来照看他？”

“不，巴巴，我说了，我不结婚。”

“你在挑战我？”巴巴问。

“我不是挑战您，可我不想结婚。”

“你会结婚！”巴巴坚持。克里希那同样坚决，决意不结婚。“那好，”巴巴指示他，“写下来。”克里希那拿出铅笔，可巴巴止住他。叫来韦希奴，要他拿一支羽毛笔来。又指示尼鲁从克里希那的食指抽血。

对克里希那，巴巴命令：“用你自己的血，写：我不结婚。”克里希那写好，巴巴审阅，把纸递给韦希奴。“你把这保管好，我下次要时，给我。”巴巴指示。

四年过去了。克里希那的婚事没再提过。1946年7月回尼兰简布尔之前，巴巴给克里希那一个月的假，去看望母亲。“别让你母亲失望，”巴巴命令，“听她的话，让她开心。”克里希那回到家，九年里第一次见到家人。（注：1939年起，巴巴每月给克里希那·奈尔的母亲寄30卢比，帮助她维持生计，一直到1964年她去世。）四五天后，他母亲开始缠着要他结婚。克里希那记起巴巴的话，给他写信。巴巴发来短电：“听从你母

亲的话。”克里希那的母亲安排了婚事，婚礼于12天后举行。第二天一早，巴巴便发来电报，令克里希那立即返回。新娘没生气；反倒坚持要他走。

克里希那在瑞希克什见到巴巴。他进入房间时，每个人被命令出去。巴巴问克里希那，“你结婚了？妻子漂亮吗？她爱你吗？”

“巴巴，我和她一起只有八小时，”克里希那说，“我怎么知道她爱不爱我？”

巴巴评论：“她比你好！你不知道她多爱你。”又遣克里希那回尼兰简布尔，指示他莫告诉别人结婚之事。

与此同时，巴巴希望前往乌塔卡西做玛司特工作。拜度和埃瑞奇全力以赴为行程作准备，安排食物、劳力、制定日程表。但据悉道路遭破坏，此时不可能过去。因此放弃行程，巴巴改派拜度和埃瑞奇到附近找房子居住。

不停歇的玛司特旅行，缺乏适当的休息和食物，影响了每个人的健康。虽然巴巴一如既往地精神焕发，但卡卡精疲力尽，埃瑞奇工作过度，拜度脚疼，大阿迪总抱怨伙食差。若能找到房子，生活会多少正常些，因为这样可把玛司特带过来让巴巴联系。

他们在哈德瓦和贾拉勒布尔之间找到一座房子。巴巴批准。于1946年8月18星期天搬进去。他们很快发现，所谓的“花园房”为何一直闲置和容易租：到处是臭虫！他们清扫墙上的蜘蛛网，又给整栋房子刷白一遍。还在每个房间喷杀虫剂滴滴涕，可臭虫躲进床里，使人睡不成。19日和20日，卡卡走到几百米外弄食物，埃瑞奇跋涉数英里采购，拜度继续搜寻玛司特，阿迪则忙碌生火煮茶做饭。由于内在工作加剧，巴巴开始禁食。

8月21日早上，按巴巴的指示，拜度和埃瑞奇动身去萨哈兰普尔召集穷人以便在某一天带来，并寻找玛司特——如果当地有的话。由于宇宙工作，巴巴那天夜里几乎无眠。次日他在房间闭关三小时，继续做灵性工作。卡卡开始每天为自己和阿迪做一顿米饭豆糊。埃瑞奇不在时由阿迪采购。

23日上午，拜度和埃瑞奇带着第六层面的玛司特——圣人雷玛图拉巴巴——回来。玛司特衣衫褴褛，似乎认出巴巴，因为他一进屋便触摸巴巴

的脚，这不是巴巴喜欢的。玛司特在走廊过夜，但早上发现他不见了。经过一番辛苦搜寻，在火车站找到雷玛图拉，把他带回来。巴巴同他交流，随后送回萨哈兰普尔。

1946年8月25日星期天，巴巴继续闭关三小时。当天深夜，埃瑞奇和拜度从品贾尔，带回一位名叫博伽梵·纳什的高级玛司特。正值哈德瓦的萨度法会，只能买到一等票。因此，埃瑞奇、拜度和几乎赤裸的肮脏玛司特进了一等车厢——在其他乘客的强烈抗议下。带博伽梵·纳什到达住处后，巴巴指示四个男子，轮流每人两小时，通宵监视玛司特。他们照巴巴的话做了，可次日上午他们一忙别的，玛司特就跑了。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在九英里外的哈德瓦又找到他！

经过此番折腾，埃瑞奇和拜度回到萨哈兰普尔，为接下来的穷人项目落实细节。巴巴比预期提前完成玛司特工作，指示大阿迪安排护送玛司特回品贾尔。阿迪找到一个愿意陪同博伽梵·纳什的人，并为他们预订了巴士。但是才旅行12英里，那人就带玛司特回来，称玛司特下了巴士，拒绝再上车，基本上管不住。所以博伽梵·纳什又留下。

27日阿迪被巴巴派往南方班加罗尔，之后到阿美纳伽。同时，巴巴和卡卡，带玛司特博伽梵·纳什离开贾拉勒布尔，前往萨哈兰普尔。卡卡单枪匹马，服侍巴巴又照料玛司特，劳累不堪，但他挺住了。他们在萨哈兰普尔，找到一个人将博伽梵·纳什带回村子。

1946年8月28日星期三，早上6点至9点，巴巴对埃瑞奇和拜度召集的1500位中下层男女工作。提前给每人发了印有“帕萨德”字样的门票，告诉他们在指定日子到欢庆花园的公共图书馆。巴巴给他们洗脚，把头放上面，接着在另一个房间，私下递给每人一卢比的爱礼。这项穷人活动之后，巴巴由拜度、卡卡和埃瑞奇陪同，于10点离开萨哈兰普尔，下午回到尼兰简布尔。

接下来两周，直到1946年9月中旬，巴巴严密闭关。拜度被派往海得拉巴、苏库尔、木尔坦及其它地方收集玛司特信息。

彭度和大阿迪一起离开美拉巴德，9月12日在尼兰简布尔加入巴巴。有一次，巴巴带女满德里去哈德瓦法会，观看数千名萨度集会。他们在旅馆住了几天后返回尼兰简布尔。

1946年9月13日星期五，巴巴陪同美婣、玛妮、美茹和吉蒂到西姆拉，入住皇家饭店。埃瑞奇、彭度、卡卡和阿迪也随同，但另外住宿。

在西姆拉，彭度和阿迪负责找一个“理想男孩”，从早到晚忙于这件事。他们带来男孩，但巴巴总是一如既往地先给他们新衣服和帕萨德，再送他们回去。这是他的内在工作，唯有神圣意识者明白它对青年人的重大意义。同时，卡卡和埃瑞奇在当地寻找玛司特，让巴巴联系。

女子们会随巴巴散步，偶尔看电影或戏剧。23日，巴巴、女子们和卡卡前往尼兰简布尔。次日埃瑞奇跟随，彭度和阿迪被派往拉合尔，查找可能被拜度漏掉的玛司特。拜度得令回尼兰简布尔。

有一年多的时间，巴查麦·达达禅吉一直同乳腺癌搏斗，但日趋衰弱。通过普纳的帕帕·杰萨瓦拉给巴巴发来电报，汇报她的恶化病情。巴巴回电：“我的意愿实现。”巴查麦去世前四天，看见美妙的景象，看到巴巴和她坐一起，有时站在她旁边。她告诉家人：“巴巴来了，谁都不要进屋。把门都关上。”去世前一天，她开始大声喊叫他的名。1946年10月1日，巴查麦临终前一小时，纳罗吉拿来巴巴的照片。她凝视着，开始不断念他的名，安祥地走了。

1946年9月29日星期天，巴巴、埃瑞奇、卡卡和拜度，离开西姆拉到达拉合尔，与彭度、阿迪会合。然后他们乘三等列车前往海得拉巴。凌晨到达，因彻夜不舒适旅程而筋疲力尽。尽管如此，当天巴巴联系了7个玛司特，包括高级精意识玛司特辛达·瓦隶。玛司特过去35年住在一座古堡。他在那里有间小屋，周围有一大群宠狗、猫和鸟。玛司特显得年轻力壮，但据说已上年纪。

巴巴联系的另一个不寻常的精意识玛司特是戈库·阿南达，据说有130岁。老玛司特是盲人，居所是睿希山隘上的一间小屋。戈库受当地人的尊敬和照料，房子是他们为他造的。

另一位远远超过 100 岁的玛司特是阿马德·阿里·夏。过去 15 年来，这位高级玛司特就躺在海得拉巴一座古堡外的一张床上。巴巴还联系了玛玛·玛司特，一个爱吸烟的老人。

9 月 30 日还联系了另一个高级玛司特，朱马·玛司特。巴巴评论，朱马是他工作需要的那类玛司特。朱马年纪也很老，据说近 100 岁。深受海得拉巴市政府一位高官的尊敬，他让玛司特住在他家的花园房。之前很多年，玛司特四季露天坐在印度河的岸边。

辟尔·夏·赛义德是位心层面的高级玛司特，巴巴说他是“海得拉巴最好的”。辟尔·夏大约 80 岁，除了腰布，全身赤裸，须发皆被散沫花染成橘红色。这位老圣人深受海得拉巴人的崇敬。

次日，1946 年 10 月 1 日上午，巴巴联系所见过的最胖的玛司特。他叫拉尔·赛因，至少有 500 磅，总坐在人行道上，对面是一家餐馆（想必后者经常供他饭食！）。这个玛司特胖得坐着睡觉，因身躯庞大无法躺下，也不能站起来走路。尽管他体形奇特庞大，但巴巴说他是好玛司特。

彭度和阿迪已于前一天下午乘火车离开海得拉巴，前往塞赫万。1 日，巴巴、埃瑞奇、拜度和卡卡也乘晨间列车前往塞赫万。抵达后，巴巴对纳迪尔·阿里·夏工作，他是个高级行者，与生活在几世纪前的库特博——马克杜姆·阿里·拉尔·夏巴兹——有连结。据说纳迪尔曾在丛林中一个坑里，一动不动站了两年，仅靠流质维生。过去 12 年来，纳迪尔仅靠牛奶、水和苏打水生活。他住在库特博的陵墓边，尽责地护持墓地洁净完好。

巴巴还联系一个第五层面的玛司特，努尔·阿里·夏·帕坦。他在塞赫万很有名，是个好玛司特，但很脏，拿着一捆破床单。巴巴不得不等待八小时，从下午 2 点到当夜 10 点，才能对他工作，因为日间玛司特被信徒围着，无法私下联系。下午天气酷热，镇上很难找到洁净饮用水。不过，只要关系到玛司特工作，就没什么身体痛苦能挡住巴巴，在他耐心等待且忍受口渴数小时后，人群散去，他终于能独自对圣人玛司特工作。

午夜，巴巴、卡卡和埃瑞奇，在火车站与彭度、阿迪会合。他们乘夜车去苏库尔，次日抵达，入住一家小旅店。匆匆吃过早餐，出发进行更多的玛司特联系。拜度已来过所有的地方，知道去哪儿联系。

1946年10月2日，巴巴在苏库尔联系了夸兹·萨赫伯。这个高级玛司特来自阿富汗，很少离开他已占据十多年的座位。但是巴巴一走近，他就开始换地方，直到巴巴最终在附近校园“堵”住他。

当天，巴巴还乘舟渡过印度河，在塞得贝拉岛对斯瓦米·哈瑞·罗摩工作。哈瑞·罗摩是位心意识高级行者，有间埃舍和一批弟子在他面前唱阿提和巴赞。

3日，巴巴在苏库尔附近的罗赫里，联系了5个玛司特。其中一个叫“拜·乔沃”，也许是巴巴联系过的最脏的玛司特。臭得难以置信。常人没谁会在他的房间待上五秒钟，造物之主却在玛司特身边坐了十分钟。

在罗赫里的最不寻常联系，是伟大的圣人玛司特，大师纳穆拉姆吉，巴巴说他处于第六与第七层面之间。圣人面部特征酷似“恰恰”（阿杰梅尔的伟大玛居卜），据说他已近百岁。纳穆拉姆吉在整个地区闻名遐迩，罗赫里到处都是印有他像片的告示牌，指引外乡人上哪儿找他。纳穆拉姆吉是贾拉里型的玛司特圣人，脾气暴烈，人们极怕他也极崇敬他。

对这些和别的玛司特做完工作，巴巴向旁遮普进发，4日夜抵达木尔坦。虽已很晚，巴巴仍联系4个玛司特。最重要者是赫兹拉·夏德鲁丁·夏，一位心意识高级行者，木尔坦公认的长老，大约100岁。夏德鲁丁·夏是从前一位圣人的传人，住在圣人的陵墓边。每天安排在陵墓给穷人施食。这位圣者仅以流质维生。

在木尔坦，巴巴还联系了精意识玛司特：丘普·夏、塔帕斯韦·普兰·达斯和达塔·法吉尔。联系之后，巴巴回旅馆。

1946年10月5日星期六，巴巴和随行的五位满德里，从木尔坦出发，前往莱亚普尔。巴巴在离火车站不远处，一个满是垃圾的房间，联系了一个叫普拉姆·禅德的锡克教玛司特。

另一名玛司特，法吉尔·禅德，白天在城里流浪，夜间睡马路，看到巴巴，企图躲避联系。但巴巴冒高温追逐之后，终于逮住他，对联系满意。

有个无名的基督徒玛司特圣人，住在附近戈文德普尔的坟场。巴巴去坟场联系他，可他一看见巴巴和弟子走来，就躺下装睡。一位侍者推搡他，试图把他弄醒，但圣人继续装睡。巴巴离开，又两次回来联系他，但每次他都故伎重演。他的跟随者说，就在巴巴到来前圣人大醒。巴巴对满德里表示：“为了我的工作，有必要让他睁一会儿眼；否则没法联系。”圣人闭眼不睁，巴巴只好离去，未强迫他违愿“醒来”。他是印度的罕见基督教圣人之一。

当晚近7点，他们离开莱亚普尔去胡沙布，半夜后到达，在旅馆休息几小时。早上，巴巴和男子乘巴士去28英里外的佩尔村。有个叫赛·法扎尔的高级玛司特，已很老，近乎赤裸，在山顶小屋住了40多年。巴巴徒步攀登近两英里的崎岖山坡去见他。赛·法扎尔是位令人难忘的圣人，同样受到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尊敬。

返回胡沙布，午餐并略作休息后，他们租了两辆马车，前往七英里外的贾拉勒布尔。颠簸不平的路是填有沙石的车辙。马车至少五六次陷进泥泞。马匹筋疲力尽。最后他们只好下车，步行两英里，去见被称作卡西姆·阿里的玛司特。

1946年10月7日星期一，巴巴凌晨2点早早起床。乘早晨4点的火车离开库沙布，他们于下午2点抵达拉合尔。次日早晨继续前进，午夜抵达珀丁达。继续行进，9日到达比卡内。从珀丁达到比卡内的14小时行程，乘缓慢行驶的列车穿越沙漠，对男子们是一场真正的耐力考验。他们没水洗漱，偶尔在车站喝到一点苦咸水；像样的食物同样难得。巴巴被他们的倦怠愁容给逗乐了。

10月10日，巴巴在比卡内对9个玛司特工作，评论说：“几个稍微高级，几个一般，不过对全部9个玛司特做的工作，相当于联系一个高级的好玛司特。”这九个玛司特处于不同的精层面。

巴巴乘晚间列车离开比卡内，次日清晨抵达那拉延普拉小站。巴巴希望去四英里外的米特里村，联系老圣人拉克希曼·达斯。为穿越沙漠，巴巴准许满德里租骆驼骑。巴巴本人骑了一会儿，感到难受，就下来。看见巴巴步行，男子们不忍自己骑，他却步行，可巴巴示意他们别下骆驼，他们别无选择，只好服从他的愿望。

拉克希曼·达斯已在一座小庙住了 50 年。他 90 岁，容颜白皙光亮。巴巴走近，老圣人流了泪。场面美好感人。满德里向老圣人鞠躬，他热忱欢迎巴巴，伸手请他进庙。满德里遵令留守外面，巴巴和圣人单独坐在庙里。联系不错，他们下午返回那拉延普拉车站，乘夜车去珀勒德布尔。

12 日上午到达，这时才得知，他们来见的圣人辟尔·法扎尔·夏到科塔尔去了。巴巴决定把行李留在车站，乘火车前往科塔尔，当晚 8 点 40 分到达。立即去圣人住处。

辟尔·法扎尔，是一位高级的心意识撒里克，据说已有 117 岁；看上去却不寻常地强健。他热情接待巴巴和弟子，搬椅子给巴巴坐。并且开始喃喃自语，似乎为了掩饰在美赫巴巴身边的激动情感。过了会儿，巴巴和圣人到隔壁房间单独坐。法扎尔·夏开始哭泣，对巴巴深情地说：

“您来之前，没人像您这样深触我心。

您是第一位以神爱之箭刺穿我心者！”

法扎尔·夏还进而宣告：“您有能力毁灭并淹没世界；没人完全知道您的伟大程度。你是时代的灵性权威！我若死去，愿再生为人亲近您！”接着恳求巴巴，一回家就给他写信，并且令弟子在纸上写好地址，他递给巴巴。

当晚巴巴和满德里离开科塔尔，于 10 月 13 日星期天凌晨抵达马图拉。他们在车站月台睡了两小时，然后乘火车前往卡斯甘吉。从那儿租一辆出租车，驱车 19 英里到埃达。巴巴联系了两个玛司特，一个叫南嘎巴巴。赤身裸体，对普通食物毫无兴趣，却爱嚼烟。很难找到他，因他在整个地区四处游逛，但最后联系到他，巴巴很开心。

埃达的另一个玛司特，夏·萨赫伯，曾被汽车撞了。但他拒绝治疗腿伤，现已感染生蛆。巴巴联系他时，玛司特用脏布当绷带包扎伤口。他坐简易丝床上，照料他的穆斯林挂了张床单，以便巴巴隐蔽联系他。

夜间回到卡斯甘吉，巴巴、卡卡、大阿迪、埃瑞奇、彭度和拜度试图在站台睡会儿，可实在太吵，于是他们乘凌晨2点的火车前往马图拉。14日上午抵达马图拉，巴巴同第六层面的玛司特圣人因纳雅图拉交流，巴巴之前曾联系过他两次，他是该地的灵性掌管者。

巴巴还同卜罗曼南迪吉交流，11个月前也对他工作过。卜罗曼南迪吉是第五层面的玛司特，住在一家客栈附近的亚穆纳河畔。这个现年35岁的玛司特一度是博学的梵学家（吠陀经学者），过着时尚生活，但他被神征服，舍弃世间地位。如今他住在河边一间破旧畜棚，坐在污秽中。这次当卜罗曼南迪吉看见巴巴，发生了非凡之事。他狂喜地喊道：

“看！忠爱是怎样把主奎师那

吸引到我身边！

至师来了！

至师来了！”

仿佛为支持其宣称，他从座位底下取出一本书——查尔斯·坡德穆著的《至师》！他怎样得到此书的，仍是个谜。书整洁干净，就像新买的一般。卜罗曼南迪吉把书翻到有美赫巴巴照片那页，让在场者观看。看到在这样脏的住所，书竟保存完好，一尘不染，满德里不无惊叹。

离开卜罗曼南迪吉，拜度去和阿兹穆·坎预约。玛司特说：“你的祈祷已被接受。”

“我大哥想见你。”拜度说。

“不对，”玛司特回应，“他是我父亲；他不该来的。我怎能请他来这儿？”然而巴巴来了，玛司特一看见，就对他呼道：

“您是安拉！您带来造物界！

每一千年，您下来一次

视察您创造的游戏。”

有几分钟，巴巴凝视着他，微笑。目光接触已足矣，工作完成。

这次与阿兹穆·坎的联系结束了玛司特旅行，10月18日，巴巴带卡卡返回尼兰简布尔。大阿迪回阿美纳伽，彭度和拜度到美拉巴德，埃瑞奇去普纳。离开前巴巴指示埃瑞奇在马哈巴里什沃找房子。

1946年11月2日星期天，拜度带玛司特阿里·夏回到尼兰简布尔，随后三天巴巴对他工作。5日阿里·夏由拜度送回阿美纳伽，卡卡被派往孟买。

同一天，巴巴给七个曾是中产阶级的穷人每人50卢比。其中有位老穆斯林，感激涕零，向神道谢，好像被救出漫长苦难。

11月7日，巴巴为七个疯人洗澡喂食。这期间，尼鲁被派往孟买，10月27日返回。

1946年11月24日星期天，美赫巴巴指示九位亲密弟子，到印度不同地区找一位玛司特或圣人。这九人是：

巴巴达斯——奥里萨，比哈尔或孟加拉

拜度——古吉拉特

卡卡·巴瑞亚——孟买

卡克·萨赫伯——海得拉巴（安得拉邦）

潘多巴——巴尔西，绍拉布尔，比加普尔或本特尔布尔

帕帕·杰萨瓦拉——普纳

坡帕里·普里得——那格浦尔

萨达希乌·帕特尔——萨塔拉或戈尔哈布尔

维布提——米勒杰至胡布里

巴巴对九人具体说明了五点挑选要求，“如此做，你们将为我提供最重要的服务”：

1) 找一个真正的印度教或伊斯兰教圣人，不管他是瓦隶还是圣人，意识到或意识不到其身体，一个高级撒里克或一个玛司特-玛居卜，从12月15日起同我待40天。他必须是位真正的高级灵魂，不只是疯人。他必须在30岁以上，越老越好。

2) 不要对他提起我，美赫巴巴。

3) 必须告诉服侍他的人，这40天期间他会得到很好照料；绝对必要的话，可由一名随从陪同他。

4) 要于12月12日，不能早也不能迟，把他带到美拉巴德。

5) 你们的必要花销将由阿美纳伽的阿迪K·伊朗尼支付。

这期间，克基·纳拉瓦拉深爱巴巴，可他妻子芙芮妮没特别感情。她还没有达善巴巴，也不特别渴望。尽管如此，克基邀请巴巴到德拉敦他家吃饭。巴巴抱起才两月大的男婴饶希文，放在腿上爱抚亲吻他。芙芮妮看到巴巴这么待她儿子，信心油然而起，从此越燃越亮。自那以后，全家人都忠爱巴巴，为他的事业工作。（注：后来饶希文·纳拉瓦拉创办了美赫巴巴专刊《辉光》）

时而，巴巴会召克基·纳拉瓦拉、克基·德赛和另一个叫伯焦·索拉伯吉·恰恰的人，来尼兰简布尔。就像纳拉瓦拉，伯焦也在德拉敦的胜家缝纫机公司上班。虽然1942年他在纳拉瓦拉家居住时，通过他们听说到巴巴，这却是他的首次达善机会。有一次，伯焦来到尼兰简布尔，巴巴对他说，他让巴巴想起已故的哥哥嘉姆希德，长得很像。

珍·艾德尔已完成《阿瓦塔》一书的著述，1946年11月交付出版。珍和亚历山大·马尔基为了美赫巴巴的工作，在加利福尼亚的蒙特罗斯建立了一个叫“新生活基金会”的中心。一天珍接到巴巴指示，希望他们搬到离大城市驱车一两小时的地方。他们决定下午驱车去找地方。还邀请了来中心居住的一名女子同行。她叫阿格妮丝·拜伦。39岁的阿格妮丝对美赫巴巴没有兴趣，因为另一个灵性导师让她幻想破灭。她听说新生活基金会是个幽静处，可以写点东西，于是在那儿租了间房舍。珍把《阿瓦塔》

的手稿给她看，虽然她不喜欢珍的写作风格，却被对巴巴的描写吸引，问珍，“他是真的？”

阿格妮丝因没特别的事可做，于是随行。在中心还有一个女士，她有个小女孩，想让她送到奥亥的一所私立学校。他们驱车把女孩送过去。回来的路上，他们注意到山顶上的一处房地产，有很多树木。“我们上去看看，”他们说，“也许是巴巴的地方。”

他们开上山，来到一个大木门。“巴巴要派六位满德里来和我们一起生活，”珍说，“我们搬来需要很多房子。”阿格妮丝确信里面有更多房子，就跳进大门侦查。还有几座房子和一座全新的屋子，带有园林设计的花园，一个果园、葡萄园和玫瑰园。地产由一个当地农民照管，他不在。他们找到他的妻子，她告诉他们，地产属于玛库娜提夫人，是“拉尔夫”连锁杂货店的富有继承人。她正想卖掉房地产，但要价肯定很高。

珍、马尔基和阿格妮丝返回好莱坞，珍说，“打电话没用；我们买不起。”但在阿格妮丝的坚持下，他们打了电话。那位女士说，虽然她计划退休后到那里，但她和丈夫要离婚，地产得卖。“去和我的业务经理谈吧。”她说。

次日珍和马尔基去了。他们考虑到，若是卖掉新生活中心的 500 英亩地，就能买下这片仅 160 英亩的地产。他们也是这么做的。为美赫巴巴的事业买下房地产，命名为“美赫山”。

但不久后，马尔基和珍产生一些分歧，他搬回纽约。（珍·艾德尔和马克姆·希劳斯也已分居。）珍邀请阿格妮丝搬到奥亥陪她，阿格妮丝尽管尚未跟随美赫巴巴，却同意了。

在该地区居住的斯瓦米·尤迦南达，1946 年 11 月来此访问，待过几个小时。（注：尤迦南达是在美国建立中心的首批印度瑜伽师之一。1946 年出版了畅销书《一位瑜伽行者的自传》）他说：“此地是梦想中的东方天堂。在这里一个人不必专注，就能听到噢姆音。”

美赫巴巴在加利福尼亚、纽约

及默土海滨的爱者，

热切等待着那一刻，
届时无声之音将亲自造访美国的中心——
他曾暗示会发生在不久的将来。
这是痛苦的期待。

马哈巴里什沃闭关

埃瑞奇已在马哈巴里什沃租下阿伽·汗的别墅。1946年11月30日星期六，巴巴在“闭关处”停留七个多月后，率男女满德里乘火车离开尼兰简布尔。当晚抵达德里，巴巴同十名女子到克基·德赛家用晚餐。男子留在车站。因为有100件左右行李，萨若希的卡车在曼马德等候。他们直接开往马哈巴里什沃，于12月2日晚到达。随行还有一个新成员：一只苏格兰小猎犬，是巴巴在尼兰简布尔为女子买来的，并给它取名“爆竹”。

阿伽·汗的宫殿（佛罗伦萨庄园）很大，有个宽敞院子和马厩，很合巴巴的意，因为他想在马哈巴里什沃建立玛司特埃舍。这也是他叫九个工作者从印度各地带玛司特来的原因。埃瑞奇在马哈巴里什沃同巴巴和满德里会合。工作开始，将马厩改成玛司特酒肆！清扫后用竹席隔成40个小室。每个房间都提供有肥皂、盘、杯、卡夫尼和器皿，都是韦希奴为巴巴的玛司特工作买来的。巴巴为玛司特埃舍和女子的住宿作了周密安排。

1946年12月7日星期天，巴巴到美拉巴德视察，接玛司特。那天，阿美纳伽的爱者卡卡·钦乔卡、萨达家族、鲁斯特姆·卡卡、巴吉拉施等到美拉巴德看他。同他们议事时，巴巴预言：“全印度将发生变革，包括阿美纳伽。随着我的显现时刻临近，国家面貌将会改变。”

巴巴在美拉巴德逗留五天，对玛司特穆罕默德和阿里·夏工作。11日嘉尔·科罗瓦拉来了两天见巴巴。13日巴巴给每个满德里指示后，返回马哈巴里什沃。

截至12月20日，玛司特埃舍万事俱全，但九个弟子还未能及时从全国找来玛司特。为完成工作，巴巴让人把邻近地区的玛司特带到马哈巴里什沃。同时还带来几个疯人，几个贫困的中层阶级老人。因此马哈巴里什沃埃舍分成玛司特、疯人和穷人三部分，各有6人。接下来40天，巴巴对他们工作。

日程表是：早上6点给埃舍成员喝茶。巴巴的工作从8点开始，有一个小时，给一些人洗澡，为另一些人理发、剃须、换干净衣服等等。然后巴巴同某个玛司特单独坐在房间。这期间，满德里必须尽量保证绝对安静。11点，巴巴亲自给埃舍成员盛午饭，他坐在矮凳上，将饭菜舀到他们的盘子里。起初三天召来阿里·夏，总是提早一小时让他单独吃饭。下午2点喝茶；5点至6点晚餐。

巴巴对玛司特的工作，一直让邓肯深受感动——巴巴日夜无私操劳，在最困难的条件下旅行，时常缺食少水，寻找这些伟大灵魂。1946年秋从英国返回后，邓肯开始思忖：“阿瓦塔降临史上，从未有这种工作的记载。这对东西方人都是全新的。巴巴在本时代所做的乃前所未有的，无与伦比。即使以往的阿瓦塔做过类似工作，历史也未曾记录。”（注：巴巴有一次提及：罗摩在14年流放期间，对丛林里的玛司特做过工作。）

在尼兰简布尔的一天，邓肯把这些想法告诉巴巴：“您对玛司特的工作这么重要，让人着迷，意义深远，却没有记录。若汇编成书，对后代会非常有用和有趣。”巴巴表示他会予以考虑。

两天后，巴巴来到邓肯、尼鲁和韦希奴休息的小屋。对邓肯说：“你对玛司特著作的提议极好。为什么你不写？”

邓肯没料到这个。“我？我不是作家的料。从未写过书。我不合适。”

巴巴让他放心：“你是写它的唯一合适人选。我会帮助你。”邓肯受到鼓励，《行道者》一书因而诞生。巴巴开始向他详述玛司特的各种类型，又总体上进行解释。邓肯勤奋专心，一丝不苟，同伴随巴巴寻找玛司特者合作。多年后，邓肯谈起此书：

“所以我就写了（《行道者》），目的只是试图忠实记录巴巴对玛司特及其他人的工作——也就是他的外部和可见工作。他的真正内在工作，他不会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告诉？”（注：出自1969年威廉·邓肯写给宝的信。）

巴巴的玛司特工作，构成他本次降临所做工作的最独特重要部分。通过联系玛司特，巴巴向世界表明，宇宙之主也是其真正爱者——神醉者——的奴隶。他让他们分担他的工作。

《行道者》记载的这些神醉男女的声明，
是对美赫巴巴阿瓦塔身份之事实的见证。

在马哈巴里什沃，玛司特埃舍运作的最初两周，拜度当总管，接着是卡卡和帕帕·杰萨瓦拉共同管理。有次拜度管理事务时，卡卡与他发生一起有趣的冲突。一天卡卡带来一个玛司特，未经拜度允许便拿了个麻袋，让玛司特舒服些。这件小事立刻引发俩人的激烈争吵。巴巴听到争执，叫他们过来，当着他人的面，问拜度吵什么。

“我是玛司特埃舍的总管，卡卡不问我，就拿了袋子。”拜度回答。

巴巴对卡卡打手势：“你为啥这么做？”

“它搁在那儿也没人用。”卡卡说。

拜度打断：“不是搁在那儿。是卡卡为他的玛司特偷的。他很关心自己的玛司特，却不管我的。”

“那是因为你的玛司特不是玛司特，而是疯子！”卡卡奚落。

“你的玛司特才是疯子！”拜度吼道，“你以为，这么多年，我还分不清玛司特和疯子？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我把你当成什么人？你也是个疯子！”

二人激烈争论起来，巴巴却给予鼓励，狡黠地向拜度眨眼，表示他对卡卡错。又向卡卡眨眼，示意他对拜度错。但最滑稽的部分是，唇枪舌战时，拜度的假牙老往外掉。他把它塞回口里，继续讨伐卡卡。这场面让巴巴大乐，当两人开始争论各自的玛司特在哪个层面时，巴巴忍俊不禁！

“我的玛司特全是第五第六层面的，”拜度嚷道，“你领来的只有神经病！”

“是吗？”卡卡反唇相讥，“我的玛司特在第六第七层面！像你这种没文化的伊朗尼野人怎能认识他们的价值？”

巴巴大笑不止，问道：“可你俩怎么知道你们的玛司特在哪个层面？”

两人一声不吭。巴巴严肃起来：“我有你们两位‘赛古鲁’在我身边，真是莫大荣幸。毕竟只有赛古鲁才知道玛司特在哪个层面！”

这也结束了卡卡和拜度的争执——至少在那天。他们的智斗很让巴巴开心，尤其当拜度的假牙要掉出，他啪地一下塞回去以免落下风的时刻。

以下是 1946 年 12 月至 1947 年 1 月间，马哈巴里什沃埃舍的真正玛司特的其中几个：

丹迪·布阿，来自瓦伊的第五层面的温和型玛司特，很像个孩子。

盘奇伽尼的夏·萨赫伯，突然对神疯狂，只是部分的玛司特。尽管如此，他似乎深感巴巴的重要身份，并体现在态度上。

埃尔的瓦苏德乌·斯瓦米，矮小的老瑜伽士，因秘术或瑜伽实践而跛足。之前巴巴联系过他。

卡比尔，狂野的精意识玛司特，住在古尔杜瓦迪（本特尔布尔附近）的印度教火葬场；其狂笑类似野兽嚎叫。是个令人生畏的人物。（七年前巴巴在美拉巴德对他工作过。）

巴拉默蒂的朱马，生来就是玛司特，25 岁，也属温和型。外貌像幽灵，因为他完全陶醉于神。

阿美纳伽的帕尔万，神癫的年轻人，性格很好，25 岁左右，体格特别健壮，故称帕尔万，意为“摔跤手”。

1947 年 1 月，也将阿里·夏带回埃舍，做了 10 天的紧张工作。他属于最纯的温和类型，巴巴在过去和将来通过他做了大量的灵性工作。

1 月的一天，埃瑞奇被派往伯尔村，把伯尔瓦拉巴巴带到埃舍。后者是穆斯林和心层面行者。埃瑞奇像平常那样，对瘦削的老玛司特说要带他去见他大哥，玛司特却不受糊弄，纠正说：“你不是带我去见你大哥，他是美赫巴巴！”

伯尔瓦拉巴巴还宣布：“美赫巴巴自身拥有整个宇宙，他是每一个人的大师，他在每一个弟子内里。他是这个世界，它上面的与下面的世界；

他在我内里，在每个人内里。他是圣中之圣；他是塔俱丁巴巴！他一眼能扫视整个印度大陆。”

带玛司特一到埃舍，埃瑞奇便把伯尔瓦拉巴巴说的话告诉巴巴。巴巴出于自己的原因，从不愿对认出他的玛司特工作，所以决定不见伯尔瓦拉，指示次日上午送他回伯尔。

1947年1月19日星期天，巴巴指令卡卡和埃瑞奇：“去找40个体弱或残疾、各有三四个儿女、经常断粮、朝不保夕的穷人领来。”为了给工作最后润色，巴巴指示要在四天内将他们带来。埃瑞奇和卡卡去一个又一个村，挑选召集这种人。23日巴巴单独联系每个人，私下为他们洗脚，顶礼他们，给每人15卢比和三块甜拉都。

后来巴巴对满德里解释：“这根本不是礼物或施舍。我联系他们，给他们帕萨德，是为了让这些人生得到灵性提升，来生会进入灵性道路。”

对玛司特、疯人和残疾者的工作结束后，1947年1月28日，巴巴解散马哈巴里什沃的玛司特埃舍，遣返几乎每一个玛司特或疯人。只有夏·萨赫伯留在马哈巴里什沃，因为他不愿走。

巴巴希望换一下环境，故令帕帕在附近的小度假区，萨维特里河畔的马哈德，安排住宿。巴巴带美婣、玛妮和另外几个女子去小住几日。帕帕已租下旅馆，有一天他为巴巴和女子做了羊肉炒饭，他们享受了一顿美餐（相比平常的白米饭和豆糊）。

他们返回马哈巴里什沃后，2月5日，萨若希从阿美纳伽来见巴巴。两天后，7日，巴巴在阿伽·汗的宫殿庭院中一间小屋“哈玛姆·卡纳农舍”闭关，持续21天。整个闭关期间，巴巴夜间不睡，叫伽尼医生给他读哈菲兹的诗。伽尼会夜晚开始读哈菲兹的格扎尔，凌晨4点结束，之后巴巴静静休息到6点。他每天仅吃一餐。闭关的最后一周，巴巴禁食，只饮果汁。

美赫巴巴喜爱哈菲兹的诗，因为，他说，“它揭示了灵性道路的秘密。”——无人能比。哈菲兹实际上没有写诗，而是即兴吟诵或歌唱。美赫巴巴熟悉的两首格扎尔，是哈菲兹在成道的当晚吟诵的：

赞美归于神，今夜我拥有何等财富；
因为今夜我的至爱突然来临。
目睹至爱容颜，我鞠躬顶礼；
仰赖神恩，今夜我幸福无比。
我不停的渴望获得这种结合，
今夜我收获那份渴望的报偿。
我的沉睡财富终于苏醒；
今夜是我人生最吉祥之夜。
我的血将在人间写下：“阿那尔哈克”——“我是真理”；
即便我像曼索尔那样被处死。
在他今夜拥有的狂喜中
哈菲兹发现已丢失自己。
这是哈菲兹在大师阿塔尔赐他证悟之后，吟诵的另一首诗：
昨夜天将欲晓时，
我被解除一切苦，
我被赐予长生水。
我从圣杯中啜饮，
被神性荣耀征服。
无上幸运的黎明，
何等吉祥的夜晚。
给予我神性权威的夜晚。
若我渴望实现，喜乐无边——
有何奇怪？那是大师的恩典。

做大师奴隶是多么神奇；
变成他足前的尘土，
被他提升到最高处。
从此，我在至爱镜中看见真我
——我自身的反映。
哈菲兹已证得神圣至爱，
欢庆！欢庆，再欢庆！

同时，阿里·夏又被带回马哈巴里什沃，巴巴在闭关中从2月19日至22日对他工作。有一次，阿里·夏站巴巴面前，宣告：“他将开言，他将开言！但他何时开言，我不知道！”

闭关结束后，巴巴遣克里希那·奈尔回南印度家中几个月。让查干接管他的守夜任务。

1947年3月初，巴巴致信诺芮娜和伊丽莎白，向美国爱者传达如下讯息：

目前世界日趋临近必须先于我沉默打破的大剧变。该剧变将给人类造成大苦难，但这种苦难本身也会给人类带来深刻变化，为随之而来的重要新阶段扫清道路。

由于印度不断改变的框架，我必须经历一些闭关时期，走访全印度做密集的灵性工作。为此，我决定把访美时间推迟到1948年，并把诺芮娜和伊丽莎白召到印度，详细讨论我1948年的来访计划。我知道，你们很多人多年没见我，是怎样耐心地等待重逢，我还知道有很多爱者热切盼望首次见我。

我希望每一个亲爱者，都坚毅耐心地忍受额外的分离时期，不顾失望，把当前的工作和信心坚持下去，直到我来。你们一定要放心，我会来的。你们还要永远记住，虽然你们暂时与我身体分离，但我真正而无限的“在”永远和你们一起。

闭关后几天，1947年3月6日星期四，巴巴带美婣、玛妮、美茹和吉蒂，前往海滨小镇文古尔拉。邓肯开车，他们在文古尔拉的旅馆住了四天。随行还有韦希奴。巴巴允许女子上午到海里洗浴，他从海滩上守望。晚上他们沿海滩散步，捡漂亮的贝壳。一天，邓肯在沙滩上精心雕塑了巴巴的面容，巴巴领女子们来欣赏。

3月8日，巴巴由邓肯驱车，去联系玛司特。其中有个叫拉拉的第五层面高级玛司特，住在一间破旧小屋。老圣者衣衫褴褛，拿着一只长棍。对他工作后，巴巴返回，次日驱车回去看玛司特，带他乘车兜风。玛司特很喜欢，孩子般兴高采烈。巴巴对联系满意。

11日巴巴离开文古尔拉，前往贝尔高姆，在旅馆住了两天。在贝尔高姆，他还带邓肯去联系玛司特，找到两个，对他们做内在工作。

3月13日，巴巴行至普纳，住在宾德拉屋。次日上午，埃瑞奇驱车送他和女子去美拉巴德。巴巴在此逗留六天，在山上过夜，白天下来工作。这一次，巴巴指示彭度为宠狗“吉皮”的墓立碑，并为娜丁·托尔斯泰定制墓碑。同所有受令在美拉巴德和阿美纳伽居住的男女会面后，巴巴于3月20日星期四，由萨若希驱车返回马哈巴里什沃，重续对身边男女满德里的工作。

马德拉斯达善

1947年2月初，巴巴终于答应马德拉斯爱者的不断恳求与热望，同意到马德拉斯几天施达善。从1934年起，巴巴已有13年没到那里施达善。

1947年4月1日星期二上午，巴巴和满德里乘轿车离开马哈巴里什沃。到了普纳，乘上下午5点半的马德拉斯特快列车。随行有顾麦和15名男子：大阿迪、拜度、邓肯、埃瑞奇、伽尼、古斯塔吉、弟弟佳尔、卡卡·巴瑞亚、卡克·萨赫伯、美赫吉·卡卡里亚、纳瑞曼·达达禅吉、帕帕、彭度、拉姆玖和希度。保·纳图在古尔杜瓦迪，伽德卡和利姆卡在绍拉布尔加入。

4月2日夜，巴巴一行到达马德拉斯。被接到艾扬伽家。他家位于赛达佩特的婆罗门街27号，叫做“美赫博梵”。巴巴一行将住在这里，房子对面已搭起大帐篷，用于达善活动。

第一天同艾扬伽家人和其他亲密爱者度过，比如协助安排的穆达利亚·瓦迪韦鲁。其他人包括孟买的马内克·梅塔，他带了近40个念颂团成员（主要是女子）来，还有美赫拜·莫钦特和女儿荷麦，特米纳·乌姆瑞伽和迪娜·塔拉提。德希穆克博士、嘉尔·科罗瓦拉、潘克拉吉、B·B·卡普瑟和纳纳·科尔从那格浦尔来。道拉·辛从克什米尔来。弥奴·卡拉斯携表兄弟阿迪·P·杜巴希从卡拉奇来，这是阿迪首次见巴巴。

巴巴向聚会者授述如下讯息：

从各种类型的——身体的、精神的、社会的、政治的和道德的——束缚中解放人类，迟早是可能的。但把人类从理性自足、理想或宗教传承等自我强加的枷锁中拯救出来，却相当不同；尝试的话，这个任务近乎超人。

中世纪的奴隶制已经够糟，我们这个工业时代的不负责奴役则更糟。从此类的身体和经济奴役中解放人类，是相对容易的事。然而，最残酷和毁灭性的奴役形式，乃是垄断真理的理性偏见。

正是这类人，掌握世间暂时权力时，加速了辛勤建设的文明的衰落，或有活力宗教的瓦解。

智力可以说是人的天赋能力。必须成为人才有智力，但无论多么敏锐，它永远只是迈向智慧、灵感、觉照、真知和超越这一切的真理证悟的踏脚石。

老是在踏脚石上玩耍，无论它多光多滑，无异于死坐在闲置的囤积钱财上。

如同别的事物，智力可被利用，也可被误用或滥用。智能越高深，辨别本与末、益与害、进与退的责任也越大。

愿你们成功超越认识的局限，跨入无所不知、不见、不闻，可以说一切自明的真知领域。

我祝福所有的人。

4月3日晚，很多人聚集在美赫博梵达善巴巴。两名满德里在门口站岗，指示人们不可触摸巴巴的脚或向他顶礼，只是从远处合掌达善几秒钟，不提问就离开。将花环和别的奉献放在地上。由于这是多年来巴巴首次施达善，人们自然非常激动。

巴巴达斯和维布提提前来马德拉斯做宣传；可巴巴抵达马德拉斯时，维布提不见了。巴巴达斯和维布提之间又发生激烈争吵，维布提走了。

巴巴对集会授予如下讯息：

当今世界尤其是印度，出了什么问题？此类及相关问题，势必困扰有思想者，可答案却不十分诚实直接。所给的诊断和采用的治疗，都失之偏颇片面；整个形势不可救药地模糊不定。

关键在于对“宗教”这个古老词汇的正确认识与重新阐释。西方几乎没有宗教，但凡我们所闻，皆从属于政治，充其量是物质生活的侍女。

东方则受宗教过量之苦，因此拼命追求物质解药。宗教在西方等于科学进步，其表现是毁灭性的。在东方，尤其在印度，宗

教没有在人间建立天国，反而打着粗劣仪式和僵死教条的幌子转入地下。

这种地下宗教非但没有孕育和平与富足的种子，反而试图宣传地方自治主义、狂热主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些主义现已成为领导力与伟大、苦难与神圣的代名词。总之，宗教作为一种活力已陈腐过时！当今的紧迫需要，复兴宗教，是把它从狭隘阴暗的隐蔽处挖出，让人类精神重现原始光辉。

世界上最实际的事情就是保持灵性态度。这无需特定的时间、地点或环境。不必牵涉日常生活之外的东西。也从不会过迟或过早。这只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正确地对待持久的价值、变化的环境、可避免之事，对不可避免之事的意识……

灵性既不局限于，也不受制于任何人、事、时间或地点。它涵盖一切时间的一切生活，却又能通过无束无限的无私服务和纯爱轻易获得。该灵性大潮即将席卷全世界。我祝福所有的人。

在逗留马德拉斯期间，巴巴虽未会见公众，却接见了亲密爱者。一个是那格浦尔的纳纳·科尔。1945年，在阿美纳伽，达玛尼亚同杰萨瓦拉的婚礼上，纳纳·科尔向巴巴问起自己的婚事，巴巴说两年后会指示他。这次在马德拉斯，巴巴重提话题，让纳纳放心，“你若想结婚，就结。我给你许可和祝福。”

“我照您说的做。”纳纳答。

“你跟人有过性行为吗？”巴巴问。

“没有！”纳纳回答。

“那你为何不和我结婚？”巴巴建议，“你若产生性欲念头，别担心；但不要把念头付诸行动。”虽然纳纳的父母殷切期望他成家，但他终生未婚，献身对巴巴的服务。

这一次，巴巴当着马内克·梅塔的孟买念颂团的面，对他大加赞扬。从孟买来的，还有三四个早期爱者。其中之一，荷麦·莫钦特，暗想：“巴巴为啥这么称赞马内克？他蓄长发，自以为是个古鲁，想做啥就做啥！”

后来荷麦得到了答案。事实上，马内克的团体中有一些真诚的求道者，为让他们品尝大师的美酒，有必要把他们诱进酒店。为吸引他们，巴巴才赞扬马内克；这让荷麦终于认识到巴巴工作的深层涵义。

马德拉斯活动期间，数千人列队走到巴巴面前达善。3日晚上，一名男子达善后正要走开，巴巴中断达善，叫他回来，对他拼出：“我认识你。”但当地爱者没人认识这位先生。

次日上午，巴巴带几位满德里出去兜风。他像个城里的长期居民，给司机指路。几分钟后，他们来到一座房子前，巴巴叫停车。他下了车，走到二层楼，敲门。没人答应。巴巴令满德里把门推开。

巴巴进屋。他们看见头天达善活动时巴巴叫回来的那个男子。房间是他的祈祷室。墙上挂着罗摩、奎师那、佛陀和以往别的阿瓦塔及圣人的像片。室内只有一把椅子，巴巴直接走过去坐下。那人起身走向巴巴，抽泣着将头放在他脚上。目睹此景，满德里很是惊愕。

男子平静下来，讲了不寻常的故事。多年来，他把这个房间用作礼拜处。他笃信，倘若阿瓦塔在本时代再次采用形体，他会来这里，坐在他祈祷室的这把椅子上。美赫巴巴到来之前，还未曾有人坐过。现在他确知美赫巴巴是谁。

巴巴慈悲地看着那人，打手势：“提个要求。”

那人回答：“我要香提（永恒和平）。”

“除香提外，什么都行。”巴巴拼出。

那人重复：“香提。”

巴巴再次告诫，别要这个，可那人摇头，重申要求。他把头放在巴巴的脚上，伤心哭泣。巴巴将手放他头上，赐予他香提。他的灵魂找到安宁，将一生奉献给巴巴。

后来，1947年4月4日星期五（耶稣受难日）下午，巴巴访问了几个爱者的家。对一批贱民和劳工，巴巴授予如下讯息。很多世纪以来，贱民深受上层种姓和统治者的欺压。

现今还认为出身和职业是人与人之间必然的差别基础，乃是坚持活在过去，对当前死去。身心的清洁，也就是实际灵性，从不是也不会是任何一个阶层或教派的垄断。而应被每个人所渴望，被任何人所获得——无论男女。

要在周围的升级反对面前保持这种纯洁，导致痛苦。地球上任何国家或人民的灵性地位，同其承受痛苦的潜力直接成正比。受苦应当明智而深远。当一个国家或人民培养出灵性观点和生活方式时，就会自动提高受苦的能力。印度首要是一个灵性国度。但表面上的差异一时蒙蔽了其终极命运。

自私加上人口，导致战争、剥削、迫害与贫困。无私加上人口，带来和平与繁荣。对于打着政治、经济、物质主义、地方自治主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幌子，风靡当今世界的所有现代潮流，都要用自私或无私的标准加以判断。

无论你受宗教迫害还是政治压迫，受经济剥削还是工业压榨，所导致的受苦应该决定你的灵性权利和地位。人为的差别，就像其它人为的事物，都会随时代变化而瞬息改变。一场大改变迫在眉睫。权利必须恢复，也定会恢复；但也必须肩负责任。

生为人的确伟大；以仁待人则远为伟大。

对所有感到受压迫、压抑和迫害者，不论其出生和信仰标签，致以我的祝福！

当天下午访问不同亲密爱者的家之后，巴巴前往由拉克希米·艾扬伽的女儿拉克希米管理的迷途少女收容所，在那里拉克希米为巴巴戴上两只镶金的漂亮花环。巴巴之后到另一家访问，那里举行了他的阿提。

在马德拉斯达善活动期间，巴巴要邓肯写一篇活动记述，寄给英国的威尔和玛丽·白克特。巴巴坐椅子上听阿提时，用手捻起一小缕棉线，递给邓肯，叫他装入信封，寄给自己纺纱织布的玛丽，并指示她把棉线握在手里，之后放在安全处，不要用它。

五分钟后，有人给巴巴戴上一只檀香木片花环，他把这个也交给邓肯，连同拉克希米·艾扬伽献的两个镶金花环，叫他都寄给威尔和玛丽。邓肯做了描述，包好棉线，还用精致的包裹小心包装花环，寄给白克特夫妇。对虔诚的威尔和玛丽，棉线和花环是巴巴对他们的爱讯，他们每天祈祷时亲吻它们。

通过把这些私人珍宝寄给威尔和玛丽，
象征性地把他们永远戴在他的脖子上，
巴巴送去无限珍宝，
让他们活在他的爱里，直到最后一息。

收到这份帕萨德后，威尔和玛丽分别致信巴巴，表达感激与喜悦。浸泪的信倾诉他们对至爱的爱，这唯有大师懂得。（注：几年后，1952年，拉诺给巴巴读白克特夫妇的信，听完每一封信，巴巴说，“我品尝到真爱。”1947年寄给白克特夫妇的花环，其中一只现在存放在默土海滨美赫中心。）

在马德拉斯时，巴巴早晨5点半起床，6点半吃早饭：茶、奶油和面包，8点至10点半施达善。稍作休息后，11点用简单的午饭：豆糊、米饭和两个蔬菜，下午2点半喝茶。3点至5点半接着施达善，6点晚饭。晚上7点至9点，会见亲密爱者和信徒。就这样，几天时间他片刻不停地向数千人赐予祝福和爱。

S·M·法索为巴巴安排访问当地一所高中。针对那些学生、当地艺术家、社会工作者及马德拉斯公共机构的有关人员，巴巴对在场者授述如下讯息：

识字不是教育，教育不是文化——这些加起来不代表真知，
后者自成一格，没有附带因素。

文盲愚昧容易受人利用。识字也会成为剥削者手中的驯服工具。缺乏文化的教育具有毁灭性，虽然貌似进步。

由于各种类型和阶层的人都用文化来炫耀其政治和物质强大，文化成为一种模糊不定的东西。然而，真正的文化乃是将灵性价值融入生活的结果。

因此，印度的学界，在道德和精神进化的同时，必须注重内在灵性文化的发展。它一旦得到发展，会给各行各业——教育、技术、产业、社会、道德和政治——注入生命与美，带来有机统一。这可以说是一个国家或个人的最高品质。

血肉之人皆平等，这毫无疑问；但却没有两人同样。同一个太阳普照世界，阳光却非处处一样。天下众生有着同样的希望和恐惧，然而当前却彼此对立。

形势日趋黑暗；这本身应该让有思想的人加紧准备，接受光的突然爆发，它将迅速驱散一切黑暗。反射镜越洁净，反射就越明亮。

对神的爱，对同类的爱，对服务的爱，对牺牲的爱——总之，任何类型和形式的爱——是现存的最佳“给取”。终极上，也是爱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消除人类不平等，又不扰乱人类的先天多样性。

抱着最好的希望，绝对胜于最糟的担心。时间由黑夜也由白昼构成。在不可避免的动荡中，世界迅速地再度走向曙光。

我祝福所有的人。

1947年4月4日，马德拉斯的一名律师，43岁的A·C·S·查瑞也来见巴巴。1932年查瑞曾在纳西科见过巴巴一面，当时巴巴给他一大杯热牛奶作为帕萨德。次日，查瑞去见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后者随意问他：“今天你喝热牛奶了？”多年后查瑞才认识到马哈拉吉与巴巴的密切联系，想起马哈拉吉的“天真”随意询问。15年后，在这次马德拉斯聚会上，查瑞请求巴巴祝福他，更好地做他的工作。巴巴在字母板上拼写道：“努力克服淫欲和贪婪。”

来美赫博梵参加达善的人群中，有个高大健壮的男子。他走近来达善巴巴，巴巴格外慈爱地对他微笑。男子什么要求都没提，巴巴也没对他说什么。然而巴巴的微笑将他终生俘虏，向他揭示了通向自由之路。他就是57岁的托塔·达纳帕希·劳·奈杜医生，最终将巴巴的名传遍南部安得拉邦的人。1941年12月，奈杜医生读坡德穆的著作《至师》，首次知道了巴巴，六年以来一直期待拜见巴巴。达善后，奈杜医生开始在安得拉传播巴巴的讯息，结果是许多工作者踊跃分担大师的事业。巴巴的笑焰燃遍安得拉，使它成为印度——也许全世界——爱者信徒最多的地方。

大师的微笑背后拥有何等力量！

他的纯洁微笑甜美无比，

却也包含着可怕的火焰，

在撒播喜乐的同时，

也在制造终生痛苦——见神的渴望！

4月4日，马德拉斯达善最后一天，巴巴叫来弥奴·卡拉斯和阿迪·杜巴希。他们白天参加活动，夜里睡在神智学会。巴巴令他们当夜睡在男满德里宿舍。他们激动万分地听从了。巴巴用一楼的小房间，满德里住隔壁大房间。弥奴和阿迪同男子睡地板，次日随巴巴乘火车去孟买。

1947年4月5日星期六，巴巴在出发之前，向马德拉斯信徒授述如下告别讯息：

对马德拉斯和附近的弟子和爱者，我给他们的讯息可恰切地浓缩成一个无上甜美的词：爱。

你们都知道，爱在行动上积极，效果上感染。唯有灵性上清醒觉悟者，才能明显感受或体验自古名言“爱生爱”的真义，但它却被传教士和道学家廉价兜售。

在当今世界，尤其在印度，已相当时兴宣讲“爱”这个神圣的词——难掩动机意图的托辞。而当大爱化身道出该词时，却有天渊之别。它立刻焕发生命，灵性和积极的行动。

爱意味着让自己受苦受痛和让他人快乐。对给予者，是无怨无恨的受苦。对接受者，是不求回报的祝福。

我永远与你们同在；尽管如此，这几天你们和我在一起，我还是很高兴。你们也许感到我要走了，但决不会发现我已经离开。对于你们，要抓住我不放——现在乃至永远。而我这方面，我和我的爱永远不会离开你们——无论现在或是未来。

愿你们日益深刻地意识到它。我祝福你们每个人。

接着巴巴乘火车，离开马德拉斯前往普纳。过去两天里，他给 12000 至 15000 人施了达善。

美赫吉感到巴巴会照常乘三等车厢旅行，那总是人满为患，会使长途酷暑旅程特别难受。他问巴巴，他能否为巴巴和满德里预订一节干净、带空调的头等车厢，经再三劝说，巴巴让步。在凉爽的车厢里坐了一会儿，巴巴问埃瑞奇：“你不觉得这儿冷吗？我感到很冷。”满德里正享受难得的旅程，问巴巴希望什么。巴巴指示：“去叫列车长把空调温度调高点，否则你们都会感冒的。”

于是埃瑞奇去找列车长，可列车长答复：“这没办法。是自动的；不能手动调节温度。”

埃瑞奇回来报告巴巴，巴巴问：“他们就不能关掉？赶紧去叫他关了。”

埃瑞奇去了，列车长关掉空调。因为是空调车厢，密封，没有外部通风口、风扇或活动窗户。时值 4 月，酷热难熬。没有空调，车厢很快成了烤箱！

埃瑞奇难受极了，脱掉衣服。空气令人窒息，人人感到快要窒息。巴巴却相当舒适，似乎丝毫不受影响。

埃瑞奇想：“跟这个相比，三等车厢好多了。至少还通风。”

为了巴巴的舒适，美赫吉买了头等车票，随着“舒适”变成难以想象的难受，他后悔莫及。从此，再没人向巴巴提空调的事儿。

巴巴虽有许多富裕爱者，却没人能做点什么来减轻巴巴的不适。为了玛司特工作，巴巴总是日夜兼程乘三等车厢旅行，还冒着烈日或暴雨徒步跋涉数英里，常常满身尘土和泥沙。

但大师的玛司特工作是他最重要的工作，

这种不适是他的秘密喜悦；

随行的满德里有机会学习

如何在难受中享受舒适。

火车行驶期间，下午 2 点巴巴阐释了一小时。随着巴巴授述，佳尔弟弟读字母板：

神体验三种意识状态：忘记、无助与全能。

在忘记状态，意识不到其无限能力、极乐与存在的神，完全地和平安宁。可把该状态与人的酣眠状态相比。这是一种彻底遗忘状态。

在无助状态，意识不到其无限本性的神，体验到无助。他担心烦恼。不得安宁。极度的焦虑和灾难让他试图忘记。他甚至诉诸于酒精。为什么？他想忘记自己。首次遗忘体验的结果是，在目前的无助状态，遗忘成了他的第二天性。

一个正常人如果一个月不睡，要么会发疯，要么会出现严重神经崩溃。所以人试图通过睡眠来恢复遗忘状态。但他睡眠时不是有意识地，而是无意识地忘记自己。

无助状态与日俱增，当它变得无限地无助时，便转化为全能。这里，神有意识地忘记作为受限个体的自己，体验到无限存在、能力与极乐。这就是全能。

萨塔拉闭关

1947年4月6日，复活节星期天，傍晚6点半，巴巴返回马哈巴里什沃。之后不久，他和满德里讨论下一个项目。3月份，巴巴去马德拉斯之前曾告诉满德里：“我要在与希瓦吉有关的古堡工作；为此做好安排。”地方已找到，并向巴巴汇报了情况。

4月8日，萨若希驱车来马哈巴里什沃，将巴巴、埃瑞奇、古斯塔吉和一个叫穆罕默德的佣人送到普纳，在宾德拉屋过夜。次日上午他们到达离普纳24英里的山上堡垒，布兰达尔。10日拜度从阿美纳伽带来玛司特阿里·夏。彭度和希度也遵旨从美拉巴德来到。

巴巴在布兰达尔逗留10天。每天对阿里·夏工作三小时，并在古堡内独坐闭关一小时。彭度、埃瑞奇、希度和拜度在四面看守，确保巴巴闭关工作期间无任何噪音或干扰。

巴巴从闭关中来，希度为他唱格扎尔，一边手舞足蹈。巴巴喜爱，说：“他的表演减轻了我的负担！”

一天希度看守时，当地一个叫谢尔柯的男孩从邮局送来一封信。巴巴示意让男孩进屋，用字母板对他授述几分钟，然后打发他离开。巴巴接着叫来希度，训斥说：“令你不许人进我房间。你为啥让谢尔柯进来？”

“巴巴，您自己叫他进来的。”希度指出。

“这不行！不要找借口，”巴巴责备，“是你的错，只有一个办法能宽恕你——我对你顶礼。”巴巴把头放在希度脚上，从而宽恕了他。这个神圣托辞的用意，没人真正明白。巴巴有自己的原因才向希度顶礼，这个借口足以达到目的。

1947年4月18日，附近村子的18个穷人被领上山。巴巴对每个人洗脚，顶礼，送10卢比。

巴巴在山上闭关期间，天气恶劣。飓风横扫印度西海岸，导致持续的狂风骤雨。19日中午，巴巴带满德里、玛司特阿里·夏和两名男孩，离开

布兰达尔，前往乌达拉。[注：乌达拉在萨塔拉附近，9年后即1956年，巴巴在此地遭遇汽车事故，严重受伤。]在当地旅馆住了一夜。萨若希、拉姆玖和大阿迪来同巴巴讨论美鲁和法鲁的前途。翌日，萨若希在萨塔拉租下杜恩农舍，巴巴和大家搬过去。在杜恩农舍的五天里，巴巴两次造访希瓦吉的一个古堡，阿津基亚·塔拉，在那里对阿里·夏工作。巴巴还参观了与希瓦吉有关的另一个古堡，再次同阿里·夏静坐闭关。

4月24日，召帕椎从美拉巴德来，遣彭度回去。每当巴巴对阿里·夏工作，帕椎、拜度和埃瑞奇严密看守。

两天后，26日，巴巴一行离开萨塔拉，前往马哈巴里什沃，在那里巴巴重新开始玛司特工作。拜度会出去，找到玛司特，把他们带到阿伽·汗宫，由巴巴对他们工作。

1947年5月6日星期二，巴巴再次到布兰达尔，这次带着美婣、玛妮和美茹。随行还有邓肯和帕帕。埃瑞奇和尼鲁后到，还有埃瑞奇的妹妹和盖麦。巴巴带女子参观布兰达尔古堡和他静坐闭关的地点。8日巴巴返回马哈巴里什沃。

两天后，10日，大阿迪受召到马哈巴里什沃，韦希奴、尼鲁、埃瑞奇、巴巴的弟弟佳尔和侄女谷娜同行。

5月11日星期天，午饭后巴巴带阿迪、埃瑞奇和佳尔驱车再次离开，做玛司特工作。巴巴访问萨塔拉、戈尔哈布尔、贝尔高姆、尼帕尼和其它城镇，在每一地联系不同的玛司特。他还看了萨塔拉的一座房子，因为他打算在不久的将来把总部搬过去。11日萨若希在那里与他们会合，租下房子。不久，他们前往贝尔高姆，已指示韦希瓦那施·哈丹卡在那里找房子。16日巴巴返回马哈巴里什沃。令彭度从美拉巴德把家具运到萨塔拉，这于两天后完成。

巴巴不在的这段时间，上美拉巴德遭到破坏。一伙窃贼闯入墓地，翻乱文件、书和巴巴的被褥，还闯进他的铁皮屋。5月20日巴巴致信彭度，命令他增加山上守夜人数，还说：“倘若山上再次出事，美拉巴德就完了！”

伽尼医生在马哈巴里什沃伴随巴巴。1947年5月22日，他和巴巴开玩笑，愉快地谈论巴巴，巴巴当即创作下面这首韵诗，后来题为《巴巴是火！》：

你若寒冷，坐到火边
驱寒去冷，令你出汗
你若饥饿，用火煮饭
给你食粮，如尔所愿
你若犯傻，将火把玩
烧你够呛，地狱惊叹！

多年来，巴巴所揭示的灵性秘密，很多归功于伽尼·穆斯夫。正是因为伽尼，大师才给了这么多深奥的阐述。每当伽尼渴望听巴巴的授述或解释，就说些笑话或刺激语，引巴巴谈论一番——给出诸如上述诗歌的珍宝。

1938年巴巴访问罗纳乌拉时，伽尼的侄子，16岁的谢克·阿卜度·拉希德见过巴巴。1947年拉希德的母亲去世，伽尼通知巴巴，巴巴叫男孩来马哈巴里什沃，讨论他的未来。巴巴为这个年轻人提供庇护，将拉希德送到美拉巴德，在巴巴的亲自监护下，和满德里亲密相处，生活了两年。

已在萨塔拉为巴巴和女满德里租下迪万·巴哈杜·莫地拉·穆厦的房子。男子住布尔克的房子；玛司特住花梨木屋；邓肯和伽尼住拉杰古鲁屋。1947年5月25日星期天，巴巴抵达萨塔拉。

收集大量资料之后，邓肯在萨塔拉开始《行道者》的写作；伽尼医生忙着详细描述巴巴就另一部著作所给的要点。[注：这些要点发表于《神曰》附录。]

这次伴随巴巴的女子有：美媞、玛妮、美茹、娜佳、拉诺、吉蒂、恺娣、蔻诗德、苏娜玛西和茵度·哈丹卡。男满德里有：拜度、邓肯、埃瑞奇、伽尼、古斯塔吉、卡卡、尼鲁、韦希奴和在萨塔拉加入巴巴的克里希那·奈尔。其余满德里留在美拉巴德。巴巴有时召帕椎、彭度、大阿迪及其他人到萨塔拉工作。

巴巴曾指示几个弟子从印度各地带玛司特来；但如同在马哈巴里什沃埃舍，未能及时找到一个带来。所以5月27日，令希度和卡里玛玛把阿里·夏带到萨塔拉。第二天萨若希驱车把他们送到。

6月1日，卡卡·巴瑞亚来到，大阿迪和顾麦也来了。顾麦将随女子们在萨塔拉生活几周。从上午10点起，巴巴一直等待阿迪；吩咐希度，阿迪一到就叫他来见巴巴。他们下午2点到，希度立刻向阿迪转达了巴巴的话。但阿迪饿了，没去见巴巴，却坐下吃午饭。就在那一刻，巴巴出现，责备希度。

希度申辩说他传了话，巴巴反驳：“你为啥不逮住那头猪，给我带过来？”

巴巴训斥希度的同时，阿迪平静地继续吃饭。巴巴转向他：“你为啥狼吞虎咽，像头猪？”阿迪没吱声，继续吃饭。巴巴命令：“把盘子扔掉。”阿迪照做。“打碎。”阿迪也照办了。

巴巴又问：“你为啥打破盘子？”

“您叫我打的。”阿迪力争。

“你这会儿服从我了，那你当初为什么不服从，立刻来见我？”

“原谅我，我太饿了，”阿迪说，“我饿坏了！”巴巴绽放笑容，打手势让阿迪吃完饭。

1947年6月3日星期天，拜度成功地将第七层面的玛居卜恰恰带到萨塔拉。他的到来让巴巴很高兴，他评论道：“一个恰恰抵得上100个玛司特！”

拜度把恰恰从阿杰梅尔带来的故事也很有意思。恰恰在那里有几百个信徒，他们决不会让他离开。5月底拜度去阿杰梅尔，试图哄玛居卜跟他走，但运气不佳。当时姆伊奴丁·齐西提的陵墓附近正值朝圣节，许多信徒前往参加，几乎只剩下恰恰一人。5月31日夜間，经数小时徒劳恳求后，拜度抓住玛居卜的手领他走，令他惊讶的是，恰恰起身跟从。他们坐上马车，为避免被认出，后来拜度叫了出租车，把他们送到30英里外的偏僻车

站，在那里乘火车赴孟买。倘若他把玛居卜带到阿杰梅尔火车站，当地人会认出恰恰，阻止拜度把他拐走。

在萨塔拉，巴巴开始分别对恰恰和阿里·夏工作，总是在每天固定的时间，单独闭关作业。他亲自给他俩喂饭，照料，白天大部分时间同这两个伟大灵魂一起度过。

恰恰嗜好饮茶，为满足他的兴致，总泡着一大壶的茶。一天，巴巴给恰恰一杯茶。他喝了一点，一半泼在自己身上，把剩余的递给巴巴喝。巴巴喝了，恰恰还要茶。拿来另一杯，碰了碰嘴唇，又递给巴巴喝——接着又要。就这样做了多次，每次巴巴都满足他。可恰恰不停地说，“茶，茶”，巴巴又递给他空杯子。每一杯恰恰都会碰碰嘴唇，递回给巴巴，巴巴假装饮下。这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作为神圣的玛居卜，恰恰完全没有正常人类意识。他已实现神性——无限意识——对其身体及世界死去。然而在萨塔拉，不管巴巴怎样劝说，恰恰就是不肯让巴巴给他洗澡。经过了几周，巴巴才说服他，让将脏衣服脱下，穿上新的。巴巴解释：“玛司特穿的衣服和身边的零碎物品，具有某种内在意义。为此原因他们才固执地抓住不放。”

巴巴对玛司特的工作，常常让他精疲力竭。同恰恰坐一两个小时之后，巴巴从小房间出来，脸色苍白疲惫，衣服汗水湿透。

除了阿里·夏和恰恰，1947年6月13日星期五，弥奴·卡拉斯还从卡拉奇，把三名玛司特带到萨塔拉。他们不算特别杰出，巴巴只留他们两天。为他们洗澡喂食后，14日晚让弥奴把他们送回。

既然战争已结束，巴巴本人不去西方，而是召一些西方爱者回印度。他急于让彭度在诺芮娜和伊丽莎白抵达前，完成娜丁·托尔斯泰的墓地工作。就在辞世后，娜丁仍被至爱纪念！1947年6月13日，巴巴致信彭度，要他把这些字刻在她的墓碑上：

“娜丁·托尔斯泰，她的幸福是巴巴。”

时而来访的高荷医生，于6月19日永久加入埃舍。当天，大阿迪、美赫吉和纳瑞曼都分别会见巴巴。

25日，马内克·梅塔会见巴巴，抱怨满德里不配合他的发展孟买团体计划。巴巴对他解释，“我的满德里也许有弱点，但根本上他们准备好百分之百服从我。比如说埃瑞奇，我若下令，他甚至会去杀掉他父亲。你的团体成员做不到无保留地服从我。相对于你的念诵团体，我更关心你的服从与信心。”

整个6月份，巴巴继续对恰恰和阿里·夏工作。7月10日星期四，巴巴结束对恰恰的40天工作，让拜度送他回阿杰梅尔。彭度、大阿迪和瓦曼·帕达勒到萨塔拉接受巴巴指示（注：瓦曼·帕达勒是受雇协助阿迪办公室工作及驾驶的年轻人）。拜度和玛居卜和他们驱车去普纳（一路上恰恰不停呕吐），再去孟买，拜度和恰恰在孟买乘火车前往阿杰梅尔。

1947年巴巴沉默22周年，全世界爱者按照巴巴的指示，禁食24小时纪念。从7月10日早上7点至11日早上7点禁食，其间仅饮茶两次，因而加强对大师的念记。也许想念巴巴最强烈者莫过于拉姆玖。让他错过一餐已很困难，更别说全天禁食，在萨塔拉的那个沉默日，他焦躁异常。11日早上，6点半他已手拿盘子站在那儿，数着每一分钟。七点钟，往嘴里塞第一口饭之前，拉姆玖向巴巴祈祷：“再也别让我们禁食了。”

7月12日，诺芮娜和伊丽莎白从美国飞抵孟买。伊丽莎白把狗“捡得”带回印度。她还托运来两部美国迪索托轿车，供巴巴使用。7月13日，阿迪和彭度驱车送两位女子去萨塔拉，当天下午到达。巴巴只让她们见他两分钟；安排她们住在一座叫嘉尔别墅的屋子，叫高荷与她们同住，因为诺芮娜来印度之前患严重心脏病；实际上医生建议她不要去印度这么远的地方。

卡卡为她们专门做饭，晚上她们可以见巴巴，但也只是一会儿。诺芮娜为此伤心，因为过去6年来她们一直与巴巴分离。两名女子曾在埃舍跟巴巴亲密相处，现在他却同她们保持距离。此外，（公开演讲时）诺芮娜从巴巴那里接收的“思想传递”不久前终止，让她甚为抑郁。诺芮娜不安地想：“我们虽在巴巴身边，却不得靠近。也许我们从西方带来一大堆担忧麻烦，巴巴让我们灵性隔离！”

痛苦的诺芮娜不知，

巴巴通过保持距离，
在把她拉近。
无分离就无结合，
这次巴巴让诺芮娜在他身边
体验分离剧痛。
最终行道者在痛苦中挣扎；
至爱越令他们焦灼不安，
越向他们倾洒慈悲。
表面残酷标志着仁慈，
惟有能够忍受者才适合伴随他。

几年前诺芮娜和伊丽莎白返回美国后，积极投入建设默土海滨中心和传播美赫巴巴名字的工作。这次离美之前，诺芮娜问菲丽丝·弗莱德里克，她是否有口信捎给巴巴。“问他，我能否来印度。”菲丽丝说。有两周时间，巴巴总是问每个人，是否应该召菲丽丝过来，但最后他说“晚些”会叫她来。

1947年7月17日，伊丽莎白致信当时在默土海滨的达文·肖和约翰·巴斯：

“今天巴巴看了默土海滨的地图、图片与资料……不久的将来，巴巴肯定会来，因此，你们要像照顾巴巴那样照顾好默土海滨地产，尽量消灭蚊子。”

几个月后（1948年2月14日），巴巴通过邓肯给菲丽丝传达了如下讯息：

“为了灵性理想，再大的牺牲感也不为过；不付出牺牲，这种无上理想的任何方面都无从实现。”

白天在穆厦屋，女子宿舍，苏娜玛西坐在阳台上看守。吃饭时拉诺替换她。一天下午，拉诺看守时，有个男子唱着歌经过房子。巴巴击掌，拉诺过去，他问：“哪来的声音？”

“有人边唱歌边走路。”她回答。

“你为什么不阻止他？”巴巴问。

“我怎么能？他在路上。”

“即使他在天上，你也应当阻止他！”巴巴训斥，“你的职责是保证没有噪音。”

拉诺只能道歉，承诺不让它再次发生。

一天，巴巴交给蔻诗德一只空罐，她问拿它何用。巴巴回答：“保存好；有一天它会有用途。”

蔻诗德不明白它能派上什么用场，但巴巴没多说。几天后，巴巴把所有女子叫到跟前，说：“我要再次给你们分组。一组在坪坡岗，另一组在美拉巴德。

“美拉巴德组再分：一组是蔻诗德和苏娜玛西；另一组是吉蒂、拉诺、娜佳和恺娣；第三组是苏彤和朵拉；第四组是曼萨丽、捷拜和胖胖（佳露、谷露与美露·达斯托）。每一组将单独做饭。美婣、玛妮、美茹和瓦露在坪坡岗。”

那时蔻诗德明白了，巴巴交给她的空罐是用来储存食物的，因为她将再次做饭，因此她很珍惜，把它放在安全处。

巴巴这个时候给女子分组的背后——很可能也在他对恰恰的最近工作背后，有一个隐秘原因。国家即将一分为二——印度与巴基斯坦；暴力和内乱将在印度全面爆发。当政府的分割计划宣布时，巴巴嗤之以鼻，评论：“两部分——它会被切成 56 块！”

阿里·夏是个特别纯的贾玛里型玛司特，脾气温和。然而，临近 1947 年 7 月中旬，他开始表现异常的坏脾气和恶劣情绪，结果巴巴很难对他工作。7 月 14 日，巴巴让彭度和大阿迪送他回阿美纳伽。阿里·夏后来被带

到美拉巴德，拜度开始照料他。随着阿里·夏的离开，萨塔拉的玛司特埃舍告终。

巴巴原本打算从7月10日开始长时间禁食，但因诺芮娜的即将到来而推迟。现在她已到，巴巴从7月21日开始禁食11天。他让诺芮娜沉默40天，理由是让她休息，改善健康。

7月22日，佳尔兄弟从普纳带来一名卡瓦里歌手，为巴巴演唱。本来是雇歌手一个月，每天为巴巴演唱。但两天后，巴巴说，他因目前的禁食，受不了听卡瓦里的压力——尽管这是他平常喜爱的。因此遣歌手回普纳。

1947年7月25日星期五，盘奇伽尼的一家帕西人获准会见巴巴。自从1930年巴巴首次在虎谷的盘奇伽尼山洞闭关，特姆拉斯和美赫拜·萨塔拉瓦拉就知道了巴巴，但这次是他们的首次会面。他们还带来28岁的儿子考依亚，22岁的儿媳拉缇。萨塔拉瓦拉全家都成为巴巴爱者。

一周后8月1日星期五，巴巴停止禁食。两天后，阿里·夏被召回萨塔拉，巴巴对他工作6天，直到9日。这段对阿里·夏工作期间，巴巴叫来埃瑞奇，要他在房间的墙上写下，“（1948年）2月份将是多事之月”，但会发生什么，巴巴未作解释。

在美国，苏非教团的领袖拉比·马丁病危。1946年拉比曾计划赴印度会见巴巴，为在美国和澳洲苏非教设立新组织制定详细计划。澳洲的苏非徒和作家，弗朗西斯·布拉巴赞，受澳洲苏非领袖凡·弗兰肯伯格男爵委派，到加利福尼亚，以便陪伴她赴印。但不久，拉比病重，显然无法旅行，她被迫放弃赴印会见巴巴的计划。医生诊断她是癌症晚期。

1947年7月，拉比76岁生日的前几天，巴巴给她发去祝福电报。女儿艾塔当时在她身边，回忆道：“我记得一天夜里，她在我家躺着，病情严重，这时巴巴的祝福电报到来。这封电文给穆希德带来极大安慰。涌入她双眼的光和她的幸福无以言喻。”

1947年8月31日，拉比·马丁平静地去世。她注定此生不能亲身见美赫巴巴。不过，她实现了最深切的愿望——将美国及西方世界的苏非教

纳入阿瓦塔的指导之下。临死前一个月，她把工作托付给自己指定的继承者——艾微·杜思。

苏拉特达善

1947年8月9日星期六，巴巴带大阿迪、埃瑞奇和弟弟佳尔，乘车离开萨塔拉，前往普纳。拜度已把阿里·夏送回美拉巴德，次日到普纳同他们会合。他们从那里访问森格姆内尔、戈伯尔冈、奥兰加巴德、耶奥拉、贾尔纳、海得拉巴、绍拉布尔、巴尔西和其它地方，做玛司特工作——大部分时间冒着瓢泼大雨。

鉴于动荡迅速蔓延全国，8月11日，巴巴在奥兰加巴德授述如下讯息，指示阿迪印刷后寄给跟随者：

美赫巴巴希望他所有种姓、宗教与国籍的信徒、弟子和跟随者，继续留在各自所在地区工作生活——无论是印度、巴基斯坦或是原籍省邦。并责成他们人人都要做所属政府的忠诚公民。

4天后，8月15日，印度分割为两部分。蒙巴顿勋爵任印度总督，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就任巴基斯坦总督。巴巴的讯息尤为重要，因为接下来六周，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发生暴乱和大屠杀，导致成千上万人丧生，造成史上最大的人口迁移，80万人逃离巴基斯坦，涌入印度。

15日巴巴到普纳。在宾德拉屋，帕帕对英国人离开印度颇为不满，因为他对印度同胞治理国家的能力没有信心。巴巴告诉他，这是个庆贺日子，要他在屋顶升起印度的三色新国旗。巴巴还叫弟弟贝拉姆在自己家也这么做。

8月16日中午巴巴回萨塔拉，开始讨论迁回美拉巴德的计划。许多人渴望达善大师。因此，8月24日星期天，巴巴从3点至晚上7点，持续4小时，给近500个萨塔拉人施达善。

27日，巴巴和女子乘三辆轿车离开萨塔拉，回美拉巴德。男子带行李乘萨若希派来的四辆卡车尾随。同大师分离数月的美拉巴德再现风采。女子一同住在山上，诺芮娜低沉的心也灿然微笑。

巴巴住在下美拉巴德为凯克巴德建的小屋，他一年半前去德拉敦之前，也曾在这里闭关。

8月28日早上7点半，由大阿迪开车，巴巴、美婣、玛妮、卡卡·巴瑞亚和帕椎来到坪坡岗。巴巴视察了厨房和农舍的工程进展，要萨若希修缮花园。29日晚，巴巴突发支气管肺炎，高烧病重。邓肯和尼鲁为他治疗数日。巴巴的病也许同当时肆行全印度的惨怖暴力有关。

在美拉巴德，巴巴一天两次上山看望女子。后者已按他的指示分成小组。巴巴也到坪坡岗检查工程。

美拉巴德花园有春天花开，
也有至爱离开后的秋季凋落。
随着生活的苦乐交替，
心也微笑又哭泣。
醉饮的心却深喜不动。
神酒生活总是这般：
痛苦之泪水带来欣喜，
没有它谁都不会幸福！

安排好美拉巴德的事务，巴巴于1947年9月10日搬到坪坡岗。美婣、玛妮、美茹、高荷、瓦露、诺芮娜和伊丽莎白随行；还有邓肯、卡卡、克里希那和一个叫禅德拉班·乌玛辛·塔库尔的18岁古尔卡男佣人。卡卡为坪坡岗埃舍在市场采购。邓肯写作《行道者》，玛妮用打字机打出手稿。一个叫拉克希的年轻女仆做主厨，卡卡仍为诺芮娜和伊丽莎白专门做不辣的饭菜。

这时候在美拉巴德居住的几乎100人，包括坪坡岗的几个男女。其中有35位男子和男孩：

10岁的阿狄·考特沃，
64岁的玛司特阿里·夏，

58 岁的安纳 104，
73 岁的安纳·卡里，
巴巴达斯（常客），
57 岁的拜度，
22 岁的巴库（赛勒之子），
40 岁的查干（和家人），
35 岁的邓肯，
57 岁的凯克巴德，
47 岁的费拉姆·沃钦伯克斯瓦拉，
56 岁的伽尼（常客），
57 岁的古斯塔吉，
43 岁的韦希奴，
54 岁的贾玛达，
35 岁的姜古（和家人），
31 岁的埃瑞奇（常在普纳），
56 岁的卡卡·巴瑞亚，
71 岁的卡里玛玛，
60 岁的卡克·萨赫伯，
22 岁的克里希那·奈尔，
库普斯瓦米（1947 年 12 月前离开美拉巴德），
45 岁的希度，
32 岁的玛司特穆罕默德，
28 岁的莫里·卡勒，
43 岁的尼鲁，

43 岁的帕椎，
43 岁的彭度，
17 岁的拉希德，
56 岁的赛勒，
43 岁的萨瓦克·考特沃，
33 岁的索里·考特沃（萨瓦克的弟弟），
霍米（卡曼玛西的长子，短期），
萨若希（卡曼玛西的次子，短期），
默文（卡曼玛西的幼子，短期）
30 位女子和女孩：
39 岁的美媞，
28 岁的玛妮，
20 岁的美茹，
32 岁的高荷，
23 岁的谷露·达斯托，
16 岁的喜拉·考特沃，
23 岁的茵度·伯克瑞（短期），
20 岁的佳露·达斯托，
48 岁的捷拜·达斯托，
60 岁的卡库，
38 岁的娜佳，
19 岁的娜玖·考特沃，
38 岁的娜格丝·考特沃，
67 岁的诺芮娜，

47 岁的苏彤，
52 岁的琵拉麦，
45 岁的拉诺，
26 岁的恺娣，
53 岁的卡曼玛西，
37 岁的蔻诗德，
55 岁的吉蒂，
23 岁的朵拉，
38 岁的曼萨丽，
58 岁的芭奴拜·拉克达瓦拉，
51 岁的伊丽莎白，
25 岁的美露·达斯托，
17 岁的莎瓦，
26 岁的希拉·霍姆兹德，
62 岁的苏娜玛西，
48 岁的瓦露

经巴巴批准，马内克·梅塔在古吉拉特邦的苏拉特安排了几天达善。因此，1947 年 9 月 17 日星期三，巴巴率萨若希、卡卡·巴瑞亚、诺芮娜和伊丽莎白驱车到孟买，同其他的随行满德里会合：大阿迪、拜度、埃瑞奇、凯克巴德、古斯塔吉、彭度、帕椎、拉姆玖、鲁西·帕帕、佳尔、帕帕、美赫吉、纳瑞曼和萨达希乌·帕特尔。当晚 8 点半全体乘火车前往苏拉特。

这个时期考特沃一家住在美拉巴德的家属宿舍。萨瓦克·考特沃的儿子阿狄感染伤寒，病情严重。巴巴即将离开美拉巴德去苏拉特时，听到这

个消息，指示尼鲁和邓肯留下照料孩子。两位医生判断他的生存希望渺茫，孩子母亲娜格丝开始为他准备殡葬事宜。

然而慈悲之主将要转动钥匙。去苏拉特的路上，每一站他都指示拜度下车，询问是否收到阿狄去世的电报。没有电报，孩子却慢慢康复。巴巴的坚持询问救了他的命。

几个孟买爱者也来苏拉特参加达善活动；由于伊朗尼上校的影响，一些顽固反对巴巴的孟买帕西人也来了。不过，他们通过制造反对，无意地帮助了其他帕西人建立信心。因为事实上，前来反对巴巴的人中，有一些却满怀崇敬而去。苏拉特当地也有一股敌视势力，其中一些伙同那些孟买来者一起反对巴巴。

9月18日凌晨5点，巴巴抵达苏拉特。乘一辆装饰绚丽的汽车，从车站来到索拉伯·瓦基尔家，受到爱者的热烈欢迎，人数压倒聚集在那里喊反对口号的敌对势力。人群中几个人窃窃私语，但没人有胆量站出来公然反对巴巴。巴巴到索拉伯·瓦基尔家时，索拉伯欣喜若狂，无法抑制情感，喜悦之泪流下脸颊。在帕西客栈聚集了一大群琐罗亚斯德教徒，巴巴到那里给他们如下讯息：

作为琐罗亚斯德教出身，我可以想象，同样出身琐罗亚斯德教的你们，看到我在你们中间会是怎样欣喜；而今天令我非常欣慰的，是你们中把我远道吸引到苏拉特者的爱。

在我的国家、我的社区、我的这我的那中间，我可以不介意你们有人因我出生于你们中而自豪，或者认为社区幸运。但在彻悟一切众生的目标、每个宗教的目的——真理——之后，我已超越了一切的宗教；因此对于我，每一个宗教都同等是抵达同一个爱与知、和平与极乐海洋的途径，这个海洋无限不可分割，不时地在这儿在那儿，继续通过爱者的坚定信心和无上奉献，荡漾着无私服务和自愿牺牲。

行道者对这条那条道路的利弊争论不休，却不专注于自己在道路的前进——没有比这更愚蠢的了。

一条路也许陡峭，另一条坑洼不平，第三条河流拦截。同理，一个人也许擅长步行，另一个跑得快，第三个精于游泳；对每一种情况，真正要紧的是目的地和个人取得的实际进步。一个奔跑如兔者，为什么要干涉另一个靠蜗牛般爬行更易成功者的道路？

自私是一切麻烦的根源。更危险的是，在自私的微妙影响下，连最大的罪恶都易于罩上侠义、牺牲、高尚、服务、甚至爱的虚假光彩。尽管残酷、嗔怒和征服扩张欲时常让人变成野兽，他却会且常常自欺，认为自己依然是人类、爱国者等等。

最能够克服一切困难的力量，莫过于爱——它知道怎样付出而不计回报。没有什么是爱不能实现的，没有什么是爱不能牺牲的。

我无所不含，无所不在。然而，我却被且总能被爱俘获。

纯爱庄严无比，没有力量可与它比拟，没有黑暗不被它驱散。它是点亮一切生命的不灭火焰。尽管如此，在自私念头、自私言语和自私行为的深渊中，它需要点燃再点燃，才能焕发强大精神，成为那些在自私深渊中摸索者的灯塔。

爱之光离不开其牺牲之火。事实上，就像热与光，爱与牺牲携手并进。自发的真正牺牲精神，不会也不可能只限于特定对象与特殊场合。

为了爱而学着爱，从不会过迟或过早；同理，牺牲也不会太小或太大。生命、光明与爱，在水滴里的流动一如在海洋里。

最小的大如最大的，最大的小如最小的。全看衡量事物的具体标准。

真爱和真正牺牲之精神，超越一切交易，无法测量。在各行各业，无论高低大小，在家庭和办公室、街道和城市、国家和国际之间，不断地希望去爱和友爱，不计得失地愿意牺牲——是人类获得真正充实和喜悦的最佳反自私措施。

愿你们有一天目睹不息不灭的恒耀爱光。

我祝福每一个人。

在首次见巴巴者中，柯瓦斯·玛内克·韦苏纳是一个。1945年他从阿露·卡姆巴塔医生处听说巴巴。31岁的柯瓦斯是瑟金的一个邮局的负责人，他刚得到大师的《语录》，璠萨里和瑟金之间的铁路线就遭破坏，交通中断九天，邮政瘫痪，他没别的事可做，就一篇接一篇阅读语录。

第一次读完语录，柯瓦斯确信美赫巴巴是当之无愧的“真正古鲁”，感到巴巴是他注定的导师。首次亲身接触巴巴巩固了这种感觉。柯瓦斯后来说，“巴巴直视我的眼睛，仿佛为了确认那久远的连结。”

翌日，9月19日星期五，公众达善活动持续。巴巴还亲身莅临附近的兰德镇。在一次活动中，有人开始捣乱，巴巴转向身边的歌手，打手势：“唱支让我开心的歌。”

歌手选了这首令巴巴满意的歌：“不顶拜赛古鲁却自行其是者，动物不如！”

在这次珍贵的达善中，巴巴的舅父舅母，鲁斯特姆·玛玛和琵罗佳·玛米，从孟买前来参加活动。巴巴把他们叫到台上坐在他身边。俩人都深爱巴巴，时常来达善。[注：舅父鲁斯特姆曾经营剧团，1916年年轻的默文在“下降”期间，到加尔各答跟舅父母生活。鲁斯特姆安排他在凯道剧团工作。]

迪娜·塔拉提和儿子柯希德及女儿佩韦兹，也跟孟买爱者一起来。佩韦兹用甜美的声音唱了阿提，巴巴满意微笑。

巴巴对整个达善活动满意，表扬马内克·梅塔说：“你的努力让我很满意。活动的进行如我所愿。你的爱让我满意高兴。”

当天巴巴带拜度、埃瑞奇和彭度在古吉拉特邦做玛司特工作。其余男满德里返回美拉巴德和坪坡岗。

到了巴罗达，巴巴便开始联系玛司特，其中最有趣的是第五层面的玛司特查姆布·夏。一个月后再次见他。

1947年9月22日星期一，巴巴离开巴罗达，前往艾哈迈达巴德。车厢拥挤不堪，拜度只好坐门边的地板上。列车停靠讷迪亚德时，拜度移到出口前。突然有人把门推开，车厢已人满为患，拜度迅速关门，将那人推了出去。那人打滑，差点摔倒，不过没有受伤。

两名乘警露面，对埃瑞奇说：“马上出来；你被捕了。”埃瑞奇面带疑问，问怎么回事。“你把市长推出火车！”

“谁说我推了他？”埃瑞奇质问，“还有，市长为何从下车门上车？他应当从正常入口进来。让他证明我推了他出去。”

市长现身了，对其他乘客说道：“兄弟姐妹们，对所发生的事情，你们都是见证。这个人把我推出去！你们自己判断。不要判断不公。你们作个证，别让野蛮行为得胜。”

埃瑞奇辩护道：“乘客朋友们，你们知道天一直下雨，四处泥泞。市长大人要是真的摔倒，他的衣服就会弄脏。你们亲眼瞧瞧。他的衣服干净得很，没有一个污点。你们可以自己下结论。”

市长在另一节车厢愤然等待，两名乘警进入巴巴的车厢——设计仅载50个乘客，已挤满84个。列车运行中，乘警开始收集每个人的证词。持续了一整夜，列车到达艾哈迈达巴德时，巴巴和满德里下了车。谁也不知道案子是怎样结局的。

在艾哈迈达巴德的玛司特工作完成之后，23日晚上，巴巴到车站乘火车去阿布山。离列车到站还有充裕的时间，巴巴精疲力竭，想休息一会儿。但月台挤满了人，他没法在那儿休息。

巴巴登上铁道天桥，看看能否找个僻静处躺下。看到附近有个花园，埃瑞奇过去查看，发现是个公共事业仓库。埃瑞奇请求看守者允许他们在荫凉处休息一会儿，他却说：“这是禁区；谁都不准进入。”

埃瑞奇恳求道：“我们只想在火车到站之前，在树下躺一会儿。我保证我们不会妨碍你。我们累坏了，休息几小时就走。”

看守者勉强同意，埃瑞奇给他一大笔小费。巴巴和男子将行李搬到花园，在一棵树荫下躺开。巴巴洗了脸和手。男子们脱下外衣，倒头便睡。

因为天热，他们都穿短裤睡觉。不久，仓库主管露面，问看守：“那些人是谁，你为啥让他们在里面宿营？若东西被偷谁负责？”看守者求他原谅，但主管严厉训斥：“你的工作明天结束。你被解雇了！”

巴巴听着这一切，叫醒埃瑞奇，说：“去看看出了啥事？”埃瑞奇半裸地跑向守卫，但主管已经走了。

看守者对他讲了情况，埃瑞奇安慰说：“别担心，我们会想办法。”仍穿着短裤的埃瑞奇，找到仓库主管，用英语对他说：“那不是看守的错。我们不该在这里休息。他起初拒绝我们进来，经我们劝说他才同意。”

“我是锅炉检查官（高级政府职位）的儿子，我的所有同伴都出身好家庭。我们现在就走，但是请别因为我们解雇看守。我们只不过躺在树下，从未踏进仓库半步。”

主管说：“你们可以在那里休息，多久都行。我只是吓唬那人，让他保持警惕，别让别人进入。我不会开除他。”

“那您就麻烦陪我去，让他放心，”埃瑞奇请求，“他害怕极了，只要那人担心，我大哥就没法休息。”

主管驱车同埃瑞奇回到花园。假装不悦，训斥看守说：“再发生这种事，我就开除你，不过今天原谅你了。谨记，切莫重犯；否则你真要丢掉工作。”

一切恢复正常，但甚至在树荫下，宇宙之主也得不到休息。或许他的疲劳只是托辞，以便联系善良的看守和他严厉的老板。

巴巴于1947年9月24日星期三到达阿布山。去阿布山的原因之一，是在宜人的山间别墅休养，但一如既往，巴巴更多时间是联系该地区的玛司特。

巴巴原宣布打算继续北上，到喜马拉雅山联系玛司特，但是他的健康恶化。在苏拉特长时间施达善和在古吉拉特邦连续寻找玛司特之后，他感到极度劳累。此外，巴罗达和艾哈迈达巴德的酷热也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因此巴巴决定返回坪坡岗。29日巴巴和满德里下阿布山，在阿布鲁德镇联系了几个玛司特后，乘火车前往阿美纳伽。

返程中，巴巴和男子们在某站下车，得在那儿换车。巴巴很累，胡子没刮，衣服也脏了，感到不舒适。他坐在月台的座位上，用手势向满德里指示未来的工作。

有人注意到巴巴的手势，问道：“他生来就哑吗？”埃瑞奇也精疲力尽，不耐烦地说：“请别打扰我们！走开！”

那人回应：“我是来帮助你们的，不是来打扰你们的。这个镇上有个圣陵。把他带到那里，或许他就能说话了。许多人去那儿朝拜都得到好处。”

“我们不求医，”埃瑞奇说，“看在神的份上，别打扰我们了！”

转眼间，一群人围聚过来，议论纷纷：“多俊美的脸！多有神采！这个可怜的人自幼不会说话。他为啥不去陵墓？对他一定管用的。”

另一个人走上前，对埃瑞奇说：“听我们的，兄弟；带他去圣陵吧。你不会后悔的。我向你保证，对他会有好处。”

埃瑞奇申辩：“我们得赶火车，还要……”

“你们还有时间，”那人保证，“圣陵很近，你们会及时赶回的。”

巴巴对埃瑞奇打手势：“我们最好去陵墓，一劳永逸地摆脱他们。”

于是埃瑞奇问：“这个圣陵在哪儿？”

“我们跟你们一块走，为你们指路。”他们自告奋勇。

“请指点一下路线就行了，我们不要你们一起去。”埃瑞奇对他们说。

他们给了地址，巴巴带埃瑞奇和彭度去穆斯林圣陵，留拜度在月台上看管行李。众人满意了。

用无数口舌说无数语言的他，

竟去礼拜一个圣陵，

以便恢复言语能力。

怎样的神圣游戏！

火车站的那些人有幸被巴巴吸引并坚持要求——尽管这种好意给巴巴造成不便。

1947年10月1日，星期三早上7点45分，巴巴一行乘古吉拉特邮车到达孟买，大阿迪前来迎接巴巴。巴巴到美赫吉家稍事休息，接着驱车去普纳，在宾德拉屋吃午饭。埃瑞奇留下，大阿迪驱车送巴巴返回坪坡岗。虽然巴巴的健康尚未复元，他继续带女子去萨若希影院看早场电影。10月4日星期六，他们看了两部电影。似乎为弥补“耽误”的工作，11日巴巴召来阿里·夏。大阿迪把他从美拉巴德带来。当天送他回去，不过接下来三天直至14日，每天会带他来，以便上午8点至9点巴巴继续对他工作。

这个期间，专心著述《行道者》的邓肯，有时请教巴巴阐明一些要点，但只能在巴巴有时间的时候。问题是巴巴难得有空，全神贯注于玛司特工作，回复信件，指导坪坡岗及美拉巴德的事务，以至于邓肯找不到机会接近他。不过后来，巴巴审阅了全部稿件，在必要处作了更正和增补。

一天，巴巴去美拉巴德，见那里的满德里。德希穆克也在。在满德里睡的旧集体宿舍，德希穆克一边坐着，一边警惕地望着残破的天花板，说：“巴巴，我害怕睡这里。屋顶随时会塌下来。您应该让满德里修修。”

巴巴朝上看看，似乎第一次注意到房子的破旧状况，点头同意。叫来彭度，问：“修天花板需要多少钱？”彭度知道巴巴的习惯——让他们拆掉一座屋子，把材料用于另一座，于是回答：“巴巴，这样挺好。我们不想修。”

“但天花板可能随时掉下，”巴巴回应，“可能会把你们砸死。”

“那我们死掉好了，”彭度耸耸肩，“有您的纳扎。没事儿。”

巴巴却坚持不懈，最后问彭度：“告诉我，你们希望怎样。”

彭度回答：“我们需要一座新房。这座太旧了，没法修，另外现在我们人这么多，需要更多空间——不仅为满德里，也是为来访者。这些年来，我们老住垃圾造的房子。现在需要一座结实房子。”

“我给你们2000卢比。”巴巴答复，想的是竹席和铁皮顶房子。

“我们还行，巴巴。我们宁愿住旧屋，”彭度回应，“我们喜欢它。”

“好吧，我再给你们 1000 卢比。”巴巴提议。彭度一直说不要，直到巴巴批准了 10000 卢比的费用。

美拉巴德的新大厅设计图由彭度、帕椎和卡里玛玛绘制。它相当大，126 英尺长 40 英尺宽，巴巴批准。10 月 26 日，将建房的正式申请提交给阿美纳伽当局，不久开工。建筑材料从当时的一个军用品拍卖会上购得。

巴巴再次决定继续玛司特旅行，1947 年 10 月 16 日星期四，率埃瑞奇和古斯塔吉出发。大阿迪驱车把他们送到孟买，途经普纳，佳尔在那里加入。他们很早到达孟买，便在海滨散步，随后驱车去孟买中央车站，拜度在那里已预定好一切。美赫吉和纳瑞曼买了一大包食物，等着为他们送行。晚上 7 点，从孟买乘上火车前往阿杰梅尔，于 17 日晚抵达。

一次火车旅行中，美赫吉在孟买提出为巴巴购买头等票。“你能负担吗？”巴巴问。他通常乘三等车厢旅行，不过这次同意了。买了两张头等票，又给拜度和古斯塔吉买了两张“仆人级”小车厢，也就是给英国先生太太的仆人坐的连接头等车厢的三等车厢。

一对年轻的英国夫妇在某站上了头等车厢，在巴巴和埃瑞奇对面坐下。一进来，那妇女便一直盯着包着头巾的巴巴。过了很久，巴巴用肘轻推埃瑞奇，示意：“告诉她有什么要说就说出来。”

埃瑞奇微笑问她：“您想问什么吗？你希望说些什么吗？”

“可以吗？”她说。

埃瑞奇看巴巴，巴巴打手势：“可以，说吧。”

她不晓得在对谁讲话，说道：“我不知为何对您说这个，但我想问您件事儿。”

“行，说吧。”巴巴鼓励她。

“我丈夫是政府官员，他每次旅行，我都陪伴。可就有一件烦心事：出远门时，无论到哪里，似乎都有蛇跟着我，我很怕蛇。想问问您，有没有解决办法？”

巴巴打手势，通过埃瑞奇说：“有，我可以告诉你个办法。”

“我该怎么做？”妇女问。

“这样做：你到城里后，去市场买个吊坠。取个小蛋壳，烧成灰。再把一撮灰放吊坠里，随时戴着。蛇就会避开。”

那妇女感激地接受了，她丈夫也频频点头。埃瑞奇这才意识到，巴巴这次同意乘头等车厢旅行，不是为了舒适，而是为联系这对“有缘”见他的年轻外国人。

在阿杰梅尔，两天内巴巴联系了11位玛司特，包括杰出的苏格拉底和恰恰。这次巴巴同恰恰连续坐了四个小时。恰恰不仅多次要茶喝，还不停要水喝。为此特意雇了两个人送水。恰恰还当着巴巴的面吃了三顿饭。

巴巴还在阿杰梅尔找来8名穷人，给每人一卢比。

1947年10月21日星期二，巴巴离开阿杰梅尔，次日凌晨4点到达巴罗达。在巴罗达，对一个叫那拉延的求道者和第六层面的玛司特圣人巴德鲁丁·拉法伊·夏工作。联系时巴巴将自己的外套给了巴德鲁丁，甚至帮圣人穿上。

行程中最有趣的联系，要数第五层面的玛司特查姆布·夏。巴巴曾于9月份联系过他。这次巴巴到他在巴罗达的红灯区莫提瓦达的住处。玛司特先向巴巴要茶和香烟，这些立刻给了他。接着他要一件衬衣和长衫。这些拿来递给他，查姆布·夏脱下全身衣服，递给巴巴穿。然后查姆布·夏对巴巴说：“明早5点回来。”当天巴巴真的穿上了玛司特的衣服。

23日清晨5点，巴巴带埃瑞奇、拜度和古斯塔吉，准时回访玛司特。查姆布·夏在屋子里，门锁着。满德里敲门，查姆布·夏对窗外喊话，叫他们在走廊上等着。等了一个多小时，埃瑞奇和拜度不断提醒玛司特：“你叫我们5点来，现在早过了时间！”最后，终于说服玛司特开了门，巴巴进入，单独同他坐了一会儿。但工作一结束，查姆布·夏就叫巴巴下午2点再来。巴巴去了，又联系了他。但这还没完。查姆布·夏再次请求巴巴翌日早晨5点过去。玛司特的行为十分奇特。大多数情况下，玛司特通常尽力躲避同美赫巴巴接触，这个奇怪的玛司特却不断请他回去！

10月24日星期五，巴巴再次于凌晨5点去见查姆布·夏。这次联系后，玛司特又请巴巴下午2点来。下午的会面结束时，查姆布·夏叫巴巴次日早上5点再回去，并给他带一件长夹克和另一件外衣。买来夹克，巴巴借了满德里的一件外衣，次日早晨把这些送给查姆布·夏。

然而玛司特又请求巴巴：“今天下午2点回来。”

这已持续三天，巴巴已完成对玛司特的工作。令拜度对他说：“先生（巴巴）现在必须离开巴罗达。请让他走。”但玛司特固执地坚持要他回去。这样，25日下午2点，巴巴第七次回到查姆布·夏的住所。这次会面后，巴巴在玛司特请他回去之前，指示埃瑞奇到他房间，对他说：“先生在这里的工作已完，现在他必须离开，因为他尚有别的工作要做。”

玛司特回应：“向先生转达我的问候；告诉他工作已结束，请他代我向女士们（女满德里）问好。”巴巴站在走廊上听着交谈。查姆布·夏将巴巴给他的夹克、长衫、外衣和几包香烟火柴递给埃瑞奇。又从头上解下脏头巾，也给了埃瑞奇，说：“将头巾、火柴和香烟给先生。把外套、夹克和长衫归还原主。”查姆布·夏最后说了这些神秘话语：“韦拉亚特完了。印度斯坦（印度）完了。全世界完了！”

按照他的意愿，将夹克和长衫归还商店，店主退了一半款。余下的东西巴巴留下，当作无价之宝和对查姆布·夏的好客纪念。[注：如前所述，美赫巴巴对玛司特送给他的物品，非常小心地保管，分别存放在行李箱内，如今保存在上美拉巴德。]

在巴罗达，1947年10月26日星期天上午，巴巴让人带来14名赤贫者，给每人一个卢比。同一天晚上，又带来16名更穷者，巴巴联系他们之后，给每人一卢比，作为帕萨德。

10月28日，巴巴离开巴罗达前往艾哈迈达巴德，在那里对4名玛司特工作：艾哈迈达巴德的精意识悉地克·巴德夏，班窦·夏和马依·夏，以及一个叫阿拉伯·夏的老玛司特。[注：四名玛司特中的两位曾被联系过。]阿拉伯·夏坐在艾哈迈达巴德的帕西客栈边的人行道上。后来巴巴将这个玛司特称为他所见过的最有趣者之一。其实巴巴没“看见”，因为玛司特

坐在麻袋下面——好像躲藏。事实上，没人记得见过这个玛司特的脸。每当有人送食物给阿拉伯·夏，他总会把它塞到麻袋下面。多年来他以同样的姿势坐在人行道上，当地人说他从不躺倒。巴巴在夜里联系他，递给他糖果吃——在麻布下。次日一大早，巴巴回去联系阿拉伯·夏，从麻布下把热茶递给他。

因为次日一早要离开，巴巴和满德里在火车站过夜。这里发生一件难忘的事。巴巴和男子总是随身携带铺盖卷，在车站月台尽头的石地板上铺开。由一名满德里守夜，这天夜里守夜者一定是昏沉欲睡，因为突然间巴巴开始摇晃埃瑞奇。

埃瑞奇醒来，很吃惊：“怎么回事儿？”巴巴指着睡在他们身边的一个人。此人钻进他们的毯子下面，得以藏身。埃瑞奇摇他，问：“你是谁？”但埃瑞奇一碰他，那人便跳起来跑走了。随之听见警察大声吹哨追赶。原来那人是个贼，溜到他们中间，躲避警察，不自觉地寻求神的庇护！

1947年10月29日星期三早上，巴巴前往巴罗达，又一件趣事在火车上发生。巴巴、拜度、埃瑞奇和古斯塔吉坐到一小节三等车厢里，空空的。大家都为时来运转感到高兴，因为只要可能，巴巴喜欢自己有个车厢，以便他能够放松，无拘无束地打手势表达意思，不用顾虑引人注目。但遗憾的是，火车刚开出站，就有一个国大党领袖走了进来。

巴巴不高兴有陌生人在他们中间，示意埃瑞奇让他离开。埃瑞奇请求：“先生，离下一站只有10到15分钟。到时候请你在别的车厢找个座位行不？车上人不多，我们喜欢单独一起。我们长途旅行，很疲倦。”

“为什么，这个车厢预订了？”他问。

“没有，没有预定，”埃瑞奇回答，“不过，我们喜欢躺下，在别的车厢你一样舒适。”

那人变得傲慢粗鲁，大声争辩起来，拒绝走开。巴巴示意：“别同他争辩。只是保持沉默，彼此用手势交谈，放声大笑。他问你们什么，不理睬他。”

遵令旅行期间不得用手语交谈、以免引人注意的古斯塔吉，这下被解除这个长期限制，投入活跃的“交谈”。拜度和埃瑞奇熟悉他的手势，也开始打手势，高声大笑。

那个政治家困惑不解，问埃瑞奇：“你们去哪儿？”埃瑞奇看看他，不回答就转过身去。他问拜度，拜度也转过脸去。“你们住在哪里？”那人问道；可没有人注意他，他们继续用手语交流。

到了下一站，那人大概以为在一群疯子中间，他起身离开车厢，叫一名苦力来搬他的行李。

巴巴打手势让埃瑞奇同他握手，感谢他并帮助他出去。于是埃瑞奇站起来，帮助那人拿行李箱下车，说声“谢谢”向他告别。

继续旅行，巴巴评论：“他这是活该！”

回到巴罗达，巴巴住在旅馆。次日，1947年10月30日，巴巴达斯按照预先指示，带阿里·夏到达。巴巴对他工作四天，一天两次同他一起坐几个小时。11月2日星期天，阿里·夏被送回美拉巴德。同一天巴巴离开巴罗达，到达巴尔伽。寻找了几天，没找到玛司特，巴巴于5日离开，返回孟买，7日回到坪坡岗。

巴巴外出期间，作市场采购的男孩禅德拉班由卡卡领导，拒绝听从克里希那。克里希那放弃睡觉去守夜，有时心情焦躁。巴巴旅行返回后，得知他不在期间克里希那曾对禅德拉班发火，打了这个少年。巴巴不悦，斥责克里希那，说：“现在你最好走人。”克里希那伤心同意，返回南印度老家。巴巴指定查干做守夜人。

巴巴已准许弟弟小阿迪再婚，还定下日子。11月20日星期四，小阿迪同阿美纳伽的芙芮妮女士结婚。巴巴未到火庙参加结婚仪式，但在婚礼前把二人叫到库希如大院接受他祝福。

这是个有意义的日子，因为1947年同一天，未来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同爱丁堡公爵菲利普·蒙巴顿在英国举行婚礼。

坪坡岗闭关

1947年9月，巴巴曾讨论在坪坡岗周边的一座山上闭关，因为他表示有“特殊工作要完成”。经大量讨论，选中埃舍正后方的小山。它叫特姆比山，仅六百米远，较方便。因山势陡峭，本地牧民上山放牧牛羊相对困难，因此能保证巴巴的闭关。

唯一的缺点是，巴巴希望在山上建两间小屋，却发现山顶太窄，容不下两个建筑。11月份帕椎负责建造，在山顶为巴巴建一间小屋，在下面50英尺处一块平地上为阿里·夏建一间，解决了这个问题。屋子很小，10X12英尺，用的是石棉板和芒格洛尔瓦。石棉板用钢索固定，抵御狂风。还在下面小屋对面为满德里搭了个帐篷。

到12月底一切就绪。12月4日，巴巴召大阿迪、拉姆玖、达图、萨若希和22名美拉巴德满德里早上6点到坪坡岗，给予闭关前的最后指示。并重申了禁止在美拉巴德埃舍讨论政治的命令。

12月5日星期五，日落时分，把阿里·夏从美拉巴德带来，用椅子抬上山，安置于下面的小屋。15分钟后，巴巴走上山。

随着巴巴同阿里·夏的闭关开始，

太阳向其创造者致敬，

将脸藏于地平线面纱后。

巴巴在小屋安顿，埃瑞奇、拜度、卡卡、古斯塔吉、帕椎和希度在外面轮流守卫。次日凌晨巴巴开始其特殊的工作。6点至9点，在下面小屋同阿里·夏工作，其余时间日夜在他自己的小屋独自闭关。

此时在美拉巴德，埃舍管理员彭度，为照看75个成员的需要忙得不可开交。他必须每天向坪坡岗送一份美拉巴德消息的报告。巴巴特别关心每个人的健康。

当时，当地有个叫阿敏·S·赛义德的清扫工让三个儿子，14岁的阿米尔、12岁的瓦兹尔和11岁的拉贾，住在美拉巴德。阿米尔曾随巴巴在拉合尔生活，受到王子般的待遇。巴巴再次严令彭度好好照顾这些男孩，彭度尽力而为。

12月9日，拉贾患疟疾，轻度发烧，彭度及时向巴巴汇报。莫里用顺势疗法为拉贾治疗。巴巴接到消息，派（每天到坪坡岗接受指示的）大阿迪去美拉巴德亲自看孩子，并回坪坡岗汇报其病情。

彭度告诉阿迪，莫里在为拉贾治疗，已经退烧。阿迪向巴巴作了汇报，次日巴巴给彭度传话警告：“倘若拉贾出事，我会要你的命，你永远完蛋！”

因此，彭度从阿美纳伽请来医师，后者为男孩检查后说：“他一切良好，没必要进一步治疗。”彭度报告给巴巴，巴巴说：“拉贾应得到拉贾（王公）般的待遇！”

尽管拉贾康复，满德里却得小心待他，日夜悉心照料。巴巴即使在闭关，依然操心清扫工的孩子，接不到消息，就会授述便条让埃瑞奇给彭度，问他何故当天未有拉贾的情况报告。

12月16日星期二，巴巴指示美拉巴德全体人员于下午4点在“闭关山”（特姆比山后来的称呼）顶会见他。达图、拉姆玖、小阿迪和大阿迪也被召来。[这时期拉姆玖和小阿迪都在阿美纳伽生活。达图1927年曾在美赫埃舍学校读书，现任大阿迪的办公室助理。]

12月17日，巴巴在闭关第12天，上午10点下山到坪坡岗埃舍，从而结束山上的闭关。阿里·夏也被抬下山。

18和19日，巴巴在坪坡岗院子的一个房间，每天同阿里·夏静坐三个小时。对阿里·夏工作两周后，巴巴让希度把他送回美拉巴德。美拉巴德的两位玛司特，穆罕默德和阿里·夏都由希度照料。

12月21日星期天，巴巴将美拉巴德几个满德里召到坪坡岗商量工作，会后遣他们回去。从孟买来的纳瑞曼也参加了。

24日巴巴到美拉巴德视察美妮生日的庆祝准备。日落后他从山上下来，到集体宿舍会见满德里。问起三个男孩——瓦兹尔、拉贾和塔基亚——的学习状况，他们是否认识英语字母。

看到费拉姆·沃钦伯克斯瓦拉在读什么，巴巴开玩笑问他在学习什么（仿佛他也是小学生）。

费拉姆回答：“没啥特别的。”

巴巴问道：“你对灵性的东西可有所知？”

“我懂一点。”

“那一点是什么？”巴巴问。

费拉姆属于神经质型，尤其是受关注时。巴巴的问题让他不知所措，无从回答，但过了几秒钟，他说：“照巴巴说的做。”

巴巴高兴地回复：“这是灵性道路上唯一要学的！这是从头到尾的灵性！你一语中的。这是一切。”

之后巴巴到顺势医疗诊所，询问帕椎、莫里和小阿迪，哪个最了解顺势疗法。帕椎回复说，只有莫里适合独立治疗病人。巴巴评论：“个人而言，我对顺势疗法没什么信心，但必要的时候，我只希望由你帕椎来给我治疗。”

巴巴还会见了美拉巴德山上的女子。就生日庆祝事宜指示彭度和帕椎，下午返回坪坡岗。

12月28日星期天下午，巴巴带坪坡岗的女满德里到美拉巴德待了四天，夜间他睡在下美拉巴德的凯克巴德农舍，会见外面的爱者。

12月31日，庆祝美妮的40岁生日。来自楠德尔的歌手纳思演唱了卡瓦里。1948年1月1日星期四中午，巴巴带美妮、玛妮、美茹、高荷、瓦露、诺芮娜和伊丽莎白返回坪坡岗。

这个期间，珍·艾德尔忙于为巴巴的电影《阿瓦塔》写脚本，加百利·帕斯卡已答应执导。然而，巴巴审阅后，发现脚本对东西方皆不合适。

久违但未被忘却的英国原姬慕帮的姬慕·托赫斯特，自 1933 年未同巴巴或其弟子联系。一天在纽约市卡内基大厅的台阶上，姬慕巧遇玛格丽特·克拉思科，问起巴巴。玛格丽特建议她直接给巴巴写信。她于 1947 年底给巴巴写了信。

1947 年 12 月 31 日，巴巴回复诗意电报：

你的爱笺令人悲喜交加。

因你记得一直属我而喜。

因你不能亲身陪伴而悲。

但我在你内里的爱永照！

1947 年巴巴一直同西方爱者保持联系。拉比·马丁去世后，旧金山地区的苏非团体成员缩减为少数几个人，包括邓·斯蒂文思、达芙妮·麦克唐纳、乔依斯·拉格尔斯、路易斯·乌瑞科和罗斯玛利·麦克弗尔，他们在艾微·杜思的领导下定期聚会。弗雷德和卡洛琳·弗雷偶尔从希尔斯堡来参加。劳拉·德拉维格妮从遥远的密歇根跟华盛顿地区的艾微通讯。1947 年后的几年间，逐渐地，哈罗德·斯图尔特、拉德·丁普夫尔和马文·坎彭，加入苏非团体。约瑟夫和卡瑞·哈伯后来也加入。

1947 年 10 月，通过苏非领袖巴伦·凡·弗兰肯伯格的影响（拉比·马丁曾寄给他《语录》），几名澳大利亚苏非徒也接触到巴巴。其中有梅·伦德奎斯特、艾娜·莱蒙、比尔·乐裴基、约翰和琼·布鲁福德、斯坦和克莱利丝·亚当斯、奥斯瓦德和贝蒂·霍尔、丹尼斯和琼·奥布莱恩，以及他们后来的领袖弗朗西斯·布拉巴赞。弗朗西斯是诗人及艺术家，曾受凡·弗兰肯伯格委派，去加利福尼亚陪拉比赴印度，但由于拉比的病情行程取消了。1948 年，弗朗西斯致信巴巴讲到他的生动梦境。巴巴通过伽尼医生回复：“巴巴很乐意你把他看作朋友，或许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逐渐把他视为至爱。”的确，他没用多久便“臣服于心灵至爱”。

当拉比提名艾微·杜思做苏非教团的下任穆希德时，艾微感到惊讶。她感到自己不具备真正的穆希德所必需的灵性觉照。也不觉得有能力或资格承担指导苏非教团的世间责任。在拉比去世后的动荡中，艾微唯一能够

想到的就是赴印度见巴巴。她决定必须完成拉比·马丁的最初设想：将美国苏非教的未来献于美赫巴巴的足前。并决意如此做。艾微一直同巴巴通讯，打算请求他给苏非教团指定一位真正的、觉照的导师，“或许某个东方人”，来美国给教团打下稳固基础。巴巴却另有打算。并准许她来印度会见。

1948年1月7日星期三，52岁的艾微和18岁的女儿夏闵来到坪坡岗。下午3点，美赫吉（美赫吉出差时在美国见过艾微）驱车从孟买把她们接来。巴巴在通常夜间休息的拉坦夏·伽亚小屋接见她们。会见期间，由伽尼读字母板，邓肯、美赫吉和大阿迪也在场。见到巴巴，艾微流了泪，首次会面便带来她对至爱的毕生臣服和服务。后来她写道：

“以前我从未见过这种眼睛——我根本没想到会有这样的眼睛——然而此刻，我透过朦胧的泪水直视着它们。我几乎没注意到它是褐色的，很大，睿智，明亮，富于表情，因为它们还有一种令我好奇着迷的品质——我坐在他跟前，试图在脑海深处分析它，同时还努力专注于那个，我希望，意味着漫长探索之终点的人。突然我意识到他眼中难以形容的是什么——那是至乐！”

巴巴说：“告诉我，是什么让你困惑。”艾微回答，虽然拉比·马丁任命她为继承人，做西方世界苏非教团的穆希德，但她感到不具资格。

巴巴说：“你诚实——这好——这才是要紧的；你尚未见神，尚未证悟。你看我是一个人，却没看见我的真实面目。我会帮助你见神并证悟。别担心。这些事情上我会帮助你。你自己不知道的，你没法教别人——但只要你诚实，说‘我尚未证神’就够了，说‘我能帮助你，你能帮助我’，因为情况就是这样。”

巴巴看了一眼坐在对面木凳上的夏闵笑笑，在字母板上写道：“纯真。”原本为“避免母亲受骗”陪艾微来的夏闵，顿时泪如雨下。“从此成了他的奴隶。”艾微回忆。

巴巴对艾微说：“真理是被体验的。理性知识不会引向真理。”

艾微和女儿原计划参观德里和阿格拉，反而在坪坡岗随女子们住了五天，这期间她的心融化了，对巴巴的感情漫溢，化作泪水。巴巴俘获了她的心。

1948年1月8日星期四，她对巴巴说：“我从不管理苏非教团——我唯一想做的是歌唱！”

巴巴说：“我也唱……从时间开始，沿至今日，我一直在唱！”

接着建议她：“你当告诉所有的人，你尚未见神也未体验。因纳雅·堪的弟子拉比·马丁给你穆希德的位置，你将帮助别人——别人也将帮助你——行道。你自己应继续向别人谈论我。通过不承担充当成道导师的责任，通过作为我的媒介工作，成百上千人的奉爱会流向我，你则不负责任。”

艾微说：“我全心全意接受您希望我做的。”并给巴巴讲了自己的身体疾病，还有夏闵的一些事情。

巴巴说：“什么都不要担心，包括夏闵。忠实地履行你所有的世间责任，在一切事情上都要诚实，连善意的小谎也不要撒，因为神无法在一颗伪善的心里居住。别指望任何事会容易；生活将充满问题，世界更是如此。事实上，未来的年间世界将达到反神思维、道德沦丧、淫欲贪婪的顶峰，因为正值一个大周期的结束。但高潮之后，一个新的真正博爱时代，将由知道一切事件的神带来。”

有一次，巴巴还给艾微如下讯息：“完美兼备人与神的全部属性，并同等表现在高低贵贱里。完人拥有无限的爱、神圣不可侵犯的灵性和最大的幽默感。他下降到爱者的层面，却始终都是大师。”

大阿迪、诺芮娜与伊丽莎白带艾微和夏闵参观美拉巴德，山上女子的实际灵性生活，给艾微留下深刻印象。回来的路上，她对阿迪说，能见巴巴并在他身边待几天，让她感到多么荣幸。“见到巴巴后，”她说，“我认识到自己读过的一切都不算什么。巴巴的眼中有无穷的无量。”

1948年1月12日星期一早晨，杜思母女随大阿迪、伽尼和卡克·萨赫伯到普纳乘火车去孟买，然后启程回美国。巴巴特意将伽尼介绍给艾微，因九个月后组建了苏非教委员会，伽尼为主席。“苏非圈子”旨在向美国

和澳洲的苏非通报巴巴的活动，但其背后的主要目的是保持大师同艾微·杜思和弗朗西斯·布拉巴赞的联系！

艾微和夏闵走后，巴巴让伽尼给她写信，再度强调他在坪坡岗对她说的话：

你应当公开宣布自己是一名灵性学生，尚未成道，并在争取那种至福——通过一位活着且积极从事当今世界事务的大师的帮助和恩典。既然穆希德马丁已将指导苏非运动的责任交给你——而非你的争取，你会尽最大努力肩负起十字架，同时完全清楚自己的缺点弱点。在努力按苏非方式帮助和教导其他人的同时，你深知你自己也在成长学习这个事实。以这种精神工作时，结果应完全留给巴巴手里。

1948年1月12日，巴巴发布公告，概述他将来40天的活动：

1月17日至2月5日：在坪坡岗对玛司特工作

2月7日至14日：在中部或联合邦省对萨度工作

2月15日至25日：在阿美纳伽地区对穷人工作。

1月15日，巴巴在坪坡岗召开会议，讨论他的计划。出席者有彭度、埃瑞奇、伽尼、萨若希、大阿迪、查干、卡卡、拜度、格玛·伽内喜、小阿迪、达图和纽瑟文。关于给穷人发粮食布匹，巴巴声明：“绝不可把这种给予视作施舍。人们不辞辛苦，从远方来，给你们一个服务他们的机会。应该受到感谢的是他们。另外，我给人们东西，意味着有灵性工作要做，为达此目的需要联系他们。如果我的名被透露，或者如果他们觉得自己在接受施舍救济，那么我通过给他们食物布匹所做的灵性工作就不能充分实现。”

巴巴计划在这个期间禁食，从1月17日开始，白天仅吃一餐，喝两次茶。接下来40天坚持这种部分禁食。

1月27日，埃瑞奇从普纳把两个求道者带到坪坡岗。一个马上被送回，另一个被留了几天。巴巴为他剃须、洗澡、喂食和穿衣，上午对他工作一小时，每晚几分钟。2月3日把他送回。

1月30日星期五，一个在阿美纳伽走路的疯人被带到坪坡岗。带他来者以为他是玛司特，但巴巴指出他只是个疯子。他满身虱子，巴巴为他理发、洗澡、穿上新衣。同一天，巴巴给他吃饭后，把他送回阿美纳伽。（几周后，1948年2月，巴巴幽默地评论：“驯养的牛、驯养的狗和驯养的驴，也比疯子更有用。后者不仅无用，而且危险——尽管前者进化较低，后者充分进化成人。”）

1月30日上午，巴巴提到：“今天将发生一起很重大的事件。”但随着白天照常过去，大家都忘了此言。然而当晚的确出了事。大阿迪和助手瓦曼出乎意料地来到坪坡岗。每天下午阿迪都过来，却从未这么晚。他的突然出现令卡卡、拜度、邓肯和韦希奴吃惊，卡卡去通知巴巴。巴巴同代替克里希那守夜的查干从伽亚小屋来到埃舍。阿迪报告巴巴，圣雄甘地于下午5点17分被刺杀。

巴巴当即在字母板上授述：“甘地的整个牺牲和无私服务之政治生活，是出于对他最后一刻都渴望见的神的爱！”

圣雄甘地与禅吉之间有大量通讯，禅吉和德希穆克博士见过甘地数次。1931年甘地同巴巴会见三次：一次在S·S·拉吉布塔纳客轮，第二次在伦敦，之后在孟买。巴巴时而谈起他，爱和赞赏他对国家的奉献。

说圣雄甘地是美赫巴巴完成他在政治领域工作的媒介，也不为过；由于甘地的努力，印度从英国人那里赢得独立。这也一定是甘地终其一生从事政治的原因，他虽然爱神，甚至向巴巴承诺，印度获自由之后便加入他。现在他真的“加入”巴巴！国家领袖受宇宙之父引导并归来！

之前一天，伊丽莎白曾哭泣。巴巴询问原因。她说：“捡得要死了。”

巴巴说：“这条狗会活得比甘地还久。”

果然如巴巴所言，“捡得”在甘地被杀后，又活了六个月。

美赫巴巴先前曾说明，圣雄甘地有个比领导印度摆脱英国统治更伟大的命运，他注定要作为成道的灵魂为全世界工作。1927年，巴巴曾告诉满德里：“甘地以最好的意图在做这一切，所以将在此生后的第三世证悟神。”

圣雄甘地死后，人们开始把他说成是一个“阿瓦塔”。奥罗宾多·高斯也热烈赞颂去世的领袖。巴巴为此于2月14日发布如下声明，要每一个满德里写下评论。

那些困惑、被利用或散乱者，被拒绝！对这种人，巴巴不开心！

一切皆按神圣计划发生，现在是一场对神、世人、我和你的考验。

奥罗宾多是第六层面的一个政治家印度教瑜伽士。真正高级的圣人和好人。但他尚未证神，仍然考虑政治和祖国。他把罗摩·克里希那·帕拉姆罕撒和拉姆提斯称作“阿瓦塔”，如果他把政治贤友甘地称这叫那——从“阿瓦塔”下至“政治机会主义者”——都不足为奇。

至于甘地，因对国家的受苦、牺牲和爱，因对神的爱，他无疑是世界最伟大者之一和圣人。但把甘地称作阿瓦塔，则是情感垃圾和伤感胡言！

一个总是等待“内在声音”引导的人，不可能是阿瓦塔，因为阿瓦塔乃是“大音”本身。一个忏悔其“喜马拉雅山般的错误”和不时陷于黑暗、软弱和缺陷的人，不可能是阿瓦塔。阿瓦塔乃是全知，全能，至乐，完美！

事实真相是，甘地从未自称是阿瓦塔，甚至圣人；这更增加了其伟大。

连真纳（巴基斯坦领袖）都被穆斯林视为伊斯兰的救世主。他死后——在不久的将来——也将被穆斯林世界宣称为伊玛目·马赫迪，穆斯林的阿瓦塔。[注：确如美赫巴巴所言，穆罕默德·阿里·真纳于8个月后，1948年9月去世。]

巴巴总结道：

所以，在这个阿瓦塔事情上，如果你们有人确实感到困惑、激动或失望，那么好歹离开我，都是对我的最大服务。我要你们对自己并对我诚实，因为我是我现在、过去和永远所是。

也许我是神的阿瓦塔或魔王。因此，你们要一了百了地审视内心，看自己是否困惑或崩溃。在萨塔拉我说过，“看2月份会发生什么。”现在等1948年6月看吧！

下面是一些男女满德里的回应：

小阿迪写道：“甘地无疑是个伟人，但与巴巴相比，他就像摇曳的烛光，巴巴的光辉则照遍全宇宙。”

德希穆克：“您不仅是我们的时代，而且是一切时代的阿瓦塔。一切皆因您的光而亮，正如月亮因反射阳光而亮，您乃是光明本身。无论谁的美好或伟大，皆得自于您。”

邓肯：“我随巴巴共沉浮，没有他反正我会沉沦。”

埃瑞奇：“让别人选择、决定并宣告他们的本时代阿瓦塔吧。对于我，作为巴巴的巴巴就是一切。”

费拉姆：“甘地是甘地，巴巴是巴巴；无需多言。”

伽德卡：“对于我，师利美赫巴巴的阿瓦塔身份毫无疑问。其他人物或许是圣人或赛古鲁，但对于当今时代，师利美赫巴巴乃是唯一的阿瓦塔，正如主克里须那、佛陀、基督和穆罕默德是他们时代的。愿世界很快接受他的引导和帮助，更加幸福。我曾在演讲中宣布，师利美赫巴巴是当今卡利时代的阿瓦塔，将来靠他的恩典我也会这么做。”

伽尼：“我已义无反顾地决定，继续做‘不可救药’大师的顽疾弟子。”

古斯塔吉：“甘地是个很真诚、勤奋的工作者和友爱者，但就巴巴而言，二者之间的差异如天壤之别。”

嘉尔·科罗瓦拉：“巴巴是光。我感到，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按照计划，这光会令这个降到黑暗最深处的物质主义世界中的每个人目眩，以便后代人能够适当地欣赏、评价并珍惜这未来之光的真、爱与美。”

凯克巴德：“我只是从心底里知道，我亲爱的巴巴曾经是神、现在是神、将永远是神。我视他为神，尊他为神，爱他为神，因为他是神。”

卡卡写道：“无论发生什么，

我都要说，

我将始终跟随巴巴。”

莫里：“无论我身边说什么发生什么，我的内在声音驱使我相信您至终，巴巴。”

尼鲁：“至今没人——至少我没有——怀疑过至爱巴巴的神性或阿瓦塔身份。这种怀疑和犹豫从未进入我们内心。令我们惊奇的是，为何我们的阿瓦塔对这些年拥护支持他的弟子产生怀疑？我一直并将跟他同甘共苦，至死不渝。”

帕椎：“我见过许多冬去春来，也会见识更多。‘也许我是神的阿瓦塔或魔王。’毋庸辩驳。”

彭度：“您很清楚，我与这个阿瓦塔或神的事务无关。我只知道一件事，我必须服务您。”

萨若希：“哲学或灵性我不在行。我是个乐天派。我唯一衷心顶拜为神者就是巴巴。不管发生什么，我的法则是服务并听从他。在对他的服务中，我感到自豪、快乐和担忧，但我将在一切时间尽心尽力。也许有一天我会成为他的总督。”

伊丽莎白：“我知道一件事：假如您尚未进入我的生活，对于我就不会有别的大师或阿瓦塔。已经来了，对我已别无它路，至爱巴巴。”

吉蒂：“惟有通过大师的恩典，弟子才能确‘知’活着的佛陀、基督或阿瓦塔。在那之前，弟子靠信心走路。但比信心更伟大的是‘您的爱’。您的爱把我带到您这里，您的爱把我留在您身边，您的爱将把我系缚于您至终。这就足够。非神爱化身者，谁能用‘为爱而爱’之爱注满弟子？”

诺芮娜：“对您——能做无人能做者，您已向我证实——我信任。在此我以重焕的热忱臣服。为了您我准备好生与死。”

拉诺：“我生命中唯一的确定就是您，至爱巴巴。我是您的，将永远是您的。”

圣雄甘地被刺杀后，全国一片动荡。在阿美纳伽，一些印度国大党人看到马哈沙巴党人举行甘地去世的庆祝会，烧毁了他们的一些房子。[刺杀甘地的是马哈沙巴党的一个成员。]

1948年2月1日，大阿迪、纽瑟文和埃瑞奇将此事报告巴巴。巴巴对纽瑟文说：“别伤心。马哈沙巴党人很高兴他们除掉了甘地（他们认为他对穆斯林让步）。国大党人应该高兴，甘地作为烈士光荣死去——如此突然，未受临终之苦。”

接着巴巴作出可怕的预言：“将造成75%世人丧命的未来世界巨变，会令一切往事显得微不足道。”

济贫工作

巴巴向爱者发布公告，指示他们从 1948 年 2 月 1 日至 25 日履行以下五项指令之一：

1. 每 24 小时只进食一次，饮茶两次（可按需随时饮水。）
2. 保持沉默。
3. 每天亲手给一个贫穷男子或女子喂饭（每天的穷人须不同，不给同一个人喂两次。）
4. 绝对禁止任何的性关系。
5. 每天静心一个小时。

这样，虽然一个月的聚会仍未实现，但巴巴让他们以这种方式参与他的工作，从而同印度及国外的爱者保持内在和外在的联系。

2 月 4 日星期三，巴巴再次叫人把阿里·夏送来，于上午 9 点至 11 点同他静坐两个小时，之后让大阿迪把他送回美拉巴德。

巴巴曾宣布，他 40 天禁食的第二阶段工作是对印度中部诸省邦的萨度。更具体地说，巴巴计划参加在安拉阿巴德 3 万圣人和萨度的昆巴·梅拉大法会。并派拜度和巴巴达斯提前去安排事宜。

2 月 7 日星期六黎明，巴巴离开坪坡岗前往孟买，大阿迪开车。埃瑞奇、佳尔和达克随行。当天下午 3 点 15 分，巴巴在孟买郊区的马希姆，联系了玛司特，阿里·阿斯伽。这是一次不寻常的联系：阿里·阿斯伽的一个兄弟和七个姊妹，生来都是玛司特。不过，他哥哥不是玛司特。据说他们的父亲是圣人。

对阿里·阿斯伽工作之后，巴巴到科拉巴，联系了一个叫帕坦巴巴的第五层面玛司特。卡卡曾于 1942 年联系过帕坦巴巴，当时他拒绝见巴巴（在罗纳乌拉），宣称：“既然你我的灵魂都和他一起，我去干嘛？”还给了

卡卡一个橘子，说巴巴，“手中掌握着全世界的钥匙——所有的国家，俄国、德国等等。照他的指示做！”

还在班德拉的玛丽山教堂后面，找到另一个玛司特。他是个精意识玛司特，人称“比利瓦拉（猫人）”，因为他特爱让流浪猫围在身边。联系时巴巴给他一个卢比。

对这些玛司特工作之后，巴巴当晚乘火车前往安拉阿巴德，萨达希乌·帕特尔和维塔·伯克里从普纳加入。8日晚10点，巴巴和满德里到达安拉阿巴德，拜度和巴巴达斯迎接。次日早上7点，巴巴像6年前一样，开始联系大法会的萨度。他不许满德里目睹他的工作；而是独自隐蔽身份到不同的萨度聚集营地，用头顶礼他们的足。巴巴近10点返回，表示工作完成。在短短的3个小时，巴巴令人惊异地联系了4000位萨度。一个接一个向这么多人顶礼，对他的身体，尤其颈部，造成极大损伤。

巴巴未透露有多少萨度真正或高级。之后，他走访安拉阿巴德，对4个真正的精意识玛司特工作：维希瓦纳特巴巴，外表像萨度，实则玛司特；夏·萨赫伯，臂下古怪地夹着一本书，还戴眼镜；夸姆鲁丁，除腰布外全身赤裸，常被一群狗围着；谢克·马丹，常年四季总是赤身裸体，嗜抽大麻烟，酷爱饮茶。

2月9日夜，巴巴率萨达希乌、维塔、拜度、埃瑞奇、佳尔、达克和大阿迪离开安拉阿巴德。巴巴达斯留下。他们在火车上度过36小时，沿途几次换车。这次旅行和在安拉阿巴德的辛苦工作整个期间，巴巴和满德里一直保持部分禁食，每日一餐。凌晨2点半，在某站下车。他们要转乘的车停在车站，但要过几个小时才发车，巴巴和男子洗完手脸，上车休息。

凌晨4点半左右，巴巴看见站台上有家水果摊开门营业，便派埃瑞奇去买些橘子。摊主正对着一张埃瑞奇原以为是位圣人的相片膜拜祈祷，一个小男孩给糖果面包罐拂去灰尘。埃瑞奇惊讶地发现照片上的人是美赫巴巴。巴巴叫他买六个橘子，每人一个，埃瑞奇问价。男孩答：“一个橘子一安那。”

巴巴从车上向埃瑞奇打手势：“既然我们买六个，让他便宜点。”

埃瑞奇开始还价，最后还到五安那，他拿着六个橘子，回到车厢，告诉巴巴，那人对他的照片祈祷，但巴巴不怎么在意。

在车上，巴巴给每人一个橘子，埃瑞奇拿着巴巴的那个去洗洗，再切开给他食用。半路上，水果摊主拦着他，痛斥道：“我还没开门营业，你们这些人就占我伙计的便宜。打劫孩子！”

“怎么回事？”埃瑞奇问，“我们付了水果钱。”

“没错，少了一安那！付我一安那；我不讲价。”店主坚持。

“我们还了价，没错，可你的伙计同意了。”

“他没权同意；他只是雇来打扫卫生的。你必须付钱，要么退还水果。”

埃瑞奇回到车厢，巴巴让他对那人说：“一旦价钱敲定，交易落实，你就不该反悔。”

但那人不听，一定要他们再付一安那，要么退还橘子。埃瑞奇试图劝他：“这个态度不好。也就是一安那。还是今天的头笔生意（被认为吉利）。”但徒劳无益。

因为那人曾膜拜巴巴的照片，巴巴煞费苦心指出他的错误态度。这不是多付钱的问题。但那人固执己见，终于要回了橘子。

埃瑞奇问：“我要不要告诉他，是您，巴巴？”巴巴按旅行时的习惯，用头巾遮面以免被认出。

巴巴回答：“他如果知道这个，会把整个摊子搬过来！那又会得到什么好处？在我面前对我的照片祈祷，他已从中受益。他的命运仅此而已。”

1948年2月11日早上，巴巴和同伴抵达孟买的维多利亚站，纳瑞曼和美赫吉前来迎接。未洗行程尘土，巴巴就去联系了四个玛司特。其中最重要者是玛司特圣人乌玛尔巴巴，也是当时孟买的灵性掌管人。乌玛尔巴巴是在1944年提普巴巴死后接管其职责的。他在第六层面，住在坟场，也是早上巴巴联系他的地方。

接着，巴巴在本迪集市上，对一个很好的精意识玛司特工作，休息前还对孟买别处的另两名玛司特工作。稍事休息后，巴巴很快动身前往坪坡

岗，中途在普纳停下，看望杰萨瓦拉家和贝拉姆一家。当天下午返回坪坡岗。

1948年2月13日星期五，（按帕西年历）庆祝巴巴的54岁生日。下午3点，巴巴召美拉巴德的女子到坪坡岗。还让顾麦、琵罗佳（顾麦的女儿）、纬露（萨若希的妻子）、苏娜（萨若希的亲戚）和女儿芙瑞妮（小阿迪的妻子）、珂希德·芭奴（高荷的母亲）和女儿罗珊、美茹·达玛尼亚（埃瑞奇的妹妹）、珂希德（埃瑞奇的妻子）、珂希德的妹妹美茹和她们的母亲希琳·达玛尼亚，从阿美纳伽来参加庆贺。

两周前，曼萨丽的兄弟，孟买的弥奴·德赛来达善，送给巴巴一件很实用的生日礼物——收音机。这是巴巴首次在坪坡岗听收音机，他表示满意，拥抱了弥奴。当天还播放了珍·艾德尔关于巴巴教导的演讲录音。

2月15日星期天，全体男女满德里从坪坡岗搬到阿美纳伽。卡里玛玛造的临时建筑要拆掉，萨若希将在原址上为巴巴和女子们建一座两层的大房子。坪坡岗的地产权最初立在萨若希的名下，但他后来转在巴巴名下。

（1947年9月26日，萨若希也成为美拉巴德山土地的共有人。）

在阿美纳伽，女子们——美婍、玛妮、美茹、高荷、瓦露、伊丽莎白和诺芮娜——再次住在高荷与恺梯的父母，鲁西“帕帕”和珂希德·芭奴·伊朗尼的家。其余女满德里在美拉巴德山居住，虽然也叫拉诺，有时还有吉蒂，到鲁西家住几天。珂希德·芭奴和女儿罗珊从家里搬出，住到纬露的兄弟克基·伊朗尼的家。鲁西搬出，同男满德里住在附近一座叫冰厂屋的房子，并在这个期间为他们采购。

每晚，大阿迪驱车送巴巴和守夜弟子查干回九英里外坪坡岗的伽亚农舍，巴巴在那里过夜。早上阿迪来接他们，巴巴在阿美纳伽或美拉巴德度过白天。

在下美拉巴德，满德里新大厅及宿舍的建设工作也在进行。一天，巴巴来为竖立第一个门框揭幕，触摸了一下。卡里玛玛在彭度的协助下监管这项工作。

与此同时，在冰厂屋，伽尼医生仍以一贯的懒散方式，慢腾腾地整理巴巴授述的《神曰》要点。最后，巴巴授述一项协定，让伽尼当着证人的面签字，承诺在 1948 年 5 月底之前完成此书。协定的一部分是巴巴关于伽尼的一首诗：

他以最亲最爱起誓
留在此地，写完此书
不惧夏日，不思啤酒
否则他就从此滚蛋！

巴巴开始 40 天特殊工作的第三阶段——向阿美纳伽地区的穷人发帕萨德。几周来，埃瑞奇、彭度和纽瑟文·萨达一直忙着做准备。像在尼兰简布尔那样，把印有“帕萨德”字样的数千张入场券发给各村最穷的贫农。

其它入场券上印着：“你很伟大；你给了我们服务你的机会。”在巴巴对穷人工作的四个场地，都布置并清洁了设备。安排好志愿者烧热水，以便巴巴给穷人洗脚。很多其它要求，也都在巴巴抵达前，一丝不苟地落实。

同时在坪坡岗和阿美纳伽，准备好数千包帕萨德，供巴巴分发。每包有 4 西尔粟米，用 1 码半白布裹着。

1948 年 2 月 16 日星期一，第一次活动在阿美纳伽 80 英里外的科图镇举行。半夜凌晨 2 点，巴巴离开坪坡岗，刚过 8 点就到了科图。活动在旅馆举行。巴巴坐在凳子上，给 1010 名赤贫男女洗脚，用头顶礼他们的足，递过帕萨德。还给其中 27 人每人一卢比；对两个迟到没拿到包裹者，给每人两卢比。

在巴巴给这些人洗脚时，满德里倒水，递肥皂毛巾。但巴巴一个接一个给包裹时，却在另一个空房间隐蔽进行。巴巴坐在地上，招呼每个村民来领帕萨德。联系期间，门窗用厚帘子遮蔽，以防有人朝里看。活动于下午 1 点结束，巴巴返回阿美纳伽。

两天后，18日，巴巴到阿美纳伽西25英里外的帕尔纳村。活动在一座校舍举行。巴巴给600名穷人洗脚，给606人发帕萨德。给28人各送一卢比，给一个男子两卢比。

巴巴给帕纳村的一名老妪洗脚时，有位老人用英语评论：“恰如耶稣基督！”

12月20日星期五，在阿美纳伽东南70英里外的克尔达镇，举行第三次穷人活动。也是在一座校舍，对992名贫农工作。巴巴给他们洗脚，私下给每人帕萨德。还给98人各发一卢比，给13人各发两卢比。满德里协助工作，各司其职。凯克巴德记录联系人数。

第4次和最后的活动未按预期进行。原定在2月22日星期天在维瑟布尔举行。维瑟布尔是座旧军营。巴基斯坦与印度分裂之后，发生群众暴乱，导致成千上万人丧生，大量难民涌入印度。维瑟布尔成了难民营，巴巴希望那天对其中1000个贫穷难民工作。

巴巴凌晨离开阿美纳伽，驱车南下25英里到维瑟布尔的灌溉房。到达时得知，难民听说有位“圣人”要为他们洗脚，不喜欢这样，抗议：“我们要为他洗脚。决不让他为我们洗脚。”

之前，每当巴巴做这类工作，不告诉接受者谁为他们洗脚和发帕萨德。巴巴得知难民的态度，不悦地决定取消活动，返回阿美纳伽。粮食布匹包裹留给当地服务穷人的社会组织——维瑟布尔-瑟瓦-沙米提，还为难民营捐款500卢比。

返回阿美纳伽后，1948年2月22日，晚上巴巴在冰厂屋同满德里议事。交谈过程中，提到大师显现的话题，巴巴问在场者：“你们认为，作为阿瓦塔，我的百分之百显现证明是什么？”

伽尼、达克、拉姆玖、大阿迪、卡卡、凯克和从孟买来访的纳瑞曼等都表达了观点，但巴巴进一步评论：

你们说在我的阿瓦塔显现时刻，人类将受到地震般的冲击，我会以肉身出现在不同地方。可这种想法并不百分之百地证明阿

瓦塔的显现。阿瓦塔包含了整个造物界。世界里的一切生命好像他的肢体。

倘若蝎子咬了人一个身体部位，大脑立刻知道，疼痛遍及全身。同理，当阿瓦塔“刺咬”（显现）时，造物界里每一个生命都会感受到。这样，阿瓦塔在这个层面的存在和蝎子咬（显现）将被一切众生体验。

如果太阳一天照耀 24 小时，没有黑暗，则认识不到太阳存在——除非有一次完全黑暗。黑暗后的旭日会使人类欣赏太阳的存在。蝎子咬象征暗夜。

伽尼想到普罗来亚，插话：“黑暗也许意味着大毁灭和世界消亡！”

巴巴笑道：“你们（在场者）都记得这个毁灭话题。”接着在字母板上拼出：

阿瓦塔的显现之后，人类将按各自的接受能力，不同程度地接受光。户外者将体验太阳的全部光芒；头上撑伞者接受的少些；闭门在屋者得到的更少。

这意味着那些把自己关闭于欲望之屋者，将接受的光最少；那些虽在户外却头上撑伞者——拒绝向神开放心灵——接受的较少；那些渴望纯洁和心灵敞开者，将体验阿瓦塔来临的全部光辉。

“我们会不会体验光？”伽尼问。

巴巴打趣答道：“看看你们的阿瓦塔之道！我虽在阿美纳伽，却老远去坪坡岗过夜。你们若能领会这个，就会得光！”

之后不久，埃瑞奇、彭度和查干到。巴巴指示他们给坪坡岗和周边村落的贫民发济贫活动入场券。两天后，12月24日星期二，埃瑞奇、韦希奴、纽瑟文、彭度和查干把 838 位村民领到坪坡岗院子，巴巴像平常那样为他们洗脚，给每人一包粮食布匹。

人群中有个老人自称 130 岁高龄——虽然他看上去不过 80 来岁。接到巴巴递来的包裹，他转身祝福巴巴。活动结束后，巴巴幽默地笑道：“很久以来我一直等着有人来祝福我，今天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2 月 26 日上午在美拉巴德，巴巴结束 40 天的禁食。尼鲁、邓肯和伽尼，也结束 25 天的部分禁食，在巴巴面前吃了点东西。卡卡和安纳·萨赫伯·卡里对巴巴说话，打破 25 天的沉默。下午 5 点，鲁西·帕帕在山上为男女满德里表演魔术。

次日早上 8 点，巴巴带女子们回到鲁西·帕帕家。1948 年 2 月 26 日是美赫巴巴最后一次在美拉巴德过夜。

1948 年 3 月 1 日星期一，巴巴前往普纳，联系了一个叫沙斯特里·科尔的高级玛司特。他魁梧赤裸，住在中心市场路，身边是大捆的破烂，吃人们扔弃的腐食。当晚巴巴返回阿美纳伽。

由于维瑟布尔的活动取消，3 月 7 日星期天，巴巴到阿美纳伽北部 15 英里外的瓦姆伯瑞村，给 600 名男女洗脚、顶礼，给其中 583 人粮食布匹包裹，给 50 人各一卢比，2 人各两卢比。

美赫巴巴工作的第三阶段就此完成。他亲身接触了 4000 多穷人或贫农。

这期间，埃瑞奇的表弟，20 岁的达迪·科罗瓦拉获农学士学位。有一天他来见巴巴，问：“现在我该干啥？”

“为我耕耘。”巴巴答复。

达迪不明白，又问：“怎么做？”

“去门德拉，在我那里的中心耕耘。这样你将学会如何为我耕耘。”巴巴指示。并派苏拉特的索拉伯吉·瓦基尔带他去门德拉。在那里务农一年，达迪领会了巴巴的意思。巴巴频繁发指示，要他立即执行。那时他才明白，随时服从巴巴的命令就是为巴巴“耕耘”。

1948 年 3 月 9 日星期二，伽德卡带 40 岁的商卡·图勒卡到美拉巴德见巴巴。自纳西科时期，图勒卡一直和巴巴保持联系，同弥奴·卡拉斯一道来看巴巴。随行还有三个普纳的新来者。他们从伽德卡那里听说巴巴，

这是首次会见。他们是 29 岁的拉克希曼·拉姆宝·卡姆卜里，巴布萨赫伯·巴希拉吉·辛德和比卡吉·埃克纳施·达乌勒。

巴巴逐一询问，“你有几个孩子？”都作了回答，除了卡姆卜里。巴巴转向他，问：“你为何沉默不语？你没有孩子？”

卡姆卜里回答：“没有，巴巴，我没有。”

“你想要一个吗？”巴巴问。

“如果您愿意赐给我们一个的话。”他回应。

巴巴递给他一个椰子，说道：“摒弃一切关于孩子的念头，仅仅想我。你将得到我的帕萨德。”

图勒卡是个副警长，不反对受贿。巴巴问他：“你接受贿赂吗？”

“是的，巴巴。”他坦白承认。

“你同我接触这么多年，还受贿？这种腐败没一点好处。要彻底放弃。”

图勒卡接受巴巴的希望，答应改正。

巴巴用更轻松的语气，问伽德卡：“你跟你妻子谷娜苔吵架吗？”

“从不，巴巴。是她跟我吵！”他说。

“她在教你忍耐。你欠她。”

辛德有一家鞋厂和鞋店。巴巴问起他的生意，说，“别担心，我的纳扎在你身上。”

这次会面后，他们返回普纳的家。辛德的生意逐渐兴隆，成了普纳的大鞋商。不过，几年过去了，卡姆卜里夫妇还没有孩子。

1952 年卡姆卜里又来见巴巴，巴巴问他：“你做父亲了？”

卡姆卜里伤心地回答：“没有，还没有，巴巴。”

“你对我没有信心？你会有个孩子，但要有耐心。”巴巴随后给他一片玫瑰花瓣，叫他吃下。两年过去，1954 年卡姆卜里在本特尔布尔再次见

巴巴，这个话题再度提起。巴巴责备他：“看在神的份上，要耐心！你这么急干吗？”

这次会见后不久，卡姆卜里的妻子丽拉瓦蒂怀孕，生了个儿子。巴巴给他取名美赫·帕萨德。就这样，在巴巴 1948 年给穷人发帕萨德之后，卡姆卜里也得到了巴巴的帕萨德——虽然发生在 6 年后！

拉姆玖·阿卜度拉全家人都爱巴巴，但凡家庭问题，拉姆玖总是征求巴巴的建议。两年前，1946 年，拉姆玖和家人离开纳西科，搬到阿美纳伽。他有 7 个孩子：5 个儿子——达度、巴古、阿里、美鲁（美赫·阿迈德）、伊萨和 2 个女儿。

阿里高中毕业后，一天拉姆玖把他带到冰厂屋巴巴跟前。巴巴问阿里：“你想接着念书吗？想上大学吗？”

阿里说不想，巴巴问：“你想做什么？”

“我也不清楚，”他回答，“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这么干，会掉进沟里！照我说的做。”巴巴建议。

“那样我会失去自由，只得像我父亲一样面临很多困难！”阿里抱怨。

“你认为是自由的东西并不是自由；那是束缚，”巴巴说，“听从我的建议，你就会获得真正独立。”阿里答应了，巴巴叫他到美拉巴德休假六个月。之后让他在纳西科的萨若希汽修厂工作。他和兄弟达度和巴古总是来见巴巴，有时他们打算看电影，巴巴会让他们等待。这让阿里觉得，跟随巴巴会牺牲个人的“独立”。

3 月 14 日星期天，巴巴乘伊丽莎白的绿色迪索托车到孟买，大阿迪驾驶。佳尔和坪坡岗的女满德里随行。女子同阿娜瓦丝住她和纳瑞曼的公寓，在阿厦那 69-C。巴巴同佳尔、大阿迪和拜度住在美赫吉家。纳瑞曼同男满德里住。

从 15 日起，巴巴在孟买开始玛司特工作。联系了 11 个玛司特，都是首次联系。年老的帕坦人玛司特，哈吉·努尔·阿玛德，是其中之一。多年前，他曾在孟买郊区库尔拉的学校当老师，教《古兰经》。一天他被神

圣体验征服，恍惚中离开学校，裸身流浪了 12 年，最后定居本迪市场。过了几年，到麦加朝圣后，哈吉成为撒里克型。

巴巴还联系了一个精意识玛司特，夏·萨赫伯。这位玛司特酷爱嚼烟。尽管外表很脏，眼睛却明亮清澈，反映出他巨大的内在喜乐。

度内瓦拉巴巴也是精意识玛司特，住在街上和垃圾边。通常坐在自己的度内火前，一年四季只穿一片腰布。

17 日，巴巴联系了阿玛德·玛司坦，除了腰间一块麻布，全身赤裸。他的住处是可想的一个最不雅之处，街边公共便池。

那天，巴巴还同赛义德·努尔·阿里·夏交流，这个老玛司特手指上戴着一排戒指。在孟买街上流浪，自言自语或向神感叹。

这次孟买玛司特工作结束不久，3 月 20 日星期六，巴巴和男女满德里返回阿美纳伽。当夜，巴巴改变惯例，不在伽亚屋，而是到鲁西·帕帕家睡眠。白天到冰厂屋看望满德里。

25 岁的巴吉拉施·提瓦里已跟随巴巴几年，他遵照巴巴的建议，在纳西科接受培训，成为卡车司机，还自己买了卡车。他的婚事已安排，1948 年 2 月巴吉拉施娶了 14 岁的女孩考姬拉。巴巴让这对年轻夫妇在冰厂屋住了几个月，随后搬到库希如大院。饭菜从满德里厨房给他们送来。巴巴亲自教考姬拉怎样整理房间。有一次，考姬拉赤足在外面院子擦洗锅罐，巴巴看见，说：“考姬拉，要学会穿凉鞋。赤足在泥地上干活会弄坏你的脚。”巴巴在告诉她怎样做个好家庭主妇，无论何时发现东西乱放，巴巴会亲自拿起，放回合适处。

考姬拉结婚时还是个少女，强烈渴望完成高中学业。她在原籍瓜廖尔说印地语，而阿美纳伽的本地语言是马拉地语。巴巴答应了她的要求，设法通过萨若希的影响让她上了学。巴巴令巴吉拉施每天早上用马车送她去学校，下午接她回家。其他女学生爱打听，问考姬拉每天是谁来回接送她，开始戏弄嘲笑她，以至于她想继续上学的渴望烟消云散。

巴巴有时候会带女子去萨若希影院。萨若希安排早晨 6 点的专场，以便他们不受干扰。跟巴巴去看电影，结果令人头痛，因为人人得准备好凌

晨5点出发。除了美赫巴巴的女满德里，还邀请阿美纳伽的女子，包括阿克巴棉纺厂的萨达和达玛尼亚家的女子、考姬拉、鲁斯特姆·卡卡的妻子希拉·卡库、顾麦和女儿琵罗佳、萨若希的妻子纬露、高荷的母亲珂希德等等。她们也从中得不到什么乐趣，因为看电影者的预备名单里——要提前几天交给大阿迪——总会漏掉某个人的名字（也许有意如此——考虑到巴巴的方式！）从而造成争吵。巴巴出于自己目的，有时希望发生这类摩擦，娱乐不成，反令人扫兴。结果是，没有哪个女子特别热心参加“黎明首映式”。

鲁斯特姆·卡卡·哈施达鲁在萨若希影院做放映员，从1925年起一直同美赫巴巴联系。他妻子希拉·卡库从童年起就接触大师，他们家的话题总是围绕着巴巴。

助理放映师是个基督徒，叫巴斯科·劳·帕瓦尔。鲁斯特姆·卡卡给他谈起巴巴，但他不信。鲁斯特姆·卡卡对他说：“你只要去见美赫巴巴一次，就会知道我的话是真的。”

“我会发现什么？”帕瓦尔问。

“我从未顶礼过别人的脚，”鲁斯特姆·卡卡答道，“不知为什么，顶礼美赫巴巴的足，我从不犹豫。”

帕瓦尔不以为然。“这违背我的宗教。我从不对人顶礼，不管是谁！美赫巴巴让人顶拜他，犯下最重的罪。神必将惩罚他！”

一天早上，巴巴带女子到电影院。按他的一贯命令，这时候没有别人在场。帕瓦尔在放映室，但有点事出来。巴巴正在大门旁会见萨若希。

帕瓦尔一见到巴巴，就拜倒在他的足前！巴巴帮他站起，说：“这些日子我不准人触我的脚。你出于爱这样做，但这干扰了我的工作。我要触你的脚，你只好同我分担罪孽。”巴巴把头放在帕瓦尔脚上，帕瓦尔深受感动。

那天，鲁斯特姆·卡卡后来问他：“你为何触摸美赫巴巴的足？你说过那违背你的宗教。”

“别问我为啥，我不知道。无人能控制心灵的爆发！”帕瓦尔坦白。

坪坡岗新屋的工程继续进行。巴巴常去视察。1948年3月22日，巴巴带大阿迪、彭度、帕椎和高荷来到。帕椎在监督马希伯（木匠/承包者）给新居安装管道。巴巴要他加快工作。从27日起韦希奴开始住在坪坡岗，协助监管工作。

一次，巴巴以揶揄的语气对帕椎说：“要对在这里的工人多加小心。你付他们工资，就得让他们干足一天的活。”帕椎回答他尽力让他们多干活。“那你为啥站在这里？”巴巴问。“我一直告诉你尽快完工，你这么吊儿郎当，怎么能干完？”帕椎忿然离去，不到五分钟巴巴叫他回来，重复同样的批评，打发他走。几分钟后，又再次把帕椎叫来。巴巴的警告又被重申，批评帕椎快回去工作。

这接二连三发生后，帕椎失去控制，火冒三丈：“您若继续这样频繁叫我——我能完成啥子工作？”

巴巴微笑回答：“帕椎，你刚刚又输了！我等着看你会不会发火，你发了火——难道这项工作更次要？显然你尚未学会控制嗔怒。要做到制怒是件伟大工作，从现在起，注意你的脾气。别让这个魔鬼入侵你的核心！”

大师说的“魔鬼”是指嗔怒。帕椎不是唯一脾气火爆的男满德里。大师拿帕椎作例子，强调自控。

玛司特之旅

1948年3月25日星期四，巴巴同卡卡离开阿美纳伽赴孟买，阿迪开车。途经普纳，巴巴会见佳尔、萨达希乌和杰萨瓦拉一家。埃瑞奇在普纳加入。拜度、古斯塔吉和查干在孟买与他们会合。当晚9点巴巴和满德里乘火车赴中部省邦的卡特尼。在卡特尼，巴巴造访巴简家，接着前往安努布尔，从那里去安比加普尔。嘉尔·科罗瓦拉已调到安比加普尔，巴巴去看望他。巴巴和满德里在嘉尔家住了两天，之后继续奔赴喜马拉雅山联系玛司特。

印度和巴基斯坦已分裂，全国充满混乱、暴动、破坏和骚乱。不是旅行的好时候。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肆意互相屠杀。许多人在火车上被杀。有时车厢内装满尸体，运往远处掩埋或火葬。

巴巴却选择在此时旅行工作。他从赖格尔前往加尔各答，30日抵达。赶上赴达卡——当时东巴基斯坦（今孟加拉国）首都的首趟火车。可他们到巴基斯坦边境车站拉纳加特时，巴巴下车宣布返回加尔各答。满德里感到吃惊。他刚离开就要回去！巴巴原计划在达卡联系玛司特，但谁能领会大师的内在工作？踏上巴基斯坦土地的一刻，他的内在工作便完成，没必要进一步前行。

于是，他们照他的意愿，坐进毗邻车头的小车厢。里面空无一人，巴巴心情特好，显然是由于内在工作的某种成功。但伴随好情绪的，难免有工作压力，因此他提议：“我们打牌，来减轻负担；但要保证没人进车厢。”

他们开始打牌，埃瑞奇在下一站下车，看见其它车厢迅速满员，别人也有可能进他们车厢打扰。他告诉了巴巴，说：“是我们卷起铺盖，为拥挤做准备的时候了。”可巴巴打手势叫他别担心。

快到下一站时，巴巴说：“我这么躺下。”他伸展四肢躺在木凳上，从头到脚盖上床单。一动不动，像具尸体。到站后，乘客涌入他们车厢。埃瑞奇合掌站在巴巴的“遗体”旁，表情悲恸。人们以为有人刚刚死去，

只好遗憾地退出车厢，不想跟一具高温下腐烂的遗体作旅伴。他们自然地认为有巴基斯坦人被杀，亲属送遗体到某处埋葬。

火车缓缓出站，“尸体”死而复活，打手势，“妙计，是否？”的确，美赫巴巴是活的尸体；完人在一切时间都对世界死去！

他们当晚7点半回到加尔各答，打听旅店住宿。这却不像听着那么简单。回途中巴巴在火车上规定，他想要一个走廊底端的房间，此外，他和满德里的房间之间要有个空房。经过漫长而劳累的寻找，他们找到一个答应这些条件的旅店经理。

安顿后，半夜巴巴抱怨来自附近工场的噪音。指示守夜的查干，叫埃瑞奇下去，要他们停工，因为他大哥“难受”，需要安静。工人同意停工，埃瑞奇返回。可一小时不到，巴巴又对埃瑞奇说：“有噪音从隔壁房间传来。去看看经理是否失信，让人住入。”

埃瑞奇再次走下五层楼梯，果然，经理让两个晚到的不速之客住进了空客房。“你们毕竟没付钱。”他辩解道。巴巴不悦，叫埃瑞奇去告诉那对夫妇尽量少弄出噪音。

几分钟后，有人敲门。埃瑞奇开门，发现是送冰水的服务员，把他们的房间误认成隔壁夫妇的。这也让巴巴不快，批评埃瑞奇：“这是最后的稻草！我受不了这些喧闹！你在整个加尔各答就找不到一家像样的旅馆？我们必须搬到另一家安静的旅馆。我在这种不停干扰的氛围里没法工作。”

埃瑞奇叫醒别的满德里，大家开始打行李。埃瑞奇做的要比别人多，因为他得打理巴巴的衣服、毛巾、肥皂、剃须刀等个人用品，还有他自己的。正忙着，古斯塔吉过来，打手势（因为他也保持沉默）向他提起问题来。埃瑞奇感到恼火，但尽量简要地回答。

他们找到另一家旅馆入住，但巴巴再次抱怨噪音，说该去别的地方。“市区的旅馆里或周边都会有噪音，”埃瑞奇说，“您想要安静的地方，我们就得去郊区。”

巴巴同意。“得乘火车去，”埃瑞奇指出，“要去火车站，我们就得雇辆马车或出租车。他们会索要高价钱，因为现在是半夜。”

但巴巴回答：“那没关系，我们乘火车。”

埃瑞奇只得再次打点一切，大家携带行李前往火车站——有的半睡半醒。到豪拉郊区，住进一家偏僻的旅馆。巴巴喜欢，埃瑞奇再次动手拆行李。

晨曦破晓，古斯塔吉走近埃瑞奇，对着他的脸打起手势。整天整夜的疲劳令埃瑞奇发火，气冲冲说：“我是该打点巴巴的东西，还是读你该死的手势？天啊，我夹在两个哑巴中间！”

巴巴正好进房间，听见此话，质问：“我是哑巴吗？”

又指着古斯塔吉，说：“他也许是哑巴，但我不是！”

埃瑞奇道了歉，但埋怨说：“一整夜都耗在打包拆包。还好我有力气做。可我到底该怎么在黑暗中弄懂古斯塔吉的手势？只有在我忙着做别的事时，他才有时间比划。一个人不说话对我已经够了。”

针对古斯塔吉，埃瑞奇说：“我不愿照料这另一个哑巴！”

“你怎么老说‘哑巴’”巴巴问，“能说却不言者，不是哑巴！”

头天满德里没吃晚饭，所以巴巴让他们在出发做玛司特工作之前，尽情吃饱早饭。两天里他联系了9位玛司特。其中最重要的是高级玛司特，哈吉·特尔瓦拉，以前巴巴对他工作过。特尔瓦拉从头到脚满是腐臭的食用油，肮脏得难以置信。

巴巴还联系了第五层面的玛司特，夏·杰罕，他也很脏，把自己关在一间满是垃圾的暗屋。房间就像坟墓；没有窗户。

1948年4月1日星期四，巴巴在巴塔纳伽的穆卡玛伽特寻找玛司特，发生一件趣事。巴巴在同拜度、查干、埃瑞奇、古斯塔吉和卡卡交谈。保持沉默的古斯塔吉用手指“说话”，读他的手势最熟练的埃瑞奇，正为巴巴翻译。那天早上古斯塔吉享用了一顿丰盛早餐，心情舒畅，手指飞速舞动。

旁边一名警察注意到这种奇怪的交流，怀疑起来。要他们都随他去警察局。埃瑞奇问他们做了什么错事。“这人不说话，却打手势，我对他感

到怀疑。你们得跟我到警局接受审查。”警察认为，巴巴和古斯塔吉之间用手势传递什么密码讯息。当时印巴关系紧张，一点风吹草动都让人紧张警惕。

埃瑞奇向他保证：“我们是帕西人，这人是哑巴，所以用手势讲话。”

这句再三重复的话，伤了古斯塔吉的感情，他对埃瑞奇打手势：“你为啥总叫我‘哑巴’？我是哑巴还是保持沉默？”

埃瑞奇不理睬他，继续同警官交涉，但巴巴朝埃瑞奇打响指：“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古斯塔吉说些什么？”

警察看见这帮人里面有两个“哑巴”，愈发怀疑！埃瑞奇费好大劲儿，才让他相信他们的清白，警察走了。

继而埃瑞奇和古斯塔吉之间发生争辩。古斯塔吉又问：“你为什么老是叫我哑巴？”

“要不是我说你是哑巴，你早被关进监狱了！”埃瑞奇解释。

“那又怎样？”古斯塔吉指着他说，“那也比受侮辱来得好！”

巴巴继续刺激古斯塔吉，同时要埃瑞奇翻译他的手势。最后，埃瑞奇气恼地对古斯塔吉说：“请原谅我；从此以后我绝不再叫你哑巴了。”

可这却不是他俩冲突的结束。巴巴继续鼓励古斯塔吉不停地讲话，后者的手势比划越来越多，埃瑞奇不仅得“听”，还要翻译复述。最后埃瑞奇受够了巴巴偏袒古斯塔吉，盛怒之下，脱口说出对巴巴无礼的话。

过了一会儿，巴巴问：“你知道你让我有多痛苦吗？”

已平静下来的埃瑞奇回答：“我不是有意的。别人说过比我激烈得多的话。你却没这么伤心。”

“你不明白，你是怎样震惊我的心！听这个故事，你会明白我为何感到如此伤心。”巴巴讲述道：

有个村妇，一度发生婚外情，人们知道了这事。当时惩罚这种罪行的风俗是，让奸妇坐在圈子里。然后每个村民拿石头砸她。

妇人被带到镇广场，村民们开始一个接一个扔石头砸她。轮到妇人的女儿，她不忍心用石头砸自己的母亲。而是摘了一朵玫瑰，朝她扔去。

然而，这朵玫瑰比全部石头加在一起更伤妇人，因为它来自女儿——她疼爱 and 娇养的人。

同理，别人的“石头”也没有你的玫瑰伤我之深。

联系玛司特之后，4月1日夜间，巴巴到加尔各答附近的一个小火车站，乘邮车前往哈德瓦。车站很拥挤，携带全部行李在三等车厢找到座位是不可能的。于是决定，巴巴同埃瑞奇携带行李乘头等车厢；古斯塔吉、查干、卡卡和拜度乘三等车厢。

当时埃瑞奇是巴巴的贴身随从，得随时在他的身边。古斯塔吉表示，“我来帮忙把行李搬进车厢”，因此他也随巴巴坐头等车厢。

火车到站后，是常见的争抢铺位，埃瑞奇干练地让巴巴坐进头等包厢，又利索地把行李装进去。然后，他用手电筒向月台另一端的其他满德里示意，一切顺利，他上车了。火车开动，埃瑞奇开始在小车厢整理行李。几分钟后，巴巴问埃瑞奇，古斯塔吉发生了什么。埃瑞奇找遍了火车，没有发现他，以为他落下了。于是回复：“他一定还留在站台上。我们怎么办？”

“别担心。”巴巴打手势。

“可他年老，又在沉默，”埃瑞奇反对，“让人明白他比登天还难。”

“从下一站，拍封电报给站长，查干回去带他。”巴巴下令。

听到老鼠般的吱吱叫响声，埃瑞奇打开手电筒，但黑暗中啥也看不清。那个年代火车没有电灯，夜间车厢是暗的。又听见响声，埃瑞奇找遍了车厢，但什么也没发现。他注意到有个空座位，心想也许有乘客上厕所去了，但他又找不到厕所。然后意识到厕所门完全被他们的行李遮住了。他开始挪行李，巴巴问：“你做那个干嘛？”

“去厕所的门堵住了，”埃瑞奇回答，“可能有乘客在里面。”

埃瑞奇搬开挡道的行李，惊讶地发现古斯塔吉坐在里面。巴巴责备古斯塔吉：“你无论去哪儿，总是先上厕所。一天要撒多少尿？你来帮忙运行李，反而锁在洗手间！”

古斯塔吉回答：“撒尿冲动控制不了。要是帮忙拿包，我会尿湿裤子的。”面对古斯塔吉的严肃表情，巴巴和埃瑞奇只能一笑置之。

4月和5月是印度最热的月份，白天乘火车旅行炎热难忍。巴巴不允许满德里打开窗户或通风设备，因为他的敏感鼻窦受不了最轻微的风吹。小车厢热得不行时，埃瑞奇脱下所有的衣服。在令人窒息的车厢里大口喘气，像个全身冒汗的赤裸玛司特。车厢变得像加尔各答的黑色地狱洞！

巴巴似乎睡着了，埃瑞奇抓住机会去洗手间，打开水龙头。他极度渴望吸一点新鲜空气，把头伸进“便池”——向地面的开孔——呼吸。他返回时，巴巴身上已盖上毯子，似乎仍在休息，对酷热毫无意识。

在贝拿勒斯停车时，巴巴看见一名穿赭色衣服的男子，带了两三个信徒走进隔壁车厢。看着他，巴巴打手势：“很好的灵魂。”后来，巴巴派埃瑞奇去向他打听乌塔卡西的圣人和萨度。埃瑞奇得知他是乌塔卡西人，人称古鲁德乌吉瑞·马哈拉吉。他已多年未离开过故乡，但巧合的是，简短访问贝拿勒斯后返回。巴巴说他是心意识行者。

德乌吉瑞·马哈拉吉在安拉阿巴德下车，巴巴继续前往哈德瓦，于1948年4月3日星期六到达。在那里，巴巴指示卡卡和查干购买在乌塔卡西山区旅行用的必需品。巴巴则带拜度、埃瑞奇和古斯塔吉去寻找和联系玛司特。

在哈德瓦，巴巴对一个叫哈奴曼巴巴的奇怪玛司特工作。这个玛司特的上下颚有三排牙齿。巴巴表示他是精意识好玛司特。哈奴曼喜爱拿钱给小孩子，虽然他怎么得到钱的是个谜，因为他从不乞讨。拜度试图给玛司特一安那，但他拒绝拿钱，反而给拜度一安那。

这些联系之后，巴巴正要去联系其他玛司特，目光落在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身上。派拜度去向他打听玛司特去向。拜度回来，他们走开。可老人不可抗拒地被巴巴所吸引，跟随他们在街上走。巴巴指示埃瑞奇问他为

什么跟着他们。老人回答：“我在寻找一位古鲁，因为卡比尔说过，缺少古鲁的帮助，就体验不到神！我已经老了，恐怕我未证悟帕若玛特玛就会去世。”他看着巴巴，继续说：“在您身上，我看见适合引导我行道的人。”

巴巴微笑，通过埃瑞奇建议他：“努力越来越爱神——爱得就像一条离开大海的鱼，唯一的渴望就是回归大海。”

巴巴随后离去。下午沿哈德瓦的道路漫游寻找玛司特的期间，巴巴向满德里表示他对老人爱神的欣赏。奇妙的是，他们又在大街对面看见那位老人。巴巴招呼他，老人看见自己即将从“适合引导”者手里接受帕萨德，洗了手脚才过来。巴巴递给他三个橘子，拼出：“怀着不断增强的爱，在你内里寻找帕若玛特玛。你若那么做，就会很快证神。”

1948年4月4日星期天上午，巴巴和满德里从哈德瓦乘巴士，前往瑞希克什。一到那里，就雇了9名尼泊尔苦力，沿山路把行李运到乌塔卡西。在瑞希克什时，在一个叫布拉姆埃舍的地方，巴巴满意地联系了广受尊敬的塔坡凡·斯瓦米。

5日巴巴和男子乘巴士去代赫里·格尔瓦镇。运行李的尼泊尔苦力徒步经山隘走捷径。晚上巴巴和满德里抵达代赫里。

次日，巴巴在代赫里对一个很好玛司特工作，他叫艾哈迈德·苏非·萨赫伯，奇怪的是他竟在街上卖肥皂。这位玛司特在全镇很受尊敬。巴巴还在代赫里联系了一个叫玛司特·瑜伽士的高级灵魂，他住在骡厩内。这个已成为玛司特的瑜伽士彻底忘了身体需要。

4月7日清晨，巴巴和满德里早早起床，全体人员，包括苦力，开始了到乌塔卡西的徒步旅行。距代赫里·格尔瓦大约40英里的乌塔卡西，以庇护求道者、瑜伽士和萨度闻名。考虑到巴巴以往的徒步旅行，这次距离似乎不算太远；但这里的喜马拉雅山陡峭崎岖，一整天酷热无情地炙烤。巴巴和男子穿网球鞋，背着包。到中午，共走了12英里，抵达夏苏森林的客栈，他们停下休息。晚上，尼泊尔苦力坐下，吸水烟放松——这是当地村民的普遍嗜好，查干也喜爱。

8日凌晨5点，他们离开客栈，行至14英里外的达拉绍，在卡利·卡姆里瓦拉客栈歇息。9日早晨继续步行，行走16英里，抵达喜马拉雅山高处的乌塔卡西。到达时，他们脚上都起了水泡，疲惫不堪。景色确实令人惊叹，格外迷人，牧民在山谷牧羊。静谧的景色让人心情轻松。

巴巴住在一家叫“博拉”的大客栈，客栈由著名的印度实业家贝拉建造。巴巴来乌塔卡西做的工作从4月10日星期六开始。当天巴巴对被带到客栈的3个高级灵魂工作。法哈拉巴巴是精意识玛司特，除了一片腰布，赤身裸体，住在野地，仅吃花果和药草根。迪伽姆巴·阿瓦度特是个真正的萨度。还有一个叫罗摩南德吉的玛司特全身赤裸，已沉默多年。

这些联系之后，当天巴巴后来又外出，联系其他求道者和高级灵魂。其中最有趣的是甘伽南德·马哈拉吉，他是个精意识老人，说来也怪，发现他在瓦贾利的凯拉希埃舍的一间小暗室内，阅读一些手稿。巴巴非常喜爱甘伽南德，后来又联系他一次。

晚上，巴巴去看尼古南德吉·布拉玛查瑞，一位很好的孟加拉玛司特。他近80岁，穿着破烂脏衣，住在一座杜尔迦神庙。巴巴到后，玛司特领他到庙里的一个僻静房间，以便二人独处。在那个暗室里，尼古南德吉划了40根火柴，在火光中凝视着巴巴的高贵面容。玛司特仔细逐一端详巴巴的五官，自己也满面喜悦若狂。巴巴对联系感到满意。

巴巴还联系了曼伽吉瑞·马哈拉吉。他是个精意识瑜伽士，据说已有104岁，背驼向地面。那一天，巴巴在乌塔卡西联系了共16名行道者。

翌日，4月11日星期天，巴巴到提洛特村，联系了韦希奴·达特·迪伽姆巴。这位80多岁的老玛司特，容颜却未被岁月侵蚀。在乌塔卡西的所有联系中，他是最好的，巴巴评论：“他集三者于一身——玛司特、圣人和儿童。”这个很高级的玛司特赤身裸体，已沉默多年。韦希奴·达特·迪伽姆巴习惯到五个特定家庭乞食，令人想起赛巴巴的类似习惯——也是到五家乞讨。巴巴离开时，玛司特跟巴巴吻别。

12日，巴巴在贝拿勒斯来的火车上注意到的高级行道者，德乌吉瑞·马哈拉吉，同随行到达乌塔卡西，巴巴去韦希瓦纳施神庙看他。这是巴巴

在乌塔卡西进行的最后联系。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工作开始和结束，都同这位心层面行者有关。这三天当中，巴巴联系了 25 名萨度，35 名玛司特或高级灵魂。

离开前，巴巴买了一只黑褐色的雌幼獒，并给它取名“锅锅”，大致可译为“胖墩”。回阿美纳伽的整个旅程中，巴巴都亲自照料和喂幼犬。（“锅锅”后来因白爪改称“白蹄”。白蹄后来生下玛斯坦——巴巴的宠狗之一。）

13 日上午，巴巴和五个同伴从乌塔卡西启程，之后三天沿来时的路线，徒步返回。气温比先前更热，几天的艰苦跋涉之后，巴巴腹股间发炎，行走疼痛。但他弓着腿，继续走路。（美赫巴巴当时虽已 54 岁，仍快步如箭。）懂草药的查干看到巴巴不适，说敷上鹰嘴豆粉膏，红疹就会消退。但在深山老岭，上哪儿去弄鹰嘴豆？可幸的是，在一位尼泊尔苦力的帮助下，埃瑞奇找到一些，查干调制了药膏，敷在巴巴的疹子上。但第二天早上，药膏黏得巴巴两腿分不开，只好轻轻地用温水擦去。花了好半天才从巴巴的皮肤上抹掉“黏膏”——不过它确实治愈了红疹。

这之后，又面临另一起紧急事件。连续几日在炎炎酷暑下步行，超过了 57 岁的卡卡的承受能力，他突发心脏病。可幸的是不严重，休息了一会儿，他设法继续。

巴巴和男子白天步行，在纳考里、达拉绍和夏苏过夜。4 月 16 日星期五凌晨 4 点半离开夏苏，跋涉去代赫里·格瓦尔。他们提着煤油灯照路。因正在铺路，到处是碎石，他们行走中时而绊倒。终于抵达代赫里，次日早晨巴巴和男子乘巴士去瑞希克什，从那里立即前往哈德瓦，然后乘火车赴德里。抵达德里后，他们乘火车赴阿格拉，于 18 日晚到达。

巴巴在阿格拉工作三天，联系 7 名玛司特和若干求道者。其中最有趣的是玛居卜巴巴，一个衣衫褴褛的高级玛司特，他坐在精神病院对面街上，不断地自言自语。这个玛司特自称是“阿格拉的皇帝”。他也许是，虽然陌生人会把他看作街对面精神病院的居民。

另一位是哈吉巴巴，他是个好玛司特，住在清真寺的一个房间，不停地施舍钱。哈吉习惯对人说他住在“酒馆，在那儿喝酒”。那天，酒司亲临酒馆，倒满酒杯，令他愈发陶醉！

1948年4月21日星期三中午，巴巴乘旁遮普邮车离开阿格拉。次日下午返回阿美纳伽。行程结束之际，巴巴解释，“我原计划联系56个高级灵魂，这已完成。因此我对旅行成功结束感到满意，尽管旅途艰辛。”

继续玛司特之旅

早年在普纳的卡斯巴佩斯棕榈酒店，有个叫巴哈度的清洁工，常来找默文赛斯。在巴巴“下降”期间（1914-1922年），有几个月，巴哈度遵照巴巴的指示，提来一桶粪便。在布阿先生家的一个房间，抹在巴巴身上。从那以后，巴哈度开始创作格扎尔，夜间在普纳小屋为巴巴吟唱。还不时到美拉巴德拜访巴巴。巴巴从喜马拉雅山返回后，巴哈度突然于1948年5月4日到阿美纳伽的冰厂屋见巴巴。唱了一首最近创作的格扎尔。作为帕萨德，巴巴送给他一本介绍大师的马拉地语书、巴巴照片吊坠和10卢比。

另一位老跟随者，“大师之家”时期的洗衣工凯西纳施，因染麻风病，在美拉巴德去世。“大师之家”的理发师甘伽拉姆现居住普纳，这个时期也常来拜访。

5月4日，美赫巴巴给亲密联系者发公告。要他们从1948年6月21日至7月20日，遵守以下5项指示之一：

1. 保持沉默；或者
2. 24小时内吃一餐，饮一次茶或咖啡；或者
3. 每天亲手给一个不同的穷人，一口接一口喂饭；或者
4. 每天念诵一个神名10万次。用方便的姿势坐着口念（不必一次完成）；或者
5. 不摸钱或携带钱。不接触异性（不含7岁以下儿童）。任何情况下都不打人，即便以玩笑方式。不侮辱或虐待任何人，即使受到挑衅。

并要求每人签名后，把公告回寄给巴巴，注明将要遵守哪一项。也给美国、欧洲和澳洲的亲密爱者及跟随者寄了公告。

5月9日星期天，巴巴达斯从那格浦尔，带来老玛司特，罗摩苏默巴巴。巴巴让他留在冰厂屋，对他工作。玛司特也叫“马哈拉吉”（王）。

他近 80 岁，只围一块腰布。性情温和，喜爱狗和奶牛，它们也受他吸引。在阿美纳伽，为他养了 8 到 10 头奶牛和几只狗。他拿饲料喂牛，然后躺下，任牛从头到脚舔他全身。玛司特从不吃东西，除了巴巴喂他的时候。巴巴解释，马哈拉吉不属于任何的玛司特类型，是个独特却高级的玛司特。巴巴对他工作五天，14 日遣巴巴达斯送他回那格浦尔。

在世界事务中，巴勒斯坦的可怕动荡已有些时日。5 月 14 日午夜，脱离英国，获得独立，宣告成立新以色列国。巴巴曾在不同场合说过，他必须为犹太人在世界上安置家园，这终于实现。5 月 20 日起，巴巴开始经常同阿里·夏交流。巴巴几乎每天往返于美拉巴德和坪坡岗，处理事务。

鲁斯特姆·卡卡·哈施达鲁的妻子希拉（昵称卡库）已患病六个月。收到大师的 5 月公告，她决心禁食一个月。医生反对，但她主意已定。一天巴巴突然来访，就她的治疗对鲁斯特姆作了指示。鲁斯特姆说：“希拉想禁食一个月。”

“她能行吗？”巴巴问。

“行的，巴巴，我行。”她勇敢答道。

“你会死的。”巴巴警告。

“要是因服从您的命令而死，那是我好运。”希拉宣布。

巴巴微笑着离开，什么也没再说。希拉禁食，之后康复。

5 月 30 日，巴巴的弟弟贝拉姆和女儿谷娜来见巴巴。同巴巴商量，将老屋从巴巴名下转给贝拉姆和佳尔。

1948 年 6 月 1 日星期二，巴巴和女子驱车到美拉巴德。巴巴在下美拉巴德下车（女子继续坐车上山），参加新大厅落成典礼。他入座后，满德里在他面前做阿提。随后巴巴上山。凯克巴德主持了姜古和美赫·德赛的圣线仪式。

上午 11 点，巴巴返回下美拉巴德，接见来访者，包括伽德卡和普纳神智学团体、保·纳图、弥奴·坡霍瓦拉和基申·辛。问过基申·辛的行程及健康，巴巴问道：“现在，你要什么？”

基申回答：“是该我说需要什么，还是大师决定我该有什么？”

巴巴迅速拼出回答：“忘掉大师，回答问题！”

“那我需要您的爱、对您的忠爱和您的不分结合。”基申说，“您会给我吗？”

巴巴微笑，虽然巴巴没回答，但基申离开美拉巴德时，却感到巴巴给了他很多。巴巴叫他9月4日再回来，这次对他说：“你是我为灵性工作挑选的少数人之一，即使你不要求，我也会叫你来。”每三个月，基申都被召见一次。

保·纳图带来一位萨度，名叫穆尼巴巴。他曾发誓沉默，四处朝圣。会面期间，巴巴问他：“你有淫念吗？”穆尼在黑板上书写，承认有。

“你发怒吗？”

“发，不少。”

“你有淫行吗？”

“沉默之前有过，现在没有。”

“你想要什么？神？”

“不。您的恩典。”

“你会照我说的做吗？”

“会，我会。”

“承诺前仔细考虑。”

“我会的。”

“仔细听着。一天吃两次肉；一天喝一次酒，一瓶。”

“我没有经济来源。”

“我会提供。”

穆尼巴巴犹豫了，接着写道：“不行，这对我来说不可能。”

巴巴解释：“看来你不适合。最好继续朝圣一年。别碰钱。只吃讨来的饭。讨不到不吃。一年后，自问是否愿意服从巴巴。愿意，就回来。不然照旧做下去，直到愿意服从我，再来。”

巴巴问普纳的维希奴·查凡：“你准备对我服从到，如果我下令你就会杀死自己孩子的程度了吗？”

查凡说，他会这样做，巴巴对他的真诚满意。

大阿迪和鲁斯特姆·卡卡给巴巴唱歌。他在山上吃过晚饭，晚上8点半带女子返回阿美纳伽。

这段时间，伽德卡一直在普纳积极开展巴巴的工作，通过他的影响，有几个人将一生献给巴巴，臣服大师。其中有25岁的拉克希米堪特·宝万特劳·塞德，他全家人后来都臣服于巴巴。塞德在大学里，伽德卡的手下工作。巴巴从乌塔卡西回来后，塞德写信给他请求达善，巴巴定在5月15日。但最初塞德请不到假。本该到阿美纳伽的那天，塞德发高烧病倒。几天后，他得知达善日已改为6月1日。奇怪的是，塞德的老板让他休病假一天，还表示对拜访圣人者都应准假。

塞德履约，6月1日在美拉巴德见到巴巴。立刻倾倒，心想：“若我父母也来，那该多好。”

这个念头一闪现，巴巴便微笑着对他说：“别担心。你的父母也会来的，你的全家都会来。”

巴巴问：“你做什么工作？”

“我是宿舍监管。”塞德回答。

“与别人好好相处；平等对待所有人。记住，我一直与你同在。”

塞德管理的宿舍有80名学生，属于不同种姓。但他遵照巴巴的忠告，友爱对待和帮助每个人。深受学生欢迎。他充分认识到巴巴诚命的涵义。

逗留阿美纳伽期间，巴巴会时而造访美拉巴德，也到阿冉岗附近的家属宿舍，看望那里的亲近者。家属宿舍有四家人：萨瓦克·考特沃家，查干家，希度家和姜古家。每当巴巴旅行回来，几家人都会清理院子，保持

一切井井有条，等待他来。这一次，巴巴从喜马拉雅山旅行回来，看望他们时，娜格丝·考特沃说：“巴巴，我们等您等了这么久。我们每天清理宅院，盼望您归来。”

“等我，是你们的好运，”巴巴评论，“谁能这么幸运，如此等候？等到我来，是伟大苦行。”

巴巴走进家属宿舍，打手势让韦希奴叫查干。查干在厕所，迅速洗手，系好裤子，来了。巴巴问他为何用这么久。查干解释了耽搁的原因，巴巴数落他：“可你为什么不直接来？神本人在敲门，你却在系腰布，让他等着。记住，他敲门时，你若不勤勉机警，他就会走开，让你继续系内裤，直到死去。你应随时准备好迎接帕若玛特玛。这些女子等候我，眺望地平线，寻我的车；你却在厕所里，折腾裤带！”

查干的14岁女儿莎昆塔拉，学校放假期间居住美拉巴德，总是为巴巴制做果酱。不过巴巴很少在他们家露面。她希望巴巴来，坚持这个习惯；也许缺乏应有的警觉。随着一周周过去，她每天也准备果酱，却不如原来那么早。

这一天，巴巴到了，向莎昆塔拉表示他饿了，要她拿些吃的。灶上有果酱，但还没熬稠。她腼腆地告诉巴巴，要等一会儿果酱才凝固。“就这样拿来吧，”巴巴回答，用薄饼蘸热果酱吃。莎昆塔拉为自己的散漫羞愧，恢复了以前的做法。尽管巴巴不每天都来，她仍按时备好果酱。这成为忆念大师的媒介。

女满德里仍住在阿美纳伽的鲁西·帕帕家，同时坪坡岗的建设工程继续进行，一些满德里住在附近冰厂屋。其余的男女在美拉巴德。

1948年6月7日星期一，大阿迪驱车送巴巴去普纳和孟买。巴巴接着乘火车前往巴罗达。拜度、查干、埃瑞奇和古斯塔吉随行。8日巴巴再次联系第五层面的玛司特查姆布·夏，以及玛司特赛义德·巴德鲁丁。从巴罗达，巴巴行至讷迪亚德，9日联系了一家埃舍的主持，简克达斯·马哈拉吉；还联系3名萨度。

6月10日，巴巴从讷迪亚德行至艾哈迈达巴德，对第五层面玛司特贾格纳特·马哈拉吉·玛司特工作，后者是一家埃舍的名誉主持，住在庙里。埃舍很兴旺，每天给流浪僧人、萨度和穷人提供免费食物。贾格纳特有90多岁，虽然埃舍食物丰盛，多年来他每天仅吃两只饼一个洋葱。这位圣人内心认出巴巴的灵性伟大，向巴巴献了花环，尽管巴巴的身份也未泄露。他又送给巴巴一条黄围巾，也给满德里每人一条。还给巴巴一张普里饼和甜点。巴巴对联系高度满意，说贾格纳特是个特别谦卑、纯洁的撒里克。

巴巴一整天对艾哈迈达巴德的9名玛司特和2位高道工作。其中最难忘者是精意识玛司特，穆罕默德·侯赛因。他多年坐在一个最让人嫌恶的地方——公共厕所边。厕所臭气熏天，令人作呕，男满德里没人能在旁边待哪怕几分钟。巴巴却在厕所内，对玛司特工作。

高级精意识撒里克，拜图拉·夏，住在艾哈迈达巴德郊区。10日夜间，巴巴前往联系，但他被许多信徒围着，故巴巴决定第二天一大早来见他。据说拜图拉·夏一天祈祷10小时——分5次，每次连续2小时。每周四深夜11点，拜图拉·夏朗读《古兰经》，持续16小时，直到次日下午3点。

这期间，一伙激进的穆斯林分裂分子，在卡希姆·拉兹维的狂热领导下，在整个地区制造动乱。大肆抢劫，烧毁房屋，奸淫妇女和绑架儿童。弄得人心惶惶，城市气氛紧张。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暴乱。

试图联系拜图拉·夏期间，巴巴令查干携行李留在艾哈迈达巴德。巴巴和满德里步行到车站，赶巴士回艾哈迈达巴德时，发生一起可怕事件。巴士到后，埃瑞奇和拜度先上车，为巴巴找座位，接着巴巴上车。古斯塔吉走路不如别人快，正缓步走来，落后大约50码。

巴士就要开了，巴巴击掌，让古斯塔吉赶快。古斯塔吉立即跑起来。一个小男孩刚好迎面走来，看见这个戴黑帽、样子奇怪的人向他跑来，以为古斯塔吉要抓他。男孩吓坏了，转身便跑，叫嚷说有人追他。听到男孩尖叫，几个人过来，大喊：“乔司（阿拉伯人），乔司！”这在当时等于大叫“凶手”！

他们指着古斯塔吉，误当他是追男孩的阿拉伯人。一听到这些煽动性喊叫，十多个男子持棍冲到现场，向古斯塔吉扑来。若非巴巴的帮助，古斯塔吉定会被打死。巴巴从远处指示他立即原地停下。古斯塔吉停止奔跑，站住不动，喘着气。这时，本地人有机会看到他相貌温和，举棍之前犹豫了。凶暴地盘问：“你是谁？从哪儿来？是不是阿拉伯人？”

古斯塔吉有巴巴的命令，不能说话。埃瑞奇和拜度上前斡旋。埃瑞奇说：“兄弟们，我们从孟买来，这位和我们一块的老人是在赶巴士。他这种老人怎么会追孩子？”这番话让那伙人平静下来，他们相信埃瑞奇说的是真话。古斯塔吉得救。

巴巴第二天在米亚伽姆联系玛司特后，于6月12日星期六离开赴孟买。途中，因桑简河上的桥损坏，列车在巴尔萨车站耽搁。一场可怖的飓风横扫海岸，造成洪水。由于暴风雨，巴巴、满德里和其他乘客在拥挤的车厢内滞留20多个小时。

列车在博里沃利再次耽搁，这里大家都下了车。巴巴离开车厢，和满德里一起坐在外面。火车司机也很快加入。巴巴从上衣口袋掏出扑克，打起牌。司机尽管不知巴巴是谁，却不好奇，只是享受和他们一起。还给他们拿来开水，由满德里给巴巴泡茶做饭。

从孟买，巴巴坐火车赴普纳，到宾德拉屋看望杰萨瓦拉一家。巴巴到的时候，帕帕刚同妻子盖麦和女儿玛奴吵过架，自个儿在房间生闷气。巴巴让人叫来帕帕，问：“你怎么不高兴？”

他抱怨：“巴巴，我家没人听我的。我该怎么办？我在自己家觉得像个外人。”

巴巴转向盖麦，说：“帕帕人多好，多么爱你们。因为他对你们的爱，我才让你们留在普纳；否则，我会让你们待在我身边。”

并戏谑地对帕帕拼出：“她们若不照你说的做，你就用鞭子！这是我的命令！”

这个建议让帕帕高兴，巴巴进屋休息。不一会儿，巴巴再次出来，问帕帕：“你用过鞭子了？”

“还没有，”帕帕说，“再发生这种事，我一定用。”

埃瑞奇介入，恳求巴巴：“母亲和玛奴在这里挺可怜。让她们快乐是我的责任。我不能在您身边呆下去了，我得照顾她们。”

巴巴回答：“为了帕帕，我才让你母亲和妹妹弟弟住在宾德拉屋。我想让他们随我在美拉巴德生活，而帕帕想让他们待在他身边。现在我发现帕帕不开心。所以一个月内，盖麦、玛奴和美赫文都永远离开宾德拉屋，来跟我生活。”

帕帕大吃一惊，叫道：“您说什么，巴巴？请原谅我的抱怨。在我死前，别把我与家人分开。”

“我没把你们分开。是你自己对我说，你对他们不满意。”

“我会保持满意；宽恕我，巴巴。让他们留下吧。”帕帕请求。

“你要是保持愉快，哪有机会挥鞭子？”巴巴揶揄道。

帕帕不禁大笑，巴巴说：“别用鞭子！用爱生活。”

现在查干的女儿莎昆塔拉，在普纳的兴格讷中学读书，住在女生宿舍。因无法达善巴巴，她很难过。想到辍学回家，待在巴巴身边。

6月14日，巴巴乘大阿迪的车，离开普纳回阿美纳伽。上车后，问阿迪：“莎昆塔拉在哪儿上学？”阿迪告诉了他，巴巴指示他走那条路，从那儿回阿美纳伽。车在宿舍前停下，巴巴让人叫来莎昆塔拉。对她拼出：“你想到我这儿，所以我来到你这儿！要保持快乐，专心学习。”几分钟后，巴巴离开，莎昆塔拉心中盈满他的爱。

1948年6月15日星期二，就最近的玛司特之旅，巴巴授述如下内部通告：

我，你们接受的阿瓦塔，在这次化身中，从未遭遇过6月7日在古吉拉特邦玛司特之旅中那样的屈辱和无助境地。

不眠之夜、疲惫旅行、难言艰辛，对于我和满德里都不新奇。这种辛苦寻找玛司特旅行，我们已经经历多次。但这次我被置于无助状态，见证各种事件，却极不寻常。这次皆保持沉默的我和

古斯塔吉，独自面对一些激动的印度教徒，他们冲去帮助一个印度教男孩，误认为古斯塔吉是凶手乔司。古斯塔吉险遭人身伤害。

还有埃瑞奇和拜度无辜受人侮辱嘲笑和被警察阻拦的事件；后者的不公指控受到巴尼亚乘客的支持。最后火车因桥损而在巴尔萨搁浅。我们无助地困在拥挤不堪的典型三等车厢，倾盆大雨使暂时逃离都不可能。在严重漏水、闷浊的车厢里，我们夹在兴旺的印度民众中连坐 20 小时！

6 月份玛司特之旅的事件——之前玛司特旅行中从未发生过这些事件——发生在阿瓦塔身上，将产生广泛的普遍反应，也将给我个人造成未来的某种灾难。这发生在 6 月 21 日前。世界上也发生了别的大事，包括海得拉巴与印度之间的谈判破裂——这都会在 6 月 21 日后产生明确的普遍结果。

因此，我要你们准备好同舟共济，成功走出这场危机。

6 月 16 日，巴巴会见巴巴达斯和德希穆克。巴巴叫德希穆克在阿美纳伽待几天，编辑诺芮娜的文章。并派巴巴达斯到德里、汉默坡和帕格尔布尔等地区，传播神爱讯息。巴巴达斯在汉默坡作了重要的联系。

前面提到，汉默坡的克夏夫·尼伽姆是圣雄甘地的追随者，不相信美赫巴巴。他嘲笑巴巴，对寄给他的公告也从不重视。但他看了 1948 年 5 月的公告，对第 5 项很热衷——不碰钱、女人等。他下决心遵守这项命令的当天，被任命为纳夫岗信息局的局长助理。他女儿 7 岁多了，按照命令，谁都不能触摸 7 岁以上的异性。因此新任命对克夏夫·尼伽姆结果是个祝福，因为他将离开家庭，没有机会在她们身边。新工作把他与家人分开，解决了这个问题。

巴巴达斯 7 月份访问汉默坡期间，对以下人士介绍了巴巴：汉默坡的巴瓦尼·希塔·帕萨德·尼伽姆和律师赖萨赫伯·罗摩商卡·阿米司特；拉特的伽亚·帕萨德·卡勒；瑙兰加的巴布·拉姆帕萨德；达格万的韦希奴·夏玛和韦任德拉·辛；英格塔的拉克希米昌德·帕里瓦和宾德拉·帕

萨德·尼伽姆，等等。汉默坡的师利帕特·沙海已见过巴巴，也在宣传巴巴。这些地区的人们热切期盼达善巴巴，但巴巴尚未给他们机会。

不过，有一个曾听说巴巴者，却不渴望达善。他名叫帕美希瓦瑞·达亚·尼伽姆，后被称作普卡，印度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印地语月刊《普卡》（召唤）的编辑，正积极撰写反对美赫巴巴的文章，想把他刻画成骗子或伪君子。然而，随着事件的展开，普卡和克夏夫·尼伽姆都经历内在转化，不出几年，便献身巴巴的事业。

巴巴从艾哈迈达巴德返回后，德希穆克从那格浦尔来。巴巴要他协助诺芮娜，校对她正在写作的《灵性日记片断》。每当假期来巴巴身边，德希穆克的忠实伙伴总是打字机，整天在上面敲打。除了帮助诺芮娜，德希穆克还忙于为《语录》的出版做编辑工作。这些语录是他根据巴巴授述的要点整理的。这期间巴巴给每一篇文章定下标题，又授述了几篇新的语录。

1948年5月和6月间，巴巴虽已基本停止施达善，却接见了若干人。孟买、普纳和苏拉特的信徒来见他，阿美纳伽的爱者也有机会达善。道拉·辛和儿子乌普卡从印多尔来，巴巴高兴地接见了二人。

6月18日，伽尼和儿子哈密德来看望巴巴。一天巴巴和满德里一起坐在冰厂屋，情绪不错。伽尼从不错过这种机会，会发点牢骚，引巴巴揭示一些有关内在道路或上帝的秘密。

伽尼诙谐地对他说：“巴巴，无疑，您是神；但我们在您身边这么些年，又得到什么？您把我们捉弄得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并继续刺激巴巴给篇有趣开示；这一次巴巴给他的一番解释，令伽尼眼花缭乱！

巴巴环顾四周，问卡卡：“你干吗坐在后面？到前面来，回答这个呆子！”

“我不愿卷入争论。”卡卡说。

“你怕伽尼不成？”巴巴问。

“就算他老爸，我也不怕！”卡卡激动回应。

“那就过来回答他。”巴巴命令。

卡卡走上前，两人之间爆发辩论，最终变成一番唇枪舌战。

卡卡开始：“管巴巴乞讨，你是个太监！只有太监才乞讨！”又引用卡比尔：“卡比尔说得好：自愿给的像奶；乞讨来的像水；强迫来的像血。”

“你凭什么教我卡比尔的诗？”伽尼反击，“对这些东西，我要比你这种粗人熟悉百倍。我已把它们酿成酒喝掉！”

“那你干吗说话像太监？”卡卡质问。

“你说话才像，我的朋友。你肚子里有啥货——你是个笨蛋，理解不了我。”

卡卡继续就伽尼的家谱发表精辟见解，把他的祖先比作进化阶梯最底端的某些四足动物。巴巴袖手旁观享受。最后，卡卡的话语和顽强“压倒”了伽尼，后者一声不吭。

巴巴宣告：“今天卡卡干得漂亮！伽尼哑口无言——奇迹！”

满德里之间的这种辩论并不鲜见。巴巴通过这类激烈情形工作，使满德里公正、无畏、忠诚和诚实；使他们心中仅保持一个念头：在一切的情境中愉悦巴巴。

巴巴特别注意，不让任何人有偏爱。在亲密友谊明显、偏私抬头之处，巴巴会采用这种或那种手法，在满德里中制造分歧争执。满德里都是朋友；同时又心胸坦诚，谁的缺点都隐藏不了。倘若有人的弱点掩盖，巴巴会用各种手段制造争吵，令之暴露公开，以清除“污垢”。

比如，俩人一起在坪坡岗居住时，每天卡卡会给伽尼一盘奶油；但此时，他取悦巴巴，表现的敌意超过爱，全力作战。虽有这番唇枪舌战，但大家并不记仇，继续在巴巴的爱里生活。巴巴不容忍把怨恨或受伤感情埋在心里。一切都得暴露——在人人面前。以此方式，为清理内污，会在满德里当中制造争吵。人人都感到仿佛走在刀刃上——巴巴却幽默地享受这一切！

自1948年6月21日起，一天上下午两次，巴巴又开始在冰厂屋对阿里·夏工作。25日拜度和萨瓦克送阿里·夏回美拉巴德。

因又要外出联系玛司特，巴巴6月24日带女子看早场电影，26日又看两部。纽瑟文·萨达因投身印度独立运动，被英国人监禁。28日卡卡·钦乔卡来见巴巴，汇报争取纽瑟文获释的进展。

同一天下午3点15分，巴巴带拜度、埃瑞奇、查干和美赫吉乘火车，离开阿美纳伽，29日抵达纳西拉巴德。巴巴时而叫美赫吉或纳瑞曼随他旅行。纳瑞曼、阿娜瓦丝、美赫吉、德希穆克博士和纳纳·科尔，是那种虽在世间生活，却不属于它的人。过着理想的服从大师生活。

在纳西拉巴德，巴巴联系了5年前曾对他工作过的高级玛司特吉普拉巴巴。从那里，巴巴前往贾尔冈，联系了毛拉那·哈祖尔。又对几个玛司特工作之后，巴巴到旅社休息过夜。晚饭后，巴巴异乎寻常地给每人倒了一点白兰地酒。接着开始吸白天玛司特给他的一支香烟。还叫来美赫吉，把烟递给他，示意让他吸几口。然后令他扔掉，之后禁烟。美赫吉出身严格的琐罗亚斯德教牧师家庭，从未吸过烟，这成了他的第一也是最后一支烟——巴巴给的！

次日，6月30日上午，巴巴离开贾尔冈前往格利扬，联系了卡拉克·玛司坦。这个称呼是因为他只会一遍遍地说“卡拉克，卡拉克”。

巴巴从格利扬到孟买，开始玛司特工作之前，在阿娜瓦丝和纳瑞曼的阿厦那公寓休息。7月1日星期四，巴巴同一个叫拉姆达斯·卡特瓦拉·马哈拉吉的撒里克交流。后者是分裂期间，一些逃离的信德难民从巴基斯坦带到印度的。

巴巴还对一个叫玛尔哈坦·麦的高级玛司特尼工作。她70岁有余，多年来住在孟买卡纳克桥旁的一棵树下。巴巴见她那天，刚下过大雨。巴巴给她茶，她接过去，却先倒入一只旧铁皮桶，桶子脏得仿佛积聚了“世上所有的细菌”——如邓肯《行道者》中的描述。

下午，巴巴驱车去马希姆，希望重新联系阿里·阿斯伽。这位高级玛司特的兄弟姐妹也都是玛司特和玛司特尼。玛司特在屋里，门却锁着。巴巴让人传话给他：“我要么联系到阿里·阿斯伽，要么等待他允许我离开。”

听此，玛司特走出来，但只待一会儿，又进去了。拜度从窗口恳求他接受联系，但他不同意，过了一个半小时，终于答复：“他可以回去了。”

纳瑞曼和美赫吉也同行。返回阿厦那，巴巴评论：“阿里·阿斯伽正经历一个火爆阶段，我只得等他过了这段再回去。”这个阶段玛司特不吃不睡，极其易怒暴躁。

这时阿娜瓦丝告诉巴巴，她 24 岁的妹妹罗姐和 31 岁的嘉姆希德·贝拉姆·米斯特里（昵称吉米）的婚期。婚礼时间已定好，巴巴对所选新郎表示满意。

罗姐在巴巴的爱里长大，可吉米从未有幸联系大师。曾经有一次，吉米看见一群人聚在纳罗吉家门口，等着见巴巴，但他没兴趣，走了。1946 年，在达达尔火车站月台，吉米从远处看见巴巴，被巴巴的容颜吸引。他的婚事宣布时，一些帕西人来对他说：“你要和达达禅吉家的人结婚？你疯了吗？他们全家人都是疯子，跟随美赫巴巴！这你难道不知道？”

但帕西人吉米，却镇定地回答：“罗姐可以信奉她的宗教，我会信奉我的。事实上，我没有宗教信仰，系圣线只是出于习惯。”婚后吉米接近巴巴，巴巴喜欢他的好脾气幽默。

7 月 2 日星期五，在孟买完成玛司特联系之后，巴巴返回阿美纳伽。

在此期间，巴巴邀请珍·艾德尔和迪莉娅·德里昂来印度。还致信纳瑞曼和美赫吉，要他们打听玛司特阿里·阿斯伽，是否准备好联系。二人几次去他家，最后他答应了。巴巴接到电报，7 月 12 日由大阿迪驱车到孟买，拜度和埃瑞奇随行。

巴巴又带上美赫吉和纳瑞曼，去阿里·阿斯伽家。并对他们解释，“我们必须用和上次一样的方式接近阿里·阿斯伽。所以必须在下午同样的时间抵达。”他们也是这么做的，可到他家时，门锁着。费了好大劲，又等了半小时，玛司特才试探性地开了门，巴巴进屋。

5 分钟的联系之后，两人出来；但阿里·阿斯伽立刻溜了回去，又很快拿了一把剪刀出来，剪下七根小桑树枝，扎成一束，送给巴巴。拍拍巴巴的背，说：“现在您可以走了。”

巴巴似乎对联系满意，评论：“今天我的工作漂亮完成，再也不必回来联系阿里·阿斯伽了。”

巴巴把那束树枝交给埃瑞奇，嘱咐道：“用生命保卫它！连一片小叶子也不能掉！”

由于巴巴到孟买只是为此目的，所以当天便离开，回阿美纳伽。阿迪驱车。凌晨1点到达坪坡岗，巴巴直接去伽亚小屋。

玛司特的树枝故事还没结束。埃瑞奇将树枝插入花罐，几天后叶子干枯。两周后，巴巴叫埃瑞奇带着七根干树枝到坪坡岗。叶子被碾成粉末，巴巴每天吃一小撮。干枝被扎成一捆，同玛司特送给巴巴的其它古怪礼物放在一起。这七根桑树枝同巴巴对阿里·阿斯伽做的内在工作有关——但具体怎样一直是个谜，无从解释。玛司特送给巴巴的所有零碎物——石块、碎玻璃、碎布条和破旧衣服等等，都同巴巴对每个人的内在工作有关，这就是为什么他极其小心地把它们保存在箱子内。

1948年7月13日星期二，上午10点，巴巴在冰厂屋会见大阿迪、萨若希、埃瑞奇、彭度和拉姆玖，讨论政府即将实施的粮食配给令及其将对美拉巴德社区的影响。大约从18日至21日，伊斯兰斋月拉玛丹的最后三天，巴巴也斋戒，仅喝水。21日尼鲁和邓肯来为他量血压。

7月15日，珍·艾德尔和迪莉娅·德里昂到达孟买。遵巴巴的指示，她们先在孟买美赫吉家逗留几天，19日来到美拉巴德。7月22日，分离11年后，她们终于再次见到至爱大师。上午9点，巴巴携美娒、玛妮等女子到达。巴巴走进东屋，在门口，卡曼·玛西恭敬地在他足前敲开一个椰子。美娒和玛妮跟进，几分钟后召见珍和迪莉娅。

迪莉娅回来回忆说：

经过11年的漫长分离，当容光焕发的巴巴张开双臂，我们进去见他时，真是无比的喜悦。他拥抱我们，终于又回家了。我们跑上前拥抱他时，岁月的间隔、困难伤心了无踪影。时间凝固了。这就是实在。巴巴要我们分别告诉他，这些年发生的一切。泪如泉涌的我尽力为之，因我知晓这份详叙中自有理由。我唯一想做的，就是看着他。

巴巴向她们解释：“你们来我身边，我很高兴。你们将在美拉巴德待六周。这个期间要休息好，吃好。什么也别担心——只想念我。一旦我们搬到坪坡岗，会让你们忙碌不停。”

又说：“我非常、非常疲劳。宇宙的重担压在我的肩上。但这很快会改变，西方的形势也会。人人皆是巴巴。事事皆是巴巴，处处皆是巴巴。别的皆为零。

“我打算外出两趟联系玛司特。和玛司特在一起时，我感到很快乐；但你们在坪坡岗的三周中，我会一直和你们一起。工作上的讨论，将从8月1日起进行。”

巴巴叫来别的女子，打趣迪莉娅搽古龙香水的习惯。“你还喜欢古龙水？”他问。

巴巴随后视察她们的宿舍，令人为珍和迪莉娅提供一切所需。离开之前，还带她们参观他的最后安息地陵墓，讲了修爱院岁月的几件事。

珍送给巴巴一副飞马画，是玛格丽特·波利的作品。珍曾对她谈到巴巴。（注：1969年巴巴离开肉身后，玛格丽特·波利作的另一幅巴巴骑白马画像，挂在美拉扎德的巴巴房间。）

当天下午，巴巴在冰厂屋和满德里在一起，巴吉拉施和妻子考姬拉来拜访。他们也住在同一栋房子，巴巴对考姬拉说：“我无处不在！”

“可我们怎么知道？”她问。

巴巴递给她一朵鲜玫瑰，说明：“你能看见它的香味吗？”考姬拉回答说看不见。

“可它确有香味，对不对？”

“对，当然。”

巴巴解释：“如花香藏于玫瑰，我的在同样藏于每颗心——看不见、察不到。”

1948年7月23日星期五上午，在下美拉巴德新大厅举行1小时达善。巴巴早早来到美拉巴德，被戴上花环。上午9点，大约250名巴巴爱者从

绍拉布尔、巴尔西、普纳、孟买和阿美纳伽来到，火车在美拉巴德停下，让他们下车。9点半，全体在大厅内集合。巴巴进入，大家起立呼：“赛古鲁美赫巴巴凯捷！”随后唱《七个神名》祷文。巴巴分别接见每一组，但不许他们顶礼或提问。来自普纳的苏芭朵·班德鲁唱了巴赞。她和兄弟克里须纳从伽德卡处得知巴巴，去年在美拉巴德见过巴巴。罗摩克里须那·贾朱（绍拉布尔的主要工作者）发表简短演讲。佳尔讲笑话：印度最高山是哪座？珠穆朗玛峰？不对，蒙特巴顿峰！（注：路易斯·蒙巴顿是当时的印度总督。）10点半仪式结束。

孟买来的一批帕西男女迟到，错过活动。他们先到纬露家，又到库希如大院。巴巴得知后，乘阿迪的车来看他们。并在萨若希汽修厂旁找到他们。26日马达乌·劳·米萨一家获准来达善巴巴。

29日上午巴巴到美拉巴德，一起会见珍和迪莉娅。询问美英两国和她们有联系者，特别是迪莉娅的姊妹敏塔。巴巴还表示，将在以后的会见中，同迪莉娅讨论出版事宜。7月31日，8月2日和4日，巴巴三次分别会见她们，要她们告诉他离别期间发生的每件事。迪莉娅解释说，她不满意自己为他工作的方式，不善于向别人介绍他。巴巴专心严肃地听完，拼出：“从现在起你将百分之百令我满意地安心为我工作。”并指示她给西方的几个人写信，告知巴巴的消息。

伊丽莎白赴美国两个月办事，已于7月27日回印。重新加入女弟子和诺芮娜，住在鲁西帕帕家，直到坪坡岗的建筑竣工。次日美拉巴德的女子凌晨4点起床，去看电影。巴巴和（鲁西）帕帕家的女子，到萨若希影院与她们会合，6点钟看查理·卓别林的电影《煤气灯下》。

8月5日，两名高级警官，安克勒沙瑞亚和梅塔，来冰厂屋见巴巴。梅塔对灵性感兴趣，他的亲戚曾把艾哈迈达巴德的一块地赠给罗摩克里希那修道院，他本人也读了很多灵性著作。聊过家常，巴巴慈爱地问梅塔：“你读过这么多，有何心得？对读过的灵性著作，你认为要旨是什么？”

“爱与服务。”梅塔回答。

“对，这是最宝贵的。”巴巴同意。

“我也静心。”他告诉巴巴。

“在灵性问题上，对人类的爱与服务胜过静心，”巴巴解释，“这是一种从无上高处降入日常生活的灵性。此乃灵性的最高显现之处；又最为实际。”

8月8日星期天，巴巴乘火车从通德南下，前往马德拉斯，继续玛司特工作。拜度、古斯塔吉、查干、埃瑞奇和韦希奴随行。10日到达后，巴巴开始在马德拉斯的罗亚布兰姆，对卡吉瑞·辟尔工作。后者住一个帕西富翁家。卡吉瑞习惯把面包送给来访者。并给巴巴两条新鲜面包，用脏兮兮的旧报纸包着。常人一有机会就会扔掉，但对巴巴，它却蕴含着价值和甘甜——后来他全部吃掉！

巴巴还又一次联系了马德拉斯的灵性掌管者，莫尔维·萨赫伯。后者给巴巴七个生芒果。巴巴说：“因为对很多玛司特，这是我的最后一次联系，所以其中一些人送我礼物。”巴巴吃掉酸涩的芒果，果皮干后，也吃掉。他让人小心保管果核，回坪坡岗后，在种子箱里栽培。有段时间巴巴亲自浇水，种子发芽长成幼苗，又移栽到地里，后来结出美味果实。

在马德拉斯的一名穆斯林富商家中，巴巴联系了莫提巴巴。前些年，莫提习惯摆弄小烟卷，但习惯变了，如今他爱洗扑克牌。巴巴到时，他正玩牌，联系满意。

巴巴又联系了10个玛司特，12日离开马德拉斯。继续南下，8月13日星期五，巴巴到达特里奇诺波利，对一个叫赫兹拉-埃-堪·帕坦的好玛司特工作。

14日，巴巴继续行至蒂鲁沃卢尔，最后一次联系心爱的恰提巴巴。在村外露天处找到恰提巴巴，这位伟大的老玛司特圣人状况不佳。他头枕布包，躺在路边，形容衰老憔悴。目睹这种场面，让人心碎。恰提巴巴显得悲哀疲惫——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巴巴。

巴巴坐他身边，给他一些香蕉。深为恰提巴巴的悲哀消沉状况触动，详述玛司特对神的大爱，看到他单独在那儿，没人照顾，巴巴很难过。离开蒂鲁沃卢尔之前，巴巴将玛司特的一批信徒叫到一旁，说：“恰提巴巴

不久将去世；你们务必要在他遗体上面立一块合适的墓石。”并给了他们一笔足够的钱，指示他们着手准备适当的葬礼。

1948年8月15日星期天，巴巴乘火车及巴士前往阿瓦纳希村，联系记载中的一个最可畏人物——伊拉义·斯瓦米。这位大瑜伽士据说至少有80岁了，但身体似乎未受岁月侵蚀。虽容颜年轻焕发，性格却极为狂野激烈。遇见他，人们感到不安而非安慰。

除了一小块腰布，瑜伽士黝黑的身体赤裸。手脚指甲长达两三英寸。他睡觉时，直接躺地上，没有毯子——听任日晒雨淋。从未见他喝水，连水碰都不碰。吃完后，就把手放在浓密黑发上揩一下。

伊拉义从不乞讨，若有人给钱，或当他的面无意提起，他会勃然大怒。但他的外在状况，对巴巴却无关紧要，他确认伊拉义是位大瑜伽士。巴巴对会面很高兴，事实上这场联系之后，他给身边男弟子每人一个椰子，表示对伊拉义·斯瓦米的敬意。

同一天，巴巴和满德里乘巴士去蒂鲁布尔，希望联系帕若萨纳南德·斯瓦米·古鲁。抵达后，打听斯瓦米的家，问起一名年迈的婆罗门。结果发现他有些精神失常，他兴奋地说亲自领他们去，并跳上已经满员的马车。

帕若萨纳南德是位好瑜伽士，50岁，有妻子儿女。他们到达后，得知帕若萨纳南德正禁食，只饮水，并发誓沉默40天。他在家中房间隔了一间小室静坐，一名跟随者守卫，保证他不受打扰。

男子们开始同帕若萨纳南德的一名信徒商量，能否联系他，这时鲁莽的婆罗门溜进斯瓦米的房间，在纸片上狂写一通，塞进帕若萨纳南德的小室。便条上写道：“请允许这位陌生人联系你。”

像往常一样，巴巴一来到村庄或小镇，就有大群人聚集，围观不速之客。埃瑞奇正忙着同一个信徒谈话，有个单臂瘫痪的男子站在他身边，用另一只胳膊轻搂埃瑞奇的肩膀，表示友善——埃瑞奇以为如此。埃瑞奇上衣口袋有一叠10卢比的纸币，他虽没看见动作，却听到声响，迅速转身，看见那人手中攥着两张纸币。由于人多，埃瑞奇啥也没说，但他紧抓那人

的手腕，把他拉到房后，打算重重抽他几下耳光。他举起手正要开打，突然有人从背后抓住他的胳膊。他回头一看，发现是巴巴。

“你在干什么？”巴巴打手势。

“这个无赖从我的口袋里掏走 20 卢比！”埃瑞奇回答。

巴巴看着那人。“你干了没？”并捏了捏他的耳垂（对小孩的常见惩罚），警告：“永远，永远别再这样做了！”

巴巴转身对埃瑞奇示意：“把钱还给他。那本来就是给需要者的。他若不需要，何必偷钱？”埃瑞奇犹豫，但巴巴又说：“快，给他！”

这时帕若萨纳南德让人叫巴巴。外面发生这一切的同时，婆罗门已成功劝诱斯瓦米同意联系。巴巴进去，同他交流。联系满意，巴巴情绪很好。

16 日，巴巴也在蒂鲁布尔，对另一名高道拉姆达斯·斯瓦米工作，然后乘火车，经马德拉斯到通德。8 月 19 日，大阿迪驱车从通德把他们接回阿美纳伽。

迁居美拉扎德

1948年8月22日，是萨若希影院的另一个晨间“电影日”。放映了两部电影。24日，巴巴派男女满德里代表，参加拉姆玖的女儿吉波在阿美纳伽娘家的婚礼。两天后，美拉巴德山演卡瓦里节目庆祝结婚。那天早上7点半，巴巴带女子来到美拉巴德，待了一整天。卡瓦里歌手纳西主唱，演出从下午4点半，延续到晚上7点。之后巴巴返回阿美纳伽。

翌日，8月27日星期五，上午9时举行美赫巴巴在坪坡岗的新居乔迁仪式。孟买、普纳和阿美纳伽的亲密爱者欢聚一堂。在普纳度蜜月的罗姐和吉姆·米斯特里，接到邀请电报也来了。吉姆见到巴巴，彻底成为他的。未来的岁月里，纳瑞曼和阿娜瓦丝将与坪坡岗房地有密切联系。他们也受邀提前几天来。德希穆克博士从不错过伴随巴巴的机会，也和妻子茵度玛缇出席。住在美拉巴德的男女满德里乘巴士前来，场面喜乐融融。

巴巴用一把金钥匙打开新屋的门，美嬉和顾麦行阿提。巴巴给新居取名“美拉扎德”——“扎德”意为自由或放松。

巴巴授述讯息。大阿迪宣读后，为萨若希和马希伯戴花环：

在坪坡岗美拉扎德的历史上，萨若希扮演了重要角色。最初，原始建筑全部由他提供。新建的房子，巴巴支付2万卢比；小阿迪提供价值1万5千卢比的木材；其余资金由萨若希提供。

在美拉扎德的实际建设中，过去和现在，马希伯一直扮演首要角色；（水）管道和工程是帕椎不懈工作的成果。

我们决定于9月15日迁入美拉扎德，相信马希伯和同事会确保这一点。

今天的美拉扎德埃舍新居落成仪式，整个安排主要归功于卡卡和鲁西（帕帕）。在鲁西的协助下，卡卡昨夜通宵工作，不睡眠不休息，认真安排所有的活动细节。

巴巴祝福你们每一个人——在不久的将来，不仅你们而且全世界都会需要这种祝福。

卡卡用英语发表简短演讲，从男子那边通过麦克风广播。大家充分享受了他独特的博学风格。用过茶点，1点钟众人回家。

次日晚上，巴巴带满德里到一小时车程外的考尔冈开茶会。大阿迪驱车，伽尼和卡克·萨赫伯随行。美拉巴德的满德里乘萨若希提供的巴士，由埃瑞奇驾驶。大家玩得很开心，11点返回。

回到印度，珍和迪莉娅虽很高兴，却感到分离之痛，因为她们被安置在美拉巴德，不和美媞、玛妮等女子住阿美纳伽。美拉扎德乔迁仪式之后，巴巴叫她们到（鲁西）帕帕家住，她们觉得快乐多了。卡卡为住在帕帕家的西方人单独做饭，巴巴打发她们到冰厂屋吃饭。他则同东方女子在帕帕家用餐。

伊丽莎白琢磨：“为什么巴巴打发我们出去吃饭？”

一天巴巴答复了她未提的疑问，说：“步行刺激好胃口，饭后走回助消化。”

珍、迪莉娅、伊丽莎白和诺芮娜出门用餐，走后几分钟，巴巴会派拉诺尾随，叫她听她们的午餐交谈，并汇报谈话内容。这令拉诺尴尬，因为每天她都得找借口去那边。一边装作和卡卡聊天，一边尽量偷听午餐谈话。

过了几天，珍质问：“拉诺，我相信你在监视我们。”

拉诺尽量作无辜愤怒状，回答：“哎呀珍，你为啥这样想？我在向卡卡传达巴巴的口信。”可拉诺仍觉尴尬，这也许才是巴巴一再把侦察任务交给她的原因。

男子当中，巴巴也会选人侦察。有时还会向其他人透露，某某人告诉他某件事。迟早有人会发脾气，一旦叛徒暴露，则闹得鸡犬不宁，来回指责和否认。无辜的“间谍”甚至无法为自己辩护，说 he 自己是奉巴巴之命才这样做的，因为那会使巴巴不悦。只好郁闷地承受被监察者的惩罚。

巴巴之所以制造这种情形，是训练他们无畏，通过严格遵守命令，根本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即使全世界转而反对之，他们也坚强得毫不在乎。他们唯一的念头是让至爱大师满意。他们认识到，让他满意是他们可能做的最伟大事情，为之奉献一生者，可以说已无量“受益”。但取悦至爱，几乎不可能，惟有不怕“让自我死去”的英雄方能做到。

德希穆克博士编辑的巴巴《语录》，以五卷本出版。迪莉娅告诉巴巴，查尔斯·坡德穆想重新编辑语录，以单卷本出版。9月4日，在冰厂屋召开会议，讨论《语录》版权及查尔斯·坡德穆的构想。出席者有大阿迪、邓肯、伽尼、拉姆玖、伊丽莎白、诺芮娜、珍和迪莉娅。巴巴建议他们同意坡德穆的更改，并按德希穆克的建议删除部分材料。从阿姆劳蒂召来德希穆克讨论方案，但他不同意坡德穆的构想。继而是热烈的讨论。最后巴巴决定五卷版《语录》保持不变，并允许坡德穆另行出版其新编语录。坡德穆做了修订改编后，1955年以《神对人与人对神》出版。

美赫埃舍学校的一名前任教师，格玛·伽内喜·帕塔克，在阿美纳伽做社会工作，不时来见巴巴。他在为穷人孩子筹备开一家托儿所“巴巴瓦迪”，提供免费牛奶。他邀请巴巴出席10月份的开幕式。5日下午3点，格玛·伽内喜把其中一些孩子带到冰厂屋，为巴巴唱歌跳舞，巴巴很高兴。

7日和8日，巴巴会见拉姆玖、伽尼、大阿迪等人，确定苏非圈子的宪章，组建该团体旨在保持巴巴同艾微·杜思和弗朗西斯·布拉巴赞的联系。（注：由于除了伽尼，没有其他人参加，苏非圈子于1948年10月17日解散。改为支付伽尼每月200卢比，用于旅行演讲苏非教和巴巴。）

在此期间，巴巴向美拉巴德居民和印度亲密爱者发布讯息：

三类弟子：

1. 只给予却从不索取者
2. 既给予又索取者
3. 不给予只索取者

三类求道者：

1. 启悟者

2. 启悟的理性者

3. 理性者

三类瑜伽士：

1. 渴望神且不要能力者

2. 渴望神又要能力者

3. 只为能力修炼瑜伽者

三类臣服者：

1. 彻底臣服大师的意愿，从不想“如何”、“为何”或“何时”问题者。哈菲兹说：“切莫询问原因理由，因为幸运弟子全心接受大师的每一言。”（即被选弟子在一切事情上全心全意服从大师。）

2. 不惜代价服从大师要求者，牺牲一切，不计回报；这是出于对大师意愿的臣服。

3. 不惜代价服从大师要求，但却期待回报者。

1948年9月16日星期四，巴巴带美婳、玛妮、美茹、高荷、瓦露、诺芮娜、伊丽莎白、迪莉娅和珍，到美拉扎德生活。巴巴的卧室在楼上。开始在美拉扎德居住的男子有邓肯、伽尼和卡卡。其余男女满德里住在美拉巴德，但巴巴常叫拉诺、吉蒂和娜佳来美拉扎德。卡卡·巴瑞亚到阿美纳伽采购，大阿迪每日下午2点送来邮件和电报。

18日，弥奴·卡拉斯、弥奴·坡霍瓦拉、贝拉姆·达达禅吉、纳瑞曼和美赫吉到美拉巴德。中午巴巴去见他们。

9月20日，将阿里·夏带到美拉扎德。巴巴开始对他工作。满德里注意到，这跟海得拉巴陷落、王国随后向印度联合军队投降巧合。巴巴评论：“倘若王公采取三种方案之一，命运会更好：加入巴基斯坦，与印度恶战到底，或者一开始就向印度妥协。”

拜度被遣往古吉拉特邦，寻找新玛司特，以便11月份巴巴工作。他10月1日返回，向巴巴汇报。费拉姆在库希如大院，一直为诺芮娜的文章打字。同时在美拉扎德，玛妮忙着打印邓肯的一些资料。10月2日，叫达克到美拉扎德两天，为伽尼的《神曰》手稿打字。

这期间，巴巴的舅父鲁斯特姆·马萨去世。临终前，他对妻子琵罗佳说：“我一直相信默文是神，现在我更加确信。”

琵罗佳·玛咪到美拉扎德达善巴巴。巴巴见过她，回房间休息。玛咪找到外甥女玛妮，问她巴巴上哪儿去了。“他回房间了，”玛妮答复，“这会儿不来了。”玛咪面露失望，玛妮问：“您有话想告诉巴巴？”

“是的，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玛咪回答。

“告诉我，我会转告巴巴。”

玛咪说：“我想要巴巴给大家的东西。”

玛妮回答：“巴巴将爱给大家，他已给了您。”

“不是爱——我想要莫尔提（偶像）！”

玛妮暗笑，知道玛咪指的是莫克提——解脱生死。便向她保证，“别担心，玛咪；我会叫巴巴给您莫尔提。”玛咪喜滋滋地走了，第二天玛妮向巴巴讲起这番对话，巴巴好开心。

晚上巴巴听诺芮娜、伊丽莎白、迪莉娅和珍讲笑话。她们有本笑话书，选读给巴巴听。下午或晚上，玛妮给他读侦探小说。巴巴尤爱雷特斯·史陶德写的《尼洛·伍尔夫》侦探小说。珍感到困惑，因为巴巴不像在纳西科那样，向她们阐述“灵性”的东西。但有一天巴巴对她表示：“我的每个字皆具灵性意义，为思想提供充足养料。”

1947年伊丽莎白从美国运来的两部轿车。巴巴让拉诺和美茹负责每天洗车。车虽在美拉扎德车库闲置未用，她们仍得勤快清洗。

傍晚时分，巴巴会带女子攀登闭关山。一次，巴巴穿美茹的凉鞋，玛妮穿巴巴的，美茹穿玛妮的。有一次，巴巴带她们到幸福谷散步时，天空出现两道彩虹。他说：“这对迪莉娅和珍是好兆头。”

一天下午 3 点，巴巴带女子攀登附近的戈拉克纳山，从美拉扎德可看见此山。巴巴轻快矫健地登上山顶，在戈拉克纳庙内独坐 20 分钟。之后出来，叫女子入庙顶礼。该庙的牧师却挡住她们不让进，巴巴说：“照他说的做，别进去。”

巴巴以一贯的优美步伐下山，女子们紧随。伊丽莎白和瓦露走得慢，远远落在后面，巴巴和其他人在山脚等待。巴巴开玩笑：“两个掉队者出现时，鼓掌迎接。”她们下来，全体鼓掌——包括巴巴。“欢迎你们安全抵达，”巴巴对她们说。

在美拉扎德，开会讨论“美赫出版发行”的法律形式，伊丽莎白也忙着筹划建立“美洲的世界灵性联盟”，帮助保护巴巴著作的版权。迪莉娅说：“英国也应设立这种联盟。”巴巴批准，查尔斯·坡德穆任会长，迪莉娅任副会长，威尔·白克特任秘书。还令珍·艾德尔在加州设立类似组织，不要返回或联系美赫山。

10 月 8 日星期五，巴巴遣迪莉娅和珍回西方。珍去加州；迪莉娅去伦敦设立联盟，然后到巴拿马。她有亲戚在巴拿马，巴巴令她在那儿为他和女门徒租一座合适的别墅，等候他们抵达，他希望下次访美时顺访（巴拿马）共和国。但该计划最后只得改变，行程取消。迪莉娅和珍离开时，巴巴让她们放心，“一滴泪也不要流，你们还会见我——无论发生什么。”

10 月 14 日，20 名满德里签署“美赫出版发行”合约，以便出版巴巴的书。

一次，巴巴同埃瑞奇造访阿美纳伽的阿克巴棉纺厂。看望因关节炎卧床不起的希琳·达玛尼亚。巴巴问她想要什么。埃瑞奇嘱咐她：“要巴巴让你身体康复，像从前那样走动。”

巴巴说：“只有一个疗法——我腿僵卧床，你就会好。”

希琳担忧地脱口而出：“巴巴，别那样做！我就这样躺到咽气，您可要保重啊。”

巴巴对她自发的忠爱深感满意，向她保证：“今生照常生活。这一生后，你会脱离生死循环。”

巴巴会见了阿克巴棉纺厂的每个人，包括他的三个“心爱”——霍米·萨达的孩子阿露、杜恩和纳瓦尔。五年前，他们的母亲琵拉去世，此后他们搬到阿克巴棉纺厂生活。阿露、杜恩和纳瓦尔都患有肌肉萎缩症，虽都很聪明俊秀，却受了很多苦。他们也深爱巴巴。巴巴常来看望他们。

一次，他们的堂兄弟杜拉伯·萨达问巴巴，为什么不治愈纳瓦尔。巴巴回答：“我能够治愈他，但我在肉身时，想要他受苦，以便我能安慰他。”又转向纳瓦尔，说：“你为什么不叫喊？每片叶子和尘埃都必须叫喊！”

纳瓦尔说：“可我很累，巴巴。怎么叫喊？”

“我也累，但我继续下去，”巴巴回答，“你的病会持续到效果产生——解除你的印象。要健康干什么？”

巴巴没有救治他们的残疾，却帮助他们保持快乐，教他们欣然承受悲伤痛苦。他们的小妹罗珊未患此病，也深受巴巴疼爱。一次全家拜访美拉巴德，巴巴抱起罗珊，驮在肩上，一路走上美拉巴德山。有段时间，巴巴指示杜恩每天给他写信，巴巴也经常给她回信，和他们保持亲密联系。

分裂期间，霍米工作的穆斯林保险公司股东逃往巴基斯坦，霍米失去毕生积蓄。巴巴将他叫到美拉扎德，对满德里说：“今天霍米赢了，我输了。”

霍米不懂巴巴的意思，巴巴解释：“我拿走了你的年轻妻子，你未对我抱怨。我给你三个残疾孩子，你未对我抱怨。如今我拿走了你所有的钱，而你尚有四个孩子要照顾。你一贫如洗，现在怎么办？”

霍米说：“巴巴，我心里一直觉得，这一切都属于您。我知道，您决不会辜负我，会为我们提供所需要的。”

巴巴对他的答复满意，叫萨若希雇用他，后者照办。

10月25日，巴巴由邓肯、卡卡、高荷、拉诺、伊丽莎白和诺芮娜陪同，出席格玛·伽内喜在阿美纳伽的“巴巴瓦迪”（托儿所）开幕式。美拉巴德的全体满德里，还有阿美纳伽的跟随者都来参加。

萨若希宣读了巴巴的讯息：

无私工作，你们都知道，在社会和政治领域有很多方面。每个方面，虽带有特定的文化背景，却都有自身优点和回报。但是，涉及幼儿福利的工作则别具一格。在世界各地，婴幼儿乃是神的纯洁天真缩影。他们无邪无助——又无欲无求。为什么人看出外面的仇敌和罪犯？因为所谓的仇敌和罪犯已经在他们内里。幼儿内里没有罪犯或仇敌，所以看不见外面的。

我也被称作“巴巴”——宝贝的亲昵称呼。实际上，成道者皆如同幼儿，不谙世故。所以，我在不自觉的幼儿身上，看见并欣赏自己的纯洁无邪。

当你们服务无私幼儿时，是真正的无私服务——相当于直接服务神。圣经中“凡为我的名，接待这个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是对我的话的印证。

祝福大家。

阿美纳伽的摄影师拜亚·潘代的女儿康婵·潘代病重，医生对她的存活已不抱希望。她虚弱得连头也抬不起来。体温升至华氏 105 度，家人极其担心。10 月 29 日下午 3 点，大阿迪带潘代到美拉扎德，巴巴问他：“你怎么来了？”

他回答：“我女儿要死了，您也不为我们考虑，我们信奉您有啥用？”

巴巴微笑地问：“怎么回事？”潘代讲了康婵的情况，说她已多日粒米未进。巴巴让邓肯取来两个土豆，递给潘代，拼出：“煮熟后，给康婵吃。”

“除了流质，医生禁止她吃任何东西。”潘代告诉巴巴。

“康婵好歹都要死，何必让她饿死？”巴巴回答，“让她吃了再死！”

潘代回家，给康婵吃煮土豆。女孩已骨瘦如柴；话都说不出，花了 4 小时才吃完。医生过来，得知她吃了土豆，未作检查便拂袖而去。确信她活不过几个小时。

可次日上午医生来，潘代发现康婵的体温已降到 101 度。心想：“倘若烧全退，她就有救了。”两小时后，体温降到 95 度，大家都提心吊胆。潘代热切地向巴巴祈祷，半小时内体温升至正常。

医生惊呆了，说：“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从未见过这种病例。”

潘代说：“这是美赫巴巴给的土豆的效果。”

潘代再次去坪坡岗，巴巴问：“康婵死没？”

“靠您的恩典，她活得好好的。”他说。巴巴给他帕萨德，示意让他立刻回家。他回了家——比以往更确信美赫巴巴乃万主之主。

10 月 30 日星期六，下午 1 点半，大阿迪、拉姆玖、达克、彭度和马内克到美拉扎德见巴巴。达克归还打字机，那是他借去为巴巴的文章《死亡与永生》打字的。巴巴令伽尼小心保管打字稿，并说：“别看。读了你就死定了！”

那天德希穆克和保·纳图也在场。巴巴要他们解谜：“尽管我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有一样东西我却不知道。那是什么？”

德希穆克说：“连您——全能全知者都不知道，我们人类怎么可能知道那是什么？”

巴巴给出答案：“我不知道哪里我不在。”

伽尼引述伊克巴尔的诗应答：

我不怕地狱，因我被告知

神啊，您也在那里。

这时巴巴让他停下，要每个人都出去。达克插话：“出去下地狱！”

“我在那儿等着你们。”巴巴妙语，众人大笑。

11 月 1 日，星期一早晨 6 点，巴巴离开美拉扎德，到古吉拉特邦进行 1948 年的第二趟玛司特之旅，韦希奴、埃瑞奇和嘉尔·科罗瓦拉（他前一天抵达）随行。大阿迪驱车送他们到孟买，中途在普纳的宾德拉屋停下，巴巴给伽德卡一家、维塔·伯克里一家等施达善。拜度、查干和古斯塔吉

乘火车到孟买。嘉尔乘火车到那格浦尔，下午6点半巴巴和满德里乘上卡提阿瓦邮政列车。

3日，巴巴在朱纳格特联系了2名玛司特，芒伽·赛和基纳·赛。午夜，巴巴进入一座穆斯林圣陵，到一个房间静坐闭关。室外走廊上有一条长凳。旅行时男子轮流在巴巴附近守卫。这次巴巴在屋内休息时，古斯塔吉坐在长凳上看守。

巴巴开始大声打鼾，古斯塔吉觉得是出去小便的好机会，于是寻找合适之处。解开裤子正要小便，突然听到巴巴击掌。他匆忙系好裤子，因为巴巴连续大声击掌。

古斯塔吉进去，巴巴不悦地打手势：“我连续击掌！你怎么不立即来？”古斯塔吉默不作声，巴巴打手势：“回去坐凳子上，不要弄出一点声响。”

古斯塔吉憋住小便，坐到凳子上。不一会儿，巴巴再次击掌，表示他现在可以去方便了。黎明破晓，古斯塔吉走到原打算过去小便的房子边，吃惊地看见一个大湖。若不是那一刻巴巴击掌，古斯塔吉一定会掉进去，很可能会溺死，因为他保持沉默，不可呼救。巴巴虽大声打鼾，睡眠却是“有意识的”，从意外事故中救出古斯塔吉。

1948年11月4日，星期四上午，巴巴沿数千个凿刻石阶，登上达塔尔山。因同几世纪前的成道者巴布·贾玛·夏（也叫达塔尔）的联系，山故得此名。传说达塔尔选择了吉万三摩地——让人把他活埋在山上洞中。

用轿子将老玛司特芒伽·赛抬上山。仅靠水禁食的巴巴，对他闭关工作两天。芒伽·赛类似玛居卜，意识不到身体，巴巴亲自喂他饭。

一小组求道者在山顶居住，过着清贫的苦行生活，僧人一般。巴巴赞扬说：“我曾访问过全印度和许多国家的寺庙、圣陵、埃舍和修道院，却从未看见求道者过着这种模范的简朴生活，完全由灵性理想、无私工作和物欲克制构成。”这些坚强修道者的简单饭食仅是水煮的粗磨麦粉粥。

第二天，11月5日，巴巴为这18名求道者洗脚，顶礼，给每人7卢比的帕萨德。

经过 2 天的闭关禁食，11 月 6 日，巴巴下山，进入朱纳格特的穆斯林圣陵。又用轿子把玛司特芒伽·赛抬回。当天，巴巴还联系了另一名好玛司特，古拉姆·纳比·南伽。

11 月 7 日星期天，巴巴登上吉尔纳尔的一座山顶。在以古代贤君巴尔萨瑞命名的山洞内，静坐闭关 2 小时。吉尔纳尔的古老群山中，有一些印度最老的山洞，可追溯到阿育王时代。巴巴出来，对满德里透露：“每一位在印度出生的阿瓦塔，一生中至少访问一次吉尔纳尔。”（注：美媯幼年也和父母一起游览过吉尔纳尔的这座山。）

结束在朱纳格特的工作，巴巴乘火车赴德里，于 1948 年 11 月 10 日，早晨 7 点 50 分到达。克基·德赛提前接到通知，为巴巴来访做好一切准备。因闭关工作的巨大压力，为了放松，巴巴希望观看 10 至 14 日在德里举行的，西印度群岛与印度队之间的首场板球锦标赛。克基为巴巴和满德里订好座位。巴巴和男子们每天去看比赛。对巴巴在德里的逗留也严格保密，因为他不愿受打扰。

巴巴赴德里原本是为了休息，但三天里却联系了 12 名受当地人敬仰的玛司特、玛司特尼和萨度。

11 月 12 日早晨，巴巴和一位玛司特的会见很有趣。他叫阿玛努拉·卡布利，是半温和半火爆型的高级玛司特。私下联系后，巴巴给他 10 卢比，随后是一场有趣的乌尔都语交谈。巴巴通过拜度讲话。

“现在您去哪儿？”玛司特问。

“阿杰梅尔。”巴巴答。

“我会随您去。”玛司特说。

“我会再给你 10 卢比，作车费，”巴巴说，“你得买车票，自己去阿杰梅尔。”

巴巴给他一张 10 卢比钞票，说：“现在让我们去阿杰梅尔吧。”

阿玛努拉指着巴巴，说：“您和别人可以走，但他（指着拜度）晚上必须回来。”

“看在神的份上，让我们都走吧！”巴巴请求。

阿玛努拉再次指着巴巴，回答：“神就站在我面前，我怎么能让他走？”

拜度同他闲聊各种俗事，试图获准离开。阿玛努拉终于答应了，但转向巴巴说：“我会从内心不断给您发‘爱电’，您也许在东方或西方，但我的爱电会强大得把您拉回我这儿！”

“你呼唤我，我就来。”巴巴让他放心。

阿玛努拉达答应，并道出波斯语诗句：“无论我把目光投向何处，我只看见您。”

玛司特又用波斯语说了一会儿，最后，怀着深爱，眼中含泪，紧握巴巴的手，少顷让巴巴离去。

1948年11月13日星期六，巴巴离开德里，前往阿杰梅尔，次日在那里开始玛司特联系。在纳西拉巴德外5英里的比提亚尼村，巴巴对绍卡特·阿里·毛拉那·玛司坦工作。两天后，15日，再次联系上帝意识的玛居卜——恰恰。

16日，从阿杰梅尔，巴巴带6名满德里抵达巴罗达。再次同查姆布·夏交流。这一次玛司特没有叫巴巴反复往返，但要了两条新围裙和一件衬衫。巴巴将采购的新衣递给他。查姆布·夏脱下肮脏的旧衣，递给巴巴穿，然后穿上新衣。当天，巴巴确实穿上玛司特的衣服，之后把它们小心放入衣箱。（注：巴巴回美拉扎德后，将玛司特的这些东西小心放入行李箱，箱内有查姆布·夏之前给他的衣物。有段时间，巴巴无论住哪儿，都带上这个装有查姆布·夏衣服的铁皮箱，放在房间。）

接着，巴巴和满德里行至坎贝，联系一个叫拉赫曼·夏和另一个叫巴布·卡劳瓦拉的高级玛司特。17日离开坎贝，前往维勒姆加姆，对艾哈迈德·玛司坦工作。当时玛司特正赤身在池塘里玩水。

巴巴离开维勒姆加姆，到萨乌拉施特拉邦的莫尔维，18日在那里同一个叫玛居卜·阿里·夏的伟大玛司特静坐。巴巴是深夜11点到的。看见巴巴，圣人玛司特叫道：“他是真正的法吉尔！他是真正的法吉尔！”（注：

法吉尔的字面意思是立誓过清贫生活者，也指舍弃世界、过圣洁的爱神生活者。在苏非文献中，法吉尔也指灵性完美者，库特博。)

当人们走近玛居卜·阿里·夏，首先看见的是位须发又长又白的矮胖男子，坐在莫尔维火车站旁，由废铁包围；有时候站着看水龙头，任水流到街上或他脚上。但无论谁走近玛司特，都会很快被吸引，忘记他的粗野外表，仅仅意识到面前的伟大人格。玛司特目光犀利，举止威仪，胜似君王，但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位帝王般的温和型玛司特，同巴巴和拜度分享他的面包泥。接着不安地来回踱步。这么做了两个小时，最后坐下。他令巴巴的人离开他的坐处，并叫巴巴拿一派萨（便士）的鲜枣来，分一半给他。有人拿来三四派萨的鲜枣，巴巴给玛居卜·阿里·夏一半。随后独自同他静坐，做内在工作。

后来得知，玛居卜·阿里·夏是从故乡卡奇首府普杰被流放的。原因是他在卡奇吸引大批人，当局担忧他会威胁社会秩序。从家乡被强行驱逐之后，他在印度各地流浪，最终定居莫尔维。他那“君王般的”伟大人格，再次将萨乌拉施特拉邦的群众吸引过来。

19日，巴巴从莫尔维行至拉杰果德，有150个穷人被带到旅馆。巴巴给他们洗脚顶礼，并给其中一半人每人10卢比，另一半每人1卢比后，让他们回去。

对拉杰果德的两名玛司特工作后，巴巴离开，20日到达艾哈迈达巴德。

11月21日星期天，巴巴在贾格纳特·马哈拉吉埃舍的大厅联系140名萨度。贾格纳特·马哈拉吉是第五层面的玛司特，巴巴6月份曾对他工作。有人把一把椅子放到主厅，巴巴要贾格纳特坐上面，希望联系时贾格纳特在场。贾格纳特勉强同意，因为他知道巴巴的崇高地位。巴巴坐在他旁边的石地板上。关上门，满德里在外面站岗，巴巴不希望他们看见里面发生什么。萨度一一进入，巴巴把头放在他们脚上，给每人递5卢比。

工作结束后，巴巴回到艾哈迈达巴德，对另5名玛司特工作，随后乘火车到孟买。23日上午抵达。

回阿美纳伽途中，巴巴到普纳的宾德拉屋暂停。一到，就叫埃瑞奇去洗澡。埃瑞奇坚持：“您应先洗，吃午饭——然后我洗。”

于是巴巴洗澡吃饭，再令埃瑞奇去洗澡。埃瑞奇回答：“给您服过（助消化的）休利特合剂，我就去。”

“别担心那个，去洗澡吧；我会自己服。”巴巴坚持。

盖麦干预，纠正儿子：“你干吗不照巴巴说的做？去洗澡。”

埃瑞奇不情愿地离开，巴巴取药。埃瑞奇的妹妹玛奴说在她那儿，就去拿。“不用——这儿有。”巴巴回答。打开旅行包，可他拿时，药瓶从手里滑落，摔碎。巴巴坐下，捡起玻璃，盖麦跑来，坚持说她会清理的。

埃瑞奇从浴室回来，冷嘲道：“我就知道会出事！所以不想去洗澡。”

“走开！”盖麦训斥，“就算打碎一千个瓶子，又有啥关系？”

巴巴一言不发，面带内疚，仿佛干坏事被捉。事实是，巴巴不希望埃瑞奇去洗澡，埃瑞奇明白这点。打破瓶子是他的策略，教埃瑞奇听从内心指引。

不过插曲尚未结束。有几滴水溅到巴巴外衣上。“我外衣上有污渍，”巴巴说，“美娒会怎么说？”

“别担心，我们另有一件。”玛奴说。

“我不要另一件。”巴巴坚持。转向埃瑞奇，很难过。“这怎么办？美娒看见这些污渍，会说什么？发现我穿弄脏的外套，她会有多难过。你知道，她对我的穿戴有多讲究。”

埃瑞奇说：“都是因为我去洗澡了。我搞不明白，怎么让您说服的。”巴巴笑了，玛奴赶紧拿来一件类似的外套。巴巴穿上，以便她们清洗弄脏的一件。

之后巴巴回老家，看望弟弟佳尔、贝拉姆一家。贝拉姆的3岁双胞胎儿子，鲁斯特姆与索拉伯，长得一模一样，巴巴问佩琳：“哪个是索拉伯，哪个是鲁斯特姆？”佩琳分辨得出，佳尔和贝拉姆却分辨不出。巴巴让她说个分辨标记。

谈论家事时，贝拉姆说了谎，巴巴不悦。“你甚至对我说谎！说谎不好。千万别再对我或对别人撒谎。”

贝拉姆承认错误，请巴巴宽恕。但紧接着，心想：“有时候连巴巴也撒谎。”

巴巴不问他在想啥，而是微笑着向弟弟拼出：“我是神，想做啥就做啥。但你应当照我说的做。这一切皆是我的创造，为其利益，我也许会做任何和一切事情。从这个角度，连我的撒谎也是表述真理，因为真理从不会撒谎！”

1948年11月24日星期三，巴巴与拜度、韦希奴、查干及古斯塔吉一起回到美拉扎德。接下来的一个月，巴巴住在这里，向伽尼授述《神曰》要点。几个月来巴巴一直催伽尼完成该书。伽尼极为懒惰，以至有时穿着衣服、甚至鞋子睡觉，省得早晨重新穿上。巴巴亲自去他房间敲门叫醒他。

巴巴开始沉默后，从1927年起已停止书写。但继续亲自读邮件，偶尔也看报。但从1948年11月底的玛司特旅行返回之后，巴巴放弃阅读。从那以后，他想浏览信件、电报或便条，会让人读给他听。

1948年12月，有几个人到美拉扎德见巴巴。包括道拉·辛父子。印度分裂剥夺了道拉·辛的全部财产。他和家人只得放弃家园，逃离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激烈厮杀。但他对巴巴的爱丝毫未减。为爱而来，不为金钱援助。

在坪坡岗，有个村妇产下男婴后去世。男婴以圣人乔罗迦陀命名。巴巴让人把孩子抱到美拉扎德，令高荷照料。10多天后，巴巴将婴儿送到美拉巴德，叫蔻诗德抚养。尼鲁医生任孩子的私人儿医，将乔罗迦陀王子般养大。他喝的罐装奶专门由美赫吉从孟买订购，还有昂贵的衣服和其它用品。巴巴时而访问美拉巴德，也会看望乔罗迦陀，孩子若患轻度感冒或疾病，尼鲁和蔻诗德就遭严责。

在这期间，巴巴要高荷在美拉扎德的小池塘养鸭子。高荷是对抗疗法医师，虽懂怎样照料婴儿，却不知怎样做鸭子保姆。尽管如此，她查阅参考书，逐渐精通此道，用养殖业的最新方法履行职责。一次采购员要外出

购物，高荷发现鸭子需要饲料。未请示巴巴，不得从外面订购、接收或从美拉扎德拿走东西。每项事情都须由他批准。

巴巴正向邓肯和伽尼授述《神曰》要点，高荷匆匆冲进来，脱口而出：“巴巴，鸭子饲料没了！”

“你还有理智吗？”巴巴问，“我这里阐述崇高灵性主题——你却闯进问饲料？！你怎么当上医生的？脑瓜塞满锯屑！你把我们第七层面降到鸭子！”

后来，巴巴一字不漏将这一幕复述给别的女子，她们大笑一场。

1948年12月7日，维希奴·查凡把一个叫保·奈勒卡的普纳商人带到美拉扎德。巴巴亲切问候他们，奈勒卡对巴巴说：“我只要一件事——成道。”

巴巴十分满意，回答：“很少像你这样的人来这里。我会保证让你成道。但你会服从我的指示吗？”

奈勒卡自信地答道：“当然，巴巴。”

巴巴拼出：“出去一会儿，考虑考虑，再回来告诉我，你是否百分之百准备好执行我的命令。”

奈勒卡走出去，考虑过巴巴的话后回来。他是婆罗门，对灵性有一定的成见，却说：“我愿意满足您的意愿。”

“好，”巴巴声明，“首先，开始每天吃羊肉。其次，大量喝酒；第三，同妓女睡觉。这是我的第一项命令。”

奈勒卡瞠目结舌，问：“您说什么，巴巴？我可是认真来找您成道的！请别和我开玩笑。”

“我没开玩笑！”巴巴表示，“我认真给你这项命令；服从，看看会发生什么。我保证你成道！”

奈勒卡说不出话来。巴巴的命令违背了他珍惜的正统信仰。对服从阿瓦塔命令的益处，他毫无概念。与他的命令相比，有限的道德观有何价值？在阿瓦塔的旨令面前，个人想法和观念没有立足之地；好坏念头皆无意义。

大师的意愿总是至高无上——无论我们的头脑怎样看。但幻相的掌控严酷无情，企图按摩耶标准判断真理。

奈勒卡尚未准备好服从美赫巴巴的命令，巴巴对满德里打手势：“我把神放盘子上送给他！但他命中注定领受不了。”

他对奈勒卡拼出：“现在，由于你不愿照我要求的做，那就改做这个：从这里徒步去喜马拉雅山，边走边唱颂神。乞讨食物，只吃讨来的饭食。不可接受任何人的钱财，不可触摸任何女子。这个你能做到吗？”

奈勒卡松了口气，愉快地接受了。这符合他“传统的灵性观念”。巴巴令他一年后回来。

几个月后，巴巴进入新生活。近三年过去了。巴巴返回美拉巴德，听到有关奈勒卡的遗憾消息。显然他已堕落，做巴巴当初要他做的每件事——吃肉饮酒，同一个名声不好的女人鬼混。

我们的时代深受无知之苦。巴巴当初令奈勒卡满足欲望的原因是他的业相如此，为消灭这些业相，巴巴才给他命令。假若奈勒卡欣然答应，巴巴自有方法帮助他。

巴巴的命令也许会被世俗者视作“不道德”“反灵性”。奈勒卡“受幻相束缚的自我”阻止他听从神人，却成为业相驱动力的牺牲品。多头幻相强大无比！没有完人的帮助，不可能逃脱摩耶掌控。

一次，巴巴一大早离开美拉扎德，到美拉巴德。赛勒（寇度）看见巴巴的车停下，便通知大家：“巴巴来了，巴巴来了。”人人都跑去迎接——除了伽尼的侄子拉希德，他仍在酣睡。巴巴拿盘子和汤勺，去他房间。在拉希德的耳边用勺子敲金属盘，把男孩震醒。巴巴训斥：“神来找你，你却睡觉！”

莫里·卡勒在美拉巴德，管理顺势疗法诊所，拉希德当助手。一天，巴巴达斯到诊所，对拉希德说：“印度和巴基斯坦是死对头，互相残杀。你为啥不去巴基斯坦，帮助你的穆斯林兄弟？”

“我就待在这里，哪儿也不去。”拉希德回答。

“如果印度教徒揍你，你会怎么做？”

“我不会忍气吞声；我会还击！”并从口袋掏出小折刀，给巴巴达斯看。

巴巴达斯将此事汇报巴巴，巴巴叫来拉希德，告诫：“那么激动不好。你若要还击，就打掉自己的嗔怒！对于我不存在不平等。对于我一切皆平等，因为我在万人万物中。但唯有爱我者才为我所爱。”并警告巴巴达斯，不要再谈论这类话题，还命令其他满德里免提政治。

12月15日星期三，那格浦尔的纳纳·科尔与德里的沃斯·迪奥·凯恩，到美拉扎德见巴巴。纳纳·科尔曾再三请求待在巴巴身边，这次巴巴问他：“我说什么，你都会做吗？”

“会。”纳纳回答。

“你会杀你父亲吗？”

“您叫我做啥都行，巴巴。”

“那你回去，两个月内带40万卢比回来。”巴巴下令。

“行。”纳纳平静地答应。

“你从哪儿弄钱？”巴巴问。

“我去乞讨！”纳纳表示。

“谁会施舍给你？我有个更好的主意，”巴巴揶揄，“抢银行，把钱给我。然后向警方自首认罪。你会进监狱，在那里能更想念我。你会这么做吗？”

纳纳向巴巴保证愿意做，遂受令离去。但很快巴巴叫他回来，命令，“别那么干。这么做，回家卖掉药店（他家的生意）的一半股权。要献身我的事业，就得摆脱个人债务。把钱给你母亲。然后，（1949年）7月10日从那格浦尔步行到这里，身上除腰布外一丝不挂。一分钱也别带，乞讨食物。你愿意这么做吗？”

“愿意。”纳纳自信地答应。

“父母不允许，你怎么办？”

纳纳没作声，巴巴警告：“不要做违背父母意愿的事。怀着爱向他们解释，但不要同他们争吵。”纳纳返回那格浦尔，不出所料，富有的双亲（他父亲是法官）认为儿子乞讨旅行不体面，因此不准许。纳纳向巴巴汇报，巴巴令他继续同父母生活。

沃斯·迪奥·凯恩也表示，希望将一切献给巴巴。作为回复，巴巴指示他：“继续做你一直做的，到明年6月。6月10日辞掉工作。无论有什么财物，都给你妻子。放弃一切，7月15日从德里步行到美拉扎德。把你这次带给我的101卢比拿回去，7月徒步来时，随身所带不可超出这个数（101卢比）。花完，就乞讨食物。5月份把你的决定告诉我。”

然而，随着事态进展，沃斯·迪奥·凯恩也不能加入巴巴，因为他面临许多紧迫问题，巴巴令他留在德里上班工作。

1948年12月，德里的一名律师哈吉万·拉尔，也来达善。这是他第二次见巴巴，这次他还带来妻子和孩子。他最初在贝拿勒斯听说巴巴。后来巴巴达斯曾在德里同他联系。后来哈吉万·拉尔的全家人都信爱巴巴，律师本人对巴巴的未来工作帮助很大。

12月22日星期三凌晨，马内克·梅塔和布焦·梅塔到美拉扎德。马内克是帕西人巴巴跟随者团体，自称“念诵团”的领导。巴巴问他：“你的念诵团中有人愿意臣服我吗？”

“这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巴巴。”马内克说。他接受巴巴的财务援助，自己却成为团体成员（多是女性）的古鲁。他向巴巴要求更多帮助，巴巴回答：

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你的念诵团成员以为，灵性在于念神名、苦行、瑜伽修炼和到喜马拉雅山闭关。这是灵性吗？不是！

我的阿瓦塔工作关系到全宇宙！不局限于个人灵性利益之小器观念。不遵循规定的理论，依赖固定的规则、修炼或方法。我的工作比奎师那的规模更大。奎师那令阿朱那杀戮亲属！这种事能靠什么法则？奎师那为至高利益下令，阿朱那执行。但是，像

奎师那一样，我想要一些牺牲。我想要几个这样的人。你的团体中哪怕只有一人愿作这种牺牲，就足以酬报你对帕西人做的一切努力劳动。

1949年将是混乱、动荡不安的一年，你谈到团体的一团乱麻！没有我的引导和启迪，它将名存实亡。个性的纷乱纠葛，即使对那些有所谓灵性目标者，都将被阿瓦塔显现的海潮吞没。对此我警告每一个与我联系者！

马内克建议让其团体脱离美赫巴巴的名，巴巴警告他不要那么做。事实上，巴巴叫马内克移交整个的团体管理，并过来随巴巴生活，马内克却拒绝了。尽管如此，巴巴答应增加给马内克的资助。这让大阿迪难以接受，他感到马内克的行为“令人作呕”。并在日记中写道：

最近，巴巴一直暗示全体满德里都将面对的资金短缺。这种状况加剧，足以让人焦虑。换上别人，在巴巴的位置，一定会惶惑不安。巴巴则若无其事，超然局外。但为了满德里、家属及其他依赖者的生计，物资需要显而易见。例行开支停不下来。危机逼近期间，马内克·梅塔的增加每月津贴要求，竟被答应，翻倍增至1000卢比！

考虑到资金来源的不确定，承受额外负担令人担心。目睹无限慷慨与资金危机并驾齐驱之现状，令人叹为观止！

忧虑“不安”举止，只是巴巴有意表现在外的。看来并未触及他的内在安宁——活在万人万物里的一体生命。

30日，为庆祝美嬉生日，巴巴带女子来到离美拉扎德不远的格温·代奥拉利招待所。大阿迪带来顾麦、美茹·达玛尼亚和吉波，还有食物（查干做的）。众人吃了一顿美味的普劳午餐（蔬菜炒饭），昏沉欲睡，正要躺下打盹，巴巴叫她们做游戏。

12月31日星期五上午，巴巴在阿美纳伽的库希如宿舍施达善。在场者包括弥奴·卡拉斯及其卡拉奇小组，拉合尔的霍米·德赛，那格浦尔来的德希穆克，孟买的纳瑞曼和美赫吉，和其他的外地亲密跟随者，以及阿

美纳伽的约 400 人。伊丽莎白和诺芮娜也受邀参加活动，很高兴再次见到每个人。

阿狄·杜巴希带妻子罗姐和一岁的儿子从卡拉奇来，巴巴给孩子取名默文。孩子刚开始说话，一边在房间走动，一边大喊：“巴巴！”大家都很惊讶，巴巴评论：“瞧！‘候选名单’上许多人中，我选了他！”

卡拉奇小组中，还包括顾鲁和柯希德·希若夫，弥奴·卡拉斯的未婚妻美瑞妮和她父亲凯库希如·帕特尔；马希亚·杜巴希夫妇；伯焦·拉吉考特瓦拉和女儿朵利·阿佳妮；阿狄·杜巴希的母亲奈孜。

由于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血腥争斗，巴巴一直告诫亲密爱者远离政治和混战。1949 年 1 月 1 日星期六，向巴巴跟随者发通告，警告他们：1949 年对所有人都将是考验和麻烦的一年，对他本人则是“个人大灾难”。巴巴命令：

所有的弟子和爱者，都要通过更少自私和更多牺牲，而更专注神而非摩耶。

1949 年标志着假始的假终，真终的真始！

我虽在万人万物里，我的工作虽是为全人类的灵性觉醒，但我始终远离任何类型的政治。我的弟子和爱者应一如既往，避免参与政治活动或讨论。

还令爱者从 2 月 1 日起到年底，不得与巴巴通讯，并在整个 7 月份保持沉默。

巴巴要人把玛司特阿里·夏送来，2 日彭度和希度把他带到美拉扎德。巴巴每天对阿里·夏工作，1 月 28 日遣他回美拉巴德。卡卡·巴瑞亚被任命管理美拉扎德，这期间，巴巴处理了居住美拉巴德、美拉扎德及阿美纳伽弟子的各类家庭事务。

2 月 10 日，巴巴在美拉扎德召见大阿迪、拉姆玖、韦希奴、尼鲁和彭度。再次警告大家要节约：“资金严重短缺，艰苦日子在前头。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愿意跟我者可以留下；想走者尽管离开。我不再负责任何人的灵性或物质福利，谁也不要从我这里期望什么。准备挨饿者留下跟随我，做不到者可以走人！”

连续一个小时，巴巴详细强调节约日常开支的必要。正讲着，有个陌生人从孟买来，也听了巴巴的警告。之后私下见巴巴，述说自己的不幸。巴巴叫来大阿迪，命令他给那人 500 卢比，并吩咐他不要告诉别的满德里。

阿迪震惊，心想：“巴巴手头这么紧，对每分钱都精打细算；听了某人的荒唐故事，却当场给他 500 卢比，眼皮都不眨一下。”

巴巴注意到阿迪的反应，对他说：“你不会理解。这是我的方法。”

1949 年 2 月 12 日星期六，是巴巴的 55 岁生日，除了一种传统甜食，没有特别庆祝。下午，巴巴召满德里到下美拉巴德大厅，核审他们将来的遗体处理选择和个人遗嘱。

巴巴特别强调了遵守他最近公告命令的重大意义。警告他们戒淫，甚至指示从 3 月 1 日起，女佣不得在下美拉巴德工作；巴巴离开的 3 个月内，满德里不得同女子说话。“这是对 1949 年的基本要求，”巴巴宣布，“一个充满意外变故的时期。”还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分别承诺不涉入淫欲行为，说这可能造成他们对他的长期服从和联系的“失效”。

密集玛司特联系

1949年2月14日上午8点，大阿迪、彭度、尼鲁、凯克巴德、萨瓦克、拜度、查干、拉姆玖和达克在美拉扎德接受指示。翌日2月15日星期二，大阿迪驱车送巴巴和美婣、玛妮、美茹和高荷到普纳。从那里，埃瑞奇、玛奴和恺娣加入，巴巴一行继续前往贝尔高姆。韦希奴提前到贝尔高姆，同那里的亲戚为巴巴安排好旅馆。卡卡和查干留在美拉扎德，其余男满德里在下美拉巴德，女子在山上。巴巴不在时，诺芮娜、伊丽莎白和瓦露到美拉巴德山居住。20日，拜度带着厨师拉拉·巴贾吉·堪布赴阿布山；佳尔在那里与他们会合。

从贝尔高姆，巴巴一行前往文古尔拉镇，邓肯在那里已为他们安排好四五天的住宿。如同两年前，巴巴造访这个海滨小镇时，让女子们在海里游泳。一次，巴巴亲自带埃瑞奇走入海里，尽管巴巴不会游泳。

在文古尔拉期间，巴巴再次联系第五层面的拉拉·玛司特。玛司特居住偏远地区，巴巴问埃瑞奇：“有没有捷径？”

埃瑞奇汇报：“有条水湾，可全是咸水。臭得可怕，难以涉过。有小木舟渡旅客，相当危险。”

“我们抄近路，”巴巴决定，“何必花一小时开车绕路？”他们下了车，巴巴和埃瑞奇走过去。

埃瑞奇告诉划舟的渔民儿子，会给他丰厚报酬，但他要格外小心渡他们过去。男孩答应了，还为这位高贵绅士擦洗小船。巴巴脱下外套，递给埃瑞奇，只穿长衫，迈入掏空的棕榈树木舟。埃瑞奇背着包，里面有水瓶、肥皂、毛巾、浴巾等等。随巴巴联系玛司特时，需要这些东西清洁玛司特和他们通常污秽的住处。另外，包中还有玛司特可能会要的甜食、衣服、香烟、嚼烟等物品。

埃瑞奇进来，独木舟出发。可划了一段，男孩在旁边游泳的朋友，开始戏弄捣乱。突然独木舟翻倒，巴巴、埃瑞奇和男孩都掉入水中。航道不

深，但巴巴沉了下去，埃瑞奇只得潜下去，把巴巴拉出水面。他们只好在脏水中趟到对岸。埃瑞奇一只手拿包，另一只手帮巴巴涉过臭水。二人的衣服和包全湿透。

被扶上岸后，巴巴转向埃瑞奇，说了令他永志难忘的话：“正如今天你帮我脱离这种脏水，有一天我也会帮助你脱离摩耶的污秽！”巴巴坐下，叫埃瑞奇去旅馆拿干衣服。

埃瑞奇申辩：“我怎么能让您单独留下？”

可巴巴坚持：“别考虑这个；去给我拿一套衣服换。”（注：这是罕有的一次，美赫巴巴单独留下，没有满德里在身边。）

埃瑞奇回到旅馆，问高荷要巴巴的衣服。“他在哪儿？”她问。

埃瑞奇反应迅速，回答：“和玛司特一起。”

埃瑞奇拿来衣服，巴巴在灌木丛后换上。指示埃瑞奇洗脏衣服，挂在阳光下晾干，这样高荷接到衣服，就不会怀疑了。随后他们去拉拉·玛司特的偏僻小屋，巴巴对联系满意。

在安伯利的招待所住宿几天后，1949年2月28日，巴巴带埃瑞奇、韦希奴和女子们返回普纳，接着带美婍、玛妮、美茹和高荷到孟买。大阿迪驱车送，埃瑞奇随行。韦希奴、玛奴和恺娣留在普纳。女子住在纳瑞曼和阿娜瓦丝的公寓，巴巴、大阿迪和埃瑞奇在美赫吉家。

第二天晚上，巴巴带埃瑞奇和女子们乘火车赴阿布山。3月1日到达，佳尔、拜度、古斯塔吉和邓肯已到阿布山。巴巴到后，开始筹划大范围的玛司特旅行。

出于某种原因，巴巴这次随身带来装有“玛司特宝贝”的全部箱子、盒子与罐子。在阿布山期间，一直把它们放在自己房间。下面的两个半月，巴巴马不停蹄地联系玛司特。也许是由于1949年8月震惊满德里的“地震”，他这次的工作尤为艰辛。仿佛在开始新阶段之前，试图在阿布山完成这一阶段的宇宙工作。

到阿布山一周之后，巴巴开始玛司特工作。3月7日星期一，带拜度、埃瑞奇和古斯塔吉出发。行至阿杰梅尔，接着去达拉格尔山。8日，用密闭轿子把恰恰从阿杰梅尔抬到达拉格尔堡。巴巴将恰恰留在身边8小时，独自同他工作，喂他吃饭，给他递茶递烟。说他对恰恰的工作现已完成，离开之前，他把自己的外套送给这位伟大的玛居卜，恰恰立刻穿上。巴巴还送给恰恰一块新头巾和毛毯，遂遣送他乘轿返回阿杰梅尔住处。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会面。

当晚巴巴住宿达拉格尔堡，次日看望在山上生活的44名寡妇，给每人5卢比作为爱礼。

3月10日凌晨5点，巴巴走下达拉格尔山，乘火车去吉申格尔。结果发现，他想去吉申格尔联系的玛司特最近死了，于是巴巴乘巴士到索杰德，同一个叫努鲁巴巴的第六层面玛司特圣人工作。

11日巴巴返回阿布山途中，在阿布罗德镇停下，同库达·巴克希交流。玛司特给了巴巴一条围裙，巴巴后来穿上。并把它添入藏有不同玛司特五花八门礼品的箱子。当晚巴巴回到阿布山。

11日卡卡·巴瑞亚被召到阿杰梅尔。逗留两周后于25日返回美拉扎德。安纳104也从美拉巴德被召来，在巴巴外出时，负责看守女子住所。

四天后，3月16日星期三，巴巴再次启程，这次是去艾哈迈达巴德。拜度、埃瑞奇和古斯塔吉随行。17日，巴巴联系了玛司特，赛义德·纳比·玛司坦，给他6根雪茄。

巴巴和三名满德里在一个叫毕比的摇晃尖塔清真寺的地方过夜，次日行至坎贝，联系了两名玛司特，拉赫曼·夏和卡劳瓦拉·巴布。巴巴之前曾对二人工作过。19日，从坎贝返回阿布山。

一周后，3月26日，巴巴再次联系高级瑜伽士，马特拉吉瑞·马哈拉吉。后者住在阿布山镇4英里外，奥瑞亚村的简陋小屋；离山的最高峰不远。当地一位40多岁的村民告诉巴巴，他从小就认识马特拉吉瑞，40年来瑜伽士的相貌毫无变化。马特拉吉瑞又高又瘦，除腰布外全身赤裸，无疑已属高龄，却满头黑发，无一根银丝，皮肤黝黑发亮。他双眼深陷，目

光极锐利，但眼神不像伊拉义·斯瓦米的具有穿透性。这位瑜伽士看人时，不会让人感到不安，你会感到那是“圣人的注视”。

3月27日，巴巴在阿布罗德，联系了一个叫甘帕特的精意识玛司特。他住在镇外一棵树下。巴巴把他领到旁边的水井，为他洗澡，穿上新围裙，还把自己的丝绸外套和一些卢比送给他。巴巴对这些联系满意，返回阿布山。

这次派邓肯带着具体指示回美拉巴德，其中之一是把拉诺最好的那副墨镜带来，供巴巴在玛司特旅行中使用。让他两周后，4月15日，返回。

3月29日星期二，巴巴步行两英里，到阿布山附近的迪瓦拉村。对一个40年来一直居住山洞的老瑜伽士本伽利·巴巴工作。

巴巴在阿布山联系了另一名玛司特。他叫哈瑞达斯·巴巴·涅槃，是一位年老的精意识玛司特，驼背，除了一块破烂腰布，赤身裸体。坐在纳基湖畔的一块石头上，条件极差。巴巴在他身边坐下时，哈瑞达斯流泪不止，自称“伊希瓦（神）之犬！”哈瑞达斯被某种隐藏的痛苦情感征服，抓住巴巴，15分钟后才放开手让他走。

4月1日，大阿迪、纳瑞曼、美赫吉和男孩法兰奇来到阿布山。法兰奇的父母多年前从阿美纳伽移居法国，在那里生下他。但他出生不久，父亲去世。母亲极为悲恸，处境可怜。巴巴听说此事，遂指示欧洲的几个爱者提供帮助，因此她携孩子回到阿美纳伽。巴巴给男孩取昵称“法兰奇”（法国人）。给他庇护，负担他的教育。巴巴要男孩每年到他身边待一个月，母子俩答应。

巴巴的惯例是，出发联系玛司特之前，收集各种玛司特和圣人的资讯，包括他们的习惯和住处，以便他首次联系。三周前，1949年3月9日，大阿迪已按巴巴的指示，发布公告，要爱者向他报告所在地的玛司特、圣人、萨度和圣雄信息，或灵性法会及宗教集会日期。阿迪这次带来爱者的调查报告，交给巴巴。4月2日，阿迪、纳瑞曼和美赫吉离开阿布山，巴巴叫法兰奇多待几日。

4月11日，巴巴前往孟买，次日夜间抵达，同拜度和埃瑞奇住宿美赫吉家。并召大阿迪、查干、韦希奴和凯克巴德来。拉姆玖和萨若希也到，巴巴处理了他们之间有关萨若希生意的一些事情。伽尼和帕帕也来了。

4月13日星期三，巴巴带查干、拜度、埃瑞奇和韦希奴，从孟买乘火车前往阿科拉。次日巴巴在阿科拉对5个玛司特工作。其中最有趣者是保德夫·巴巴。这个好玛司特有60岁左右，把一个西瓜和几个橘子递给巴巴吃。离开之前，保德夫神秘地说：“我已造就伊希瓦；现在您照顾穷人吧。”

当天巴巴前往伯德内拉，联系卡利·卡姆伯利瓦拉。巴巴1944年曾对他工作过。

在伯德内拉，德希穆克博士和妻子茵度玛缇同大家会合。之后巴巴坐牛车旅行9英里，前往昌德塔拉村。路况极差，颠簸摇晃两个小时之后，一叠700卢比的纸钞，从埃瑞奇的口袋掉出，他的一只鞋也掉了。发现丢了钱，他报告巴巴。巴巴答复：“别担心钱。先考虑我们去见的玛司特。钱没关系；玛司特要紧！联系若好，都会好的。”

到昌德塔拉时，已过午夜。巴巴急于尽快联系玛司特，表示他不希望等到早上。一见到巴巴，玛司特巴椎巴巴便放声大笑。接着同样突然地安静下来。过了一会儿，喊道：“巴巴（指他自己）饿了！”

已是半夜1点，全村人都在沉睡。查干付了一卢比，设法说服一个村民卖给他一些羊奶、一点红糖和一片米饼。巴巴将这些递给巴椎巴巴，然后同他静坐。2点半联系结束，巴巴很高兴。巴椎巴巴是位心意识玛司特，巴巴对所做工作相当满意。

他们立即动身去伯德内拉，为寻找丢失的钱和埃瑞奇的鞋子，查干徒步带路，一手握一只手电筒。幸运的是，在第二英里处，查干发现埃瑞奇的鞋子，在第三英里处，找到那捆纸币。

一到伯德内拉，大家马上出发，到那格浦尔，住在嘉尔·科罗瓦拉处，他已被调到那里工作。4月15日，巴巴和男子乘嘉尔的车，到伯尔纳拉，联系了精意识的好玛司特，埃米尔·侯赛因。

回到嘉尔·科罗瓦拉家，晚饭后，再次开嘉尔的车，前往 80 英里外的塞奥尼。坐够拥挤巴士和三等列车到偏远地区的满德里，以为开朋友的车旅行会舒适省事得多——却发现并非如此！驱车 20 英里，停在拉姆特克山脚下。山上有座庙，据说有位盲圣人住在里面。拜度和查干登上山，看圣人是否允许“大哥”见他。他们到了庙前敲门，大声叫人开门，却没人露面。时值夜间 9 点多，过了一会儿他们只好放弃，下山。

开嘉尔的车继续行驶一段，后车胎瘪了。换上备胎，却发现内胎也戳破。拜度、查干、埃瑞奇、韦希奴和巴巴本人，轮流用手动泵给轮胎打气。而这只是当夜麻烦的开始。一路备胎又被刺破六次。（注：原因是残留在备胎内的一块扭曲的尖利硬皮，黑暗中他们未看见。）用完补丁，只好在一处等待一小时，向过路车主再买些。离塞奥尼仅 7 英里，最后一次爆胎，内胎成了碎片，无法再修补。此时已凌晨 4 点。过去两夜他们未曾合眼。

查干自告奋勇步行去塞奥尼镇，买一套新车胎。他走后半小时，他们意识到他忘了带钱。派韦希奴去赶他。那天夜里发生了一起抢劫案，警察正巡查该地区。查干走进镇时，看上去像个蓬头垢面的僵尸，被警察逮捕。不过，查干说服他们，自己不是他们要找的人，得以获释。韦希奴和查干带了新胎返回。安装后，驱车前往塞奥尼。

在塞奥尼，巴巴对一个叫高斯·缅的虔信者工作。此人坐在清真寺内，一天大部分时间读古兰经。巴巴说，高斯·缅是处于哈瓦（精微风）状态的求道者，正在接近第一层面。

接着巴巴和弟子驱车到贾巴尔普尔。4 月 17 日星期天，巴巴在那里同 3 名高道工作。马古·缅是个好玛司特，习惯在此地到处游逛，肩扛一根长竹竿。拉吉·玛司特尼是位老妇，爱头顶篮子，装满破烂锅罐。马伽·夏也是个好玛司特，在抽着雪茄闲逛，这位老人有一个老姬信徒陪伴照料。

4 月 18 日，巴巴从贾巴尔普尔，驱车 10 英里，来到朱姆尼亚村，联系一个叫达达·坦坦·帕尔的第五层面高级撒里克。巴巴后来以极优美的方式，描述这位伟大的玛司特：“他很友爱，很可爱，羔羊般温和；而他辐射巨大的力量，你坐他身边，感到仿佛面对一头老虎！”

从朱姆尼亚，巴巴驱车到门德拉，联系一名第五层面高级玛司特，达尼·拉姆，别名罗赫瓦拉巴巴。1942年巴巴曾对他工作。此次会面，玛司特神秘地向巴巴发问，但巴巴没来得及回答，玛司特便自己答道：“这些日子您在哪儿？我知道您是谁！”

4月19日，巴巴从门德拉到卡特尼，继续玛司特工作，同梅赫塔布·夏交流。据说这位玛司特几年前，在一个叫帕纳伽格的村子去世；三个月后从坟墓复活，回去到一家裁缝店生活。萨姆迪·玛司特，也住在照顾梅赫塔布·夏的同一个裁缝店里。萨姆迪手臂和腿上，戴着许多铜铁戒指和镯子。这位不寻常的裁缝，就这样在自己店里给两名神醉灵魂提供庇护。

舒巴是一位玛居卜式高级玛司特，住在卡特尼的一个垃圾堆上，几码外就是臭气熏天的公共厕所。他从未离开栖息地，连解大小便都不到别处，由此可以想象此地方有多脏多可怕。但凡涉及到工作，巴巴毫不在乎这种状况，对联系相当满意，因为舒巴是个高级玛司特。

巴巴从卡特尼行至雷瓦，对心意识行者毛甘吉-喀-哈菲兹吉工作。据说他已有125岁，深受当地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双方的尊重崇拜。

巴巴接着前往安拉阿巴德，于4月20日，联系了2名玛司特。最重要者是一个叫因纳雅·赛的60岁老人，他自称是苏非徒兼印度教徒。也受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双方尊敬。

巴巴希望到安拉阿巴德西南110英里外的吉德勒古德，联系萨度。当天驱车过去。可他们到达时，巴巴感到不适，明确声明，“我不喜欢此地的气氛”，于是没做任何联系，便返回安拉阿巴德。

到吉德勒古德的路况恶劣，巴巴往返110英里所做的工作，不可解释。吉德勒古德的森林地带，同罗摩主有关。据说罗摩、拉克希曼和悉姐的14年流放岁月中，有11年在吉德勒古德度过。如诗人图尔西达斯所述，曾经茂密的森林或丛林地带，因作为圣人隐居地而闻名。

嘉尔·科罗瓦拉的司机已乘火车来到安拉阿巴德。巴巴一行返回后，把车还给他，于4月21日星期四乘火车，前往法扎巴德。在法扎巴德，巴巴联系了备受尊敬的哈吉·阿卜度·拉希姆·夏，他有90岁，是位心意识

行者。巴巴还联系了精意识玛司特，萨赫伯·阿里·夏。接着继续前行，去阿约提亚。

阿约提亚是罗摩主的诞生地。在这里，巴巴联系了一个深受尊敬的瑜伽士，艾司鲁丁，也叫本伽利巴巴。之后，巴巴表示希望联系萨度。满德里将 104 名萨度集中到一个地方。巴巴顶礼后，给每人几卢比，然后乘火车前往贡达。

22 日，巴巴在贡达对巴塔瑞·玛司坦工作。他属于精意识，恍惚状态中在镇上溜达。随后巴巴同一个叫努洁罕的玛司特尼交流。巴巴 1942 年首次联系她。这一次她换了住处，坐在一个十字路口的一堆垃圾上。拜度哄她上三轮车同巴巴坐在一起，经过一番劝诱，她上了车——却坚持要带上破烂。巴巴把她带到她从前的房间，单独同她静坐。之后巴巴表示，与努洁罕的联系挺好。

巴巴从贡达行至巴赫赖奇镇，联系了谢赫·艾哈迈德·罗赫。这位精意识玛司特全身挂着铁片。罗赫住在火车站，有个记录簿，在上面记下列车的进出站时间。巴巴到候车室联系，满德里去带他。就在此时，一列火车到站，车头拆掉装水。虽然巴巴在等，总想尽快完成工作，但玛司特脾气坏，不能督催，并抗议说自己很忙！车头重新接上车厢，罗赫检查一番，在记录簿上写点什么，才过来联系。巴巴单独在候车室同他静坐，之后离开。

同一天，巴巴还同一个叫巴关·丁·玛司坦的高级玛司特交流。巴巴 1942 年曾对他工作。玛司特也叫卡切瑞瓦拉巴巴，原因是他坐在地方法官的院内，有时进入法庭（卡切瑞），咒骂里面的人，甚至法官本人。巴巴见他走出法庭，将他带到一边。这次玛司特要了块腰布，巴巴给了他，还给了他一些甜食。在法庭周围，还有个叫罗荷瓦隶的精意识玛司特尼。有两位经常参加诉讼过程的神醉者光顾，这个法庭真乃独特。

巴巴还对巴赫赖奇的一位玛居卜式的好玛司特——古玛妮巴巴工作。联系时，巴巴把一盘食物放在玛司特面前，古玛妮却不肯吃。巴巴因而心情不快，说：“玛司特的不合作态度给我增添了额外负担。”离开大约一

小时后，巴巴遣查干和韦希奴回去，看玛司特是否吃掉食物。他已经吃掉，巴巴得知后高兴起来，对联系感到满意。

4月23日，巴巴从巴赫赖奇回到阿约提亚，联系了伽富尔·帕坦。这位精意识玛司特住在一座清真寺隔壁的房间。已60岁。年轻时曾裸身在丛林流浪约25年。巴巴还在阿约提亚联系了两位精意识灵魂，阿高尔·萨度和商卡尔吉·萨度，然后乘火车前往贝拿勒斯。

翌日，1949年4月24日星期天，在贝拿勒斯，巴巴对一个叫拉卡瑞亚巴巴的健壮玛司特工作。作为玛司特，他穿戴不一般，因为衣服洁净。拉卡瑞亚把木片和线当作幸运符送给人们。巴巴要埃瑞奇用纸写下玛司特的姓名住址，并叫他回阿布山后提醒巴巴。4天后回去，埃瑞奇提醒巴巴。巴巴又叫他用干净纸记下玛司特的姓名和看到他的地点。埃瑞奇写好，把纸交给巴巴。巴巴将它放在床边桌上。6天后，5月4日，巴巴拿起纸揉成一团，指示埃瑞奇把它扔入水井。埃瑞奇扔入男子住所那条巷子的水井。因邻里环境恶劣，满德里将比斯提·纳拉，改名为比斯提利·纳拉——野兽胡同！解释巴巴的神秘行为只能是猜测，最好留给读者的想象力。

在贝拿勒斯火车站附近，巴巴还联系了一个叫露希·玛司塔妮的精意识女子。除了腹部围着一堆厚厚的破布，她全身赤裸。在贝拿勒斯一条路边的树下，看到韦希瓦纳施吉·玛司坦，他一遍遍地重复：“我是神……我是神。”后来，巴巴对2位玛司特工作，另外联系了4名求道者。

4月25日，在贝拿勒斯联系了很高级的玛司特，巴特瓦·夏。这是最后的却真正不寻常的联系。当天早上，巴巴对满德里说：“如果我今天能至少联系到一个很好的玛司特，这次行程就算成功。”

满德里认真地着手准备，找到贝拿勒斯的这位著名人物。巴特瓦·夏出生于加济布尔的富有家庭。这个往昔的贵族如今却满身虱子，故得别名朱瓦·夏——“虱王”。

他的举止有时像撒里克，有时像玛居卜。随身带着纸，用一支长铅笔，在上面写满字。绝大部分笔迹无法辨认。巴特瓦·夏喜爱小孩，给他们东西吃，总是被孩子围着。

一大早拜度到他那里。附近有个清真寺，拜度建议玛司特陪他过去。可巴特瓦·夏拒绝，深情地说：“我忘了清真寺。已不再去那里，怎么进去？我不去。”

查干、埃瑞奇和韦希奴又试图哄他去另一个地方，让巴巴私下联系。玛司特不肯。晚上，派埃瑞奇回去找巴特瓦·夏，恳求他允许联系，玛司特答应当晚9点会见巴巴。白天巴巴也已来找他三次。晚上巴巴来到时，玛司特坐在路上一张小床边。巴巴挨着他坐下，联系开始。他面前有一盘食物，他当巴巴的面吃了起来。吃下一半，把剩余的递给巴巴，巴巴吃掉。

一名女信徒来到，带来更多食物。巴特瓦·夏又吃了一半，把剩下的给巴巴。巴巴欢喜地吃了起来，仅剩几口时，巴特瓦·夏拿走盘子，递回给妇人，告诉她：“把这个分给你家人。”

然后他要巴巴为他挠背，巴巴无比小心地挠了约一小时，巴特瓦·夏以庄重的英语说：“批准且允许。”这些神秘的话结束了联系。巴巴甚为高兴，站了起来。目光闪烁喜形于色，看来联系十分成功。

后来巴巴告诉邓肯：“我坐在巴特瓦·夏身边，就仿佛坐在恰恰身边。”玛司特之伟大从中可见一斑，因为恰恰是成道者——第七层面的玛居卜。

从贝拿勒斯，巴巴前往加雅，4月26日，在那里他对更多的高道工作。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位70岁老人夏·雷玛图拉·辟尔，有一大批弟子。

之后，巴巴于28日晚上返回阿布山。女满德里整个时间住在阿布山，邓肯和古斯塔吉也在。已叫瓦露随女子同住。

休息了几天，5月2日星期一，巴巴步行至迪尔瓦拉，再次同本伽利巴巴静坐。6日，驱车到奥瑞亚，再次对大瑜伽士马特拉吉瑞工作。次日，巴巴造访阿布镇下方，纳基湖四周的山洞。在那些山洞中联系了6名萨度，其中最好的一个叫毛尼巴巴。

同一天，巴巴又在湖边对哈瑞达斯·巴巴·涅槃工作。这位高级玛司特，曾在伊希瓦（美赫巴巴）面前，自称“伊希瓦之犬”！

1949年5月12日星期四，巴巴开始另一趟玛司特之旅，埃瑞奇、拜度、韦希奴和古斯塔吉随行。他首先造访在阿布山下的阿波罗德镇，重新联系了玛司特甘帕特和库达·巴克希。

接着行至帕拉穆布尔，对埃米尔·夏·玛司坦工作。这位玛司特极受当地人尊敬，帕拉穆布尔的纳瓦伯（穆斯林王储）的伯父为他提供了上好房间居住。但玛司特对周边环境没有意识，无论给他放什么食物，结果都被出入房间的流浪牛、羊和狗吃光。

从帕拉穆布尔，巴巴经孟买，前往古尔伯加。5月14日，巴巴在坎达尔村重新联系了伟大的玛司特，古鲁·阿帕·斯瓦米。4年前，1945年，巴巴曾对他工作。这一次巴巴给了他甜食。玛司特还要了茶。呷了一口，把剩下的递给巴巴，巴巴喝掉。见到巴巴，玛司特欣喜若狂，热情拥抱巴巴。巴巴送给他一条白床单和一块地毯，随后返回古尔伯加。

在古尔伯加，再次联系玛司特拉尔·穆罕默德。他给巴巴一根香烟作为纪念。1945年巴巴曾对拉尔·穆罕默德工作。

联系之后，5月15日星期天，巴巴行至亚德吉里，对图姆库的提古尔·斯瓦米工作。这位伟人是地球上罕有的吉万莫克塔之一，无职责的完人。这是巴巴同他第二次联系，会面时吉万莫克塔热烈拥抱巴巴。满德里记得，早在1945年，他们见到提古尔·斯瓦米时，他全身穿着衣服；如今则赤身裸体。回亚德吉里的路上，他们向巴巴问起这个，巴巴说：“尽管吉万莫克塔自己不改变习惯，其习惯却自动改变。”

从亚德吉里，巴巴行至海得拉巴，从5月16至18日，对8名玛司特工作。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拉吉阿·玛司坦，他试图逃走，却被拜度拦下，乘三轮车把他带给巴巴。巴巴将他领到坟场的小屋单独静坐。拉吉阿给了巴巴一些碎瓷片。他被带回原地。巴巴要埃瑞奇清点碎片，共70块。巴巴用手帕小心包起，交给韦希奴。回到阿布山后，放入珍贵的玛司特礼物箱。

在海得拉巴，巴巴和满德里打算乘巴士到该市某地，故派拜度向一个衣着得体的男子打听，乘哪部巴士。拜度反复问了三四次，男子未予回答，转身离去。旁观的一位陌生人对拜度透露，那是圣人卡拉·堪·玛居卜。

拜度迅速跟上，把他带到一家旅馆，在那里巴巴喂他食物。有关这位圣人玛司特的情况，巴巴解释：“卡拉·堪完全类似玛居卜，毫无身体意识。喂他时必须十分小心；不然他就会噎死。”

18日，巴巴尽最大努力，再次联系赛义德·姆依奴丁。早在1945年，巴巴曾联系过这位第六层面圣人，当前海得拉巴的灵性掌管人。可这一次圣人拒绝见巴巴。巴巴抱怨：“我的灵性负担重大，除非联系到一个好玛司特，否则无法减轻。这就是我希望对赛义德·姆依奴丁工作的原因。但因他拒绝，必须找到另一个。”

因此，满德里寻遍市区，后来找到一个叫瓦隶·萨赫伯的玛司特。但巴巴说玛司特并非瓦隶，而是“普通型的”。所以对减轻巴巴的负担没多大帮助。

巴巴和满德里听说，在海得拉巴的卡奇戈达地区，有个叫阿南德·斯瓦米的高道。随即启程前往联系。但在途中，巴巴瞧见夏司特里·布阿。这位第六层面的玛司特，4年前曾被巴巴联系过几次。这次巴巴在一家小客栈同他交流。

之后，巴巴去见阿南德·斯瓦米。这位圣人玛司特一如既往，在路边玩公共水龙头——装满罐子，洗脸，四处泼水。

成功联系这两位大圣人玛司特之后，巴巴松了口气，表示，“负担已去，我的工作完成。”

1949年5月20日，星期五晚上，巴巴回到阿布山，看望女子：美娣、玛妮、美茹、瓦露和高荷；以及其他男满德里：邓肯、伽尼和安纳104。

就这样，经过两个半月几乎不停歇的旅行，巴巴的密集玛司特工作暂告终结。满德里精疲力竭，巴巴的健康也显著受损。大部分旅行是在拥挤的巴士和三等列车进行的。旅行期间时值印度盛夏。到偏远地区，食物缺乏，有时根本没吃的，难得睡觉，顶着酷暑——所涉及的不适可想而知。

1949年5月25日，巴巴授述电报，叫邓肯发给美拉巴德和阿美纳伽的满德里：

我抱病完成的最近两次艰苦的盛夏玛司特旅行，严重影响了我的健康，但这甚至不及临近的我 1949 年个人灾难的影子。

新生活前夕大闭关

1949年5月27日星期五，巴巴率男女满德里离开阿布山，前往美拉扎德，次日上午9点20分抵达孟买。女子住在纳瑞曼和阿娜瓦丝的阿厦那公寓；巴巴、拜度、安纳104、埃瑞奇和古斯塔吉住美赫吉家。邓肯、查干、伽尼和韦希奴当天回美拉巴德。

一到孟买，巴巴又开始联系玛司特。在芒格洛尔大街，在废纸箱和旧麻袋搭的雨篷下，找到一个叫波拉的精意识玛司特。在山德赫斯特路的科伽公墓外，找到另一名玛司特。无人知晓玛司特的名字，因为他从不同人讲话。衣衫褴褛肮脏，却面容高贵目光明亮。巴巴表示他是个好玛司特。

当天，巴巴还同第五层面的芒萨吉·马哈拉吉交流。1944年巴巴曾在达曼冈联系过他。这次联系是在孟买闹市区教堂门的纳金宫，他的房间内。

5月16日，罗姐·米斯特里生下儿子。她不顾医生命令，离开医院，到阿厦那达善大师。孩子才两周，罗姐却决心抱给巴巴看。巴巴将婴儿抱在膝上，给他取名美赫文，说：“特姆通回来了……”特姆通是罗姐的弟弟，1943年夭折。

5月30日上午，巴巴带美婣、玛妮、美茹和高荷，乘大阿迪的车离开孟买。离开前，巴巴在迪娜·塔拉提家停下，看望她和孩子。从大师之家起，迪娜一直跟随巴巴。丈夫纳沃去世后，迪娜遵巴巴的指示居住孟买，终日忆念巴巴。

巴巴和女子中途在普纳的宾德拉屋，和杰萨瓦拉家共进午餐。当天返回美拉扎德。安纳104、拜度、埃瑞奇和古斯塔吉，从孟买乘火车抵达阿美纳伽。31日，埃瑞奇离开美拉扎德，回普纳家中。

在美拉扎德，巴巴得知顾麦曾到萨考利住，大为不悦。说如果顾麦决定留在萨考利，就叫大阿迪搬到美拉扎德或美拉巴德。最后巴巴宽恕了顾麦，条件是1949年底之前，她不得访问或联系萨考利埃舍。

这期间，巴巴曾遣达迪·科罗瓦拉和苏拉特的索拉伯吉·瓦基尔，到他在北方门德拉的中心耕地。但巴巴从阿布山发电报，指示二人来美拉扎德会见。5月12日途中火车停靠加德尔瓦拉，索拉伯吉突发心脏病死去。震惊中的达迪致电巴巴和他人，联系有关当局。

6月2日，达迪终于见到巴巴，以为巴巴会有兴趣听事件细节。但巴巴一见到达迪，唯一评论是：“索拉伯吉解脱了。”对此不再多说或多问，他的平静让达迪反感。

巴巴对他说：“你在门德拉干得不错；我对你和为我做的工作满意。”

达迪默默听完离去，但心乱如麻。想：“亲爱的索拉伯吉死了，巴巴不表示悲伤同情，也不感兴趣。死亡让大多数人震惊、流泪；而我们的巴巴似乎铁石心肠。”

达迪未同巴巴商量，就接受了一份农业部门的工作，仍对巴巴的表面无情态度感到不安。他连续数日琢磨巴巴的奇怪态度；终于记起巴巴的话：“索拉伯吉解脱了。”

达迪恍然大悟，认识到，一个人获莫克提（解脱）非同小可，只有靠巴巴的恩典才可能。索拉伯吉的死其实是巴巴的仁慈，达迪对未曾认识到这一点感到羞愧。开始明白，生死轮回仅是世界幻相的一部分。

巴巴派帕帕·杰萨瓦拉和萨瓦克·考特沃去苏拉特，慰问索拉伯吉的家人，他们对巴巴的亲自关心和爱讯很感激。

从阿布山一回到美拉扎德，巴巴就让人把玛司特的宝贝带来，放在他楼上卧室内。返回后不久，巴巴叫拉诺、诺芮娜和伊丽莎白从美拉巴德来，同美拉扎德的女子一起生活。德希穆克也来美拉扎德住，和诺芮娜编辑她的《灵性日记片段》第二卷。6月5日邓肯搬回美拉巴德。

巴巴自己几次往返于美拉巴德处理事务。一次，巴巴在美拉巴德同满德里讨论闭关去处，有人提到萨塔拉附近一个古堡，阿津克亚·塔拉。巴巴评论：“该地区是希瓦吉的游戏场。他的人是那么棒，那么忠诚，只要他轻轻点头，他们随时会献出生命。你们也应成为那样。”

帕椎诙谐地说：“我们不是那块料。我们只配为他刷马。”

“非也，”巴巴回答，“你们怎样，我了解。你们每一个人都会为我牺牲生命。在本次阿瓦塔时代，我拥有的满德里不同于以往的，你们实在幸运。”（注：1921年间在普纳，巴巴曾透露，有些男弟子在他作为希瓦吉小型降临期间，为他作战和跟他作战。）

1949年6月，满德里又添人：1927年美赫埃舍学校的学生阿里·阿克巴（后昵称阿娄巴）从孟买来，和他们共同永久生活。

6月7日，玛司特阿里·夏被带到美拉扎德，接下来10天，巴巴对他工作。17日送他回美拉巴德。

赴阿布山之前，巴巴曾指示萨若希把蓝车车身运到美拉扎德。1939—1940年间，巴巴乘这部巴士旅行，走遍印度。战争期间，因汽油短缺限制，将巴士给了萨若希，他做了大修，有几年在阿美纳伽用于公共交通。后来车身放在阿美纳伽的萨若希汽修厂车库院，闲置不用。

几个月前，巴巴在赴阿布山之前，建议在这个巴士中闭关40天，不去某个偏远之地。这是出于对满德里的爱，以便闭关期间他们能在他身边。故用卡车将巴士运到美拉扎德。

车身运来，卡卡重漆一遍，把它抬高并嵌入由砖基和四个空油桶做的底座。为防护日晒雨淋，上面搭棚，后门边上安放小浴室和便桶。一边是邓肯的小房间，有时巴巴在里面同阿里·夏静坐；另一边是车库（如今的满德里大厅），前面是巴巴下令搭建的竹席高墙，以便临时小屋完全隐蔽。6月19日星期天完工。

计划于6月21日召开会议，讨论巴巴即将进行的闭关。19日下午6点半，嘉尔·科罗瓦拉和埃瑞奇来到美拉扎德，次日下午美赫吉和纳瑞曼从孟买抵达。巴巴邀请了所有28名美拉巴德满德里参加会议，还有普纳、阿美纳伽和孟买的亲密爱者，要他们于21日早晨7点到达美拉扎德。这天共150人到会。埃瑞奇和卡卡用巴巴的七色旗、画像和金色大字“美拉扎德”装饰了闭关区。

巴巴的开场白是，“我召大家来此参加净化仪式，以便清洁气氛，使它免受有害魂灵和罪恶影响。”

接着叫卡里玛玛、卡克·萨赫伯、邓肯和凯克巴德，分别宣读《博伽梵歌》、《古兰经》、《圣经》和《阿维斯陀》的选段；宣读中，巴巴时而打断，阐述其中意思。

邓肯宣读新约中《山上宝训》：

耶稣行遍加利利，在犹太会堂教导，宣告天国的福音，在众人中治愈各种疾病。于是他的名声传遍整个叙利亚，他们带来了所有病人，受各种病痛、着魔、癫痫及瘫痪折磨者，而他治愈了他们。从加利利、德卡波利斯、耶路撒冷、犹地亚及约旦河对岸来的大批人都跟随他。当耶稣看见众人，便登上山；他坐下后，门徒靠近他。然后他开始宣讲：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

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巴巴说：“这是我最喜爱的圣经章节。”

宣读结束后，巴巴说：

这些是不同的途径，皆通向同一个真理——神；因此每部书的真义相同。这些途径大致可分为两类——间接的和直接的：也

就是非人格的和人格的。尽管有此区别，但通过任一道路，都能同等取得并已取得同样结果。通过灵性体验能瞬间明白的东西，智力上却要漫长时间才能理解。

关于闭关，我有百分之百的理由从明日起退隐 40 天。不应把它视为苦行或静心等等。我在每个方面自由，却要自愿束缚自己。我也将强化沉默，不让一点声音发出。

接着让德希穆克唱诵克坦。德希穆克像克坦歌手那样头缠包巾，唱诵诗文赞美巴巴。巴巴分发帕萨德，上午 11 点满德里返回美拉巴德。下午埃瑞奇回普纳，伽尼回罗纳乌拉，美赫吉和纳瑞曼回孟买，德希穆克回阿姆劳蒂。（6 月 30 日德希穆克返回美拉巴德几天，继续巴巴交给他的写作任务。）嘉尔·科罗瓦拉留在美拉扎德。

6 月 22 日，星期三，巴巴检查蓝车屋，向美拉扎德的每个男女，还有下午送邮件的大阿迪，授述闭关期间的详细指示。还规定了时间表，据此卡卡在特定时间送水、食物及其它必需品。夜间由两名男子轮流看守；他们是坪坡岗村的两名佣人，埃克纳特和甘帕特·阿卡帕·达勒。白天另有一名男子看守。除了卡卡，任何人不得进入闭关场地。

22 日，下午 5 点 35 分，巴巴进入蓝车，开始 40 天闭关。

闪耀爱者心中的太阳，隐藏容颜；

他们感到被黑暗吞噬。

但这种黑暗或分离，服务于有益目的：

忆念之苦令他们在分离长夜清醒，

等待黎明的到来——与太阳合一！

闭关期间，巴巴还禁食。最初 8 天每天仅用一餐，饮一次茶或咖啡。

巴巴为这几天授述的日程表如下：

早上 6 点半——卡卡提来两桶温水用于晨间盥洗，取走小屋的煤油灯。高荷提供三桶。

早上 7 点 45 分——高荷给卡卡三片面包，拿给巴巴。

上午 8 点——卡卡分别拿来茶与牛奶，给巴巴三杯茶及三片面包。给巴巴递过茶，卡卡取走小屋的饮水壶清洁。高荷给卡卡提供茶与咖啡用具。

上午 8 点 45 分——高荷将巴巴的饮用水给卡卡。

上午 9 点——卡卡用干净壶装饮用水送来。

上午 10 点——卡卡送来三桶洗澡水。

上午 11 点至下午 2 点——紧张的工作与休息时间。

下午 2 点——卡卡分别拿来咖啡与牛奶，为巴巴做一杯咖啡。

下午 5 点——高荷将巴巴的食物，米饭豆糊，给卡卡；由他立即拿给巴巴。

晚上 7 点——卡卡拿来两盏点燃的（煤油）灯；一盏给甘帕特，一盏放在小屋前的架上。卡卡在架上放一盒火柴，并给甘帕特一盒火柴。

卡卡必须准时将需用品拿到巴巴的小屋，敲门，等巴巴击掌后进屋。他还要在巴巴需要时，清扫小屋，整理床铺。最初几天，卡卡虽仔细认真，却犯了几个过失，受到巴巴斥责。每次需要卡卡，巴巴会摇铃。卡卡从凌晨 5 点至夜间 9 点，16 个小时忙碌不停，不得片刻休息，因为巴巴随时会叫。

从闭关中，巴巴通过卡卡，指示拜度、巴巴达斯和潘多巴，召集 21 名穷人带到美拉扎德，好让他为他们洗脚，送钱。大阿迪协调这项工作，萨若希提供巴士运送。6 月 26 日，星期天上午 10 点钟，拜度将 21 名穷人带到。卡卡已在闭关区准备好温水、肥皂和毛巾，把 21 人领进。除了卡卡，满德里谁都不得入内。巴巴为穷人洗脚，顶礼，给每人 10 卢比。短短一小时工作结束，11 点 10 分他们随拜度离开。卡卡清理场地。

晚上 9 点至凌晨 5 点间，巴巴一般不会摇铃叫卡卡。但 6 月 27 日夜间约 9 点 50 分，巴巴突然摇铃，叫他告诉守夜者保持警觉，不得弄出噪音。午夜巴巴又叫卡卡，说受到干扰。整个闭关期间，巴巴睡眠从未超过几分钟——也不许卡卡睡觉！

6月28日，星期二上午9点半，将阿里·夏从美拉巴德带到美拉扎德。10点25分巴巴由卡卡协助，在闭关区给他洗澡。此后巴巴单独对玛司特工作40分钟。叫卡卡，要他给阿里·夏取来食物。巴巴喂过他，遣他回美拉巴德。

巴巴闭关期间，嘉尔·科罗瓦拉一直居住美拉扎德，写日记。还召美赫吉和纳瑞曼来生活一个月。阿娜瓦丝随行，和女满德里住在一起。这样，闭关期间，除佣人之外，在美拉扎德的男子只有嘉尔、美赫吉、纳瑞曼和卡卡。

蓝车恰好在一棵楝树下，当晚10点20分，巴巴打铃叫卡卡，说楝树籽掉到巴士车顶，打扰他。11点他又打铃叫卡卡抱怨。

6月29日，遵照巴巴指示，拜度、巴巴达斯和潘多巴将5个疯人和2个玛司特，沙德巴和巴关，带到美拉扎德。7个人被带入封闭区，巴巴给每人理发洗澡，穿上新衬衣和腰布，还送了甜食。

5个疯人中，结果有一个是乞丐。巴巴不悦，训斥拜度。下午3点，通过卡卡，给拜度捎去严厉口讯：“这次你为我挑选疯人和玛司特的工作方式，让我吃惊。这让我对你产生不利想法，愿神为此宽恕我。我也饶恕你的错误，望你勿为之烦恼，保持愉快。”

6月30日星期四，是巴巴闭关的第8日，也是迄今最忙的一天。第一阶段临近尾声，巴巴将开始“密集灵性工作”，并从次日开始禁食；所以必须在日落之前，完成小屋及封闭区的一些增建和更改。由于不许别人进闭关区，卡卡只好单枪匹马工作，当木工、泥水匠、苦力、清洁工、勤务员和工程师。

卡卡还爬上巴巴小屋上方的楝树，用一根长竿打落楝树籽，以免树籽掉到屋顶，干扰巴巴。卡卡在小屋和封闭区忙碌的同时，巴巴希望纳瑞曼和美赫吉做些事。卡卡给他们拿来巴巴的小床，叫他们绷紧木架上代替弹簧或底板的纵横布条。二人又拉又拽2小时，卡卡检查后，宣布太松，必须返工。嘉尔·科罗瓦拉加入，一起努力。几根布条太旧，拉断了。他们正忙着，巴巴捎来口信：“真正的乐趣在于使真正软弱的变坚强。”

当晚8点半，卡卡走出小屋，带着巴巴对次日开始的第二阶段工作的最后指示：“下面21天至关重要，美拉扎德人人要忠实履行职责。这是独一无二的服务我的机会。”卡卡带嘉尔、纳瑞曼和美赫吉进入封闭区查看守夜座位时，显得精疲力竭。巴巴在拉着帘幕的小屋内，不会被看见。

7月1日星期五，巴巴的“大闭关”第二阶段开始。首先，巴巴在美拉扎德、阿美纳伽和美拉巴德的全体满德里，还有世界各地的亲密爱者及跟随者，都要在整个7月份保持沉默。这期间若有人访问美拉巴德，都要通过书写回答。就这样巴巴让全世界爱者分担他的宇宙工作。尽管外表上巴巴在闭关，但随着注意力转向他，人们比以往更感受到他的在。

这个阶段的守卫职责和日程表也有改变。服侍巴巴的时间已不固定，除了晚上7点送煤油灯——当时美拉扎德没有电力。只有巴巴叫，卡卡才能到小屋。巴巴说他禁食，不需要别的东西，除了饮水、蜂蜜和无奶淡茶。

下面是守卫时间分配，纳瑞曼和美赫吉隔日交替：

晚上9点至午夜——纳瑞曼或美赫吉

晚上9点至午夜——埃克纳特

晚上9点至早晨5点——甘帕特

午夜12点至早晨4点——拉坦夏·伽亚

早晨5点至晚上9点——卡卡·巴瑞亚

嘉尔·科罗瓦拉每天替卡卡值班2小时，早上7点半至8点半，下午4点至5点。每个守卫者要保持绝对安静，不得弄出一点音响，也不得离开座位或观望小屋。即使巴巴轻叩小屋，他们也要悄悄去找卡卡，叫他来巴巴这儿。

1949年7月1日早晨6点45分，巴巴用过咖啡和几片面包，开始禁食，第一天只饮淡茶。上午9点，巴巴进入小屋开始工作，在里面待了5个小时。空气中充满静静的喜悦，唯一能听见的是飒飒风声。2点钟，巴巴打铃叫卡卡，沐浴后又进入蓝车。

7月2日，巴巴在车内度过相当长的时间，以水禁食。那天夜间美赫吉从9点守卫至午夜。他听见奇怪噪音，仿佛有人在浴室内发出嘶嘶声。10点半巴巴开始打鼾，那声音停了。11点55分，美赫吉突然听到小屋内有沉重脚步声——接着巴巴的鼾声和脚步声都停了。那一刻，他听见巴巴起床。

翌日巴巴继续闭关禁食。从小屋矮门出来时，几次意外撞到头部。刮起大风，这也干扰到他。3日9点至午夜，纳瑞曼守夜。次日晚上，值班时间调整。午夜至早晨4点，纳瑞曼和美赫吉轮流守夜。

7月4日，巴巴整天整夜禁食，只饮水。5日，开始喝加蜂蜜的无奶茶。晚上6点，卡卡报告说，巴巴想呕吐，很可能是蜂蜜的原故。嘉尔、纳瑞曼和美赫吉敦促卡卡，多透露些巴巴的闭关工作细节。因为都保持沉默，卡卡在黑板上写道：“罗摩在从大本营盘点宇宙事物！”

又写道：“我其实连做大师足上的微尘都不配；都是他的无限仁爱，给我一点服务他的机会。”

7月6日，星期三早上8点，巴巴喝了两茶匙蜂蜜和两茶匙椰奶。上午给美拉巴德的满德里授述指示。中午又喝蜂蜜和椰汁。下午2点再喝，外加一杯无奶淡茶。4点钟，喝了两茶匙蜂蜜和两茶匙椰水。可晚上8点呕吐出来，他的敏感肠胃显然消化不了蜂蜜。

7月7日，巴巴禁食，喝了两次无奶茶和两杯酸奶。上午11点，卡卡走出巴巴的小屋，在石板上对嘉尔·科罗瓦拉、美赫吉和纳瑞曼写道：“你们这些人，今生再不会有这种机会。所以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巴巴为嘉尔的日记授述：

我的思想昼夜流动，无论睡眠还是清醒，24小时持续不断。神的念头来了，摩耶的念头来了；好念头来了，坏念头来了；合意的念头来了，不合意的念头来了；纯洁的念头，不纯的念头；男女满德里的念头；世界的念头，整个宇宙的念头。

而有具体工作做时，却没有确定时间。白天也许是半小时、一小时、两小时——或者几天我根本不必工作。就像这样。我做的安排，确保工作期间卡卡不会制造干扰。

巴巴的话表明，闭关期间，他在为满德里、爱者及全世界工作。阿瓦塔的宇宙心，包含了造物界每个灵魂的有限心，宇宙心时刻都完全觉知每一个个体心的念头。在这期间，巴巴的工作集中于念头抵达其宇宙心的诸个体心。

中午下了阵雨，但到晚上天空放晴。7月7日晚，卡卡又带来巴巴的讯息：

今天喝了两次酸奶，但仍有灼烧感，连水也不能喝。首先，有念头。其次，灵性工作必须完成。第三，禁食，连同灼烧感——全部一起。

7月8日，星期五上午11点半，卡卡带来黑板上写的讯息：“巴巴传话，他不进食，念头不停涌来。他坐在屋里。夜间床上不舒服。每天车顶碰他的头，但今天他被门梁撞得头晕目眩。”

中午，巴巴坐在隔壁房间，示意卡卡清理小屋。15分钟后，卡卡走出闭关区，带来巴巴授述的讯息：

“别像我们亲爱的禅吉那样，出于对我的深爱，给这些撞头任何超自然解释。这些猛烈撞击向我们表明，住荒僻丛林中低矮昏暗山洞中的真正瑜伽士，有多么勇敢。”

下午5点，巴巴喝了少许加玫瑰浆的酸奶，少许水和黑葡萄汁。第二阶段的过去9天，是巴巴闭关的最关键时期。他后来透露，“除了我本人和神，无人知道我那9天的经历。”

7月10日星期天，上午11点40分，巴巴吃了少许米饭和辣酱，中断禁食。古斯塔吉将阿里·夏从美拉巴德带到，巴巴同玛司特的工作开始。阿里·夏和古斯塔吉留在美拉扎德，古斯塔吉也获准见巴巴。他们住在巴巴卫生间的毗邻房间。上午，巴巴也见美媞和玛妮半小时。巴巴授述指示，要玛妮打出。要点是：

巴巴的 40 天闭关，要在美拉扎德的小屋 31 天。但余下的 9 天，巴巴希望彻底换个环境。希望这 9 天到别处，最后 7 天回来，继续像现在一样闭关。

这个在异地的 9 天闭关，将和这里一样严格，不同的是，巴巴不再做在此闭关做的工作。这种改变，是为了卸下巴巴迄今闭关中所承受的可怕工作重负。

因此通知埃瑞奇，在普纳附近为巴巴找个合适地点。对留守美拉扎德者，巴巴也分配了职责。

夜间凌晨 3 点左右，嘉尔·科罗瓦拉醒来，听到从巴巴小屋传来敲击声。夜间巴巴勉强睡了半小时。美赫吉守夜，说 12 点半至 1 点巴巴在打鼾。甘帕特说，1 点 25 分他听见巴巴在里面弄出声音，并看见光发出。2 点半他又听见巴士里巴巴的脚步声。3 点钟巴巴叫卡卡来，让他去问美赫吉，3 点之前是否听到敲击声；美赫吉说他未听到。

7 月 11 日，嘉尔、美赫吉和纳瑞曼，开始向巴巴朗读灵性著作选段。他们也在保持沉默，每天向巴巴朗读 1 小时期间才能发言。上午 10 点半，嘉尔读了《奥义书》选段。美赫吉读了琐罗亚斯德教圣典《达萨提尔》的一段。下午，纳瑞曼读了圣方济各的故事和其它基督密教作品章节。

当晚巴巴给的讯息是：

在我闭关期间，卡卡从早到晚尽心尽力，辛苦工作，无微不至地照料我，还要为满德里管理家务，通过高荷为女满德里采购。虽说无限不宁是我的随时伴侣，我却从未像这次闭关从 7 月 1 日至 9 日那样不安宁过。

像别人一样，7 月 1 日起，卡卡也一直沉默。他不会写马拉地语，佣人看不懂古吉拉特语。尽管如此，卡卡还得指导他们，目睹卡卡和佣人们围着石板，艰难地破译他的意思，相当滑稽。

晚上 8 点，卡卡努力向佣人们解释，他们在巴巴离开后的职责；可他忘了最重要的部分——巴巴实际上即将离开！只得重新集合。但后来巴巴

传话：“麻烦非因卡卡失误；是我的工作造成的。我对卡卡发了火。对这点小事生气是我的弱点。”

夜间纳瑞曼守卫，巴巴两次打铃叫卡卡。卡卡来到，巴巴会问他问题，诸如“谁在敲门？……你听到噪音吗？查找原因……问守夜人我睡了没，睡了多久？”等等。

7月12日，上午11点至11点半，嘉尔·科罗瓦拉再次给巴巴读《奥义书》选段。11点半至中午，美赫吉读《达萨提尔》的段落。下午，纳瑞曼读密教书选段。当晚美赫吉守夜。又有几下敲门声，卡卡睡觉期间两次被叫去调查事因。两次都一无所获。

7月13日星期三，日程照旧，这是朗读阶段的最后一天。10点半至11点20分，美赫吉再次读《达萨提尔》选段。11点20分至12点10分纳瑞曼朗读。下午1点50分，嘉尔·科罗瓦拉读巴巴的《神圣创世主题》。他们一起走入小屋封闭区，在巴士外朗读。巴巴在车内，无人看得见他。当晚纳瑞曼守夜。

7月14日上午10点半，大阿迪来到美拉扎德。他一般每天下午3点来送邮件。这么早见到他颇不寻常。他带来消息，埃瑞奇已在普纳至马哈巴里什沃的公路边，找到一座合适的房子。巴巴让人致电埃瑞奇办理租赁手续。

晚上9点至午夜，埃克纳特守卫。11点，看到一条蛇爬上蓝车小屋台阶，巴巴进屋前脱下的凉鞋旁。这条有毒的金环蛇被杀掉。午夜后美赫吉守卫。

过去几日，巴巴每天对阿里·夏工作。上午给玛司特茶和面包，下午4点在房间喂他。玛司特由古斯塔吉照料，似乎理解古斯塔吉的手语——有时则嘲笑他。

7月15日午后12点半，古斯塔吉走出封闭区，打手势说巴巴忙于对阿里·夏闭关工作。每周四，巴巴给玛司特洗一次澡，但每天都给他洗脚，同他工作，有时一小时，有时时间短些。巴巴对他工作无固定时间；随时进行。

7月16日星期六上午，巴巴将离开美拉扎德。头天晚上乌云密布，上天为巴巴的受苦落泪。巴巴传话给嘉尔、美赫吉和纳瑞曼：“我不在时，你们要尽职尽责。摩耶很狡猾，你们须十分警惕！”

下了一整夜雨。次日早晨，巴巴准备离开时，太阳仿佛不愿升起。16日早晨7点半，大阿迪驾驶别克车抵达，开到巴巴小屋旁边。美拉扎德的全体人员遵旨进房间关上门，以免看见巴巴。也令佣人待在屋内，直到巴巴驱车走远。陪同巴巴的卡卡，离开前将巴巴小屋的钥匙交给美赫吉，让他代管。巴巴含笑坐入轿车，和卡卡、古斯塔吉和阿里·夏离开，大阿迪开车。一辆吉普车携行李尾随。车开过排水沟上的小桥，阿迪鸣喇叭，示意美拉扎德的居民，可以走出房间了。

这期间，美娒、玛妮、美茹、高荷、拉诺、诺芮娜、伊丽莎白和阿娜瓦丝也在美拉扎德居住，但除了美娒和玛妮，上个月她们没谁见过巴巴。在神身边，却与他分离；保持距离，却被拉近。谁能测量表面的矛盾？

当天上午10点，巴巴到达普纳。埃瑞奇已租下劳·巴哈度尔·图伯的房子，坐落在帕瓦蒂山后，离盘奇伽尼路约1英里。巴巴曾规定，房子要隐蔽，周围有宽敞空地，以便散步时不被看见。图伯的房子及地形符合条件。

留下别克和吉普车供巴巴使用，阿迪和卡车司机伽夫尔乘火车返回阿美纳伽。巴巴让埃瑞奇留在身边，并且叫来伽尼和佳尔。三人都在保持沉默，但在此地闭关期间，巴巴准许他们在他面前说话。就最近在美拉扎德的闭关，巴巴说：

住在蓝车小屋很麻烦，门框低矮，常碰我的头。隔壁房间空出，但外面有强风。我也在其它地方完成若干重大灵性任务，比如安吉拉斯山、美拉巴德陵墓、盘奇瓦提山洞等。工作负担总是很重——但闭关场地从未像蓝车小屋那样难受。

巴巴还解释了他来普纳的目的：

在美拉扎德19天辛苦工作之后，我想放松一下，又继续已开始的工作。为此，选择了新环境、新同伴和所做工作类型的改变。

在美拉扎德，只要我闭关，就没有雨。现在我出来了，那边开始下雨。普纳也同样遭受着多风天气，并将持续一段时间，这座山顶似乎格外风声喧嚣。总是如此，你们可以看到，摩耶是怎样阻挠我工作的。这种天气若持续下去，我就只好到此屋楼上房间闭关，或者回美拉扎德。

巴巴在普纳的日程表如下：

对阿里·夏和当地玛司特工作 2 小时。

与伽尼和佳尔闲聊、讨论、阅读、打牌及其它游戏，2 小时。

闭关 2 小时。

在林间或人少的路上散步 2 小时。

下午 4 点——晚餐。

晚上，巴巴同伽尼讨论世界形势，也谈起糟糕天气。要佳尔和伽尼讲幽默故事，减轻巴巴的负担。8 点半，巴巴就寝。

7 月 17 日星期天早上，巴巴表示头晚睡得很好，精神恢复。按头天晚上的指示，埃瑞奇和佳尔于 7 点后不久，进城带来一名玛司特。巴巴等待玛司特期间，伽尼为他读格扎尔。

埃瑞奇到玛司特到后，巴巴开始工作。玛司特叫克夏夫，住在普纳火车站对面的格林饭店附近，公共便池处。但他在普纳很受尊崇。他很少离开恶臭的住所，费尽周折才带他过来。初来时，他又脏又臭。巴巴想给他洗澡，但一要给他洗，他就不许巴巴碰他。嘟哝道：“我是您的贝塔（儿子）。不让您碰我的脚。”

埃瑞奇、卡卡和古斯塔吉尽力说服他配合，但他又叫又闹，反复要求送他回家。巴巴答应，示意埃瑞奇将吉普车开来。玛司特上了车，坐在里面，男子们继续恳求他。

过了好大一会儿，玛司特允许巴巴往他脚上倒一点水。他坐在车内，慢慢温和起来，巴巴给他茶、牛奶和面包。玛司特要一卢比和一件保暖外

套，这些也给了他。接着巴巴在吉普车内，对他闭关工作，随后遣他回“家”。（一个月后，8月18日，克夏夫去世。）

对这次成功联系高级玛司特，巴巴十分高兴，对满德里说：

若说真正喜欢什么，我喜欢两样：玛司特和儿童。我喜欢玛司特的坚强，儿童的无助。爱火无比痛苦，玛司特是对至爱上帝的挑战。这是爱者与至爱之间的永久拉锯战。

伽尼问：“为什么这么多玛司特选择肮脏不洁的环境？健康又不受影响？”

巴巴在字母板上授述：

如我所言，玛司特的可怕爱火，向至爱提出挑战。这种挑战，也就是要至爱显现自身，总是伴有英勇努力。这种争取自我消除或无我的努力，可能会采取许多形式。居住肮脏的环境，诸如厕所、便池或垃圾箱里或旁边，是彻底遗忘身体存在的一种途径。其美妙在于，因沉浸于对神圣至爱的爱，全然忽视或忘记身体时，身体不会败坏，反而自动照料自己。常人的心不停地忙于照料身体，却发现，虽采取各种预防保护，衰败却无法完全避免。卡比尔说过：

抛弃身体，它留存。

保护身体，它离去。

由此产生惊人事实：

尸体将死亡吃掉。（尸体指被忽视的身体。）

神的爱者，不是人人能做。这样的爱者被爱火吞噬，以致意识不到自己的灵性进步阶段，他们不考虑与神的结合。只是享受爱的痛苦折磨，渴望更多更多。这些爱者不考虑与至爱的分离，或如我说过，与神结合。而是全然顺从于所处状态。当臣服臻至顶峰，会是至爱来寻求与他们结合。哈菲兹说过：

分离结合不关汝事。

只想完全顺从至爱意愿。

对克夏夫工作之后，巴巴心情极佳，问伽尼：“哪个更难——献出生命还是失去生命？”

伽尼回答：“失去生命更难。”

巴巴首肯，进一步解释：

为追求名声和众人仰慕，人们为伟大事业、荣誉、宗教或国家献出生命。就连懦夫都在一时冲动，或失控挑衅之下放弃生命。这种死亡是几秒钟的事。

失去生命则是一点一点地死亡，每时每刻都经历自我消除的剧痛，直到最终完全顺从神意。这种死亡只会是英雄的命运，这种英雄极少。克夏夫玛司特就是这样一个英雄。

从 11 点至喝茶时间，伽尼为巴巴朗读乌尔都语诗人希马伯的作品。饭后 4 点半，巴巴和同伴驱车往赛马场，接着往哈达斯帕村方向兜风。

回到图伯屋，巴巴拟定了作息表。并说“无论下不下雨”他都将遵守，直到返回美拉扎德：

每天上午，带来 2 名疯人、玛司特或赤贫者。巴巴为他们洗澡、喂食和穿衣。

上午 11 点至下午 1 点，伽尼朗读、背诵或闲聊，供巴巴消遣。

在（离房子约 1 英里外）山顶的庙内，巴巴静坐闭关 2 小时。步行往返，代替晚间散步。

饭后，巴巴同满德里谈论事务或打牌消遣。

巴巴继续每天同阿里·夏静坐，给他洗澡喂食。

7 月 18 日星期一早晨，佳尔、埃瑞奇和伽尼出门，领 2 名玛司特或疯人来。巴巴步行到神庙，视察闭关房间。上午 10 点半佳尔、埃瑞奇和伽尼返回，带来两个人，但不是玛司特。巴巴称他们“嗅见道”。给他们洗澡、喂食、新衣后遣回。

用完茶，巴巴和男子开吉普车到神庙。卡卡、古斯塔吉和伽尼在庙外守卫；埃瑞奇和佳尔回去取食物。巴巴和满德里的食物在宾德拉屋烹制，埃瑞奇开吉普车送来。巴巴闭关时，在他击掌前，守卫者不得朝神庙观望。巴巴闭关一小时后，同男弟子步行回图伯屋。埃瑞奇和佳尔带来晚饭，当晚在打牌和闲聊中度过。

然而，次日7月19日早上，巴巴的情绪不佳。他叫来卡卡、埃瑞奇和伽尼，说：“昨夜我无法入睡。卡卡开着窗户，听任阵风制造各种噪音，打扰我。卡卡变得疏忽大意，明知我从不喜欢强风，尤其户外湿冷时。但他不关心，给我制造数不清的麻烦。”接着批评埃瑞奇，挑了这么“差劲的”房子，等等。

后来巴巴下楼，显得悲哀、沮丧且虚弱。说：“有时不控制愤怒，是我的弱点；在禁食闭关期间，特别应控制生气。最佳和最糟的部分是，这常常是对百分之百服务和爱我者。”

而时代惊叹道：“完美中怎么可能有弱点？此乃大师的仁慈，是歼灭亲密者业相的工作。称之为自己的‘弱点’，是怎样的神圣托辞！”

埃瑞奇和佳尔进城带玛司特，同时巴巴对阿里·夏工作。11点半，他们带回令人失望的消息，未找到玛司特。巴巴不悦，打发他们回去，下午2点送饭来，而不是平常的4点钟。然后，巴巴决定做件不寻常的事，为阿里·夏洗澡，之后同他静坐1小时。

2点半左右，埃瑞奇和佳尔带来食物和一个叫安拉巴克希的神癫穆斯林。巴巴立刻着手对他工作，给他洗澡、喂食和干净衣服。虽然安拉巴克希不高级（在哈瓦状态，接近道路），巴巴似乎对所做工作满意。

埃瑞奇和佳尔再次外出，寻找玛司特，约4点，带纳努·拜返回。纳努·拜结果是个有趣的联系，虽然他也不高级。他以戏剧性方式，一口气不停地吟诵乌尔都语对句。巴巴令伽尼引用适当的乌尔都语对句应答。伽尼引述哈菲兹和夏姆司-埃-塔卜里兹，但纳努高声滔滔不绝，伽尼根本插不上话。伽尼刚要说点啥，纳努就会打断他，继续侃侃而谈——经常是胡言乱语。巴巴大为开心，不时默笑。

巴巴又打手势，让埃瑞奇向他提问。纳努·拜不假思索，自发给出大胆机敏的答复。比如，当埃瑞奇问：

“安拉或先知穆罕默德，谁更伟大？”

努奴答道：“当然是穆罕默德！神伸手向他乞讨！想念穆罕默德，你会夜间有闺女，白昼有儿子。”

这样谈了半小时之后，巴巴给纳努·拜洗澡、几件新衣和甜食。下午5点半喝茶。埃瑞奇准备带纳努·拜回去，有人提议，从明天起巴巴要进行三天闭关，今晚天气晴朗，何不坐吉普车出去兜兜风。巴巴因找到纳努·拜，心情特好，答应了；不过这个借口其实是为完成工作。

埃瑞奇驾驶吉普车，6点左右出发，把纳努·拜送回住处，他们驶往滨江公园，接着到弗格森学院和德干体育场。快到瓦迪亚学院时，巴巴注意到一个托钵僧在路上走。叫埃瑞奇下车，打听他的背景。埃瑞奇拦住他，交流了一会儿，向巴巴汇报，他是个求道者，过去七年一直保持沉默，在全国流浪。卡卡认出他是1942年哈德瓦岁月，巴巴在德拉敦居住时，在加特戈达姆村附近联系的毛尼巴巴。他们让沉默（毛尼）托钵僧坐上吉普车，巴巴在印度教火葬场单独同他静坐了几分钟。

7月20日星期三，巴巴在图伯屋楼上的房间，开始3天闭关。说他不会下楼吃饭或与满德里交谈。并解释说这次闭关是因为“此行的诸多失望，结果未能放松”。只有被叫，满德里才能上楼见巴巴。伽尼被叫时，仍旧给他读诗。玛司特或萨度被带到时，巴巴在楼上进行联系。

现在巴巴的用餐时间是：

早上——1杯茶，没有面包

上午10点——1杯咖啡

下午3点至4点——晚餐

白天，巴巴也会嚼一点槟榔或瓦瑞亚里（茴香籽）粉。

那天早茶后，埃瑞奇带来一名萨度。巴巴为他洗脚，给他甜食及2卢比。中午，埃瑞奇和佳尔带来一个叫罗摩的玛司特。他一点不抗拒，被带上楼，巴巴给他洗澡，给他新衣和甜食。

后来巴巴对满德里谈起罗摩：“当时我觉得饿了，心想，如果玛司特亲手给我一些自己吃的甜食，该有多好。你们猜怎么着？他递了一半甜食给我！由于禁食，我不会让自己吃任何人给的东西；但因为是玛司特给的，我则欣然利用充饥机会。”又声明，这次同罗摩的联系，是他在普纳的最后玛司特联系，闭关期间不要再带玛司特过来。

巴巴打个手势，埃瑞奇问玛司特：“罗摩在哪儿？”

玛司特回答：“罗摩在这里！他在你们每一个里！”

“你见过伊希瓦吗？”

“我此刻就看见伊希瓦在我眼前！他无处不在！”

4点钟吃完饭，巴巴去休息。晚上，他同满德里（坐在地上）打乒乓球、打牌和康乐球。

7月21日，是巴巴楼上闭关的第二天，也是到普纳后，不再联系疯人或玛司特的第一天。不过他继续对阿里·夏工作。巴巴在普纳已联系7个玛司特或神癫者，2个疯人。一整天都和满德里做游戏。

7月22日，巴巴决定全天禁食，早上仅喝无奶茶，晚上喝咖啡。他亲手给阿里·夏洗脚，递茶。对满德里作些指示，便隐退闭关，直到下午2点。3点半给阿里·夏喂食。

4点钟，巴巴喝了一杯咖啡。告诉满德里：“今天我的闭关完全令人满意。但强度极大，我感到疲倦，中间打了半小时盹。我的普纳之行是工作、闭关和放松结合。让人满意，因为我闭关工作7小时，放松兼工作7天，联系7名玛司特。

“明天若不下雨，我会感到十分满意高兴，就能安稳地看板球赛。”随后提议乘车出游，途中问每个人，第二天是否会下雨。巴巴命令卡卡：

“祈祷天莫下雨破坏比赛！”兜风回来，巴巴又喝了一杯咖啡，同满德里做1小时游戏后休息。

宣布7月23日星期六全天休假。“除了和阿里·夏，没有内外的闭关及工作。”除了早茶，9点巴巴还吃了一点早餐。整天和满德里一起，下国际象棋，聊各种轻松话题——竭力避免严肃或玄奥主题。

头天夜里下大雨，早晨天空阴沉。他们10点钟出发，去观看弗格森学院与德干体育场队之间的板球赛。巴巴一直期待看比赛，人人都热切希望别再下雨。没下雨，12点半比赛准时开始。巴巴看了全场板球赛，直到晚上6点。

晚餐后打了1小时的牌，巴巴回到房间，指示大家，准备次日动身回美拉扎德。

7月24日星期天，大阿迪来到普纳。下午4点，巴巴乘他开的别克车离开，卡卡、古斯塔吉和阿里·夏随行。埃瑞奇、佳尔和伽尼留在普纳，受令保持沉默直至月底。傍晚6点50分，巴巴到达美拉扎德。运行李的吉普车先到。阿迪从远处鸣喇叭，嘉尔·科罗瓦拉、美赫吉、纳瑞曼和佣人们进屋回避。巴巴直接进入小屋，谁都没见。

巴巴安顿后，卡卡击掌，表示大家可以出来了。随后卡卡向三人描述了普纳之行：“可以说是从油锅掉入火中！摩耶似乎拼命追赶我们。山上阴雨绵绵，暴风不断。巴巴在楼上绝对闭关，有时深更半夜叫我，查问敲门声。”

7月25日起，巴巴开始于上午11点半至下午1点半之间做灵性工作，也稍事休息。最后7天是最初禁食闭关的重新强化。当夜纳瑞曼守卫。巴巴睡了约2小时。

翌日巴巴发指示，让每个人8月1日到美拉扎德聚会，届时他也结束闭关。当晚美赫吉守卫。次日夜间纳瑞曼值班，报告说巴巴仅休息3小时。

7月30日，巴巴早晨5点起床，洗漱完，喝了一杯麦芽冲剂。接着给阿里·夏洗脚，喂他饮茶吃饼。7点半巴巴自己沐浴。接下来10小时，从

上午 8 点至下午 6 点，巴巴在蓝车内闭关。10 小时一直禁食，晚上又喝一杯麦芽冲剂。这天没叫美媞和玛妮。巴巴闭关 10 小时中也没叫卡卡。

1949 年 8 月 1 日星期一，是美拉扎德的大喜日子。美拉巴德的全体满德里，以及别的居民，包括娜古、苏希拉、莎瓦、娜珠和喜拉·考特沃（从学校请假一天）和小乔罗迦陀，还有阿美纳伽很多人，早晨 7 点前到美拉扎德。受邀者有：萨若希和妻子纬露，美赫吉和霍米·萨达，萨瓦克·达玛尼亚，卡瓦司和鲁西·达玛尼亚，他们的母亲希琳，拉姆玖，达克，苏娜玛西，鲁西·帕帕，达图，鲁斯特姆·卡卡和希拉·卡库，大阿迪，顾麦和女儿琵罗佳，巴吉拉施，潘多巴，格玛·伽内喜，小阿迪和妻子芙芮妮。到达之前谁都不得用餐或喝茶。全体男女已保持沉默一个月，即将在巴巴走出闭关时，在他面前打破沉默。萨若希是唯一受豁免，不保持沉默者。

谁都不可向巴巴合掌或鞠躬，说话欢呼。要他们在祷文念完后，说“阿门”打破沉默。男女分开，男子在男满德里这边，女子到女满德里宿舍。

凌晨 6 点半，美媞和玛妮私下见巴巴。7 点整，巴巴走出小屋闭关区，健康焕发，神采奕奕。仿佛刚度假归来，而非刚经历 40 天闭关禁食！

巴巴在特意装饰的台上就座。对在场者说：“现在念祷文，大家要安静不动。谁若弄出一点噪音，鬼魂就会缠他！”

静默片刻后，邓肯、卡里玛玛、凯克巴德和卡克·萨赫伯，分别用英语、马拉地语、古吉拉特语和乌尔都语，宣读巴巴提前授述的祷文：

愿穆斯林称作安拉，
琐罗亚斯德教徒称作阿乎若玛兹达，
印度教徒称作伊希瓦或帕若玛特玛，
其他很多人称作其他很多名字的神——
愿爱者在自灭中寻求与之结合，
见者视之为惟一实在，
知者知之为真正大我者，

愿此至高有意识的存在，
永恒显现为阿瓦塔和至师的
有意识万灵之灵，
愿他用大慈大悲，赐予我们恩典。
愿他在本年底前解决我们的困难，
愿他在本年底前为我们决定一切，
愿他按照巴巴 1949 年的公告，
在本年底前结束一切，
以便巴巴能在明年初打破沉默，
道出包罗万象之神性的终极一言。

最后的译文读完，全体高呼：“阿门。”接着唱诵巴巴授述的格扎尔：

人喜悦地在神圣恒河水中洗浴，
恒河自身却沐浴在因爱
将它溢出者的血液里。
神总是照看爱城里的居民，
告诉那些遵循教规又诵经者，
向人布道前先要舍弃自我。
让摩耶自杀，世界作其坟墓！
让这发生在年底前，
让一切困难结束，唯让神留下。
让全能之神和伴侣巴巴，
准许此愿实现，
他在新年之初显现，打破沉默！

巴巴给每人发拉瓦帕萨德。上午 9 点都返家。

上午在美拉扎德念诵祷文之后，满德里对巴巴打破沉默的希望死灰复燃。但对即将吞噬他们的“地震”，谁都没有丝毫概念。

巴巴的大闭关因而告终。这确实“伟大”，为巴巴使命的下一阶段——新生活——铺了路。后来巴巴有一次造访美拉巴德时，说：“我在美拉扎德（闭关期间）所做的工作，从未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做过。”

闭关结束后，次日8月2日上午，巴巴派诺芮娜和伊丽莎白回美国。指示她们为巴巴不久将来对默土海滨的访问作准备。两天后她们从孟买启程。

1949年8月3日星期三上午，巴巴会见大阿迪、萨若希和拉姆玖，让他们提出想提的要求，因为20日之后，他对他们的个人事务，不听消息也不给建议。下午通知美拉巴德的满德里（帕椎、彭度、韦希奴、卡里玛玛和邓肯），两周后巴巴将到美拉巴德“讨论并决定他们的未来”。并计划在美拉巴德召开5天会议。

巴巴又说：“鉴于来自四面八方的灾难——其中之一是财务，我希望摆脱一切牵连，寻求你们这方面的合作，因为这是你们唯一能帮助的。”

自从结束闭关，巴巴经常提及他将在美拉巴德会议做的“重大决定”，这涉及到满德里和他们在美拉巴德的继续逗留和生计。还对大阿迪透露：“我将不得不取消对所有人的财务支持，让他们自立工作，除了像你、拉姆玖、萨瓦克（考特沃）和美拉巴德山上女子这样的完全依靠我者。”4日，巴巴在美拉扎德会见埃瑞奇、巴巴达斯和小阿迪。

在高强度工作之后，巴巴的习惯是换个地方住一两周。这次闭关完成后，巴巴于8月5日早上，带美娣、玛妮、美茹和高荷离开美拉扎德，前往萨塔拉。埃瑞奇驾车送他们，阿迪驱车载行李随后。途中巴巴在阿克巴棉纺厂稍停，看望生病的纽瑟文。在普纳的宾德拉屋吃午饭，巴巴会见了伽尼、萨达希乌·帕特尔、维塔·伯克里、贝拉姆、佩琳和别的亲密者。

巴巴心情舒畅，交谈过程中，评论当前世界政治气候：“和平运动试图阻止一场世界大战。美俄双方的盟约联盟，试图平衡世界权力。这些活

动都企图消除战争的可能性。但出于绝望——就像锁入密室的猫——战争力量会自动积聚，攻击、扼杀并摧毁文明。”

下午3点，巴巴和女子启程去萨塔拉，佳尔随行。晚上抵达，入住旅馆。卸下行李后，大阿迪回阿美纳伽。

巴巴希望从萨塔拉，前往盘奇伽尼。从1935年起一直跟随巴巴的阿露·卡姆巴塔医生，曾邀请巴巴和女子到她在那里的宾馆做客。因巴巴令她不要行医。她准备开一家叫银橡树的宾馆。接到阿娜瓦丝的通知，她欣喜若狂，立刻前往盘奇伽尼，打扫房子，供巴巴使用。娜格丝·达达禅吉和迪娜·塔拉提随行帮忙，加紧准备。

巴巴曾指示阿露，他到盘奇伽尼时，除了她本人，别人不得留在房子里。娜格丝和迪娜一干完活就要回孟买。娜格丝曾跟巴巴在美拉巴德山上埃舍生活；迪娜从早年就一直跟随巴巴。虽说渴望见巴巴，但让他高兴，却是她们的生命职责，不愿违背他的意愿，留在盘奇伽尼。

8月9日，三名女子正忙碌干活，巴巴突然带女满德里到盘奇伽尼视察房子。一听巴巴来了，娜格丝和迪娜马上躲进洗手间。巴巴见了阿露，问：“谁在帮忙打扫？”听了阿露汇报，问：“可她们在哪儿？”

“她们在洗手间藏着。”她承认。

巴巴大笑，叫娜格丝和迪娜出来，说：“我对你们十分满意。现在要你们俩立刻回孟买。”

她们正要走，巴巴发了慈悲：“留下，打扫完，明天我们回来时，和我们一起吃完早餐，再出发。但要早点干完。”看着她们的表情，巴巴又打手势：“去啊！干吗盯着我？没听见我说的？开始干活。别开溜，躲在洗手间！”

巴巴回萨塔拉，娜格丝和迪娜给房屋彻底大扫除。是座老房子，已多年无人居住，相当脏。

8月10日，巴巴带女满德里、埃瑞奇和佳尔，从萨塔拉来到盘奇伽尼。阿娜瓦丝和卡曼玛西也从孟买被召来。阿露准备了许多消遣游戏，巴巴却问：“乒乓桌在哪儿？”她没预料到这个，马上出去借了一台。

考虑到巴巴这几天的愉快心情，谁都没有想到一场“地震”即将来临。巴巴在盘奇伽尼的两天十分高兴。做游戏，让人讲趣事笑话，远足散步，驾车兜风——气氛轻松愉快。

就像是终于过了个假日。可仅仅两天之后，8月12日星期五下午，巴巴携众人返回美拉扎德；一归来，“战鼓”便敲响！他开始夜以继日地，就满德里的未来，向埃瑞奇授述指示；为美拉巴德举行的三天会议做准备。

美赫巴巴的新生活

内在准备早已开始。

但未曾有人意识到。

气氛高度紧张，仿佛地震将临。

无人知晓命运，未来难以预测。

已对摩耶开战！你死或是我活。

战鼓吹响“毁灭”！

谁将活过新生活？